



怪侠狼孩

作者： 熊沐

电子书制作： 知识混子 | 8x8.page

作者简介



熊沐，本名高光。生于 1952 年。满族人。编剧、作家。曾在八十年代写纯文学小说，先后在全国获各种奖项。武侠小说以写感情和故事见长。第一部作品为《骷髅人》。以熊沐为笔名的武侠小说在大陆发行三十八种(部)，在港台海外发行二十余种(部)，在东南亚甚受欢迎。

共创作 39 部作品，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和时代文艺出版社出全。先后著有历史小说《秦王恨》、《虎符》、《西施泪》、《岳飞与秦桧》、《孔子》《司马迁》六种(部)，为昆仑出版社出版；现代小说《生死荣辱》由作家出版社作家文库版。现代小说《北方图腾》由昆仑出版社出版。编剧作品：2007 年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导演：赵宝刚、2006 年电视剧《我想有个家》导演：郭少雄、小说《挣扎》由中日改编合拍电影《葵花劫》，在日本大受欢迎。

第一卷 庄主猝死

第一章 神秘之音

林重坐在一个木桶里。

木桶里蒸腾着热气，热气沿着木桶上升，一直升到板棚上去，化成水滴，落下来，吧嗒一声正落在林重的唇边，水滴是甜的。

水滴是甜的，因为林重现在用的洗浴汤不是水，而是奶，是人奶，是几十个年轻母亲的奶，再加上一些牛乳、羊乳，用何首乌、长白山人参掺在一起的。

人乳、牛乳、羊乳是常见的，何首乌、长白山老参是名贵药材，都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可林重却让人把它们放在锅里一道，煮出来一大木桶奶液，他要洗澡。

除了林重，谁也不会用这些洗澡。

他坐在木桶里，很舒服。

林重是关东豪富，一镖药材去南方，一镖绸缎回关东，这么走了二十年，他的店号遍关东。

他很会保养自己，人已四十多岁，但一身肌肉很结实。

木桶下面烧着文火，这是用香木料制成的火炭，烧起来没有烟气，只有一种淡淡的香味儿。

三个少女把长发束起来，在木桶边站立，双手用力搓揉着林重的胸、背，使肌肉泛红，毛孔张开，让药力慢慢浸入到体内。

林重闭着双眼，他很快活，正一心一意地享受着。

人乳很有养分，牛乳也是这样，羊乳也不错。但这些东西还是不如豹乳，不如鹿乳，

也不如虎乳。

林重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他只把手立了一立。

三个少女便退至一边，旁边的一扇小门打开了，走进来一个面色苍白的年轻人。

这年轻人叫林子。

他叫林子，是因为他没有名字，也没有姓氏，他是林重从林子里拣回来的。林重十八年前走镖时，从一只狼嘴边夺回这个孩子，因为他是从林子里拣回来的，所以他才叫林子。

林子的声音很谦恭：“老爷有什么吩咐？”

× × ×

林重的声音懒洋洋的，任何被泡在这乳汤之中的人都会这么懒洋洋的：“我想出了一个主意.....”

林子不会搭言，他永远也不问林重想出了什么主意。在这啸林山庄，想主意是老爷子林重的事儿，任何人都只要听他的吩咐，把老爷的主意变成现实就是了。

林重说得很慢：“我想，我下一次洗浴时必须用豹乳、虎乳和鹿乳，我想那会让我更有力气。”

林重需要力气，他的力气主要用来对付敌人和女人。

林子点点头，走出去了。

× × ×

林重又闭上了双眼。

三个少女又来为他揉搓肌肉，必须把药力揉进去。这样对他有好处。

林子一走出这间浴室，啸林山庄就会忙乱，整个长白山就会忙乱，所有的猎户都会在山里奔走。

三天之后，林重再来洗浴时，他用的浴汤就会是人乳、豹乳、虎乳、鹿乳。

林重对这点没有丝毫怀疑。

× × ×

啸林山庄有多少财富？林重不知道，只知道他的财富数不清，只知道他有三百六十五处店号。他不再发展，只要三百六十五处，是因为他能够记得住，一年也只有三百六十五天。

火烧得很热。但林重不必担心火热，他的大桶底下是一块圆形的玉石，这是一块冷玉。无论桶烧得多热。他不会坐不稳，也不会烫脚。

他决定再烫一会儿，然后就同这三个女孩子去卧室。

× × ×

但这时，忽然有羊叫声传来。

“咩——咩——咩——。”

林重的脸变了色。

啸林山庄里绝没有羊。他的浴室在山庄中心，这里向外二三里路都是一排排的房舍和九曲十八围的回廊。每处都有几个抱着大刀的壮汉守护。哪里会跑来一只羊？

三个少女并未注意到林重的脸色，她们仍在全心全意地为林重搓揉。

林重止住了她们。

他声音有些紧张：“你们听到了羊叫声么？”

三个少女笑了，笑得很放荡。林重老爷和你讲笑话时，你尽可以依偎他向他撒娇，这对你大有好处。

一个女孩道：“老爷，你是不是想羊了，一会儿，我们都给你学羊叫……”

另一个少女也想说几句笑话，但她的笑话噎在嗓眼里了。

三个少女也变了脸色。

因为她们恰恰在这时听见了羊叫声。

“咩——咩——咩——。”

× × ×

少女们惊呆了。

羊叫声就在附近，就在这浴室里。

林重想马上站起来。

但他站不起来了，浑身的骨节咯咯作响，脸因痛苦而变得很长，牙也齧在外面，眼睛里满是恐怖神色。

少女们惊叫了一声，都昏过去了。

因为她们看见，木桶里白白的奶液变得通红通红，这是人血，人的鲜血。

× × ×

啸林山庄受了惊。

整个山庄一片骚乱。

大管家林忠抱着小公子林乐儿，站在床前；林重喜欢的几个女人也都站在床前；还有七位管家管事。

他们看着林重。

不可一世的啸林山庄主人如今只剩下一层皮包着的骨头。他两眼深陷，脸上没了肌肉，浑身失了血。他说不出话来，只是慢慢地吧嗒着嘴。周围人很焦急地猜测他想要什么，或是想下什么命令，但没有一个人猜得到。

他最喜欢的一个少女伞儿凑在他身边问：“老爷是不是有事要吩咐管家管事？”

林重皱一皱眉。

伞儿又问：“老爷想见谁？”

林重眨了眨眼。

伞儿又问：“老爷想见的人不在这里？”

林重眨了眨眼。

众管家管事算来算去，这里只少了一个总随身侍候老爷的人——林子。

可林子只是个听差，是传林重老爷命令的听差，找他做什么？一声令下，全庄人找人，找林子。

× × ×

林子这时正走在树林里。

他走得很快，枝枝杈杈的树枝挡不住他。他象一只豹子般灵敏，没一丁点儿声响。

他来到林中小屋前。

咣当——，推门进去。

屋里坐着一个人，坐在木墩上，面前有一块更大的木墩，象个圆桌面，木墩上放着劣酒、鹿脯。

林子抓起劣酒就喝。

那人是个老者，盯着他看，不讲话。

林子一口气喝了一碗酒。

老者问他：“他又要你干什么？”

林子喘了一口气：“虎乳、豹乳、鹿乳。”

老者脸上有了疑惑之情：“什么？他要这些干什么？”

林子的脸色淡然：“洗澡。”

老者脸上一阵子抽搐，很不好看：“去他娘的蛋！洗澡？虎乳、豹乳、鹿乳，洗澡？”

老人忽然哈哈大笑。

林子不动声色：“三天。”

老者断然拒绝：“三天不行。”

林子不松口：“三天。”

老人一叹：“好。妈的，三天就三天。”

林子转身要走。

老者轻轻一叹道：“林子，林子，如果他要用你的心熬药，你也肯？”

林子一怔，马上向回走。

他走得很慢，象头一回到林中来的孩子。

他十八岁，也就是一个孩子。

他玩得很悠闲。

他先挑一些草，一样揪一些，笑着看这些草，把草都塞到嘴里吞吃起来，只有他才
知道吃草的秘密。

人也天天见到这些草，但他们从来不敢尝试着吞吃这些草。

据说最早的人类中有一个叫神农氏的人，他尝过一百种草。

可长白山里的草何止千种？神农氏如果活着，也会惊讶，林子竟然能象牲畜一样吞
草。

这是带大他的母狼教给他的。

林子爬上了树，他爬树比豹子还快。

他坐在树梢上。风一荡，树梢就横横地挪移过去七八尺，他坐得很自在。

如果树梢叭地折了，他可以象猴子一样抓住下面树枝，荡到另一棵树上。

他睁大了眼睛，他看见啸林山庄前门那两棵白桦着了火。火烧着桦树皮，从上到下
都着起了火，象点燃了两根冲天大蜡。

这是召唤他的。

——那天他与林重在啸林山庄前说过一段话。

林重：“如果我要急召你，怎么办？”

林子：“我在树林里。”

林重：“树林那么大，派一千个人也象撒沙子，等找到了你，岂不误事？你还是不要天天呆在树林子里。”

林子：“那不行。”

只有他，只有他这个仆人，才可以在林重面前说这两个字：不行。

林重：“那就没办法了，只好让人把门口这两株白桦点着，那时候你就知道了，是我要召唤你。你马上回来！”

这段话说在去年秋。那时除了他，还有伞儿站在一边，冲他笑。他竟真的点燃了这两株白桦。

他点燃了这两株他最喜爱的白桦，召林子回去。

林子一啸，人便在树梢上纵跳，向啸林山庄飞去。

× × ×

他站在了床前。

林重已没有力量喘气了。

林子抓住他的手，喊：“是我，是我！你叫我？”

林重眨眨眼。

他睁大了眼，——看去，最后盯住大管家林忠怀里抱着的林乐儿，眼光不动了。

林子点头道：“你要我管他，是不是？”

林重眨了眨眼。

林子道：“好，我管。”

林重眼里突然流出了泪。

他不行了，吧嗒着嘴，说得很艰难。

林子突然哭了，哭得很伤心。

大管家林忠问：“林子，老爷他.....他说些啥？”

林子抬起头来，很是惶惑：“他说，他说，他说.....小羊儿乖乖.....”

× × ×

众管家们都吃惊。

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说这一句。但也有人不相信，他有那么多事儿没料理。他喜欢的女人怎么办？他的三百六十五家店铺如何管？孩子最后如何带？他都没讲，为什么要说这么一句闲而又闲的话？是梦话么？

小羊儿乖乖.....

哄孩子么？

第二章 伞儿甜柔

林子和八位管家，还有伞儿都坐在大厅上。

大厅正中的椅子空着。

没人知道怎么办，因为查不出老爷是怎么死的。

众人吵吵嚷嚷去看浴室。

三个少女讲那可怕的情景。

林子听完了，凑上木桶，在众人的急声劝阻和女人的尖叫声中，喝了一口是血水又是奶水的汤，他咂咂嘴。

沐浴的汤中无毒。

他又看了香料炭火，木炭也没有什么毛病。

林子盯住三位少女看，仿佛在瞧她们脸上那一朵精雕细刻的花儿。

“你们听到了什么动静没有？”

三个少女都想起来了，对呀，羊叫。

“羊叫，怎么叫？你学一学试试。”

一个少女学了学：“咩——咩——咩——”

不象羊叫，象羊哭。

“你也学一遍。”

“咩——咩——咩——”

“还有你。”

“咩——咩——咩——”

林子叹了一口气：“都是叫三声？叫几遍？”

三个女孩子儿一齐说道：“两遍。”

大管家林忠看着林子：“老爷把少爷托付给你，你想把他怎么办？”

林子低着头：“带走。”

众管家惊愕，自然是一齐反对。既然有人对老爷下了手，就说不定也会对少爷下手。你把他带到哪里去？哪里会比啸林山庄更安全？

林子道：“我想把他带到树林里去。”

众人都反对。

林子冷冷道：“老爷临死托的是我，不是你们。”

众人不再言语了。

林子道：“伞儿，烦你去弄一个被卷，将他包好，带来给我。”伞儿把林乐儿带来了。

林子把孩子捆在身上，就向厅室外走去。

林忠喊他：“林子，你去哪儿？带一点盘缠，准备快马，准备点衣服……”

林子站住了。

“盘缠缺时我自会取，别的什么也不用了。”

他大踏步走了，头也没回。

× × ×

林子进了树林。

孩子哭了，他揪一串儿野花递给他。

继续向树林里面走。

面前站了个女人，这女人很漂亮，胸挺挺的，她是伞儿。

林子用柳枝抽打着野草，平静地说道：“闪开路，让我过去！”伞儿不动。

林子向一边走，伞儿也向一边去。

林子站住了，他坐在倒树上。

伞儿也坐在倒树上。

“你干什么去？”

“找狼。你知道，我小时候是狼喂大的。”

伞儿脸上有了笑：“你想把这小孩交给狼？”

林子点点头。

伞儿就是伞儿，林子就是林子。林子无论怎么做，啸林山庄的大管家管事都以为怪，但伞儿从不以为怪。

伞儿笑道：“这可好了，我也要去，去看看你怎么同狼讲话。”林子声音一沉：“回去，你别跟着我！”

伞儿落泪了，泪水淌得很多，比老爷死时流的泪还多。

她幽幽说道：“你忘了老爷同你饮酒时说的那番话了？”

林子黯然，他没忘。

× × ×

那是一个冬夜。

冬夜是很适合喝酒的。坐在炭火锅前，吃着鹿肉、虎肉、狍肉、香獐肉，还有兔肉，一点点地品酒，喝得满脸红光，嘴角流油。

他和林重老爷喝酒。

喝酒时自然不能没女人，伞儿斟酒。

林重喝酒时好侃侃而谈。喝酒乐意讲话，人一定比平时可爱许多。

林子陪老爷喝酒，一是不讲话，二是喝不醉。

老爷举杯对林子说道：“林子，你看伞儿这女人怎么样？”

林子看也不看伞儿，只回答了两个字：“不错。”

林重哈哈大笑，他拍拍伞儿的肩，引来了伞儿的一个媚笑：“岂止一个不错，是个真真可人的小妖精呢。林子，她本事可大了。如果我死了，伞儿归你，好不好？”

林重大笑，他那笑，是因为知道他死不了。他之所以说把自己最心爱的女人给林子，是不是因为他死不了？是不是因为他对林子很满意？他是不是真心想这样做？还只是开了一个玩笑？

伞儿是个迷人精，伞儿是林重老爷花五千两银子从关内买回来的。

× × ×

伞儿看着林子：“我害怕。”

林子道：“你怕什么？”

伞儿道：“那八个管家，肯定有一个就是害死老爷的凶手。”林子道：“你怎么知道？”

伞儿喃喃道：“因为啸林山庄没有羊。羊倒是有，但运到啸林山庄来，都变成了羊肉，哪还有咩咩叫的羊？”

林子看着她的脸，她的脸很好看，很有光彩。

他叹了一口气，说道：“好吧，一齐走。”

× × ×

他们走了挺长时间。

终于又来到了那一间林中小屋。

林子又去推门，迟疑了一下，就敲了敲。

屋里有人应道：“敲什么？敲也是推，不敲也是推，推就得了，何必又敲？”

推门进去，伞儿就见到了一个老人。

林子进了屋，先在圆树墩上坐下。

老人一句话也不讲，只是去里屋，拿出三只小木桶，木桶里装半桶白白的浆汁。

林子看着老人，不讲话。

伞儿等他们说话，但他们始终不讲话。她只好问了一句：“这桶里是什么？”

老人道：“虎乳、豹乳、鹿乳。”

伞儿以为他在说胡话。

但一见林子哗哗流泪，就知道这是真的了，这的确是虎乳、豹乳、鹿乳。

老人慢慢道：“你再别告诉我还去弄什么了。我什么也不给你弄，什么也不管了。你的事，我干嘛要管？”

老人仿佛在问自己，问他自己为什么要管林子的闲事，他对自己很不满意。

林子没了泪水，他用手背狠狠地把泪水擦掉。

“我还要你办一件事。”

老人被针扎了似的，马上跳起来：“你还要我办什么？你这些日子把我老人家折磨得还不够？让我为你去弄虎乳、弄豹乳、弄鹿乳，闹得我老人家好几天都没睡好觉。你以为那些哑叭畜生会听我一声吹哨就跑来站队，笑嘻嘻等着我挤它们的奶？你以为山里的母虎象城镇里的女人那么多？你以为……”

林子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老人突然一下子泄了气：“你让我干什么？”

他变得无精打彩。

林子道：“这是他的儿子。”

老人惊讶地张大嘴：“他呢？”

林子声音很轻：“他死了。”

老人吃惊得忘了烦恼：“不是活得好好的么？怎么死了？”

林子闷闷不乐地说道：“有一只羊，咩咩地叫了三声，他就死了。他坐在木桶里，正洗澡，浑身没了血，血都流在木桶的奶液里。”

老人突然笑了：“我可真想见见这只羊。这只羊很有趣，是不是？”

第三章 赌狂设局

伞儿和林子走出树林。

她不知道林子会把她带到哪里去。她不愿意走。她用那虎乳、豹乳、鹿乳喂这小娃儿林乐儿，他不愿吃虎乳，也不大愿意吃豹乳，最愿意吃鹿乳。

林子突然道：“你要让他吃虎乳。”

老人咧咧嘴：“你要让他吃虎乳，你以为虎乳那么容易吃的么？”

伞儿蘸了一点儿尝尝。她从没吃过虎乳，但虎乳没什么味道，只是有一点儿腥膻。

林子仍盯着老人：“我小时，吃的是狼乳。”

老人看看他，笑了，笑得很慈祥：“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狼崽子！”

林子竟然也笑一笑，不过他的笑很生硬，象不会笑。

× × ×

伞儿问道：“咱们去哪里？”

林子不回答。

他只是在前面走。

伞儿又问了一遍：“喂，我问你，去哪儿？”

林子回过了头，冷冷地说了一句：“你再讲一句话，我就把你扔在林子里。”

果然，伞儿再也不敢讲话了。

她从没一个人呆在树林里。

× × ×

林子遇见了两个猎人。

林子问道：“想不想赚二两银子？”

当然想，打几只兔子，弄一条鹿，也不过就是那么三四两银子，有时还是赊卖。

有现成的二两银子好赚，为什么不赚？

林子道：“搭一个抬杠，把她抬下山去，进了镇子，给你们二两银子。”

马上伞儿就坐上了抬杠。

砍两根树干，中间用树皮捆成网，人坐上去，腿从网眼里耷拉下来，两人一抬就走。

这样走得很快。

天没黑，就进了镇。

猎人问：“抬到哪儿？”

林子冷冷答道：“就这儿。”

猎人接过二两银子，抓起那抬杠走了。

伞儿格格笑：“看他们乐的，连那破抬杠都没舍得丢。难道还会遇上人要他们抬上山不成？”

林子盯着她：“你不知道的事儿千万别自作聪明。上山赶山拿鹿的人不空手，从山上拿下来的东西，明天带着上山，这是运气，也是规矩。”

伞儿噎住了，用她那一双大眼睛狠狠地剌了他几眼。

×

×

×

他们进了赌场。

这里是小镇的赌场，叫“跳三跳”。

跳三跳，是说你一掏银子，往桌上一放，心跳；你再掷骰子，骰子跳；最后骰子跳完了，就该银子跳了。

不知最后一跳是往庄家那里跳，还是往你怀里跳。

一个赌家盯住林子看：“女人进场，家当赔光，你让她出去！”林子冷冷道：“她不跟你赌。”

赌家道：“她跟谁赌？”

林子道：“我找赌王。”

赌家眼睛发亮，知道遇上了一个善赌的阔家。他盯住林子，很羡慕地瞧他：“你找哪个赌王？哪一家赌场可都是有一个赌王。”林子冷冷道：“别讲废话。我要找刚刚赢遍北九省，赌遍天下无敌手的赌王。”

赌家不讲话了，只努努嘴，让林子和伞儿进后院。

后院有三进，一直到最后一进，才见到了一个人。

这是个老头儿，他颌下只有一点儿胡须，胡须一共是九根，很长，因为只有九根，所以就算不上一络。

偏偏这九根胡须又生得很软，就既不威风也不庄重，反倒显得很是好笑。

他头发束成了一束，但用一块吸水的溷布包着，据说这块布可以吸走额头上的汗珠。

老头儿的手指很长，筋筋瘦瘦的，象一支鸡爪，两只脚丫上的脚趾也很瘦，光着脚，穿一条短裤。

老头儿坐在炕上，正在掷骰子。

他用十二粒骰子，左手掷三粒，右手掷三粒，左脚趾掷三粒，右脚趾也掷三粒。
他掷得很快。

“差六点，差六点，咳，左手左脚输了，又输了。打！好打啊……”

他用右手打左手，同时用右趾象女人手一样的掐左脚，把左手打得通红，把左脚也掐得通红。

伞儿惊呆了。

她从来没见过脚比手灵巧的人，可眼前见到了，这小老头儿的脚比手更好使。

小老头儿仍不抬头看他们二人。

林子道：“你是北九省的赌王？”

赌王头也未抬：“我不是，难道你是？”

林子道：“我来找赌王问一件事儿。”

赌王脸上露出了失望：“我以为你想找我赌，如果你和我赌，我只用两只脚同你掷骰子，你看好不好？”

林子摇摇头：“你的脚比我手灵巧。”

赌王的脸上是深深的失望：“你们都不同我赌，我有什么意思？”

他很没意思，确实很没意思，因为他超过了所有的赌徒，没人可以比得上他。

他是赌王，就不是赌徒了，就象是一只凤凰，再也不能在鸡群里混。

林子冷冷的脸上没表情：“我同你赌，但有条件。”

赌王很兴奋，哆嗦着鸡爪子似的手：“好，你说，你说！”

林子道：“第一，我不同你赌，你用狗也行，用啥都行，但我不跟你赌。第二，你赌输了，一定得回答我的问话。”

赌王道：“好，好，只要肯赌就成。你输了怎么办？”

林子道：“河北卢春，知道么？我可以让他同你一赌。”

赌王乐地一跳：“你这是真话？”

林子道：“当然。”

赌王道：“我这个赌王当得也太勉强，北九省的赌人中，还有一个赌痴没和我赌过，我怎么能自称赌王？你若能让卢春同我赌，干什么我都答应你。”

× × ×

两个人就开始赌。

林子静静地坐在赌王对面。

伞儿惊奇地看着赌王。他不用手，不用脚，用什么同林子赌？赌王嘻嘻笑：“有办法。”

赌王叭叭拍了两下手。

从屋子里走出一只猴子，猴子的手里抱着一只鸭子。

猴子很敏捷，一跳跳到炕上，坐好，把鸭子放在对面。

赌王很得意：“一只猴子，一只鸭子，你用哪一个？让他们替咱俩赌一赌，好不好？”

伞儿惊讶极了，看着这两只动物，它们怎么赌？难道赌王让猴子和鸭子赛跑，爬树晃水，吃东西？

林子看着猴子和鸭子，问道：“怎样赌？”

赌王笑了：“你以为我这个赌王只会自己用手用脚掷骰子？我这鸭子和猴子也都会掷骰子。”

伞儿惊得张大了嘴巴。

猴子可能会掷骰子，鸭子如何掷骰子？这可是头一回听说。伞儿觉得很新奇，也很好玩。

赌王问：“你要点大还是点小？”

赌时掷骰子，有时以大点为先，有时以小点为先。

林子道：“大点。”

赌王道：“让你先选，你要猴子还是要鸭子？”

伞儿心中一乐，林子自然会要猴子，猴子一定比鸭子强。

再说鸭子怎么掷骰子？它用那蹼去拨，还是用爪去掷？它那笨笨呵呵的样子，能掷什么骰子？用鸭子掷，一定会输，他先要了猴子，必定会赢。

但林子一句话又出她意外：“我要鸭子。”

赌王冷冷一笑道：“我可告诉你，猴子比鸭子灵。论起掷骰子来，猴子会玩鬼，鸭子不会。你选用鸭子，肯定输。”

林子慢慢道：“我用鸭子。”

× × ×

谁见过这样的赌博：一只猴子和一只鸭子掷骰子。

林子问：“谁先？”

林子不动声色，他把三粒骰子放在鸭子前。

这鸭子一见骰子，竟也象赌徒一样兴奋起来：“呷——呷——呷——。”

叫了三声，用扁扁的长嘴巴咬起三粒骰子，往桌子上一掷。

三粒骰子滚成了三三二，点儿不算大。

猴子自然比鸭子更灵性，它一点儿也不叫，只是看鸭子的骰子点儿，它似乎明白点儿是三三二，冲那三粒骰子点了三下头，又点了三下头，再点两次头，就回头去看赌王。

赌王笑了：“畜生，快掷，你要是赢了这鸭子，我可以赏你栗子！”

猴子很喜欢吃栗子。

猴子马上抓起了骰子，它眼睛咕噜噜转，在想它要不要捣鬼。赌王一喝道：“不许捣鬼，快掷！”

猴子爪刚要伸出去。

林子突然吱吱喳喳地叫唤几声。

猴子怔怔地看着林子，然后用劲地点点头。

猴子手里的骰子出手了。

它的手放得很低，几乎是把三粒骰子直接放到了炕上。

这三粒骰子是三个一，———。

× × ×

赌王很沮丧。

他不明白猴子为什么栗子也不要了，也得作弊。

但他答应了林子，只好回答林子的问话。

林子就问。

“咩——咩——咩——。”林子学了三声羊叫。

赌王一愣，这是什么问话，三声羊叫也算问话么？

但他是赌王，是经过大风大浪，见过世面的赌王，所以他不动声色，只是看着、林子。

林子偏偏又问他一句：“这是什么叫？”

赌王沉着脸道：“这是羊叫。”

伞儿的脸竟有些光彩了，她很激动，看着林子。

林子的脸色仍然很冷：“这只羊一叫，在浴桶里坐着的人就浑身失血，血都流到桶里去了……”

赌王眼里有了些光彩，但这光彩又在一点点黯淡下去，他忽然挺直了身子，一双眼极有神，炯炯地瞪着林子：“那只羊怎么叫？叫了几回？”

“咩——咩——咩——三声，两次。”

赌王象在沉思。

“这是一只三月羊，它只叫两回，第一回是告诉人们给它一些草，第二回就是埋怨了，它埋怨人们不关心它，它会饿死。”

林子道：“不知是一只羊，还是一群羊？”

赌王道：“当然是一只，你以为十二属相中有一群羊么？羊一只，狗也只有一只，马也只要一匹，他们叫‘十二天下’。”

林子道：“是只公羊还是只母羊？”

赌王摇摇头：“不知道。就是知道了，我也不会再告诉你了。”

× × ×

林子转身要走。

赌王喊住他。

林子回头，冷冷看着赌王。

赌王道：“我只想知道一件事，你讲不讲都行。”

林子凝立不动，他等着赌王，等他讲出这件事来。

赌王问：“你对那猴子吱吱叫些什么？”

林子一怔，慢慢答道：“我只是告诉它，你要给它的栗子都是些被虫子蛀空的，味道很苦。”

第四章 十二天下

林子和伞儿住在一家客店。

林子只开了一个房间。

这样林子只好偎在地上睡。

伞儿睡在床上。

他们都睡了，半夜里，他们睡得很香。

伞儿醒了，夜太静，她冷丁就从沉静之中醒来。

她眨着长睫毛的大眼，望酣睡之中的林子。

林子是偎在床脚下睡的，他躺在地上，一只手抓住了床腿，另一只手在抓地板。客店里的地板潮一点儿，又烂了些，就被他那一只手抓透了进去。

地板很潮湿，任何人也不能在上面睡上一夜觉。

可林子能，他一进屋子，就说道：“这儿不错。”

当然也指这潮湿的地板。

× × ×

伞儿看着林子，笑了。

她的身体慵懒，在睡觉之前曾经摆过各种各样的姿势，有些姿势连她自己都怦然心动，可这个林子竟然一点儿也不动心。

伞儿轻轻呼唤：“林子，林子！”

林子睁开眼。

伞儿眼里有哀怨：难道她只是一个未亡人么？她就不是一个楚楚动人的尤物？难道林子就不会跟她缠绵缠绵？

她轻舒玉臂，呼唤林子。

林子就是一只狼，也会明白她这心意。

“林子！林子！”

林子眼睛看着她，渐渐目光中闪出了火，火把眼睛烧得又眯细了一点儿。他渐渐地觉得焦渴了，从他的腹中一直烧灼到口里，他有点热。

他的身下是潮湿的地板。

而伞儿的身下是热热的被褥，那儿还有暖暖的玉一般的伞儿。但林子没有动，他那

狼一样的目光让伞儿怕，她受不了这目光的熬煎，就转过身去，轻轻地啜泣。

她哭了一会儿，睡熟了。

× × ×

客店里没一点儿声响。

人都在熟睡。

有一匹哪个旅客骑来的坐骑，在静夜里咻儿咻地打着响鼻。

响声惊动了伞儿，她轻轻呼唤一声：“谁？什么人？”

没有人答，只有风声呼呼响。

× × ×

林子醒了，他是突然醒过来的。

树林里的狼都有这种本事，一旦知觉到危险接近，就从深深的酣梦中猛然醒来。

他看见了三个人，三个人都站在他前面。

一个人正拧住伞儿的手，把她的臂反扭在背后，用一柄刀比向她的咽喉。

这人的头很大，又披散着一头黄茸茸的头发，看上去就象是一头猛兽。

另外两个人围在床边，正等着林子醒来。

林子醒了，他不眨眼，仍静静地卧着。

他问道：“你们是谁，想干什么？”

那两个男人笑了，一个笑起来象只鸭子，笑得嘎嘎响。另一个笑时哐哐震，震得人心发慌。

林子仍躺着，他无法在两个强敌的眈视下坐起来。

他只是冷冷地注视着这两个人：“你们是什么人？”

嘎嘎笑的男人一乐：“我是苟先生。”

哐哐笑的男人闷声道：“朱先生。”

林子的脸变得更难看了：“原来是十二天下到了，真是有失远迎。”

朱先生咳咳干咳着，咧着一张大嘴：“你看这位狼孩儿象谁的儿子？”

苟先生和那个把刀逼在伞儿脖颈上的马先生都细心瞧瞧林子。马先生道：“看他那样子，一点也不忠厚老实，怎么看也不象是马的儿子。”

苟先生格格笑：“这小子一点儿也不赖皮，也不象是狗的儿子。”朱先生大声道：“那么说，这小子是猪的儿子了？不象不象，这小子嘴一点儿也不大，他不会猪的儿子。”

原来，十二天下杀人时，一定按属相归类，就不算杀过人，而只是杀了他自己的儿子。如果这个人属猪，自然由十二天下中的朱先生去杀。可也有谁都不愿杀的人，那时大半因为这人太棘手、难杀。或者他们认为那人太熊包，不屑动手去杀。

当然，他们并不是不屑于杀林子。

林子很狼狈，他睡在床边的地板上。

地板很潮湿，他竟在潮湿的地板上睡。而且朱先生同苟先生都瞪眼瞧他，他也一动不动。

马先生突然问道：“狼孩，你是哪一年生的？”

林子很想告诉他，但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哪一年生的。

不知道是哪一年生的，自然也就不知他属什么。

三个人很为难。

还是苟先生想出一个好办法。

苟先生向林子嘿嘿冷笑：“你看我们三个人多为难？你自己又不知道你是什么年月生人，我们怎么杀你？你还是自己自尽算了，那样我们三个人也用不着为难了。”

林子仍瞪眼看着他们。

马先生道：“如果你不答应，这个鬼女人的头就没了。”

林子冷冷道：“十二天下做事，一向就这么歪缠么？”

他竟然在朱先生和苟先生的面前缓缓坐了起来。

马先生吼道：“你再动一动，我就宰了他！”

林子冷冷一叹道：“你不敢杀她，如果杀了她，我就宰猪、屠狗、杀马。”

苟先生格格而笑：“你有这本事？”

林子道：“我是狼孩儿，你为什么不试一试？”

× × ×

林子突然出手，向苟先生和朱先生扑去。

因为他身手太快，又倏忽生风，便逼苟朱二人向后一退，身子斜飘两步，然后再向林子扑来。

这一扑虽然很快，毕竟晚了一步。

林子已经扑到了马先生面前。

他的手摠在马先生的肩井穴上，厉声一喝道：“住手！”

马先生面色苍白，嘴上很是硬气：“我为什么要放手？你一用力，只是封住我的穴道，我一出刀，她就必死。你敢出手么？”

林子道：“她只是一个女人，我为什么不敢？我能为了她，坏了我的大事么？”

× × ×

朱先生和苟先生自然不敢再扑上来。

他们都盯着他的手，林子的手制住了马先生的肩井穴。

“你想怎么办？”

“放开她！”

马先生放开了伞儿。

林子道：“你们都退出去，等着，我会来拜访你们。你们十二天下欠我一条羊。”

第二卷 捷足先登

第一章 二月初五

这是春五月。

林子带着伞儿去凤凰城。

凤凰城是一个大城，很热闹。

伞儿喜欢热闹，就很快活，东瞧西看地瞧个不够。

林子带她穿过集市，来到了一家大银号，这家银号叫“啸林银庄”。

大白天应该开着门，人来人往的，十分热闹。此地之间，最有名声的银号该属一躺楼，一躺楼是天下五大楼之一。但除了一躺楼，银号中最有实力，也最有信誉的便是这个“啸林银庄”。

啸林银庄竟大白天关着门。

大门紧锁，门上的扣环耷拉着。

林子用劲叩门。

来了一个老头，隔门问道：“你是谁？”

“我是林子，从山庄来。”

那人一听说是从山庄来，便打开小窥孔，窥视了一会儿，道：“我给你们二人打开角门，委屈二位从角门进来可好？”

二人忙点头答应。

× × ×

从角门进去，银庄内也静静的，没一点儿声响。

二人便被让至大厅上。

掌柜的是银髯坦腹的许笠翁，他让二人坐下，让茶，又寒暄道：“我到山庄时，曾

见到过林子先生和伞儿夫人，知道老爷对林子先生十分爱重，对伞儿夫人十分娇宠。不知两位怎么有兴来到凤凰城？”

林子道：“老爷弃世之后，林子便在外面闲逛，也没什么大事，只不过在忙老爷死前的心愿。我与伞儿这次来，是想向笠翁提一笔银子……”

谁知许笠翁脸色一变：“银子？不知林子先生要提多少？”

林子语声一顿道：“十万两。先提十万两吧。如果不够，我再到别处去提。”

许笠翁道：“林子先生，实不相瞒，凤凰城啸林银庄别说提十万两，就是一万两，一千两也没有。如今只有三四十两银子，是上上下下三十来人一两日的米粮之钱了。如果林子先生要用，自然可以拿去。”

林子脸色一沉，凤凰城啸林银庄是大字号，哪一日不周转出三五万两银子出去？可现在竟然连十万两也筹措不上，还说整个银庄只有三四十两银子，这让他又惊又疑。

“银子都哪里去了？”

“昨日来了三个人，说是山庄急用，调走了八十万两银子。”山庄急用？山庄做什么急用？要调走八十万两银子，自然不是一个小数目。是谁来调的？哪一个管事总管？

“许笠翁道：“来调银子的并不是管事总管，是三个人带了几辆车子。这三个人一个很高很壮，另一个腰背很驼，还有一个肚子很大。这三个人催调了八十万。我见了老爷的信符，也听他们说出了本店的暗符。”

凤凰城银庄，在啸林山庄老爷林重的天下三百六十家铺子里论重要论财力论生财之道，都是在前三十名之内的。

这银庄的店号叫“二月初五”。

任何人，只要持有林重的信符，再说出“二月初五”这四个字，他可以要求啸林银庄为他办一切事，只要银庄办得到的。

林子脸色变了。

他想起了那三个人是谁。

他沉声问道：“笠翁听到过那三个人笑了没有？”

许笠翁自然不明白林子为什么问这个，他迟疑了一下，回答道：“那三个人走出银庄大门时，都笑了笑，一笑之后，银车便滚滚风尘，一路去了。”

林子道：“那三个人笑是什么声响？”

许笠翁道：“一个是格格笑，还有一个哐哐响，最后有一个笑时咻咻喘，象在大喘气。”

林子呆了。

是他们三个人。

狗、猪、马！

许笠翁问道：“你怎么啦？”

“十二天下！”

许笠翁也颜色一变。

他也知道江湖上有十二天下，他也知道十二天下心狠手辣，专犯大案。没想到在他身边站出来了十二天下，而且轻轻松松弄走了啸林银庄的八十万两银子，让他不能再开门。

许笠翁脸如死灰，颓然落坐，他喃喃自语道：“不对，不对，他手中既有信符，又知暗符。怎么会是十二天下？”

他心里冷颤几次，林子也脸色阴沉。

真是十二天下，如果他们真知暗符，手里又有信符，他们还会去哪里？

他们决不会只要八十万两银子就罢手的。

林子长身而起道：“笠翁，依你看，他们从这里走出，下一步该去哪儿？”

× × ×

这是第一步，他们下一步该去哪儿？

许笠翁也在沉思，他决不能想错。如果错了一步，那个地方就会又被洗劫一空。该是哪里？是平山镇的万海酒家，还是日沉马场的赌人局？是天水池边的俊彦阁，还是十八铺子的古玩店？

这四处都离凤凰城不远，但方向不同。

林子道：“如果是你，你去哪里？”

许笠翁道：“如果是我，我去十八铺子，因为我知道那儿有几件世人不知的珍宝。但他们一定是去日沉马场，赌人局很有钱，那儿的银子会比这里多得多。”

林子一句话也不说，转身就走。

× × ×

伞儿撵他。

“你去哪儿？”

“日沉马场。”

伞儿道：“你没听许老头儿说，你该去那个十八铺子的古玩店么？在那里你可以赶上他们，他们一定会去那里。”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是女人，女人喜欢古玩，就象强盗喜爱珠宝。你知道不？他们管珠宝叫红货。强盗们都喜欢红货，你知道不知道？”

林子吼道：“你去不去？别胡扯！”

伞儿撅着嘴，他要去日沉马场，她又会怎么办？

× × ×

日沉马场很大，在一片草原上。

草原都是些碱滩似的沙丘子，在沙丘似的细土上，长着一蓬蓬草，这儿有一个马场。

马场曾经很兴旺过一阵子，但后来慢慢就没落了。这里就没了马嘶吼声，没了万马奔腾沙尘滚滚的壮观景象，没了一排排低矮的马棚子，只剩下三五成群的看马人留下的房舍。

谁会想到，在这里，会有全北方最大的赌人局。

林子急鞭催马，在沙丘上奔马。

伞儿也鞭马，居然能只差他一箭之地。

林子鞭马，飞上一个最大的沙丘。

伞儿跑上来，见他正呆怔怔地望。

沙丘下，是日沉马场那一排排看马人的房舍。

那儿很静，炊烟袅袅。

房舍边，有一个老人，身边蹲着三只狗，老人正悠闲地逗狗。

× × ×

林子跳下马，躺在沙丘上。

伞儿不下马，看着他：“你为什么不冲下去，把那头猪，那匹马，还有那只狗都打趴下？”

林子躺在沙丘上，不作一语。

伞儿也下了马，静静地伫立在他面前。

她声音很轻柔，但他听来象刺心的针。

“你以为你对了，你处处以为你对。我告诉过你，他们会去十八铺子，去奔那个古玩店，你偏偏不信，我有什么办法？”

林子瞪着眼看她。

伞儿吼：“别那样看我，你这个狼崽子！”

林子突然一跃而起。

“走，既然来了，为什么不下去看一看？”

× × ×

两个人下了沙丘。

那个很悠闲的老人拍了拍身边的狗，让一只黄狗进了屋子。

两个人慢慢走下沙丘，来到老人身边。

“干什么的？”老人问得很冷淡。

“想玩一玩。”

“玩什么？”

林子的脸仍然很冷，但话挺认真：“玩珠宝，玩家产什么的，想把它们都输出去。”

老人仍很淡地看他：“好，最后那一排房子，从第三个门进去。”林子点点头，向那个门走去。

老人又去抚摸狗，一边摸一边念叨：

“年头也怪起来了，男人倾家荡产时，还跟一个女人，怕输急了不把女人也押上？女人跟着凑热闹，有什么好？”

林子象没听见。

伞儿就回头冲他笑了一笑。

林子推门进了屋。

一个女人坐在炕上。

她瞠目看着林子。

“是你？你不在山庄，跑这里来干什么？”

林子不回答她的问话。

他向四外看一看。

“有没有见到一头猪、一匹马，还有一只狗？”

女人笑了：“这里有的是猪，也有狗，就是没有马。你不是骑来两匹马么？”

女人把茶推给他：“喝茶。”

这是大肚子的楠泥壶，茶是滚的，又有一种清香气。

林子回头问伞儿：“你喝不喝？”

尽管很渴，伞儿也决定不喝这女人的茶。这女人看上去不大干净。

林子道：“你不喝，我喝。”

他咕嘟咕嘟把茶全喝进肚子里去了。

他太喉急，竟然忘了这茶很烫。

喝完了茶，轻轻放下茶壶。

林子瞪眼看着这女人。

林子突然道：“这茶味道不错。”

他扑通一声就栽倒在地上。

伞儿急急地拽他，喊他：“林子，林子！”

他身子软成了一团，眼睛睁得很大。

伞儿居然有力气，把他抱到炕上。

那女人吃吃地笑：“林子，你看，你要找的是不是这三个人？”从屋外走进来三个人。

这三个人也笑，笑得与常人不同。

一个笑声格格响，一个笑得咻咻喘，还有一个笑声哐哐震，这三个人的笑不象人笑，都让人很不舒服。

这就是林子要苦苦追赶的那头猪、那匹马，还有那只狗。

× × ×

苟先生坐在炕上，问道：“林子先生，不知你找十二天下做什么？”

朱先生一叹道：“你以为林子会告诉你？我看，你还是把他杀了得了，免得费事。”

马先生摇摇头道：“不行不行，不能杀人。这人好好的，而且有用，你知道啸林山庄有三百六十处店铺，可能一迈步在大街上，旁边的一家店铺就是啸林山庄的。但你知道几处？林子跟老爷子十几年，自然知道些啸林山庄的秘密，对不对？”

朱先生和苟先生眼睛亮了。

能问出几家店铺来当然最好。他们只知道那么几家店铺是啸林山庄的知道那么一两家的暗符。如果知道多一家，就可能白白到手许多银子，有什么不好？

× × ×

可谁能让林子吐口？

那个邈邈女人道：“要不要女人替你们帮忙？”

她一直盯着伞儿，她恨伞儿，恨伞儿生得漂亮。

苟先生一笑道：“胡扯！女人怎么帮得上忙？”

那女人一笑道：“女人当然可以帮忙。不信你可以问问这个漂亮妞儿，她信不信？你们知道，妞儿漂亮，才被男人东扯西拽地带着四处走的。男人肯定喜欢她。你们三个是不是男人，你们三个人和她亲热亲热，林子是不是会有一点吃醋？”

伞儿怒斥一声：“你敢？！”

但她声音中已有些慌张。

她知道他们敢。他们只是一头猪、一匹马和一只狗。都是畜生，他们有什么不敢？

苟先生和朱先生似乎很赞赏女人这主意。

伞儿恨恨道：“小心我撕碎了你！”

女人仍在吃吃笑：“不等你撕碎了我，你已经被这些家伙撕碎了，你还有什么工夫来威胁我？”

× × ×

林子忽然一叹道：“你们可能白花力气。”

马先生象很纯朴，认真地问他：“为什么？”

林子道：“因为我是狼孩。”

三个人面面相觑。他们相信。谁可以带着象伞儿这样一个女人而不夜夜寻找温柔？只有这个狼孩才能让女人睡在床上，他躺在地上，对这玉一般的女人毫不动心。因为他不是人，他只是一个狼孩。

他对马先生把刀放在伞儿脖颈上时都不动心，用别的办法更威胁不了他。

三个人突然很沮丧。

× × ×

马先生突然又笑了，他笑起来象风箱漏气，竟有些咻咻嘶嘶的声音。

“你笑什么？”

马先生喜滋滋道：“我有办法让他讲话了。”

“什么办法？”

马先生道：“咬他，狗咬他，猪也啃他。”

苟先生拍手道：“对呀对呀，为什么不干？”

朱先生大喜道：“好，好。你说是猪啃呢，还是狗咬？”

苟先生道：“还是猪啃好。”

朱先生咧嘴一笑道：“好，那我就先咬他好了。”

伞儿惊惧得说不出话来。

她看见朱先生把林子的衣服全都脱掉，然后笑嘻嘻地冲林子道：“你还是讲出来的好，不然可就要受苦了。”

林子一句话也不讲。

朱先生突然咧开大嘴，伸出长长的红舌头，从下至上舔林子的脊梁，他一边舔一边

匡匡喘，喘得伞儿心里发慌。

“再不说，我可就不是舔舔你的皮，要啃你的肉了！”

林子闭上了眼睛。

朱先生见他不讲话，果然张大了嘴，露出白森森的门牙，在林子后脊背上啃。

他啃人皮象啃果皮。

不一会儿，便把林子的左肩后啃出了一大块伤痕。

伤痕处在流血，朱先生的牙也变成红色了。

他很抱歉地对林子道：“好兄弟，这啃法我也有点不大舒服，要能想出一个新办法来，只啃人身上的皮，不让他出血就好了。”林子低着头，不吭气。

苟先生哈哈大笑，站到林子面前，笑嘻嘻地说道：“你忘了，他是一个狼孩，你这只是给他蹭，还是让我来！”

× × ×

苟先生看着林子。

他突然猛扑上去，一口咬住林子的肩头，活生生地撕扯下一块肉来。

苟先生竟在嘴里咯咯咬着，把这一块人肉活活地嚼吞进肚子里去。

伞儿大吼一声：“不，不！我说，我说！”

马先生扯住伞儿的头发，他是一匹马，对伞儿的美貌没一点心动，只是狞笑，问道：“你说，都有哪儿？”

“平山镇的万海酒家，天水池边的俊彦阁，还有十八铺子的古玩店。”

马先生拧紧了她的头发，拧得她泪珠直掉：“你知不知道它们都是几月几日？”

伞儿吼道：“不知道，不知道！”

马先生道：“他呢？他知道不知道？”

伞儿一怔，幽幽说道：“他，他.....他也不知道。”

苟先生笑道：“听你讲话这口气，就好象这狼孩准知道那个地方，对不对？”

伞儿吼道：“他不知道！”

× × ×

“我知道。”

林子的声音很镇定。

任何人都知道这镇定中有无比的愤怒。

他慢慢站了起来。

那个笑嘻嘻看这场戏的女人脸变得苍白。她记得在那壶茶里放了足可以毒倒一头牛的药。

林子声音冰冷：“你忘了，我是狼孩，狼孩很难被人毒死。”难道他刚才没有中毒？只是为了要看看这头猪这匹马还有这只狗如何折磨他，才宁肯让他们咬他啃他？难道他只是等他们施虐之后才想起来要报复他们？

朱先生脸色很难看，他知道一个人能被猪啃去了一块皮还不动，需要多大的毅力。

苟先生唿哨一声，三个人就无影无踪了。

马先生是从门冲出去的。

苟先生和朱先生都把墙壁撞坍一个大洞，人便没了踪影。

× × ×

那女人吓得不敢动。

她才知道她想错了，她以为只要啸林山庄的林重老爷一死，山庄就大势已去。她忘了还有狼孩，还有一个狼孩林子。

这个狼孩比林重老爷更可怕。

啸林山庄的老爷至少还会笑。

林子冷冷对伞儿道：“你出去，我不想让你看见她这样子。”伞儿默默地出去了。

她站在外面，走得不远，但也不近。

她不想听见林子如何折磨那女人，但她又想知道他确实是折磨死了她。

她听见一声吼叫，是那女人的。

又听到了几声吼叫，象狼的叫声。

他同她动手了，那女人肯定不是林子的对手，他杀了她，扼死了她，还是用掌击碎了她的脏腑？

林子慢慢走出来。

“走吧？”

他慢慢走。

伞儿跟在他身边。

“你.....掐死了她？”

林子抬头，看着沙丘，那儿有两匹马。

他脸色阴沉：“我咬断了她的喉咙。”

伞儿哆嗦了一下。

第二章 青楼重托

林子带伞儿上了一家青楼。

这是一家很古老的青楼。这家青楼的名字很雅，叫“回眸楼”。

大概是取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句：“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林子只说了一句话：“走，上去！”

伞儿不知道这是青楼，也许她知道这是青楼，但因为有林子带着她，她就上了楼。

进了一间屋子，这间屋子叫“凝黛阁”。

林子坐下了。

伞儿明白了，知道了这是什么地方，眼光就在流盼，她是在盼望林子喜爱她，同她风流一度，哪怕是在这青楼之上。

“凝黛阁”其实只是一间屋子。

屋内无人。

室内装饰极雅。琴案清洁，旁插几支花朵，花是削插水仙，竟透几分雅致来。文房四宝也极精致，笔是湖笔，墨是徽墨，笺是薛涛之笺，砚是端砚。

这象是大家闺秀的书房，不象青楼女人的居室。

× × ×

从里间走出来一个女人。

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

她不讲话，只是静静地凝视着林子。

林子也只盯着她瞧。

伞儿突然觉得她很嫉妒，嫉妒这个女人，这个女人生得比她优雅，比她端庄。不是这个端庄优雅的女人做了什么让她嫉妒，她嫉妒的是，这个女人同林子之间象有一种默契，双方静静地凝视无语，这比二人亲亲热热地互致问候更让她嫉妒。

只有你心里盛着这个人，才会这样默默地注视着。

伞儿突然觉得她在林中拦住林子，强要林子带她走，在林子和她同居一室时渴欲欢爱的一切都很可笑。

她知道林子为什么宁可睡在地上，也不会来与她同床共枕的缘由了。

因为他有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端庄娴雅漂亮已极的女人。

可这样的女人为什么在青楼？既在青楼之上，就不可能守身如玉。她既不能守身如玉，又为什么要在这儿呆下去，又弄这么一间幽雅清静的处所？

女人笑一笑，说了句：“你来了？”

林子点点头。

女人这才正眼看伞儿，目光中透出一点儿惊异。

林子道：“她要在你这里呆些日子。”

女人点点头。

林子知道她什么也不会问，但他还是要讲，要讲几句话。

“她是主人的女人，主人没了，我就把她带出来了。”

显然女人也认识他的主人啸林山庄的林重老爷，不然她不会一听说主人没了，就皱了皱眉。

她也没问伞儿是哪人，也没问她生活起居的一些习惯，她根本就不愿意问，就如同林子在她那里交托存放一件衣物。

林子不讲话了。

女人为林子斟茶。

伞儿发现林子的脸色变了，他脸上那种沉沉的孤寂没了，那乖戾和残忍也没了，只有一种很平和很纯朴的光。这时的林子很美，脸上轮廓分明，象一个很纯净很可爱的孩子。

伞儿的心突然咚咚咚地跳了起来。

她想扯起林子，和林子一起离开这里。

但她没动，她知道林子不会再带着她，他要去寻找那只咩咩叫的羊，不会总带着她。

她只是等着那女人同林子讲话。

但那女人什么也不问。

林子转身走了。

如果他走时回过头看伞儿一眼，伞儿就会告诉他许多心里话。可惜的是，林子走得

匆忙，头也没有回一下。

伞儿看着那女人，女人只看着一簇水仙。

“你为什么不问他？”

女人幽幽地看她一眼：“问什么？”

“问他林重是怎么死的，问他去干什么？问问他现在把我放在你这里想怎么办？问问他我会变成他的什么人？问问他为什么不同你讲话？”

那女人看着伞儿，目光多了一丝温柔，这是经历过爱的女人的一种温柔。

那女人道：“我叫可卿。”

这女人叫可卿。

× × ×

可卿不大爱讲话。

两个人就闷坐。

可卿问：“下棋么？”

伞儿摇头：“不。”

可卿又问：“喝茶么？”

伞儿又摇头。

可卿一笑道：“你大概只会摇头。”

伞儿闷闷不乐。

× × ×

敲门声响。

进来了一个龟公。

伞儿应该不明白龟公的，却偏偏凑巧伞儿又明白这人是龟公。他进来，附耳低语，向可卿讲了几句话。

可卿点点头：“你让他进来。”

那龟公点头，喜滋滋地出去了，留下可卿与伞儿。

可卿对伞儿道：“你在这里好好呆着，渴了有茶，饿了有点心。我有客人，你知道吗？我同他就在隔壁，如果有笑闹，还望你勿声张才好。”

可卿说完话，人就袅袅而去，到隔壁坐等客人去了。

就从另一处门外进来了一个男人。

这是一个虎背熊腰的粗壮男人。

可卿请那男人就座。那男人起先还很拘谨，讲一句话就看一看可卿，但见她眉黛如远山，双瞳剪秋水，便渐渐生出了爱慕之意，有了狎浪之心，讲来讲去便有些手脚动作了。伞儿张望着，见到了那男人去搂去抱可卿，可卿却也不甚推拒，十分中总有三分迁就，两分推却，五分偎依，可卿全没了刚才面对林子那端庄、雅丽之态，反多了几分媚气。

这个可卿又变成了一个淫荡的女人。

她对那个汉子曲意奉迎，象是要尽力去讨那个男人的欢心。

她嗲声嗲气，忸怩作态，千方百计让那汉子认定她是个可以春风一度的女人。

她终于达到了目的，她让那个剽悍的男人躺在床上。她与那个男人有一夕欢娱。

伞儿心里很震惊。

伞儿不知道她是这样一个女人。照理说既然林子把伞儿托付与这个可卿，她就应该是一个好女人，一个可以托付与她身家性命的女人，可为什么她是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她这么卖力同一个男人欢娱？林子知道她是这样一个女人么？林子不知道，如果知道她这样，林子不会把伞儿托付给她。

难道他没有更好的地方托付么？把她托付给那个树林小屋里的老人也强似这个淫荡的女人。

伞儿在想，林子如果来了，自己对不对他讲这件事，看这女人在林子面前那端庄，那优雅，还真就看不透她会有这样一副淫荡面孔。也许她讲了，林子也不会相信。

× × ×

这一觉睡至天明。

她睁开眼睛，见到了又一个清新、俏丽的可卿。

桌上摆满饭菜。

她与可卿吃饭。

可卿的饭吃得很香，一口一口地吃得细致，象很久没吃过东西似的。

伞儿头一回想：可能满足了欲望的女人都这样吃饭。

她终于耐不住了，问：“你为什么同那个男人……我都看见了……”

可卿冷冷道：“你没见到过男人？”

伞儿一愣。

可卿又冷冷一问：“你不知道男人同女人在一起做些什么？你不知道这里是青楼？”

伞儿没话说。

可卿又道：“可能你不知道这里是青楼，不知道我是谁，我只是回眸楼中的一个青楼女人，是个人尽可夫的青楼女人。”

伞儿呆了。

她知道可卿是个青楼女人，也知道这里是青楼。但她说不出这个青楼女人可卿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头。

× × ×

原来可卿就是这样一个淫荡女人。

她是一个漂亮女人，直到见了林子之前，仍是每天同男人打情骂俏。

她见到了林子。

那天林子扔给老鸨许多银子。

老鸨把林子带进屋子，只是拍一拍床上的被衾，转身笑盈盈走了。

老鸨的话在那一拍里，一定要留住这个男人。

林子很瘦削，在可卿眼里，他简直就算不上一个男人。

但她用尽了心思，让他喜爱自己。

可林子只是冷冷地看着她，象一只饿狼冷冷地看着一堆肉，象是一只餍足了的狼，一只残忍的狼。用尽千般解数，可卿泄气了，她把鸳鸯枕头往床上一摔，吼道：“滚你妈了个蛋，你个瘦猴子，以为老娘稀罕你这一把骨头？！”

她以为这一骂准会把林子骂走。

她情愿被老鸨痛骂一顿，也不愿意侍候这个狼崽子。

但她这一骂，林子马上接上了碴：“你一直都认定我是个狼崽子？”

可卿索性一骂到底：“我一眼就看你不是个好东西……”

林子道：“不是好东西你还陪笑？你还一句一个心肝宝贝儿？”可卿道：“宝贝个屁？还不是冲你有几块破银子？”

林子道：“好！”

他反倒来了兴致，上来连被子将可卿搂在怀中，道：“好，就这么睡上一夜，我有银子赏你。”

就这样，林子抱着可卿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林子扔下银子要走。

可卿唤住他。

林子站住了。

可卿的声音很慢：“你是一个男人，你是一个男人。”

林子回头说：“你是一个女人，一个好女人。”

林子不会说别的，他从来不轻易说哪一个女人是好女人。

伞儿道：“你为什么不问，我可以告诉你，我是林子的什么人？”

可卿道：“我为什么要问？你是他什么人又与我有什么关系？”伞儿道：“你什么也不想知道？”

可卿道：“想。”

“你想知道什么？”

可卿看着伞儿，一句一句地说道：“我只想知道，你吃得饱不饱，睡得好不好？”

伞儿怔怔，无话可说。

第三章 血溅古屋

八铺子是一个地名。

这地方只有一条街面，但这条街面很宽，也很热闹。

这条街面从头至尾都是铺子，从头数到尾，总共有十八家铺子。

天下也没有这样开铺子的，这里的铺子都是“双生铺子”，你在道左买一件东西，道右的那家店里也准有。因为道左是“承肇吉绸缎庄”，道右也是“承肇吉绸缎庄”。

街面左右的铺子都是一家开的，叫同一个字号。

这样，你从道左走过去，就不用从道右转回来了，你可以从这转过铺子后面走，铺子后面是宽宽敞敞的车马大道。你打道回家好了，十八家铺子你已经逛过了。

十八铺子是一个镇，这里没有工没有农没有官宦没有武林豪杰，蔚然大镇里都是十八家铺子的生意人。

十八铺子在关东一带很有名。

每天有许许多多的人来十八铺子，他们要买的东西在十八铺子可以买得到，他们要

卖的东西在十八铺子卖得出。

十八铺子一共十八家，十八家的铺面足有一里长。

× × ×

十八铺子最有名的是第三家铺子。

第三家铺子是古玩店。

古玩店的名字很怪，叫梦思轩。

这名字很雅，大概是想让人们在睡梦之中也想着它，但人们叫顺口，就仍是只叫它十八铺子的古玩店。

十八铺子的古玩店，老板是一个瞎子。

瞎子可以当乞丐，瞎子可以卖唱，瞎子也可以干其他的什么活计，但瞎子决不可以当古玩店的店老板。

因为瞎子看不见那些珠宝玉器，就无法去鉴别真伪，认定成色，品味高下。

但十八铺子的店老板就是一个瞎子。

× × ×

十八铺子的古玩店很有名。

如果谁想买一件天下难觅的好珠宝，你可以来十八铺子的古玩店，在这里你会很意外地见到一些好东西。

有一件双璧玉玺，是古物，应该是周朝时的东西，玲珑剔透，玉色晶莹滋润，上面有周宣王时的年号。还有一串夜明珠，整整二十四粒，巧的是都一般大，象是鸽卵，又圆润又明亮，是无价之宝。还有武林人稀罕的时新玩意儿，甚至还会有一些武林人所梦寐以求的剑谱之类的奇珍。

十八铺子的古玩店能够拿出一些世人惊羡的宝物。

黑道人劫镖夺去的珠宝，有一天可能在十八铺子的古玩店里出售。在江湖上风传一

时的兵刃剑器，有一日可能出现在十八铺子的古玩店里。

十八铺子的古玩店很神秘。

江湖上也有人来十八铺子的古玩店“订货”。

一个不愿具名外的武林世家公子想要江南江门的名动天下的“双玉剑”，出十五万两银子，十八铺子的古玩店答应了。

只要十八铺子古玩店老板答应了你，他就一定会办到。

他果然在三个月后把双玉剑给这个武林世家公子。

至于他如何拿到这双玉剑，没人敢问，问他也不会告诉你。

× × ×

古玩店的瞎老板很神奇。

有人不信他会测出古玩的真伪，便带一具今人塑的玉佛来验看。

来人用上古的青铜匣子装着这一具玉佛，来到十八铺子的古玩店。

指定有一件稀罕物要请店老板一观。

店老板坐在凳子上，也不起身。

来人责怪道：“虽是故人，但开古玩店，古玩珍宝当面，也该肃然起敬，不知店老板为何不起身来看？”

瞎子就微微一笑道：“你虽是故人，但怀里没什么珍宝，又何必说有珍宝？”

来人以为神奇，慢慢掏出盒子，对店老板道：“我得到一件上古珍品，是殷周时古物，一具佛像。你绝没有听说过殷周之时便有佛像于世吧？可我这里恰恰就有，你看如何？”

店老板把盒子放在手里。

他只摸了一下盒子，便道：“这青铜盒子确系殷周之物。”

来人暗喜，以为这瞎子可以欺蒙。

但等盒子打开，这店老板便淡然一笑：“你何必以这东西欺我，你这具佛像刚刚才刻完不久，玉气仍在，没一点灵气，说什么殷周时物，连三十日也没有。

这玉竟是在上年菊月出土，浑身尽是土气。可惜了那一只好盒子……”

来人大惊，知道瞎子果然厉害。

十八铺子的古玩店，瞎子当老板也是名闻天下的一绝。

× × ×

古玩店的铺面很大。

一打开门板，便是一大排柜子。柜子象上等人家的珠宝格扉，一层屋一排排摆满了古玩玉器；蓝田玉雕成了山，山中雕的是佛祖九九八十一难轮回图。山是实玉，润色之中的佛祖神采奕奕，竟有一丝富贵之相。青铜方鼎是一具大兽，伏在柜格前，这便是后世国人代代相传的司母戊鼎。琳琅满目尽是珠宝，一排排柜格延展开去，比低了寻常帝王之家。

十八铺子里顶数这古玩店最引人，然而也顶数这古玩店中少有人敢对这些珠宝问津。

常有红男绿女来这里观看。

男人来到这里，常常显得很有男人气，但又很木，常假装对那些珠宝不屑一顾，样子象见过比这更好更阔气的东西，眼下这些全不放在眼里。

其实男人是囊中羞涩，怕女人讨要珠宝，他无银子去买。

女人进了这里，眼睛睁得很圆。女人的眼睛里闪着光，很贪婪，女人的眼睛比心贪婪。

× × ×

这时，店里进来了三个人。

这三个人对店里的珠宝柜格看也不看，大大咧咧往凳子上一坐。

伙计知道这三个人不光是来看的，就上来搭讪侍候。

这三个人自称姓朱姓马姓苟。

这三人自称是皇室派来的人，说想买八十万两银子的珠宝。

店伙计一听，这可是一笔大买卖，忙请三位好好坐，献上香茶，又请店老板出来应酬。

瞎子老板手里拄一根竹杖，站在三个人面前。

瞎子老板讲话不卑不亢：“听说三位要为本店光彩光彩，要购买几件上好的东西。不知想要什么珠宝，但愿小店不让三位失望。”姓朱的男人嘿嘿一笑，笑声震得店伙计都向后退去，只有瞎子老板不动声色，只是一只青筋虬突的手抓牢了竹杖。

姓朱的人道：“当然不会失望。十八铺子的古玩店天下驰名，这里买不到好货，哪里再去寻好货？只愿老板对我们三人不吝嗇才好。”

姓苟的人格格一笑，笑得那些伙计心都急煎煎地跳：“老板何必客气，你再客气，咱们这八十万两银子不是花不出去了么？”

姓马的人咻咻一喘，象笑声从漏气的牙缝中钻出来，直刺人的肺管：“咱们看好了这家铺子，就是破铜废铁，也花大价钱买它，你说好不好？”

他这一笑，又把那些躲得远远的伙计们笑得心直蹦。

× × ×

瞎子仍站在原地，不露声色。

他只是把棍子在地上顿了顿。

从柜格后面就走出了几个男人。

他们的身形很快，门口阻住了，上了门板。在店里的人也被劝出了店。

十八铺子的古玩店大白天上了门板。

姓朱的人笑道：“好好的生意，怎么不做了？”

瞎子老板淡然一笑：“如果你一天可以进项八十万两银子，还管别的么？”

姓苟的人阴阴地说道：“你以为这八十万两银子笃定可以到手么？”

瞎子突然朗声而笑道：“当然。不然我们还叫什么梦思轩？你只要在梦中见到了那宝物，就可以到这儿来找。只要这世上确有此种宝物，我们便送到你眼前。”

瞎子这一笑，声音清亮，直如云中鹤唳。

三个人互相一瞅，心中暗暗称赞：这瞎子果然不凡。

× × ×

姓朱的人道：“不知店老板尊姓大名？”

瞎子一叹道：“残疾之人，何必言姓氏，你如果乐意，就称我一句瞎老板，如果不愿意，就直称瞎子好了。”

姓苟的人阴阴一笑道：“十年前，并州有一天下闻名的珠宝商人刘护，据说因为买了一件赝品，便自恨双目不明，自刺双眼，焚了珠宝阁，从此在江湖上再没了这人的踪迹。不知瞎老板知不知道这件江湖奇闻？”

瞎子身子一抖，又复笔直而立，淡淡一笑道：“苟先生果然多闻。我也听说了，有人之处必会有十二属性，无论皇帝贱民，都不避这十二属相，可真是天下之人，概莫能外了。”

三人知道了眼前这个瞎老板，就是十年前自双目焚楼而去的珠宝商人刘护。

刘护自然也明白了眼前这三人是“十二天下”之中的马、狗、猪。

× × ×

瞎子缓缓而问道：“既然是三位屈尊来至小店，就必然有所指示。不知想要什么珠宝，小店自当竭力为三位去办。”

苟姓之人冷冷道：“八十万两银子购买珠宝，也不过是一笑而已。这里是银票，还望老板周全。

言毕，一张银票缓缓飞向瞎子老板。

× × ×

这一张银票只是一张薄纸。

薄纸飞向瞎子，自然没有风声。它平平飞去，象有一只奇异的手在托着这纸而去。

如果瞎子不察觉，这纸将飞向他的咽喉。

可瞎子老板这时竟淡淡一笑。

“何必先示银票，难道小店竟能不信‘十二天下’的声名么？”

他说毕这一句，那张薄纸已经飞在了咽喉之下。

周围的大汉们刚想惊呼，只见瞎子老板撮唇向下，转轻啐了一口气，那张纸便落在他手里。

银票一落至手里，瞎子老板便变了脸色。

他觉出了不对。

这张银票是啸林山庄凤凰城银庄的银票，而且是五千两一张的。

瞎子沉声道：“三位已经光顾了凤凰城银庄？”

姓马之人哈哈笑道：“对，如今那里已经不是什么银庄了，那里只是乞丐的住处。”

瞎子道：“对，那里只能有八十万两银子，不会再多了。”

苟姓之人阴阴地笑道：“用你们啸林山庄的银子来买你这古玩店的古玩，你看这主意好不好？”

瞎子一叹道：“好，这主意好极了。”

朱先生道：“不知道店老板肯不肯收啸林山庄银号的银票？”瞎子道：“当然肯收，不知三位想买些什么珠宝？”

× × ×

马先生道：“咱们想买你店里那柄越女剑。”

瞎子一惊。

越女剑，是一柄轻剑，铜锷护手，剑锋圆而韧，是上古时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请一越女训练剑手时用剑。这是一柄古时神兵利器。早年曾传被唐朝李靖所得，后至唐末不知落于何人之手，如今这柄剑竟被马先生提及，言称要用八十万两银子买这柄古剑。

瞎子缓缓说道：“就是小店可以为三位弄到这一柄古剑，相信它也不会值上八十万两银子。不知三位还想要点什么？”

苟先生道：“我想要你古玩店中的那本‘百兽舞’图谱。”

瞎子的脸变了色，他面对着苟先生，手里的竹杖攥得很紧。

“苟先生从何处听我店里有这样一本图谱？”

百兽舞，本是宋时北方的一个和尚创的一种拳脚手法。百兽衍生，变为人形搏杀动作，出拳出腿时一异而成为四兽，左手龙形，右手狸抓，左腿鹤蹬，右腿豹足。奇的是一出四兽之姿，浑然是一个“四不象”，但这拳腿打出，一旦有一拳或一腿落于实处，便使出招之人成为那一种异兽。龙形击中则为龙吟，狸抓击实就是狐鸣，鹤蹬蹬实便成鹤唳，豹足踢准便有一声豹嘶。然后这一嘶吼之间就可把气力凝足，使一击变实。每一击出变四兽，四兽再变复为八兽，八兽又变为十六，这样衍生而变，人变为异兽，其势诡异凶猛，使对手不能防范。

百兽舞，为本朝北方赶山人绝技，后成为北方丐帮三十八万众筐头儿鱼漂儿的绝技之一。

如果十八铺子的古玩店里有这本“百兽舞”的图谱，便不是十万二十万两银子可以买得的。

苟先生冷冷一笑道：“十八铺子古玩店，有什么好货，天下人都该知道。谁是天下之人，自然是我们十二个人，十二天下了。”瞎子慢声说道：“不错，你说得有道理。”

瞎子心里明白，今天古玩店不免有一场灾难。

他不再讲话。

八十万两银子从啸林山庄凤凰城银庄提出，就得让银庄大门从此关上。这一举是不是杀了人，提尽了银两？还是从银庄中窃取出全部银两后逃逸？从这三人气势汹汹来看，他们决不是窃银而逃。他们已经使凤凰城啸林山庄银号喋血。

朱先生道：“老板不必心焦。我还要买你一样东西，你如果把这三件拿出来，八十万两银子当面交清，如果不能，可就别怪咱们十二天下不客气了。”

瞎子冷冷问道：“不知道你还要一件什么东西？”

朱先生道：“二十四粒夜明珠。”

× × ×

瞎子心中一震。

越女剑、“百兽舞”图谱、二十四粒夜明珠都有，这是十八铺子古玩店里的珍宝。二十四粒夜明珠是一位黑道枭雄来这里卖的，说是从友人处所得，来路十分暧昧。但这越女剑不曾示人，十二天下从何处得知这件宝物？百兽舞图谱也是刚刚从一个落拓之人手中购得，至今尚未请武林宗师看过，还不知那图谱是真是假。这图谱之事，在这十八铺子古玩店中只有瞎子老板和一个伙计知道。

那个伙计永远不会讲出去，因为在瞎子老板收到图谱的那一天，这个伙计便死了。

只有瞎子老板知道，还有啸林山庄的老爷子林重知道。

林重已经死了。

瞎子老板从未向人言说过这本图谱。

× × ×

瞎子慢慢说道：“本店中虽有一柄剑，是春秋战国时的器物，但是不是那一柄越女剑，没人知道。我瞎子无眼，只好妄猜，如果三位想要这一柄剑，二十万两银子也可以让与三位。但说到本店有一本‘百兽舞’图谱，这可让我感到吃惊了，我没见到过‘百

兽舞’图谱。只是听说本朝百年前有这样一种绝技流传于世，说是早些年大侠玉面狐狸陆灵生把这绝技传与北方丐帮总筐头儿鱼漂儿，如今鱼漂儿已歿，丐帮便没先前那样兴旺了。可惜瞎子没眼，没福见到这样的惊世绝技。”

苟先生冷哂道：“只怕是瞎子有福，别人没福了。”

瞎子道：“我不明白苟先生的话。”

马先生忽然咻咻嘶喘道：“看来我不用杀你了。”

朱先生也哧哧笑道：“看来只好麻烦狗哥哥杀你了。”

苟先生也变了脸色，轻轻一叹道：“看来只好我杀你了！”

× × ×

话音刚落，瞎子面前就围了十几个大汉。

这十几个大汉人人身手不弱，太阳穴向外凸起，看来内力都具五六分火候。

十八铺子的古玩店并不是江湖人轻易来犯的地方，只看这十几个大汉，便知这古玩店很难讨得便宜去。

十几个大汉一围，马先生和朱先生笑得更是快活了，马先生喊道：“狗兄弟，这瞎子可挺难杀的。”朱先生也很快活：“单是这十几个大汉，你可就要多费不少工夫。”

苟先生脸气得通红，纵身扑上，狠下杀手。

他先向一个大汉胸前出拳，那个大汉回手一护，左右手搭腕一压，便欲压住了头。不料苟先生出手很快，这一拳变了方位，拳头叭地打在大汉下颏，下颏骨便喀喀碎。

苟先生又一回手，叭地一拳击在另一条大汉的脊梁骨上。那大汉震天一吼，人向前一冲，象一条僵蛇，扑在地上不动了。

三条大汉向前冲来，他们围住了苟先生。

他们不想杀他，只想拖住一点时间，让瞎子老板能走到里面去。十八铺子的古玩店很大，瞎子老板只要进了里屋，这猪狗马未必可以找得到。

瞎子老板身子一滑，人便从这大汉身边滑出，直飞向小门。

叭——，他撞在一个人身上。

这人很剽悍，是马先生。

马先生在笑：“老板眼力不济，我该先出声才是。”

朱先生也站在瞎子身后：“老板打一声招呼，你要去那里，我们三个准陪你去。这样好不好？”瞎子回身来，摸到一只凳子，缓缓坐下了。

溅血如标，人吼如兽，苟先生杀人很快。

他只用那一双狗爪，抓住人的咽喉，用力一夺，喉管被抓碎，血就喷糊了大汉的脸面。先是一声惨叫，然后才溅血死人。

瞎子的脸色很平静。

他一一数着，已经倒下十一个人了。

还剩下一个人。

他想说一句何必赶尽杀绝呢。但又一转念知道这一句话不如不说，你对一匹马一头猪一只狗说什么话？他们来这十八铺子的古玩店，就只是一个心思：赶尽杀绝！

最后一个大汉也嘶吼着倒下。

一地血，一屋子血腥之气。血腥之气掩住了珠宝玉器的灵气、古气和华贵之气。

瞎子轻轻一叹，只有他才会闻得出来，如果事后你把这些珠宝拿给他看，他只要轻轻一嗅，便会嗅出珠宝上的血腥之气。

× × ×

瞎子知道马先生在左，朱先生在右，苟先生在前。

他甚至可以知道苟先生的手指很粗很短，朱先生的肚子是微微鼓起的，还知道马先生喘气时，一双手会轻轻地抖。

瞎子老板站了起来。

“光一条狗咬人，还是猪也叫，马也咬？”

朱先生哧哧而笑道：“刘护，你可太抬举你自己了，只一条狗咬你，你也招架不住。你几时听说过十二天下两人人合力杀死一个人？那可不合咱们十二天下的规矩。”

苟先生挥手出拳，向瞎子打来。

瞎子用起了那一根竹杖。

瞎子打狗，自有他自己的办法。

苟先生的拳头很快，但每一拳刚到半途，便被竹杖生生扯回。他一出手，瞎子便闻风而动，或点他要穴，或击他要害，让他一式不成，只好回身重新变招。

瞎子的竹杖神出鬼没。

瞎子不瞎，他好象浑身都长着眼睛。

× × ×

朱先生暗暗冷笑：“这狗太笨，连一个瞎子都制不住。”

马先生也笑：“他那狗爪子一伸，呼呼风响，人家不瞎也听得出来。”

苟先生怒吼道：“滚你们个王八犊子，让我来杀这瞎子，你们干瞧着。”

骂声一毕，他也心中雪亮，竟然变了招。

他这一次用的是“狸掌”。

狸掌诡黠，且掌法轻灵，出掌无声。

瞎子就竹杖有些忙乱。

苟先生的手向左一击，苟先生的手慢慢划向头上，叭地一声，竹杖被他用单掌击折，他右手就一拳击在瞎子胸前。

瞎子哇地狂喷出一口鲜血。

× × ×

瞎子心灰意冷。

他知道十二天下诡秘，做事一向不曾失手，江湖许多大豪和镖局都中过计，但没人能确知是十二天下所为。那些在十二天下手下逃生的人不是半途被毒死就是被杀得很惨，死时模样让人惨不忍睹。

瞎子知道他如果落在十二天下手中，会死得很惨。

他用力一纵，把断杖飞向苟先生。

这一掷用尽了全力，使苟先生不敢迎其锋，只好跳着避开。

瞎子老板趁这时机，回头向自己头上猛击一掌。

他想杀死他自己。

他只有这么一个机会。

× × ×

马先生身子剽悍，但人很机灵，他飞身上前，把手伸在瞎子头上。

瞎子也早知有这一招，他右手出掌击在自己头上，左手同时也出手向前出指，这一指正点向马先生的前胸要穴上。

但这左手刚刚伸出，便被抓住。

朱先生出手抓住了他的左手。

他的右手击向自己头上的百会穴，因知左手已被抓，这一掌便尽了全力。

叭——，这一掌足可开碑裂石。

但这一掌没打在头上，只打在马先生一只很胖的手上。

第三卷 杀猪屠狗

第一章 天下一绝

凤凰城里有几家名酒楼，很多有钱人乐意光顾这些酒楼。

这些酒楼生意很好，从早到晚，满面油光的人在这里吃喝，吆喝声，划拳声不断。

这是忙碌生意。

但也有很轻闲的小馆儿。

譬如说徐大嘴的狗肉馆儿。

× × ×

徐大嘴的嘴不大。

叫他大嘴，是因为他答应别人要求时很快，你要徐大嘴帮忙，没等你把话讲完，他那个“行”字已经吐口了。

徐大嘴的狗肉馆在很深很深的巷子里。

徐大嘴的狗肉馆很有名。

因为徐大嘴的狗肉馆很有名，所以到这里来的人都守规矩。

徐大嘴的规矩很怪，规矩有三条。

第一，来徐大嘴狗肉馆的人不能衣着光鲜，不能象个阔佬儿，吃狗肉付帐时一定要给碎银子，哪怕给一堆铜钱儿也行，但不能掏出一锭大银来付帐。如果那样，你准会被徐大嘴骂个狗血喷头。

徐大嘴不乐意见有钱人，他说他一见有钱人就心难受，尽管他自己也很有钱。第二，来徐大嘴店里吃狗肉的人不能多讲话。因为徐大嘴店里的人对你也不讲话，只是向你一笑，要付帐时都用手指比划。而且人人一样，都是一盘狗肉，一碗汤，多了不收，少了不补。你要再吃肉再喝汤只好等明日。

这样一来，讲话岂不是多余？

所以来店里的人都只静静地吃喝，没一个人大声吵嚷。

第三，来店里吃狗肉的人得受得住徐大嘴骂人，他越见人多就越生气，说这世道太坏，人不如狗，人吃狗实在不如狗吃人。如果狗吃人肉，他就杀人喂狗。

如果徐大嘴一骂，你生气回嘴，就再也没狗肉可吃了。徐大嘴会把你赶出去。而且他记性特别好，会让你这辈子吃不上他的狗肉，喝不上他的狗肉汤。

虽然徐大嘴有多么多毛病，来徐大嘴这里吃狗肉的人还是很多。

当官的来吃，把轿子停在胡同外面，在轿子里匆匆换上旧衣衫，旧鞋，打扮成个平民模样。一边换还一边骂徐大嘴，拿折腾老爷不当回事。但骂归骂，一想到徐大嘴的狗肉，腿象有根线牵着似的，直奔徐大嘴那狗肉馆去。

× × ×

徐大嘴的狗肉是天下一绝。

徐大嘴一天只杀一条狗，这条狗是十天前买来的。

买下这条狗后，徐大嘴就每天喂它香料，给它酒喝。

狗不会喝酒，但徐大嘴有办法，他喂了三天后，狗一见酒瓶子就会乐得直点头。

然后徐大嘴就派人遛狗。

狗喝过了酒，就在院子里遛，不快走，快走窜血急。也不慢遛，遛慢了没什么效用，只是用人牵着，不缓不急地遛，遛上一个时辰，再回来喂它香料，喂它酒喝。

直到第五天起，香料便越喂越硬，熟的换成生的，越喂越少。狗饿急了，便给它喝酒。

第十天早晨杀狗。

徐大嘴杀狗的方法也很特别。

他先在大锅中装满酒。酒是香料酒，便有酒香料香飘逸出去，在巷子里曲折来回，

全巷子里的人都知道徐大嘴又杀狗了。

徐大嘴让人在锅下放上了柴。

酒便慢慢温热起来。

狗被牵了来，又在身上抹了药。

一会儿狗身上的毛便掉光了。奇怪的是狗掉光毛还不死，也居然不怕冷，瞪着双醉眼看人。

徐大嘴在这屠狗锅边设了一个灵牌。

灵牌上写着“狗祖狗宗之位”。

灵牌前放了些祭品。

这是真的设祭，自然就有四荤八素，也有酒。

徐大嘴杀狗之前，就跪在地上向这面灵牌告祭：“人间什么最可亲，不是亲爹不是女人，不是金不是银，狗和人才最相亲。世人只杀狗，没人肯杀人，杀人的反有罪，杀狗的不受贫。颠倒了天理没人伦……”

徐大嘴一边祭狗一边骂自己不该杀狗该去杀人。

但他从不杀人，只是杀狗，而且每天杀一只狗。

祭奠完了，徐大嘴照例向这一只狗叹一口气，把它牵过来，再喂上一瓶老酒。

狗喝过了酒，就醉得不能动了。

徐大嘴这才把狗放在锅里，用文火慢慢煮它。

煮到五六成熟时，徐大嘴就把狗捞出来，放到那二十年未换过的狗肉汤锅里炖。

这锅一直要到天黑时，才开。

开锅时，便是徐大嘴的狗肉馆开张的时辰。

从酉时至夜半，是狗肉馆的开张时辰。

×

×

×

深巷之中，总有许多人在徘徊。

这些人不是寻找赌场，也不是在等待女人，他们在等徐大嘴的狗肉馆开张，等徐大嘴的徒弟把那只破旧得不能再破的饭馆幌子挂出来。

他们一见那幌子挂上，就匆匆忙忙奔狗肉馆去，去吃徐大嘴的狗肉。

一碗肉，一碗汤，还可以要一瓶酒，一碗饭。

有坐着吃的，也有站着吃的。有匆匆忙忙，三口五口就把肉吃了，也有细嚼慢咽，吃得斯文的。

徐大嘴常常在人吃得最高兴最快活的时候开始骂，骂的仍是那几句老话：人不如狗。

没人敢答讪，不管是什么人，没人敢对徐大嘴的骂声回话。

可今天不同了，坐在座上的人有五六个是江湖上的人物，还有一两个分明就是当今的官员，那举止做派没一处不带着儒雅之气。

徐大嘴不管这些，他照骂不误。

× × ×

有人猛然喝了一声彩：“好！骂得好！”

这一声彩把人都喊愣了。

徐大嘴脸色一沉：“谁？”

就有一个人抬起了头：“是我。”

徐大嘴道：“是你喊好？”

那人笑得很亲切：“当然是我。”

徐大嘴问道：“你也说人不如狗？”

那人笑得格格响，这笑声中分明很有内力，“当然人不如狗。”徐大嘴有点愣了，他不知怎么办才好。他骂了十多年人不如狗，这十多年来吃狗肉的人也都不吱声，任由他

骂，不管是不是人不如狗，十年无人吱声，也叫徐大嘴骂得嘴壮。人不是确不如狗么？人模狗样的，偏偏好吃狗肉。现在有人认可了他的话，这人可不象那些低头吃肉，闷头喝汤的人，吃得香喝得辣心里却骂他徐大嘴的娘，他也承认人不如狗。

可徐大嘴看他也有些不大善诚。

徐大嘴看看他，这人穿一身黑衣服，脚蹬一双千层底的布鞋，背上背一个布套，里面显是勾戟一类的兵器。这人的手指很粗很短，显然也是个武林人物。

徐大嘴突兀一问：“你是不是人？”

这一问问得很刁，如果答他是人，那么他也就不如狗了。如果他答他不是人。

他连人也不是，那他又会是什么？这一问该一下子难住了那人。

谁知那人答得很快：“我不是人。”

旁边那两个官员模样的人听毕竟噗哧一笑，这人真也糊涂，怎么竟然不再承认自己是人？

徐大嘴也一怔，但又问：“你不是人，你是什么？”

那人答道：“我是狗。”

旁边那两个官员笑得前仰后合，他们活了偌大年纪，虽然一辈子在上司面前做狗，但也从未想过一想，认为自己象只狗。而这个男人竟然能一口认定自己就是狗。这让他们听了很快活，也很开心。那两个官员已经忍不住了，放声哈哈大笑。

世上真有这种人，放着好好的人不做，竟愿意做一只狗？这人肯定有毛病。

那边有两个江湖人物听他自己说自己是狗，马上脸变了色，想起身悄悄溜出店去。

这自称是狗的男人只向那两人盯了一眼，那两人就乖乖地坐下，连头也不敢抬。

徐大嘴突然不讲话了。他不再骂人，知道他再一句也骂不出了。不继续骂，他肯定会塌台，但塌台也不骂了，他宁可塌台了。

他毕竟一边看着人的脸色，一边骂人，十多年了，骂也骂出了经验。

×

×

×

那男人很诚恳，他站了起来，用凛凛目光在店内四外张望一次，又慢吞吞地说：“我确实是只狗。”

他那样子很郑重，好象要认认真真同说他不是一只狗的人好好掰扯掰扯，好好分辨一下，让那人也心悦诚服地认定他不是人而是一条狗。他那神态好象只要有人敢说一个不字，便会扑上去。

没人吱声。

徐大嘴不吱声。

其他的人也知道有些不妙，也只是呆呆地看着这男人。

这男人走到那两个官员桌边，坐下。

两个官员的笑意还留在脸上，但也有一丝紧张，那笑模样就十分尴尬。

这男人笑着问：“你笑什么？”

那两个人讲不出话来。

当然不能说是在笑你，当然不能说是在笑狗，当然不能说这人是疯子，认为自己是
一条狗。

无话可说。

那男人一叹，问道：“你属什么？”

那官员道：“属鸡。”

男人一笑，声音格格响，这声响弄得这两个官员脸色苍白，浑身震得难受。

“你属鸡，真不错。你呢？”

这个官员似乎才想起了他自己。他……他怎么竟也属狗。

他想撒谎，但他又没撒谎：“属狗。”

那男人又轻轻一叹，象放了心：“你也属狗？你可不是一条好狗，顶多也只是一只

赖皮狗。不象我，我是一只好狗，十二天下的唯一一条好狗。”

那官员没听懂，徐大嘴脸色变了，变得很难看。

那男人对这属鸡的官员道：“你说，狗饿急了时，吃不吃鸡？”他的手倏地抓过去，抓起了那官员的一只胳膊。

他象在赞叹：“你这只手可真白净，不知道要盘剥老百姓多少银子才能保养成这样？”

那手被他用粗短的手指抚摸着，在咔咔响。

那官员脸抽搐起来，痛苦使他的脸扭曲得很难看。

男人把他的手放在桌上，又去抚摸他的胳膊，一直摸到他的肩胛，他象是一个多情的女人抚摸情郎。

那官员放声一吼道：“你……你……我是通判……”

通判是宋时的州官之一，是知州都监之下的一名要员，那人原来是凤凰城内的通判大人。

但这男人笑嘻嘻地对这官员道：“通判大人，想你平时肯定喜欢有狗替你拍拍吹吹，一路吹打了。你看我这手段，侍候大人是不是够尽心尽力的？”

一边那官员见这男人抚摸通判大人的手，竟然以为他是好习飞之乐，就嘻嘻笑不以为然。待得见这男人一路摸上去，通判大人那胳膊象被剔没了骨头，软软地瘫成了一堆肉放在桌上，这才大吃一惊，吓得屁滚尿流。

这男人好半天才抚摸过了通判。

经他这么一抚摸，通判大人半死不活，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

那男人回头来对这官员一笑道：“大人也是通判么？”

这官员头摇得象拨浪鼓：“不，不，不，我是知州，我是知州。”那男人一笑道：“哎呀，原来是父母官大人，真是失敬了失敬了。”

这州官竟牙齿咯咯响起来。

他说了一句话，还吞吞吐吐：“我.....我也是狗，我属狗，是狗。”

那男人笑了：“大人何必当真，大人应该属龙属虎属鸡，最起码也该属个兔子什么的，为什么要属狗呢？”

那大人点头如啄米：“我是属狗，是属狗。”

男人脸色一变：“我专门杀属狗的，你不知道么？”

叭——，他手一伸，倏地由官员的咽喉探进去。这一拳探得很猛，手就从脖颈后伸出手指，向回一捞一扯，扯断了筋，扯断了气管和脉血管。

头象一堆乱麻，歪在一边。

知州死了。

“别动！”

没人敢动。

他——看过去。

狗肉馆里有十几个人。

他——问这些人属什么。这些人平生头一次很踌躇，你又要快点说，又要在这十二属中挑一个让这个满身杀气的人满意的属相来，这就很难。

他属狗，又专杀属狗的，眼也不眨杀了知州，一州之父母官，他也敢杀。

决不可说自己属狗。

“属蛇。”说这个的认定蛇与狗不犯相。蛇不咬狗，狗也不惹蛇。

“属兔。”兔也比狗好，不惹狗事，狗也不吃它。

“属马。”此人认为狗不与马犯忌讳。

十二属相之中，都讲遍了，独没有人讲他属狗。

这男人竟也没忘记回头，问了徐大嘴一句：“你属什么？”

徐大嘴惊讶地看他，好半天才吐出一个字：“狗！”

原来徐大嘴也属狗，他天天杀狗，天天骂人不如狗，他也属狗。

那男人愣了，没想到徐大嘴也属狗：“你也是只狗？”

徐大嘴很懊丧：“你是条真狗，我是条假狗。”

那人笑了：“你这只狗只会杀狗，不会杀人。我这狗只会杀人，不会杀狗。”

徐大嘴咧了咧嘴，算是笑。

× × ×

那男人看着徐大嘴：“我本想杀了你。”

徐大嘴瞪眼看着他。

“我改了主意，我不知道狗肉这么好吃。我要让那些龙虎兔子都吃吃狗肉，让他们再也不骂臭狗。”

徐大嘴听明白了，这只狗要牵着他，让他去为别人炖狗肉。

他没吭声，只要命还在，就不用吭声。

那男人向众人道：“我本来不想杀你们，可一想你们这些混蛋竟然眼巴巴地在这胡同口等着吃狗肉，我心里就难受。我一定要宰了你们……”

他话声一落，便露凶光，一个个看过去。

所有人都低着头。

他有点发愁：“本来少来几个人，还可以少杀几个，这么多人，让我先杀谁？你说先杀兔子还是先杀虎？”

没人敢应声。

那两个江湖人知道不妙，想悄悄溜出去，因为他们想起来了这人是谁。不是十二天下中的十一月狗，谁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自认是狗？他们没溜成，但也知道不是这条狗的对手，只存一线侥幸，只要他没先上手杀自己，就等待。

等待就有机会。

× × ×

这时，一个趴在桌子上的醉鬼突然醒了。

他睁着惺忪的睡眼，对这男人说：“我也属狗。”

苟先生眼睛睁得很大。

他这时不愿意见到这个人。

这人是林子，狼孩林子，被他咬下一口血淋淋肉的林子。

苟先生盯着他，象看一只怪物。

林子慢慢走过来：“我这只狗也爱杀狗。”

× × ×

苟先生头一回不格格地笑了。

就是这个林子，竟然敢向名动江湖的十二天下挑战。

他活腻了？

林子冷冷道：“你咬了我一口，我也一定要咬你一口，让你也尝尝被狗咬过的滋味。”

苟先生格格一笑，笑得有点儿紧张：“你想杀狗？你没那本事。”

林子道：“我一定要杀了你，除非你告诉我谁是三月羊。”

苟先生笑道：“瞎了你的兔眼，你就是当面见了，也认不出她就是三月羊。她把你宰了，你进了地狱，还以为她是人世间的第一大好人呢。”

苟先生很得意，得意地哈哈大笑。

林子很认真：“那我只好先杀了你.....”

苟先生道：“你不妨试一试。”

× × ×

林子动手了。

没人见过林子杀人。

他的速度太快，身子一动，象一片旋飞的树叶，裹着苟先生身形，苟先生一动他便随之动，苟先生身停他便停。

没人看得清林子如何出手，只见他如影随形，人同苟先生一齐转。

只见到苟先生不停地向空中出招，一招一式都用尽了气力。

苟先生又停住了。

林子轻轻飘落在他对面。

人们这才看清，苟先生象徐大嘴要扔入炖锅的狗，醉得咻咻喘，浑身没一点儿衣缕。地上飞散着一些条条缕缕的衣条儿。

突然，徐大嘴喊了一句：“疯狼爪！”

这是疯狼爪，传说于几百年前就已绝迹的一种江湖绝技，这绝技施来人如疯狼，每逢杀人必先把那人弄得十分狼狈，惨不忍睹后方才下手。

没想到，这个狼孩林子竟然会疯狼爪。

× × ×

苟先生突然一吼，双爪直抓向林子。

只要让他抓中，哪怕只抓到皮肉，也可以用力一探，扼喉断筋，一杀毙命。

但他的左手一旋，右臂便被带飞了，身子在空中旋了几个圈儿，突然右肩上十分疼痛。

一回头，林子口里还咬着一块苟先生的肩头肉。

苟先生惊异地看着林子。

林子正在咬，在嚼那一块血淋淋的肉。

他竟然把那块肉嚼出声，咯吱咯吱响。

有两人哇地吐了，他们刚才吃得太饱，他们不敢看了，不敢看又想看，因为他们从

来没有见过象林子这样的人，嚼咬着人肉，生人肉，嘴角滴血。

马上所有的人都呕吐了，连那两个江湖人。他们握剑的手松开了，他们知道自己很孱弱，现在连自己都杀不死。

只有苟先生和徐大嘴没吐。

× × ×

但林子把嚼咬的人肉吐出来，吐在手心里，细看一看，象看看是不是狗肉，是不是人肉，然后又扔回嘴里嚼，嚼得很香，很响，终于喉咙间一响。

他竟把苟先生的那一块肩头肉咽下去了。

他这一吐一吃，把苟先生也弄得吐了。

苟先生吐得很苦，吐得很干净。

最后，他蹲在地上吐。

他吐得站不起来了。

林子慢慢向他走来。

他没劲，但决不是等死，他在等机会。

他根本没机会，他还有机会么？

× × ×

在林子走向苟先生时，徐大嘴动了。

他身子疾直如箭，一直射向林子。

苟先生也在这时跳了起来，双爪直伸向林子。

但他的身子在半空中僵住了。

他的脸色很惊讶，他慢慢回头去看徐大嘴。

徐大嘴的一柄刀刺进了他的胸腔里。

苟先生没想到这个怕死鬼会向他出手，他喃喃道：“想不到，你不是只狗，你是只……”

苟先生倒下了，是被那怕死的徐大嘴杀的。

× × ×

林子走了，是徐大嘴让他走的。

徐大嘴脸上满是热情的笑：“你为什么不走？你有那么多的事儿要办。你去吧，他们来，不会找我麻烦，再说还有这么多的证人，我可以去城里领赏呢。”徐大嘴笑得很温暖。

林子走了，他杀死了一只狗，但不是羊。

这是一只十一月狗，而不是三月羊。

他要苦苦寻找的是三月羊。

第二章 赌王之局

林子还是去找赌王。

他决定，如果赌王不讲实话，他就把赌王带走，直到他讲出实话为止。

他还是去那个小镇，去找那个“跳三跳”赌坊。

他认定赌王肯定会在那赌坊里。

× × ×

他进了赌坊。

人都瞧他，他面上有恶气，有杀气。

一个赌坊伙计小心翼翼地问道：“老兄想碰碰运气么？”

他摇摇头：“我找赌王。”

“哪一个赌王？”

“北九省，赌遍天下无敌手的赌王。”

那伙计眼睛亮了，仔细盯着他：“想同赌王赌么？你还想不想活了？”

林子一吼：“赌王在哪儿？”

伙计答道：“后边，后边，你自己去吧。”

后院有三进，直至最后一进，才见到炕上斜倚着个人。

这人当然就是赌王。

奇的是赌王正在看书。

林子盯着他的背影，一字一句地说：“我又来找你了，这一次你不讲清楚，我就杀了你。”

那人一愣，慢慢把手中的书放下：“你为什么要杀我？”

“因为你没讲实话，我现在要你讲出全部实话。”

那人道：“好，我就告诉你全部实话。”

那人翻身，慢慢坐起来。

这人不是赌王。

他只是个中年书生，一个儒雅至极的中年书生。

× × ×

林子愣了。

中年人觉得好笑。

“我已经说了我要告诉你全部实话。”

林子疾问道：“你是谁？”

“赌痴卢春。”

“你为什么来这里？”

“嗅到赌气，就来了。”

“找赌王？”

“对。”

“他到哪里了？”

“不知道。”

“为什么不去找？”

“你找到了蛇窝，是不是还去找蛇？”

“你怎知道这就是蛇窝？”

“因为我也是蛇。”

林子打量卢春。这人不象是赌痴卢春，当时他为了套问赌王十二天下的事，就说他万一败了，一定替赌王寻找赌痴，可他确实不认得赌痴。

这个人象赌痴。

凡嗜赌之人，都有“三相”。

一是本相，行动极懒，极慢，只有上了赌场，人才肯快一快，至连上了赌场，也不肯一快，仍是那么慢吞吞的。这赌人平时见事量情都极慢，看上去木木呆呆，没丁点儿灵气。

二是坐相，凡嗜赌之人，坐都没正经模样，都是歪、倒、倚、倾斜，没丁点儿正正经经坐人坐相。

三是面相。赌人之面，多是饥癯之相，脸色苍白腊黄，没一个红光油亮的，因为一坐上赌桌，便是日以继夜，焚膏继晷的，谁能不熬耗心血？

可这人竟满面儒雅之气，满目神凝之光，满身精壮气神，没一点儿赌痴之相。

他哪里是赌痴卢春，他只应是一个儒雅至极的读书人。

× × ×

“你不是赌痴，你或许也赌，但不是赌痴。”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赌痴？”

“你连个赌徒的样儿都没有，怎么会是名闻天下的赌痴？”

赌痴卢春同人赌戏，火着于房上，众人皆惊慌奔走，唯有赌痴卢春不动，生生扯拽住对手衣袖，逼对手再赌。对手见火势熊熊，已成燃眉之急，如不马上逃去，就有被烈火烧死在屋内，就急忙哀告：“行了，行了，算你赢了，好不好？”赌痴正色道：“这是什么话？算我赢了，到底是我赢了，还是我没赢。这也得说个明白啊。赢就是赢，没赢就是没赢，算我赢了，太难听……”他这里摇头晃脑正讲着道理，房梁上噼啪作响直掉火。他扯住那人不放，硬要那人掷骰子。那人焦急万分，吼道：“再掷下去人就死了！”卢春一叹道：“我还不曾死，你怎么就会死？”到底那人奈他不过，匆匆掷一把骰子。外面众人匆匆跑出，见梁火已纷纷坠地，卢春与那赌戏者还未跑出，以为这一次必是烧死了两人，不料从熊熊火光中飞出两个人来，浑身衣服已皆着火，胡须头发也烧得焦糊，卢春手扯着那个吓得半死的男人，一边向外冲一边叫道：“我赢了，我赢了！”

由此，赌痴卢春天下知名。

× × ×

林子刚欲转身而去，忽听到一个苍老的声音道：“你错了，只有他才是赌痴，他才配叫做赌痴。”

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赌痴卢春脸上竟然出了一丝淡漠神色。

“你是赌王？”

“见你之前，人家叫我赌王，我自称赌王。见你之后，人家叫我赌王，我也自称赌王。”

眼前就出现了一个小老头儿，颌下只有九根胡须的小老头儿。

赌王与赌痴互相望着，在掂量对方。

赌痴道：“听说赌王大名，匆匆赶来一晤。不想一见之下，好生失望，你根本不象

赌王，至多只是一个象模象样的赌徒。”

赌王一笑，道：“赌王有什么模样？”

赌痴道：“赌虽是小技，但王者之气不可缺。王者之气，霸。让人望而生畏，畏而生恐惧，恐惧则臣服。你这人生得琐相，没有威仪，象市井小人。头小无威，眼小无神，须少无力，手筋瘦而露贪婪之相，眼匆匆却有图谋之心。见猎心喜只是赌徒伎俩，不是王者襟怀。决不会泰山崩于眼前而不改色，黄河泛于顶而不变容。这哪里是个赌王，只是个寻常赌徒而已！”

赌痴卢春一通话说罢，扬声一叹，要起身而去。

赌王忽然哈哈大笑：“你错了，你错了，你错得可笑。我原以为卢春在世，我绝不可以自称赌王。这次一见，才知道我也错了。”

“错在哪里？”

“以你之手段，必然是差我千里，我又何必自谦？”

赌痴卢春一笑道：“井底之蛙，也能谈天。你自以为是赌王，干我何事？”

赌王道：“你为什么不住？如果我是你，就听说了这一番话再走，那样就此生不悔了。”

赌痴卢春一笑，坐下。

× × ×

赌王道：“你不着凡相，象儒雅之士，眼无贪光，手无抓相，神凝气定，已入赌之上品了。但你这是着相之处了。你这样子一入赌场，便是与众不同，显然如鹤立鸡群，显得高洁不凡。可这并非赌之本意，赌在心，赌在神，心与神俱散，溃散不成军。心与神俱懒，则无胜理。用你这一副皮囊上阵，败者皆用心收神，与你争斗。你可以胜，但胜之必苦。因赌徒用全部心神与你争较。你怎么能不苦？可我这样子则不同了，眼中无光，只是贪婪，贪婪是虚，只是表相。颜下九须，显是客人，客人是假，却可吞吐兵甲

百万。手是瘦筋，露出一副猴急抓相，却无人知这一抓本无动于心，你说这是不是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之道理？”

赌痴卢春突然神色一肃，向赌王恭恭敬敬一揖道：“多谢教诲，看来赌痴亦可精进一层了。”

赌王一笑道：“何必着急？为什么不来赌一赌，以定输赢？”

赌痴卢春精神一振，道：“好，就赌上一赌！”

× × ×

这是天下两大高手在赌。

不知赌什么，用什么做赌具。

赌王道：“总得有个彩头，以志今日之兴。你想，赌赢赌输后该有些什么彩头？”

赌痴肃然道：“请赌王一定，在下听令便是。”

赌王道：“如果谁输了，便随这位林子前去杀人如何？输者如定，便为他做上三件事，他与你我无涉，又与你我俱为局外人，这样岂不是很公平？”

赌痴卢春看几眼林子，突然一笑道：“好！”

林子心一怔，赌王与赌痴这一赌，可能要成全他的大事。他盼赌痴能胜过赌王。

× × ×

用什么赌？

赌王无语，赌痴亦无语。

赌王道：“有具不如无具。”

赌痴点头。

上等之博，焉能呼五喝六，又推又掷，显出十分粗俗世相；牌九太繁，骰子太轻，猜枚太俗，赌物太闹，赌钱太浊。

就赌测物。

赌王嘎嘎一叫，来了一只鸭子。

这是一只很有礼数的鸭子，这先扁侧着头看看林子，又点点头，这表明它与林子是旧相识。它又看看赌痴卢春，摇摇头，嘎嘎嘎叫了三声，表明它与卢春素不相识。

赌王一喝道：“好了，别弄那些假礼数了！”

鸭子冲他嘎嘎一叫，很是不满。

赌王又撮唇一呼，就从屋子里跳出来一只猴子。

猴子也象鸭子，先打量这两个来客。

赌王道：“别四外看了，好好等着。”

猴子皱皱鼻子，也很不满。

赌王道：“我有这一鸭一猴，已知世上一切赌数。因赌物易至，而赌手易于禽，赌可能就公平些。不知卢先生要鸭子捉刀还是要猴子？”

卢春沉吟，这一抉择自然至关重要。

× × ×

林子在一边向卢春传语道：“要鸭子，要鸭子！”

赌王笑道：“这个林子一定要你选这只鸭子，因为他上一次用鸭子胜了我的猴子。”

卢春望着林子，不明白林子为什么要帮他。

赌王一笑道：“他当然帮你，因为他知道，如果我输了，一定会帮他找到他的一个仇人。”

赌痴卢春突然一笑道：“你怎么知道我输了，就找不到那人？”

他笑着指定他选鸭子。

赌王自然得选猴子。

× × ×

一试定输赢。

赌王手里有一粒骰子，他把这一粒骰子掷向林子。林子一把接住，将骰子展平，飞快地给赌痴看，这是个三点。

卢春手里有一粒骰子，他把这一粒骰子掷向林子。林子一把抓住，将骰子展平，飞快给赌王看，这是个五点。

该鸭子和猴子猜赌了。

鸭子先来。

它盯住卢春，卢春低头凝眉，不动不语。

鸭子又盯住林子，林子也不动。

鸭子又看赌王，赌王和卢春、林子都是一个姿势。

鸭子小心地数数儿：“嘎——，嘎——”看看卢春，林子和赌王，就又叫了两声：“嘎——，嘎——”

鸭子叫了四点。

× × ×

猴子看看卢春，它又回头看赌王。

赌王仍是不动，低头闭眼，凝神屏息。

猴子盯着林子。

林子的手指突然乱动了动。

猴子的脸急了，呜呜叫着，指划着林子，象对他不满。

因在赌，所以赌王与卢春都不作声。

猴子突然冲卢春伸出爪子。

五点！

× × ×

赌痴卢春输了。

他一笑而揖：“遣万物而入赌道，人可超然物外。我输了，多谢赌王让我开眼。”

林子突然脸红了，他吼道：“这一回不算，这一回不算，我作了弊了！”

赌痴卢春道：“你怎么作了弊？”

赌王笃笃而笑：“他用手指比划，告诉那猴子指出是四，偏偏猴子没听他的。上一次他就靠这法儿赢了我。”

赌痴卢春道：“人算不如天算，好，我告辞了。”

林子突然拦住赌王。

赌王一叹道：“你别再跟我学羊叫，咩咩咩叫，难听死了，我什么也不会告诉你。”

林子道：“我只想知道猴子为什么不听我的了。”

赌王很得意，哈哈大笑道：“自从上一次你告诉它以后，我每天都给它坏栗子吃，给它有虫子的坏栗子吃，你说它会不会恨你？”

第三章 死而复生

林子与屠痴卢春走在街头。

两个人不讲话。

林子站住了，卢春也站住了。

林子问道：“你为什么不走？跟着我干什么？”

卢春一笑道：“我输了，我答应替你干三件事。”

林子道：“我只想问赌王，向他找一个人。我从来不要别人替我做事，我只是替别人做事。”

卢春道：“替什么人做事？”

林子道：“帮我的人。”

卢春沉默。他明白这话的份量，一个人如果帮过你，你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忘记，这一辈子都可能得帮他办事。

卢春慢慢说道：“可我是赌痴。”

既称为痴，就是痴于赌，就是病于赌。痴于赌病于赌的人哪能言出而不践？

林子笑了，他明白卢春的心意。

他必须要卢春做三件事，卢春才会满意。

林子道：“我问你三句话。”

卢春道：“请问。”

林子道：“你喜欢不喜欢喝酒？”

“喜欢。”

林子道：“你一次能喝多少酒？”

“两坛。”

“现在想不想喝酒？”

“想。”

× × ×

两人上了酒楼。

这是北方的酒楼，是那种用圆木扎缚埋砌起来的酒楼，这种酒楼很壮观，也很结实。

桌子也是用圆木一劈两半，平面朝上，又用锛子一下一下锛出平面来的。

这桌用久了，桌面挺光滑，但仍有那锛痕的鱼鳞纹儿，不平。

卢春与林子饮酒。

两个人都喝得很快。

不一会儿便醉了。

卢春道：“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事，你现在就可以说了。”

林子道：“你已经做过了。”

卢春惊愕，抬头看林子。

林子道：“我问了你三句话，你答了我三句，就算是为我办完了三件事。”

卢春沉吟，手中转着杯子，他没想到林子会放弃这一个好机会，会问他那么三句话就算劳烦过他了，而这三句话的目的也不过是要卢春来这酒楼上饮酒。

赌痴卢春道：“据我所知，你遇上了大麻烦，十二天下可不是好惹的……”

林子听他一谈这个，索性装醉，人伏在桌上，酣酣而睡。

这是林子对付母狼的方法，母狼要他搔痒，他太累了，就鼾声大起，装睡。

这方法对付卢春也很有效。

当林子再抬头时，卢春已经走了。

× × ×

但他对面坐了一个女人。

一个很文静的女人。

这女人凝视着他。

林子看着她，自斟自饮。

她喝下了半坛，就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林子终于忍不住说话了：“你再这样喝下去，马上就会躺在地上，”

这女人娴雅地一笑：“我喝酒为的是要等你讲话，你讲话了，我为什么还要喝下去？”

林子只好继续讲话：“你是谁？”

女人浅浅地苦笑：“我是母猪。”

× × ×

世上没人会称自己是母猪。

谁自称为母猪一定会引起别人发笑。

但林子没有笑。

有十二天下，就有鼠猪狗鸡牛羊，有公猪就会有母猪，他不觉得有什么可笑之处，他见到过自称是狗的人，如今这女人自称是母猪，那又有什么稀罕？

女人眉尖带蹙：“我是母猪，因为我是朱先生的女人。”

是他的女人，可能是他的老婆，他的情人，他偷来盗来的女人。

林子只是盯着她。

女人的脸红了：“你别用这眼光盯着我，你那眼光象野兽……”

女人的话很文雅，但也很媚。

林子把眼光移向他处。

× × ×

女人讲，她是朱先生的女人，她起先是青楼女人。林子是不会讨厌青楼女人的吧？她们也是身不由己。朱先生把她从青楼里面赎出来，就把她领到漂亮的“猪圈”里去了。她受不了朱先生的凌辱，他不是人，每天折磨她，真的拿她当成一只母猪。

林子突然问：“他怎么折磨你？”

女人很羞涩，又气愤又忸怩，脸上的泪象晶莹的珠子，她慢慢扯起衣袖，让林子看。

林子看见了，她的胳膊上有一处处伤痕。

女人的脸上有一丝惊恐，抽搐道：“这都是他啃的，他一快活，就要啃我……”

这是个不幸的女人。

嫁猪随猪，只好受那只猪的欺凌。

林子仍不为所动。

“你找我做什么？”

女人的脸亮了：“我听他说，你杀了那只狗，杀了那只疯狗。他也怕你，他现在正躲在那‘猪圈’里，怕你，我从他那讲话那眼光里看出他怕你。十二天下还从来没有怕

过什么人，可他怕你。所以我来找你，要你去杀他，杀了他，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服侍你一辈子也行。”

这女人很兴奋，只因为她不能，她没有力气去杀死这只猪，不然她决不会来麻烦林子。

× × ×

“猪圈”是一座很漂亮的院落。

这院子很大。

有一个把门的老头儿，见有人敲门，从门孔看了看，确知是这女人在敲，就开了门。

女人领他向院内走。

院子里栽满了花草，这是个很奇异的世界。

那些花草都经过细心的手修剪过。

林子问：“你爱种花？”

女人幽幽地道：“如果你和一头猪在一起，你会更爱这些花草。”

房子很大，正房里是一间大厅，厅室是南式的，从正中拉开门，门上雕着花，很讲究的红木门。从正门看去，屋正间有两把椅子，椅子间是张八仙桌。桌上方有一幅中堂，中堂上画的是春秋战国时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里的朱亥。他正用一只大铁锤击杀一个带兵的魏军主帅，因为主帅见信陵君手里的调兵虎符却不交出兵权。这幅中堂两边也有对联：“杀一人夺三军一锤定音，做一朱定十二天下一统。”

林子看过了大厅，又回头问道：“人呢？”

女人低声一叹：“我真怕他伤了你，他是头猪，可你是条狼，猪不会伤害到狼，对不对？”

她斜瞟了林子一眼，这一眼中充满了柔情蜜意。

× × ×

突然有哐哐的笑声在林子身后响起。

笑声很得意：“你要相信她的话，死时连裤子都穿不上。你什么时候都别忘了，她只是一口猪，而且是一口下贱的母猪。”

林子慢慢回过头来，他看见了朱先生。

女人突然展颜一笑：“我把事儿办完了，是不是？你想把他引到这儿来，我给你引来了。你想找到这只猪，我也替你找到了，是不是？我要看看你们这猪狼咬，我喜欢看人们撕咬。”

她脸上没了一点儿愁模样。

朱先生看着林子：“你以为她是一个好女人？她是最下贱的下贱货，她喜欢让我啃她。你明白不？我去青楼狎浪，在一百个女人中找到她这么一个尤物，她喜欢被我咬得皮肤流血。你说她是不是一头猪，一头下贱的母猪？你说母猪会帮你？别作梦了，她迷男人时，一定先说自己的男人多么不好。总是这一套，没什么新鲜货。”

林子叹一口气，问道：“告诉我，十二天下那只羊在哪儿？我要那只羊……”

朱先生脸色不变：“你找不到她，除非她来找你。可好一找到你，你就没命了。她只要叫三声，人就没了魂。你如果遇见她，还不如遇见我，遇上我你只能皮肉被啃，遇上她你连五脏六腑都被毒烂。”

林子瞪瞪地看朱先生，仍然一字一句地问道：“我只是问你，你们那只三月羊在哪里？”

× × ×

女人的脸上突然浮上了恶意的笑。

她笑得很阴毒。

“你想找三月羊么？她可是咱们这头猪的好朋友，他总念叨着他的羊呢？连我都不顾，我可能告诉你，三月羊是一个……”

女人的笑僵住了。

一枚毒针刺在了她的咽喉上。她仍想说，她恨恨地望着朱先生，想说出三月羊的秘密来，但没有人能听到她的话了，想说的话都咽在咽喉之下，咽喉咯咯地响着，毒针是绿色的，很毒的。

女人望着林子，满脸都是哀恳神色。

她想说什么？想告诉他三月羊是谁？还想告诉他什么？告诉他她讨厌朱先生这话是真话？还是想要林子为她办什么事？

可她已经什么也讲不出来了。

林子冲上去，抱住了她。

她的脸色变黑了，她向林子笑，她的眉尖上又有了那么一丝愁郁。

这女人死了。

× × ×

朱先生道：“看不出，你还满有情意，如果知道是这样，我也可以把这下贱的母猪让给你，让你去啃她。我啃她已经啃腻了。”

林子轻轻放下了女人。

他甚至不知道这个女人的姓名。

他只好记住，她是朱先生的女人，她是母猪。

即或是母猪，她也是一头好母猪。

林子道：“我要杀了你！”

朱先生一笑道：“猪比狗难杀。”

× × ×

林子一吼，人已冲向朱先生。

两个人杀在一起。

林子绕身而走，朱先生出招之前，总是哐哐震地吼。这吼声扰林子的心神，让他分心，不能同朱先生一搏。

朱先生用掌，林子使摧心掌。

朱先生身子笨重，便不多回身，只是踏步旋转，和林子周旋，他把掌式推圆，平平地向旋飞的林子出掌。

林子知道，这头猪比那只狗难杀。

两个人斗了二十多回合。

朱先生的肩上多了些血。

林子的眼睛更亮了。

他嘶吼起来。

这是狼嗥。

他漫天出掌，掌势飘忽，嘶嘶风生，随林子掌势飘落。

朱先生一惊道：“疯狼爪？”

林子一叹道：“对，疯狼爪！”

× × ×

朱先生眼中有惊恐之色。

他应该招呼来他那些兄弟，不该太托大了，他不知道苟先生是死在这疯狼爪下的。如果知道，他绝不会一个人来对付林子。

朱先生突然哐哐高吼。

这是林子熟悉的声音，猪只有在一种情形下发出这种惨嗥，那就是摁上案台，面对屠刀时。

叭——叭——，所有的窗子都关上了，外面又闷闷地挂上了东西。

门也咣地关好了。

朱先生面色惨白，他冷冷笑道：“我忘了告诉你，这间大厅是一个铁笼子，我只要高声叫一声，外面的人便可以把门窗关好，挂上铁板。然后从地底下生火，从上面往下流水，用不了多久，你就可以知道和一头猪在一起是什么滋味儿了。”

果然，从屋角边哗哗向下流水。

水流得很快。

不一会儿地上便都是水。

林子一吼，扑向朱先生。

他一定要先宰了这一头猪。

可朱先生不同他争斗，只是在那些桌椅之间回避，闪躲。

林子施起了疯狼爪。

一爪一爪，一抓一抓，把八仙桌子抓碎，把椅子抓碎，桌椅的碎片都浮在水中。

林子和朱先生踏着木片在水上飞。

他无法捉住朱先生。

猪的轻功竟也不弱。

× × ×

两个人总不能纵提身子站在水上。那样子可以支撑得一两个时辰，但支撑不住更多的时间。

两个人都落在水里。

水已经漫到了腹部。

× × ×

林子嘶喘着，朱先生也在喘。

林子道：“你告诉我，谁是三月羊？”

朱先生道：“不知道，你以为我会告诉你？你马上就和十二天下的蠢猪一起死了，

你再也见不到她的面了。”

林子怒火中烧。

他不能和这只蠢猪死在一起。还有许多的事没有做，他要去找那只咩咩叫的三月羊，宰了他，为啸林山庄的主人林重老爷报仇。然后他要去回眸楼找那女人，伞儿也在那里等他。他怎么能同这头蠢猪一起死？

朱先生看出了他的怯懦。

“如果你还想活命，就让我点了你的穴道，把你带出去，我可以让你见三月羊。这样不比你到处乱跑好么？”

是的，他要找三月羊，也要杀死三月羊，为林重报仇。

可三月羊是谁？他在哪里？他一点儿也不知道，怎么会找到他？

如果朱先生带他去，是再好不过了。

但他能相信这只猪么？他连自己的女人都杀，更何况对他林子。

“我不相信你。”

“可你必须相信，不然你只好和我一起死掉。”

水好象越流越急。

他和朱先生已经快要淹没了。

朱先生在狞笑：“如果我能活着出去，一定把这个大厅再改一改，让它的天棚再低一些，让水流得更快些。”

林子只能瞪眼看着这头猪。

× × ×

水流没到脖颈，突然不再流了。

朱先生道：“你看，这也很合理，让你在水里还可以站一站。你一定会觉得很舒服。”

但马上就觉出了热，大厅的地是热的，烧得水也滚热了。

大厅里便满是热气。热气散不出去，全都压在水上面。

两个人已对面不见人影。

林子热水中游动，他一定会在被煮死之前杀死这头猪。

可朱先生明白他的心意，一听到哗哗水响，马上向另一边游去。两个人只是在水中一跳一跳，他们的脚已经不能在水里站稳了。

林子悲愤已极，他惨然嗥叫，发出一阵狼嗥。

他只好死在这里了，他只好不去找那只三月羊了。去见啸林山庄的主人林重时怎么说？说他连见也没见到过三月羊？

他恨死了这头蠢猪。

他也恨他自己。

如果他一见到这头猪就狠下辣手，他未必会死在这里。

水已经要烧开了，林子觉得热得窒息。

他突然心里一阵悲凉，啸林山庄的老爷子林重死时，那滋味那死法大概和他差不多。

十二天下，他恨不能杀绝了这十二天下！

× × ×

林子要昏厥过去了。

只有他的嘶嘶喘声，甚至听不见那头猪的哧哧喘息。那头猪哪里去了？他出去了么？难道这大厅中还有机关？难道那头猪了？他忽然低声惨叫，这惨叫声是母狼生病时的叫声，这叫声很吓人。

他马上就要昏厥了，他会被煮熟，在这一间大厅里漂着。

他与林重的死法一样，不同的是煮死人的用具，他死在一间大厅里，比林重的木桶大了许多。

水不再热了，水也在流，而且流得很快。

蒸汽也从头上被吸走了。

大厅又成了一个大厅。

门大开着。

那只猪没走，他吊在一面壁墙上，那儿有一个机关，有一个把手和一个踏脚的地方。

他瞠目结舌。

他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他早就算计好了的，只要水煮得热些，他就下令打开门厅，把这只死狼崽子拖出去。

他只要在那把手和踏脚处再多呆一会儿就行了。

可有人破坏了他的机关。

× × ×

林子走了出去。

他样子很狼狈。

太阳光很明亮。

面前站着一个人，一个儒雅的男人。这人是赌痴卢春。

他身边躺着三个人，这三个人被点了穴道。

痴卢春一叹：“这些混蛋，我要和他们赌我可以马上把这大厅里的水放光，可以赌大厅里没有一个死人，谁知他们竟然不赌。”林子看着他，笑了一笑。

林子从来不笑，这一笑让赌痴愣了：“想不到，你这个人还会笑。”

林子道：“谢谢你。”

林子回头看着朱先生：“这一次我只是问你一句，那只羊在哪儿？”

朱先生面色苍白：“你不会知道她一准会宰了你，象宰了你们的林重老爷一样。”

× × ×

林子一声狂嗥，身子疾飞如箭，绕朱先生而走。

朱先生不动，既然不是对手，又何必动？何况身边还多一个赌痴卢春？朱先生眼睛不瞎，知道这人不比林子好对付。

他身上的衣服没了，变成了条条缕缕落在地上。

朱先生很胖。

“你不说，我就宰了你！”

“宰了我，你也不会知道三月羊在哪儿，你这是白费力气.....”

林子扑上去，点住朱先生的穴道。

卢春望着他一笑，转身走去。

他一去不再回头。

林子道：“我也会啃皮肉，也会象你那样啃下一大块皮肉来，你知道不知道？”

朱先生禁不住一哆嗦，他只啃过别人的皮肉，别人啃他，不知他能不能够受得住？

他冷冷地看着林子。

林子很认真，嘴凑上去。

他也会象猪那样啃人的皮肉，他一边啃一边问：“是不是滋味很好受？”

林子真的在啃，而且啃得很熟练，转眼间就把朱先生的后背啃破了很大一块，血流不止。

突然，朱先生惨叫一声。

他的胸前露出一截剑尖来。

一柄剑自他后背刺了进去。

朱先生慢慢倒下了。

林子站了起来，他眼里那野兽般凶恶的光在一点点消退，他瞪眼看着持剑的人。

这是朱先生的女人，是那个自己称自己是母猪的人。

她的咽喉边没了那一枚毒针，她幽幽地说道：“他宁肯死，也不喜欢你象他一样啃他的皮肉。”

林子看着她，想起了赌痴卢春的一句话：他可以赌大厅里没一个死人。他知道了这女人没死，还是断定她不会死。

这看上去没区别，实际上区别很大。

这女人愁眉紧蹙：“你惊讶我为什么没死，是不是？”

林子点点头。

她幽幽一叹：“他的暗器毒性我很明白，又有了这一次热水浴，我再服过解药，怎么会死？”

她拣回了一条命。

她双手去抚林子的面颊：“谢谢你，从今天起，我再也不是一只母猪了。这让我好快活。”

第四章 女人的心

这女人跟着林子。

她说她叫小慧。

她的样子不象很有智慧，所以她说她只有一点智慧，叫小慧。她笑的时候，脸色更白，淡淡的有几分愁郁，就显出别有风韵的女人味儿。

她盯住林子，说道：“我要不死，就一辈子跟着你。”

林子看着她，一句话也没讲，突然转身，大步走去。

小慧就跟着他，他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

林子问道：“你知道三月羊在哪儿？”

小慧点点头。

“你知道谁是三月羊？”

林子道：“那好极了，你带我去找他。”

小慧轻轻一叹道：“一点儿都不好。因为我变了主意了。我决不带你去找她。”

林子惊讶地问道：“为什么？”

小慧道：“因为我是女人，又因为我偏偏正好又有那么一点儿智慧。”

林子不知道她为什么变了主意。在大厅里她那么着急要讲出那个三月羊是谁来，她急急地讲，口气中满是愤懑，好象与三月羊有较深的仇隙。但朱先生一枚毒针射中了她。这一枚毒针偏了一点儿，又太细，所以射不死她，但也可以毒死她，如果不是赌痴卢春及时赶来的话。林子死了，她也没法儿活下去。看来，为了不让她讲出三月羊的秘密，朱先生甚至不惜杀死她。朱先生对她没一点儿情谊，她为什么还要为这个三月羊保密？她为什么又改了主意？是因为惧怕那只三月羊？三月羊一定很阴毒，不然苟先生，朱先生决不会对他这般敬畏。

林子沉吟，问道：“你知道十二天下么？”

小慧点点头：“我知道。”

“告诉我，他们都是谁？”

小慧沉吟道：“我只知道他们的排序，你要不要听这个？”

林子点点头，就是这个排序他也不知道，他突然才明白他对十二天下所知甚少。

小慧道：

“十二天下，旁若无人；

第一月属牛，无忧无虑；

第二月属鼠，浪行无址；

第三月属羊，不慌不忙；

第四月属虎，独栖独宿；

第五月属龙，花蝶蜂情；

第六月属鸡，水里泥里；

第七月属猴，风月美酒；

第八月属蛇，穴居渊数；

第九月属兔，生杀无数；

第十月属马，专事杀伐；

第十一月属狗，附庸奔走；

第十二月属猪，人间屠夫。”

林子看着小慧，她知道得不少。

小慧象看透了他的心思。

“我跟那头猪在一起，有时无聊，就问一些闲话。但他不讲，喝醉时才讲。我才知道了一点儿十二天下的事儿。”

林子不再问话，如果一个女人是用身子讨来的那一点点儿秘密，你怎好随口就问？

小慧看着他：“你为什么不问了呢？”

林子摇摇头。

小慧偎在他的脸边，向林子的脖颈吹气，吹得林子的心很乱。母狼也怕吹她的脖颈，所以林子也怕。

但他忍耐着，他跟母狼学会了一样本领：如果你想让别人住手，那最好是让她知道你根本就对这一举动毫不在乎。

小慧道：“今晚上，我可以把十二天下的情形告诉你。但必须是晚上。”

她媚眼如丝，情意绵绵地转她自己的好念头。

× × ×

他们是向小镇走。这个小镇就是林子曾去过的“跳三跳”赌坊，和伞儿去找赌王的那一个小镇。

林子想去看一看林重的儿子，想去看一看林中小屋里的那个老人。

他当然也想看看赌王，想问一问赌王最近又让猴子和鸭子练什么新鲜玩艺儿了。

一想起这些，他就想起了伞儿，伞儿在回眸楼里，是不是也在想他林子？

他笑着摇了摇头，伞儿决不会想他，他算是个什么东西，伞儿怎么会想着他？

伞儿可能会想着他的主人，死去的林重，但决不会想着他这个沉默无语，只知道树林子和野狼，了无情趣的林子。

他们进了一家小客店。

客店的主人是个老者，他看看二人笑，问道：“要一间房，要两间房？”

女人在这时常常比男人更有主意，小慧向那老人一笑：“老伯伯，给我们一间房，要干净一点儿的，好不好？”

老人也笑，看这女孩子很俊俏，又好讲话，就很快活，答道：“好，好，有干净的地方，二位请跟我来。”

果然很干净，当然也很清静。

小店在关东大路上，来往人多不止驻，只有他们这样的零星客人才进来住宿，明日再匆匆赶路。

老人放好蜡烛，就退去了。

只剩下了小慧与林子。

她躺在床上。

林子就坐在地上。

小慧说道：“你别坐在地上，男人……一坐在地上，不好……”林子看着他：“有什么不好？”

小慧低着头：“不好就是不好。”

她心里涌上来一阵子慌乱，又涌来一阵子羞涩。她又惊又喜，她做过男人的女人，但从来没体验过这又慌乱又羞涩的心境。

知道有了这心境，她才是一个很正常的女人。

她把蜡烛吹熄，很快地躺在床上。

女人一般都很快。

她平静地看着黑暗之中的天棚，耳中心里都在体味着林子的呼吸。

呼吸很平静，不象是一只狼，不象是一个狼孩。

小慧问：“你今晚.....就躺在地上么？”

林子道：“我在树林里，从小，就躺在地上，有时候躺在倒树上。那儿比这地更潮湿。”

小慧一叹，她很可怜这个男人。这只是一个长大了的孩子，他可能还不是男人，可能他永远不会成为男人，只能是一个越长越大越长越凶残的狼孩儿。他竟然也能象十二天下那样做事，象猪一样啃人皮肤，象狗一样咬人。十二天下做事很决绝，他也能象十二天下那样做么？他难道就不能做一个温柔的男人？

慧知道，他还没遇上一个可心的女人，他还没有得到一个女人刻骨铭心的爱抚。

她知道他很孤独，很可怜。

她慢慢下了地，绸衣作响。

小慧蹲在林子身边。

她的身体很热，头发披散。她的目光很温柔。

林子是狼孩，狼孩有比人更敏锐的嗅觉和视觉。

他甚至能嗅出她做为女人呼唤男人的气息。她那呼唤是饥渴的，是真心诚意的。他甚至能看到她皮肤上掠过的一丝丝颤抖，能看到暗夜之中她那温柔的目光里讲的话。

小慧问他：“林子，林子，你遇没遇见过女人？”

他想，他遇见过女人。

回眸楼上有个凝黛阁，那里面有一个女人，一个娴雅、文静的女人，那个女人的名字叫可卿。

可卿待他很好，但可卿不是他的女人。

林子知道这个，就象他明白林子里的一切花草树木都是树林的，而不是他的一样。

可现在凝黛阁里还有一个女人，就是伞儿。他想起了伞儿，就有了欲望。伞儿是想与他春风一度，但伞儿也不会是他的女人，她是一个很高贵的女人，象啸林山庄的主子林重那样的老爷才配有这样的女人。林子根本不会成为伞儿的主人。

小慧问他有没有女人，让他茫然。

他点点头，又摇摇头。

他想告诉小慧这一切，但这些很难讲，三言两语又怎么会讲得清楚？

小慧是女人，竟能从他这又点头再摇头中明白了他说的一切。

小慧笑了：“你是我的花草。你知道不知道，每逢那口猪折磨我时，我就骂。

我第二天好好去侍候那些花草。一怒之下，花草让我全毁了，我就想：快来，快来一个男人，我侍候他！我乐意侍候一个男人，而不是侍候一些不会讲话的花草……”

林子的目光看到了小慧眼角的泪。

她眼角的皮肤很红，是用泪水把目眦洗深了。

林子知道她很苦。

很苦的女人会疯狂地爱男人的，爱一个她喜欢上的男人。

他闭上了眼睛。

小慧抱起他。

他觉得小慧正抱着他，从潮湿的树林里走向喧嚷的人间。他睡得很熟。

有了女人的男人都会睡得这么熟，然后他就明白了，原先萦绕于心的事儿并不一定要每时每刻为它操心，而且也知道从此会对一些热衷过的事物冷淡上许多。

因为心里放上了一个女人。

林子看着小慧。

小慧的睡相很美。

她的身上，除了脸上，浑身都有被咬过的痕迹，那些伤痕平复如初，但皮肤有些不一样，就述说了她的苦难。

她的睫毛很长，她在睡梦中用食指指着她的睫毛。

如果心上的男人盯着女人，女人在梦里也会知道。

所以小慧醒了。

她很惊慌，惊慌她应该在林子未醒之前就先醒过来，不让他见到她羞耻的过去。

可他见到了。

小慧就哭了。

他抚摸她，抚摸着她的脖颈。她的脖颈很长，很好看。他的动作生硬，很不习惯，他不习惯温柔。

“你.....你都看见了？”

林子点点头。

小慧心里很沮丧，他不该看见这些，他看见这些，会怎么想？他会认定她只是一个荡妇，一个甘为野兽欺凌而无动于衷的母猪？或者是她连一口猪都不如？

林子看着她。

小慧哭了：“我不好，我不好，我只是一头猪.....”

林子扼住她的脖子，让她说不下去。

她吃惊地看着林子。

林子对他说道：“你是一个女人，一个好女人。”

躺在床上，两个人不讲话。

总要起来，总要做该做的事。

心里都明白，但都不愿意爬起来。

小慧说道：“我告诉你我知道的十二天下的所有事儿。”

林子道：“你别讲了，我要自己去找。”

小慧惊愕，看着他。

林子眼里有一丝坚定。

小慧流泪了：“你厌恶我？”

林子摇摇头。

小慧仍不能释然。女人一旦有了爱，便有了惧怕，惧怕失去，惧怕失去比惧怕欺凌更甚。

林子对小慧正色道：“我只想告诉你，我是狼孩儿，我会找到十二天下的几个野兽的，我会一个个去找，直到找到那个三月羊为止。因为你是我的女人了。我想告诉你，我喜欢你了，不想让你以为我喜欢你只是为了让你讲十二天下。”

小慧又落泪。

这一回是欢喜的泪水，这是个男人，是个可以把一生托付给他的男人。

她幽幽地说道：“我一句话也不讲十二天下，我要跟着你，直到你杀死他们，或者你被他们杀死……”

第四卷 难觅旧梦

第一章 沉冤莫辩

秋风已来，徐徐吹拂枯树上的枝叶。

没人知秋风来，秋风悄然而至。

人皆以为这只是夏热。

凤凰城人仍在忙夏，人来人去匆匆。

林子和小慧进了凤凰城。他们很快活，因为林子除了知道仇恨，还知道有一个女人可去爱。因为女人的目光只是盯在他身上，久久不曾离开。这女人用温柔让他忘记狼群，忘记树林，忘记血腥与仇恨。

小慧也穿一身公子装束，二人很象风度翩翩的富家子弟，小慧文弱些，而林子则更刚毅些。

他们决定还是先去凤凰城的啸林银庄，一是想去看一看啸林银庄有无变化，二是去讨弄一些银两。

他们已身无分文，只得到啸林银庄去讨银子。

他们到了啸林银庄门口。

林子一愣。

啸林银庄不光大门敞开，而且人来人往的，生意竟象比老爷子林重在世时更好。人来人去的都是些很有脸面的人物，门前车马喧，匆匆尽贵客。

这是怎么回事？

林子有些惊诧，但心里也暗暗高兴，不管怎样，这一次不会空手而去，至少可以讨得一些盘缠。

林子向看门大汉一揖道：“请向银庄老板笠翁报上一讯儿，就说山庄林子来访。”

那大汉看了看他，就道：“等着，我去禀报老板。”

大汉去了许久。

连小慧都知道有些不妙。

但林子只是静静地站着，脸色淡然，等得很有耐心。

× × ×

大门边走出了十几个大汉，每人手上都执着钢刀。

这不象是迎接，没人用钢刀欢迎自家人。

大汉们都持刀而立，站在门边。

里面走出来了许笠翁，他身后还有一个瘦子。

瘦子林子也认得，他是啸林山庄的管事。

许笠翁脸色阴沉，在盯着林子和他身边的小慧。

那管事姓玉，玉管事看着林子，脸上的神色竟是悲愤不平。

玉管事张口便骂：“林子，你这个王八蛋！你怎么竟敢诈去山庄四百万两银子又把小公子摔死？你这个混蛋，老爷子当初就看错了你，你这个狼崽子！”

林子脸色苍白，他不知玉管事为什么要痛骂他。

× × ×

林子强忍住怒气。

“你说我把小公子摔死了？”

玉管事说：“这还有假？你当着山庄大家的面干的这事，你以为我们看不清？你以为过了这几日，我们就会忘了不成？”

林子道：“你说我还诈走了山庄的四百万两银子？”

玉管事大骂道：“你这个狼崽子，王八蛋！你自己做的事你自己最清楚！”

林子道：“好，既然我清楚。你就别骂了，你以为我隔着这十几把刀就杀不了你么？”

玉管事也是一时悲愤，就骂声不已，但这时一想，林子心性残忍，如果他要杀死自己，这十几把刀怎么拦得住他？

玉管事就不讲话了。

林子道：“好了，我的事我自己清楚。让我告诉你，公子没被摔死，他还活着……”

许笠翁阴沉沉地问道：“你这是何必，大家都认出那个摔烂了的孩子是公子，连痣也对。你又何必再当面说谎？”

许笠翁一叹，他实在不知道林子是个卑琐小人。

许笠翁道：“林子，我在啸林山庄呆了五十年。我看你是个好人，但这回你做得太绝情，竟然把老爷子的唯一骨血也给断送了。看来老爷子死也不会瞑目，他在阴世间也会悲叹连连，悔恨所托非人。”

林子道：“笠翁，我可以告诉你公子并未死去。”

许笠翁道：“除非你把摔死的公子医活给我看，否则我这一次定不饶你。”

林子默然无语。

他决不能告诉许笠翁他把林老爷的孩子托付给谁了，他不能冒这个风险。

自从林重一死，他怀疑山庄里的一切人，他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十二天下的三月羊。

这个三月羊如今要图谋啸林山庄，只有他一个障碍，如果除去了林子，就可以放心图谋啸林山庄的财富。他也讲不准那个被摔死在啸林山庄门前的孩子是不是啸林山庄未来主子林乐儿，他一定要到啸林山庄树林的那间小屋去，才可以知道他该怎么办。

许笠翁看出他有去意，一叹道：“林子，你走不了啦，只好跟玉管事回山庄，到那时你再向山庄的总管们分辩吧。”

十几个大汉持刀围住了林子。

× × ×

许笠翁盯着小慧：“你是谁？”

小慧答道：“我姓朱，叫朱慧。”

许笠翁道：“你如果没什么事，还是快走的好？不然只会陪他死。”

小慧道：“有这么可怕？”

许笠翁道：“当然可怕。”

小慧冷冷一笑道：“我不走。”

众大汉围了上来。

林子冷笑道。

这时从啸林银庄走出来了两个人。

一看见这两个人，林子的脸色变了。

这两个人很有名，一个是北方丐帮的总筐头儿牟熊，一个是云飞山庄的老爷子云涛。

牟熊承继北方丐帮三十八万众总筐头儿鱼漂儿的衣钵，据说他也受过鱼漂儿的传授，懂“百兽舞”，也擅“寂寞剑”。

百兽舞与寂寞剑是百年来北方武林的九大绝技之二。

云涛是云飞山庄的老爷子，是与当年天下闻名的丐帮总筐头儿鱼漂儿相若的老一辈武林人士，他的“飞云七式”天下闻名。

林子知道，这两个人很难惹。

× × ×

林子一叹道：“小慧，你该走了。你该走了，知道不知道？”小慧道：“我为什么要走？”

林子道：“你不知道我这有多麻烦。这位老爷子云涛，是云飞山庄的庄主。你该知道云飞山庄，那是北方武林人难以去惹犯之处。云老爷子的那‘飞云七式’天下闻名。你

想，他要和我动手，我怎么能打得过他？还有这一位牟熊牟大侠，据说他四十多岁，可功夫已隐然是北方武林第一，他擅长‘百兽舞’与‘寂寞剑’两大绝技。这够吓人的了，你是不是马上走开？”

小慧道：“你想拼死？”

林子笑道：“那你可太抬举我了，我要与他们动手，哪还能死成？我只好乖乖认输，让他们把我押回山庄去。你与我没什么深交，为什么不走开？”

小慧颤声道：“我与你没什么深交？”

林子道：“当然。如果你想交我这个朋友，就回到你原来的那个地方，在我碰见你的那个地方去等，等着再碰见一个男人。好不好？”

小慧气得哆嗦，她恨不能马上宰了这个林子。她自认为她找到了一个可心的男人，可他又让她走开。死有何惧，她为什么不能跟他在一起？

她刚想发作，突然看见了林子眼中那温柔的目光。

狼孩也懂温柔？

× × ×

小慧一笑，她读懂了这目光。

她明白了他的心意。

她看了林子一眼，笑了一笑，向周围人一揖，转身走了。

林子甚至都不回头看她一眼。

× × ×

许笠翁一笑道：“你找来的女人也不是个什么好女人。”

显然他早看出了小慧是一个女人。因为她是个女人，又绝然离去，才让许笠翁对她不再留意。

林子叹道：“你说得对，如果有机会，下次找一个好女人。”玉管家冷冷一笑道：“你

恐怕再也没什么机会了。”

林子不看这个玉管事，只是盯着台阶上的云涛老爷子和丐帮总筐头儿牟熊。

“我想知道，我一旦动手时，牟筐头儿和云老爷子管不管闲事儿？”

牟熊道：“当然要管，而且要管到底。”

云涛一叹道：“林子，杀死林重并不使我们生气，你不该摔死那个孩子。”

林子一笑，道：“我说我没摔死过孩子，云老爷子，你信不信？”云涛在沉吟。

林子道：“云老爷子这一辈子总是风顺，怕是从来也没受过不白之冤吧？”

云涛的心一动。他想起他年轻时出山庄，遇鱼漂儿，被俏女人等栽赃陷害之事。难道这个林子也有沉冤难辩？

云涛道：“我可以和牟大侠一起带你去啸林山庄，让你与他们分辩。”

林子道：“我信不着他们这些人。我总怀疑这些人中就有杀死老爷子的凶手。”

牟熊道：“好，我可以带你去凤凰城丐帮分舵。”

林子道：“好。”

他束手就擒。

丐帮凤凰城分舵是一处大宅院。

这宅院很大，也很古老。

牟熊带他走进院子，丐帮有许多大汉在院内守卫。

牟熊道：“你该好好看看这儿，这里是丐帮分舵，但家师常在这儿住，她使北方丐帮在三五十年内成为北方武林中举足轻重的一大势力。到了我手里，丐帮的力量变弱了，这让我时时自觉羞愧。”林子一笑道：“牟大侠何必自谦？这丐帮在你手中，也不比在鱼漂儿前辈手里差。”

牟熊只是一笑。

×

×

×

牟熊待林子有如上宾。

牟熊问道：“不知林老弟为什么能受到林老爷子的器重？他身边能人如云，竟然在临危授命，让你去抚养管顾他的独子？”

林子道：“我不知道，也许因为我这个人一向无病无灾吧。”牟熊一笑，显然不信他这话。

摆上酒，牟熊与林子痛饮。

牟熊一笑：“你成了我的座上客。”

林子笑道：“哪有这样的座上客？穴道被制，晚上押去牢房。这样的座上客不做也罢。”

二人酒喝得很多。

林子有些喝醉了，他对着牟熊流泪：“老爷子死了，他死了。你没看那木桶。

木桶里都是血，都是血，你尝一尝，那血里有毒，很剧烈的毒……他们为什么这样狠？”

牟熊凝神看着他：“因为林老爷子有钱，他是武林中的一个巨富。他的钱，多到了他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

林子仍在哭。

× × ×

林子醉了，醉得很厉害。

牟熊把林子弄到一间小屋里去。

这是一间很窄很窄的小屋子。

林子躺在床上，象死人一样。

他的腿间穴道被制，肩井、风市被点，只好稳稳地躺在床。

他在半夜里醒来。

他是被一阵琴声惊醒的。

琴声很轻微，象有人在远远的百里之外弹的。那琴声很幽怨，很压抑，象在陈述一个永远也讲不完的愁思。

林子不懂琴韵，就不知道这是前唐时期大诗人李白的一曲《将进酒》。

他听见那琴声之中还有女人的歌声。歌声唱起，蓦然更多了几分愁郁，更多了几分哀怨。

他听不明白，只觉得那琴韵很动人，让他只想落泪。

林子酒醒，就睡不着。

他好好地谛听。

他是狼孩，就比别人更听得明白。他听出来了，这琴声不是来自远方，不是来自宅院，而是来自他床边的那层墙内。

这墙有一点蹊跷。

林子就偎在墙边，偎在潮湿的地上听。

任何人也不会象他这样偎在地上，任何人也不会象他这样苦苦寻找这琴声。

他能听明白，这琴声是劝人们喝酒的，说是“陈夫子，丹丘生，咱们都来喝酒吧，一杯接一杯，千杯万盏地喝，别停下……”

林子听着就发笑。

他很愿意这样喝酒。

到底是什么人在墙壁那一边？

他一定要知道这个，不然他怎能睡好觉？

他用一把刀轻轻地挖那墙。那墙很好挖，但因为林子穴道被制，就很吃力，好在刀还快，不一会就把墙挖了一个窟窿。

林子就看见了一个匣子。

这是一个琴匣。

× × ×

林子把琴匣从洞里取出来。

顿时，那哀怨缠绵的琴声没了，象一下子消溶入那黯黯淡淡的夏夜。

林子把这一只琴匣放在床上，他把琴匣打开。没人能看见琴匣里的东西，即便是丐帮人从窗外窥视，也只是见到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清。

但林子能看见。

——他看见了琴匣中有一张琴，一柄带很旧很旧的鱼皮鞘的长剑。剑比一般剑要长，果然是一柄好剑。剑旁还有一本书。

林子打开一看，这书是：“寂寞剑谱。”

他惊讶得几乎叫了出来。

这就是大侠米离手里的那柄寂寞剑？

这就是鱼漂儿用它战胜离身剑、败三尸手的那柄寂寞剑？

林子把剑从鞘中拔出。

剑是一柄软剑，可以缠绕在身上的。

林子心里一阵狂喜。如果不是一柄软剑，他还真没法儿带走。如今实在是天助他，给了他这柄软剑。

他翻开剑谱。

× × ×

月光很弱。

但可以见到鱼漂儿的手迹。

“此剑为寂寞剑。前三十年伴米离孤苦，后三十年陪鱼漂儿清凄。此剑给人道义，但不与人温情。如果认可以下三条为诺言，便可持此剑谱与寂寞剑。

一、“一生已历千辛万苦，自以为今生已不论再多苦楚，也不会比以前更苦。今后历百千苦难而绝不回头者，可获剑及剑谱……”

林子一笑道：“这一条还真不容易。”但一细思，不禁哑然失笑。这有什么不易？他自幼失怙，无父无母，被一只母狼哺育，任狼用牙齿叨来叨去，从不曾穿过一件衣服，不曾听过一句人言，这算不算经历了千辛万苦？今后就是被囚被杀，也已强过以往，他有什么失悔之处？

二、“佩此剑者，务记在江湖上有恩怨分明之规。云飞山庄云涛于我有恩，大侠宋超于我有恩，两广离身剑于我有恩，白衣吴智与其妻蓝苗与我有恩。世上无怨，怨在自心。鱼漂儿一生无怨，怨天地不公，不能让米离与我同生同死，不能让离玉同我一起遨游。”

林子看罢这第二条，点头道：“原来这云飞山庄云涛老爷子也对鱼漂儿有恩。怪不得的。”其余这些人如米离、离玉，都是从武林人物相传口碑中得知是一些早已英年早逝的江湖英雄。但却不曾知道白衣吴智与蓝苗他们在哪里，大侠宋超声名赫赫，也三四十年来不履江湖。林子年轻，自然对这些人不甚知晓。

三、“凡认持此剑，用我剑谱者，此生必鼎力维持丐帮，以丐帮兴衰为己任。”

林子凜然，他要执行鱼漂儿这遗训，这是因为鱼漂儿是上一代声名赫赫的大侠，也因为他知道他应该维持丐帮，但丐帮总筐头儿牟熊是天下武功第一，怎能用他维持？

他一笑，心道：只要今后对丐帮人敬重些，客气些也就是了。“剑谱与剑，以及一张拙琴，埋于我之居室，以待有缘。”

× × ×

林子躺在床上，想着这柄剑与剑谱。

他隐约觉得这其中有些不对之处。

“留待有缘。”那么说鱼漂儿并未将寂寞剑传与牟熊？

鱼漂儿是北方三十八万丐帮帮众的总筐头，难道她生前就住在这风雨飘摇的一间小屋之中么？

牟熊可不是如此，他食不厌精，衣着奢华，不象一个乞丐，象一个阔老爷。

鱼漂儿为什么不传寂寞剑与牟熊？她传没传“百兽舞”与牟熊呢？

如果她没传这两大绝技与牟熊，牟熊都擅长些什么，他靠什么成为江湖上人人敬畏的大侠？

林子想不明白。

× × ×

他是狼孩，自然知道如何做事。这一切都是狼教给他的。

他去把琴放在洞里，把洞又埋好。

他用茶水和泥，把那一块洞封住。

然后把剑缠在身上，剑鞘插在房箔里。

房箔很低，剑鞘自然可以插进去。

他把那一本剑谱藏在桌子下面。

他的眼睛在暗夜之中发光。

他念叨着：寂寞剑，寂寞剑……

他念叨几句之后，就睡熟了。

第二章 心怀鬼胎

熊办事很稳。

无论别人怎么催促，他也不想早早上路，从凤凰城到啸林山庄并不很远，只要走一天的路程，最慢也用不了三天。可牟熊不想动身。

也许因为林子在他手里，他不急。

他不急不要紧，却急坏了啸林银庄的许笠翁。

甚至连一向以沉稳著称的云涛云老爷子也有些急了。

云涛云老爷子便上丐帮分舵来问讯此事。

他与啸林银庄老板许笠翁联袂而至。

× × ×

洗盅涤盏，待以美酒。

云涛也好杯中物，许笠翁也是个陶然公，三人共饮，其乐陶陶。云涛笑道：“我知道鱼漂儿雅好杯中物，据说天下没人能比她喝得更快的。牟老弟承继鱼漂儿的衣钵，必然也是好本事，为什么不为我们亮上一手儿，好让我们开开眼？”

牟熊一听提鱼漂儿，便面色肃然：“家师传与我几手本领，就说不该在天下人面前炫耀，家师当年习得这寂寞剑与‘百兽舞’，实实在在是过了人所不能的日子，所以嘱我带领丐帮兄弟，自家管好内纪，不再去纠缠江湖是非，就这样兄弟也安然过了十年好日子。为这一点，每想起家师英明，便十分快慰。不是我不肯赏云老爷子的脸，生要驳老爷子的面子，而是师命难违。此生之中，如不是牟熊生命受威胁，丐帮子弟遭涂炭，牟熊断不敢以家师绝技示人。”

云涛一叹道：“也是也是。”

云涛深知鱼漂儿，十分相信鱼漂儿定有此举，也深知此举之中实在苦心。

许笠翁也只好附和。

在大侠云涛与威震北方的丐帮总舵头儿牟熊面前，他不大敢多讲话，怕言多有失。

三个人就喝酒。

丐帮之中，总有传统，自鱼漂儿之父俞波儿始，对酒这一道便大有考究。

牟熊也深谙此道。

他以火炙酒，把长白山十分性烈的熊酒烧炙得极热，然后急急倒入杯中，杯周遭以井水浸碗，杯子放水碗中一浸再饮，酒性极烈，又热得很暖，便烘起烧起了身子。

几杯熊酒下肚，许笠翁先头上出汗。

他暗暗称赞，知云老爷子与牟熊二人功力非凡。

牟熊见一坛熊酒喝毕，就一笑而起道：“这区区一坛酒，只会勾起老爷子和笠翁馋虫，怎么能让你们尽兴？”

他又去取酒。

许笠翁道：“还是别喝了，我们来是想与牟大侠谈那个狼崽林子……”

牟熊朗声长笑道：“笠翁何必着急？那个狼崽子每日被我点中穴道，趴在一间小屋里静静地不动，看守的弟兄们也说他很老实，晚上早早熄灯就睡，这几日根本就没有什么异状，二位有什么不放心？”笠翁道：“我想还是早早送回山庄，怕迟了有变。”

牟熊一笑道：“我想，在我牟熊手里不会有变，在云老爷子手里不会有变，只怕到了你们啸林山庄会不大稳便了。”

许笠翁一听这话，脸色变红，刚想讲话，又一念对方身份，自然可以如此讲，就不言语了，任由牟熊去说。

云涛一笑道：“笠翁这话是为老夫着想，我也想早点完毕此事，好赶回云飞山庄去。牟老弟当念年老之心，早早动身吧。”

牟熊笑道：“好，那就明日动身。但可不能辜负了我的好酒。咱们三人今日一醉方休，怕他狼崽子还能飞上天去不成？”

牟熊又拿出一瓶酒。

“这是新疆的葡萄酒，三蒸三酿，五十年陈的，喝不喝？”

为什么不喝？

× × ×

牟熊喝得哈哈笑。

云老爷子喝得眯起了眼。

许笠翁喝得直点头。

牟熊道：“笠翁，我与云老爷子同你们啸林山庄也算深交，不知有一句话，可不可以问上一问？”

许笠翁仍满面红光，醉意动然：“牟大侠何必客气，有话只管问好了。”

云老爷子也道：“问，问，问就问。何必掉这些酸文？”

牟熊道：“听说你们啸林山庄的十八铺子古玩店收到一本图谱，这本图谱是‘百兽舞’的图样？”

许笠翁一愣，答道：“不错。”

云老爷子也一愣，好好的喝酒，干嘛问这些？但又一想，人家是北方丐帮，北方丐帮从鱼漂儿起便拥有这“百兽舞”与寂寞剑两大绝技。“百兽舞”图谱再现江湖，人家为什么不可一问？

牟熊道：“图谱现在哪里？”

许笠翁道：“原先有此图谱，还有一柄越女剑，本来是十八铺子古玩店的秘密，除了老爷子和铺子的瞎子老板知道外，世人没一人知道这秘密的。但不知怎么给十二天下知道了，那一天去了猪、狗、马，就把这越女剑和‘百兽舞’图谱弄走了，至今算来，这图谱该是落在十二天下手里。”

牟熊道：“你们的瞎子老板呢？”

许笠翁苦笑一下：“没人知道他的死活。他本想请江湖高人去鉴定一下‘百兽舞’的真伪，但未来得及动手，便被十二天下夺去了。”

牟熊一笑道：“但据我所知，十二天下并没有得到这本‘百兽舞’图谱。”

云涛一愣：“你怎么知道？”

牟熊一笑道：“这是丐帮的秘密，请老爷子宽谅，我不能讲出。”云涛就低头喝酒，不再问话。

牟熊道：“是以在下想请笠翁过一句话，告诉啸林山庄的主事人，请把这‘百兽舞’图谱归我，我自可以给啸林山庄酬劳。银子多少好说。因为家师曾一再嘱我不能让‘百兽舞’落于心性不坚之人手里，那样必然会祸乱江湖。还望笠翁回去向主事人禀明，体谅我维护家师嘱意的苦心才好。”

笠翁赔笑道：“总筐头儿言重了，自从鱼漂儿前辈任丐帮总筐头儿，丐帮便好生兴旺，细想想也是，鱼漂儿总筐头那一身本事在江湖上少有敌手，到了牟大侠手里，更是一帆风顺，能使三十八万众如此兴旺和气，也是牟大侠之功啊。‘百兽舞’是你家鱼漂儿前辈的绝技，如果仍在啸林山庄，咱们自然可以拱手相让，休说银子不银子的，一说就该办成。无奈十八铺子古玩店被毁，连瞎子老板也无影无踪。我们哪里去找这一本‘百兽舞’图谱来还与大侠？这可实在叫啸林山庄为难了。”

牟熊一笑道：“还与不还在你啸林山庄的心意，别人怎么能干涉到你？”

笠翁听这话不是味儿，就抗言道：“啸林山庄一向并不以收藏武林世家图谱为心思，也不想觊觎武林世家的权势，只不过想好好地做几笔安稳生意。”

牟大侠如此说，可说是不相信咱们啸林山庄了。”

牟熊冷冷一笑道：“不相信你们，又能怎样？”

云涛看着牟熊变得越来越气盛，就在心中暗暗叹息：当年鱼漂儿任丐帮三十八万众的总筐头儿时，丐帮何等兴旺？如今牟熊表面虽然谦和，可骨子里却咄咄逼人，这样子实在让人看不上眼去。

云老爷子就说道：“笠翁在江湖上也是说话有声，办事儿有影的人物，他不会对你扯起谎话来的。”

牟熊冷冷笑道：“你怎么知道他不能？我这个人你们一向没看在眼里，对丐帮你们

也存了几分轻视之心，全然不象家师在世时，武林各派人士对丐帮好生敬畏。啸林山庄看不上我牟熊也没什么，但这一次你们必须把事情办得漂亮一些，不把东西交出来，别想让丐帮善罢干休……”

云涛了笠翁都暗暗吃惊。

他们知道这个人讲话的分量。

× × ×

云涛云老爷子很生气。

他不知道牟熊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他拍案而起，想起身就走。

但他身子一阵疲弱，又马上坐在凳子上。

他走不了，浑身瘫软，没一点儿内力。

云老爷子道：“你下了毒？”

笠翁脸色马上一变，他也觉出浑身疲软，没一丁点儿气力。

牟熊很是得意：“你们弄错了吧？如果酒中有毒，我怎么没喝出来？是不是你们二人原先就是江湖的骗子，没什么功夫修为，却生生要赖我这两坛好酒中有毒？”

云老爷子脸色胀红，他要气炸了肺。

笠翁脸色苍白，他知道他错了，这一错啸林山庄又该有了许许多多的灾难。

× × ×

牟熊抓住和笠翁的衣领，狞笑道：“你们十年之内没见我这人动手是不是？我这人轻易不与人动手，我不想与人动手，她不让我与人动手，你知道不知道？”

不然我就让丐帮管这北方武林的一切事情，什么都管！你只给我回一句话，你知不知道啸林山庄把这本‘百兽舞’图谱藏在哪里？你看没看见！”

牟熊叭地一掌，劈去了一张桌角。

这是大摔碑手加绵掌功力。

这功夫很厉害，但还是比不上寂寞剑与“百兽舞”。

云老爷子莞尔一笑道：“这一手不错。可我要是不喝这王八蛋的迷药，使上一手，比你还是强些！”

牟熊忍不住，叭地一掌击在云老爷子胸上。

云老爷子借力而起，身子在空中飞旋了起来，越旋越高，因他自己无内力可济，便在半空中叭地摔落，趴在地上爬不起来，嘴角流血。

许笠翁上去扶起云老爷子。

二人又坐好。

“你讲不讲？不讲我只好杀了你！”

牟熊眼中露出凶光，他象一个头回行窃的小贼，因心情紧张而使声音变得艰涩，难听。

许笠翁不屑地对他一笑。

牟熊低吼道：“我杀了你，我杀了你！我一定要杀了你！”

他叭叭叭连连生几掌在许笠翁的胸前。许笠翁狂喷了几口鲜血之后，眼睛盯着云老爷子，嘴唇启了启，没讲出话，倒地死去。

牟熊低头看着许笠翁，拨拨他的头，念叨着：“死了，死了，我杀了人，我终于杀了人了，我杀了人啦！”

他手舞足蹈，在许笠翁的尸身旁边跳跃，象一个疯狂的鬼魅。云涛浩然一叹，他知道丐帮又将遭受劫难了，鱼漂儿一生谨慎，终因所托非人，使丐帮又沦入苦难。

疯狂的牟熊想把丐帮扯入他的权力欲的争夺之中去。

第三章 烈火真金

丐帮上上下下一片忙乱。

人人都很兴奋，院子内的巡夜增强了，夜夜都有十几拨人来来去去，点灯巡查。

丐帮看来又要有什么大事要办。

林子想道，或许是要押解他，把他送去啸林山庄？不象，牟熊这几日也不管他，只是派人送饭与他，根本没时间来看他。为了方便，他派丐帮六劈头之一的劈头老五来这点住林子的穴道，让他晚上不能再动。

他根本想象不到，林子已经在偷偷地练那本“寂寞剑谱”上的剑式了。

林子希望牟熊不来找他的麻烦，时间越长越好。

他执迷地练剑谱之上的剑式。

他不知道，米离将这寂寞剑传与鱼漂儿时，并不曾教她剑谱，只是与她——动手点拨，使鱼漂儿得悟寂寞剑的上乘剑法。他也不知道，这本寂寞剑谱是鱼漂儿在晚年——滤去寂寞剑那些闲招，把寂寞剑那些剑式化为二十四式。

这二十四式很简单，练去却很复杂。

鱼漂儿先说明天下各派拳、掌、刀枪剑戟十八般兵器的厉害关系，然后提到寂寞剑的宗旨。

不怕伤己，待机伤敌；不怕被杀，方能杀人。

这看上去象是极其矛盾的招数，却让林子好生心悦诚服。

因为他从狼群中来，他明白这几句话中的至上道理。

狼并不怕被杀，他们一遇强敌虎或豹子，就用一只老而狡猾的狼冲上前去，在虎咬住那老狼的时机，群狼才一拥而上。而这些拥上去的狼也抱必死之心，他们不动不摇，任可被虎尾击折麻秆腰，宁可被虎爪抓裂胸膛，也不让猛虎去碰三位同伴。这三位同伴是狼群中最凶最壮的三头，它们一头咬虎的喉管，一头咬虎的侧筋，一头掏虎的下颏。

这一战必得，虽然狼群总是先要喋血。

林子明白了寂寞剑的孤寂，每一步都有死亡的气息紧紧追踪着你。

当你提剑斜刺时，胸前要穴命府、或中、神藏等足少阴肾经脉上六大穴位便活脱脱露在对手面前，没一丝防护。这不用防护，只要你抢先半步把剑尖刺向对方的咽喉。这看来很简单，但做起来极难。

寂寞剑必须有一种赴死之决心才可以使用。

林子笑了，他正是这样的赴死之士。

他记熟了二十四式之后，把书埋在鱼漂儿的桌子下面。

他也在那本《寂寞剑谱》后面记上了几句话：

山中狼孩，偶有机缘；

得此剑谱，携剑而去。

它日有缘，望勿悖心。

吾剑寂寞，取尔狼心。

写完了这几句话，他也觉得不十分好，不如人家鱼漂儿讲得好，就笑了，他算是个什么东西，一个狼崽子就是了，还想与鱼漂儿大侠比写字，这他就更不行了。

他对自己写的那几行字马上就变得满意一些了。

他决心要好好关照丐帮，在丐帮总筐头牟熊有难时，一定要帮他一把。

但他心里很安然，牟熊是名重一时的北方豪杰，怎么会有什么难处，要他这个自身难保的狼崽子去管？

× × ×

他听见了隔壁小屋里有人在骂，骂声很大。

“乌龟王八蛋，牟熊你这个王八蛋，坏了良心的狗东西！鱼漂儿真是瞎了眼，让你这个王八蛋带这一群大大小小的叫花子。你这个王八蛋，杀了许笠翁，为什么不杀我？”

你杀了我，你杀了我.....”林子听得清清楚楚，那人声音嘶哑，但显然是气愤已极，一边骂一边用手敲墙。

他手脚都戴着极重的镣铐。

这个人是谁？

是牟熊杀了许笠翁？他为什么要杀死许笠翁？难道牟熊也与啸林山庄有仇？如果是这样，啸林山庄一定凶多吉少。

他仍在静听。

× × ×

镣铐声咔啦啦响，人在拖镣而走。

那人是谁？怎么有这么大的火气？

林子趴在窗边，在听，渐渐听不见那人的骂声。

那人骂累了，在歇息。

× × ×

身边有人问道：“你在听什么？想看看那人是谁么？”

林子慢慢回头，看到了满面笑容的牟熊。

牟熊笑得很得意。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们啸林山庄的银庄老板许笠翁被我杀了，这一家凤凰城啸林银庄也没了，我派人取走了银子，把那家银庄放了一把火。你该知道，乞丐放火是很内行的。你知道不知道啸林银庄里有多少银子？”林子一叹道：“八十万。”

牟熊一笑道：“一百万。是不是比你想得更多？我也不知道有这么多。银子还是多一点好。我虽然是一个乞丐，也知道银子多一点好。”

林子不语。

啸林山庄的凤凰城银庄虽然把他弄到了这里，虽然没给他一分一钱银子，但毕竟是

啸林山庄的几家重要铺子之一，它是‘二月初五’。如今它被牟熊一把火烧了个精光，又杀死了那个老人许笠翁，这让他心中充满怒火。

但他不知牟熊来这里的虚实。

牟熊道：“我为你报了仇，为什么不讲话？”

林子淡淡道：“我与许笠翁没什么仇恨，我也不知你要我讲什么话。”

牟熊道：“我只想问你几句话，你要好好回答便罢，如果你不干，我就宰了你。”

× × ×

牟熊问：“你都知道啸林山庄的哪几家分号的暗符？”

林子道：“我不知道，如果我知道，我一定自己先去抢银子，再烧钱庄，哪能让你们得去一百万两银子？”

牟熊一笑，又问道：“你去过十八铺子的古玩店，你也去过日沉马场的赌人局，你一定知道另外几处。”

林子一叹道：“我刚好也就知道这么几处，而这几处你又都知道，我还可以说什么？”

牟熊一笑，当然不信他这句话。

牟熊想想又问：“你知道十八铺子古玩店瞎子老板被十二天下的人带到哪里去了？”

林子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去的人是猪、马、狗。我杀了狗，宰了猪，只是没见到这匹马。你想要知道那匹马在哪里，为什么不告诉你手下那些乞丐去找？那匹马说话咻咻嘶喘，人很壮大。找到了他就找到了你要的那个瞎子老板。”

牟熊沉吟着：“我进入这屋子时，对你很感兴趣，你不该让我这么一小会儿便对你这个人没了兴致，那对你可很不好了……”

他阴邪的目光中有一丝凶狠。

林子不在乎，狼的目光比他更凶。

林子突然一问：“隔壁那人是谁？他为什么总大骂不止？”

牟熊忽然放声大笑道：“他是谁？他是谁？告诉你你准不相信。他是名闻天下的云飞山庄的云老爷子。云涛云老爷子被我押在这儿，象一只土耗子，你信不信？”

林子信，他突然明白了鱼漂儿那剑谱之上的第三条，这一条鱼漂儿怕又是算计在先了。

既然她早已熟知这个牟熊会如此，她为什么还要用他？是给他一个机会？还是再也无人可用？

× × ×

牟熊道：“我可以告诉你，你住的这一间屋子就是鱼漂儿住的，她生前总住在这么一间小屋子里，把自己锁在这里，一直默默坐到死。我也来这里搜过，也来这里坐过，但我坐不了半个时辰。这间屋子没阳光，又很潮湿，有什么好的？非要坐在这里受罪？我从那时起就知道，她比我傻，我武功不如她，但我一定会干得比她好，丐帮在我手里也一定比她在世时更威风。十年过去了，我没有机会。如今机会来了，十二天下与啸林山庄给了我机会.....”

× × ×

牟熊道：“我也给你一个机会。”

林子不语，慢慢闭上了眼睛。

他强忍住，没取他腰中的那柄软剑。

他突然想起了鱼漂儿剑谱前的话：云飞山庄云涛于我有恩，他不能不顾云老爷子。

牟熊道：“我让你喝下我的毒酒，让你永远听我的吩咐，这是你的生路，再就是我可以让你明日陪云飞山庄的云涛云老爷子一起去死，让你成为啸林山庄的英雄。”

林子盯着他，看了他好半天。

牟熊知他心动：“你随我，可以在江湖上一举成名，总比跟林重要好得多。”

林子慢慢说道：“你知道我已经没有退路了，啸林山庄、十二天下都想要杀我.....”

牟熊心中大喜，哈哈大笑道：“那你为什么不吃下我的药，做我们丐帮的七劈头？我要有十几个劈头，要比她那时更兴旺！”

林子道：“你解了我的穴道，我就吃药。”

牟熊一笑道：“你为什么不先服药，然后让五劈头为你解穴？”林子点点头：“那好。”

牟熊眼看着林子先嗅嗅那一碗药，然后慢慢把它喝了下去。

他心里很快活。

他一举成功，烧了啸林银庄，囚了云涛云老爷子，降了狼孩林子。

牟熊在笑，对丐帮六劈头道：“你们都来见见林子，他如今也是我们丐帮兄弟了，大家多帮衬些，有事可以互相照应。”

六劈头都来和林子见礼。

五个都过去了，只有劈头老五眼睁睁地看着他，用鼻子冷哼一声，也不作揖，转身向外走去。

五劈头觉得不过意，都向林子道歉，说要他别介意，劈头老五就是这脾气，别人没什么办法。

× × ×

牟熊又和林子坐在一起。

牟熊问道：“你有什么话告诉我？”

林子一叹道：“刚刚加入丐帮，寸功未进，便升为劈头，这让我心里不安。我想，十二天下一定拿到了那本图谱，否则他们决不会善罢干休。我想去探探底细，把那本图谱弄来，献与总筐头，也做我入丐帮的一点彩头。”

牟熊一笑道：“好，我让劈头老五助你。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传丐帮徒众告我。”

林子应声而去。

牟熊唤来劈头老五，道：“我知你素来性子刚直，看不得他这类背主弃信之人。但我要用他，为我丐帮做事，就不得不先收留他，不让他成为一只丧家犬，我对他并不放心，你随他去，看看他的底细，如果他有坏心，你就除掉他。”

劈头老五点头而去。

× × ×

林子走出了丐帮分舵。

他去哪儿？去酒楼找小慧，还是去啸林山庄找树林中那一间小屋，他着急，要知道被摔死的是不是林重的小公子林乐儿，如果是，那他怎么办？他没保护得了小公子，没替林重老爷报仇，他还怎么去见林重，怎么去面对江湖中人？可 he 现在是啸林山庄的仇敌，也是十二天下的仇敌，他们都不会放过他的。

他又想云涛。

他们明日会杀了云涛。

他一定要先救出云涛。

他慢慢向酒楼走去。

他要走遍凤凰城的酒楼，要喝遍凤凰城的酒。

他知道身后边是劈头老五，劈头老五在监视着他。

他兜里有银子，也有金叶子。

牟熊让他成为一个富家少爷。

他为什么不好好地喝一点酒？

× × ×

他上了酒楼。

他一眼就看见了她，小慧。

那是小慧。

他兴冲冲地向那边走去。

但他的脚步停住了，他看见小慧的桌前已经有了一个男人。小慧正陪那个男人在喝酒，小慧脸上还带着笑。

林子只能看见那男人的背影，那个男人很高大，很健壮。

林子低头想走下楼。

小慧跑过来，扳住他的双肩，颤抖着声音问：“你要我走开么？”林子回头，见她的目光中有泪，泪水瞬间就滚在腮上。

小慧瘦了：“我天天在这酒楼上喝酒，一个人喝酒，等你。”林子道：“你并不是一个人。”

小慧见他很认真，就笑了，女人见男人为她们认认真真嫉妒时，心里总是在笑。

“他是你的一个故人，你为什么不来见见他？”

这人确实是故人，是十二天下中专事杀伐的十月马。

马先生在冷笑：“看来狼崽子又入了乞丐窝，是不是？不然牟熊那个王八蛋绝不会放你出来。可你的日子并不好过，身后还跟着一个腿子。”

林子不语，默默坐在马先生对面。

林子突然说道：“小慧，斟酒，为我斟酒！”

小慧笑了，对她的男人媚笑。

十月马一声冷叹：“你这头母猪，公猪尸骨未寒，就坐到狼崽子的怀里去了。”

小慧嫣然一笑：“那你为什么不杀了公猪，如果你早杀了公猪，我也许现在就成马面婆了。那你岂不是很得意？”

十月马盯牢林子：“你宰了那条狗？”

林子点点头。

十月马一笑：“你又杀了公猪？”

林子仍然点点头：“下一个就该是你了。”

十月马冷森森笑起来，他一笑时咻咻嘶喘，笑声一毕，便道：“你以为你那‘疯狼爪’可以对付得了我？别做梦了！”

林子看着这十月马，十月马很高大，很健壮，最重要的是他一双腿很有功夫。他的坐姿也很特别，全身都坐在凳子的一边上，重量不止几百斤。他又把一条腿撂在前面桌底的横撑上，这一只腿踏得很虚，全身气力便凝在被压的右腿上。这一条腿踏得很扎实。

这是一匹双腿很健的马。

劈头老五上了酒楼，在另一边坐着。

林子回头冲他一笑：“五哥，你为什么不到这里来饮酒？”

劈头老五站起来，走至这桌边，坐下，一声不吭。

四个人对坐。

十月马一叹道：“狼孩也入了丐帮，成了牟熊的走狗？”

林子一笑道：“是走马，不是是走狗。”

小慧看着林子，目光中满是惊疑之色。

林子向小慧一笑，一笑之中又出现了他脸上少有的温柔。

小慧心中一热，狼孩懂温柔，也会笑了。

十月马道：“你杀了狗，宰了猪，为什么不远远地逃走，如果我追上了你，肯定会把你宰了。你不知道这个？”

林子道：“我到处找你。”

十月马道：“你找我干什么？”

林子道：“你告诉我？你把瞎子老板弄哪儿去了？ he 现在是死是活？”

十月马咻咻一笑道：“他在我手里，不死不活。”

× × ×

四个人走下了酒楼。

十月马和林子对面而立。

他们要全力一搏。

十月马道：“十二天下之中，我手最有劲儿，你遇上了我，就没活路了。”

林子冷冷一笑。

劈头老五心里一热，他有点敬重林子了，林子服了牟熊的迷药，虽然内力武功未全消失，但也应当剩下那么四五成。以他功夫的四五成去对付全力以赴的十月马，后果当然不妙。

但林子无所畏惧，仍向十月马走去。

他是很镇定，镇定地走向死亡。

劈头老五猛然一喝道：“站住！”

林子站住了。

劈头老五道：“你已经是丐帮的人了，我要替你去对付这匹马，你看好不好？”

林子摇摇头，拍拍劈头老五的肩。

他冷冷地看着马先生。

“告诉我，三月羊在哪里？”

马先生冷冷一笑，不答话。

“如果你告诉我三月羊在哪里，你就可以走了，免得受死。”马先生咻咻嘶喘地笑：“林子，你马上就要死了，还说什么大话？”

马先生身子一冲，扑了过来。

× × ×

武林之中，自宋代起始，人人开始渐渐认定可以分为南拳北腿之说。南人敏捷而心思缜密，便以拳为先，处处出拳夺利，臂肘肩实皆可制敌。但北派多扎功夫与腿，腿利

争空，多一分长，便可多一寸先。

马先生腿快。

林子的身子旋绕而走，伺机用“疯狼爪”去攻，但马先生下盘极稳，他便无法争先上去，只好在马先生身外绕走。

马先生手中倏地多了一双三才夺。

腿攻加双夺，不知夺去多少武林豪杰的性命。

马先生咻咻嘶吼，双夺泼风，身子变得快起来。

双夺搭肩，叭地撕开了林子的衣服。

林子一个饿狼坐窝，从双夺之下生生让了出去。

他双肩流血，人已受伤。

× × ×

林子大怒。

他才知道他的疯狼爪不能制服这匹怒马。

他如果是过去的林子，只会败在这个马先生手下或与他同归于尽。

可现在他有了一柄剑。

这是那柄名动天下的寂寞剑。

他不能等死，他一定要用这一柄剑，用这一柄寂寞剑。

他倏忽后退，象是要择地而逃。

忽然一剑在手，刷地身剑合一，冲向马先生。

小慧、劈头老五只见三才夺乱舞，不见寂寞剑出。空中突见一片彩虹，这是寂寞剑的光影。

只见彩虹，不见剑，所以称其为寂寞剑。

马先生的双夺掷在地上。

他的身子栽栽歪歪，幸得双腿站得实，他用力挺住身子，双目中闪着恐惧的光：“寂寞剑，你用的是寂寞剑？”

林子点点头。

马先生咻咻嘶喘着大笑：“好，好！我死了，我要死了！谁杀死了我？寂寞剑，江湖上十年不见的寂寞剑.....”

他胸前流血，目眦尽裂，脸上满是鲜血，看上去很是可怖。

“你有寂寞剑，你也杀.....杀不了三月羊，任何人都杀不死她的.....”

马先生的身子突然倒下，实实在在地砸在地上。

× × ×

劈头老五走上来。

“你手里真是寂寞剑？”

林子点点头。

劈头老五冷冷地问：“你从哪儿得到的寂寞剑？”

林子长吁了一口气，得剑之事恍如前世，但假使前日不曾得剑，今日必然溅血。这是不是天意使然？是不是鱼漂儿的英灵地下有知，才选中他要他继承这一柄名动天下的寂寞剑？

寂寞剑一出手便杀死了马先生。

这是十二天下的十月马，是专事杀伐，杀人如麻的十月马。

他的功夫很厉害，一双三才夺加上诡异莫辨的飞腿，让林子屡屡受挫。但他敌不住寂寞剑，林子只用了寂寞剑的第一式“巧点枝梅”，他就胸中七剑而死。

林子道：“我从鱼漂儿师父那儿得来的。”

劈头老五声色俱厉：“胡说！鱼漂儿师父传小筐儿与我家总筐头时，你还在那狼嘴里叼来叼去呢。”

林子一笑：“不错。我是被你家筐头关押，在那间小屋里有鱼漂儿前辈的寂寞剑。”

劈头老五失声道：“胡说！前任总筐头把寂寞剑与‘百兽舞’两大绝技一并传与现任总筐头，这是件铁定之事，怎么会又有一柄寂寞剑到了你手里？”

林子沉声道：“鱼漂儿前辈留下琴与剑，自然还有寂寞剑剑谱，埋在她居室之内，以待有缘。我有幸得到这一柄寂寞剑，自然该以她老人家的嘱托为准，行事江湖了。”

× × ×

劈头老五不再讲话。

他越想越怕。难道牟熊手里无剑？没有这一柄寂寞剑，他就不会有寂寞剑的功夫。没有这一功夫，他为什么又要口口声声说鱼漂儿是他的师父？鱼漂儿生前时并无弟子，但她是丐帮三十八万众的总筐头，即使是一个普通的丐帮子弟也可以漫称她为师父，何况受了她三十八万帮众总筐头儿地位的牟熊？但鱼漂儿为什么不传与他寂寞剑？为什么不把这一柄剑传与丐帮总筐头儿，却把它埋在一间破烂的小屋里？不光牟熊不愿住那间小屋，就是丐帮六劈头也没人愿意在那间又小又黑的屋子里呆上一会儿。她竟把那柄剑埋在小屋里，这让人感到吃惊、不解。

劈头老五又想到另一件事，就是牟熊一听说十八铺子的古玩店中曾有过那一本“百兽舞”图谱，便千方百计想夺了来，焚了啸林银庄，杀了许笠翁，又夺了啸林银庄的银子。难道他如此用心去夺那图谱，是因为他并未承继得鱼漂儿的这两大绝艺？

劈头老五心里一抖。

这件事太重大了。

平日牟熊很是持重，从不对人炫示武功。人人知他是前辈高人鱼漂儿的高足，一人擅两大绝技，便没人敢向他寻衅。丐帮不大过问江湖世事争端，也少了干戈，没流鲜血。

但如果世上风传，寂寞剑已落在林子手里，一本“百兽舞”图谱又不知下落，江湖武林人士必然会对丐帮寻衅，那时丐帮必会损失惨重。

劈头老五脸色忽阴忽晴。

他决心逃走。

× × ×

他拱手一揖道：“我原先惦念兄弟不能与这匹马一较短长，甚至想代兄弟出手，看来也是好笑。以兄弟之才，必然能闯荡江湖，能快意恩仇，何必要我等这小小人物持念？老五就在这里告辞了。”

他转身就走。

× × ×

小慧突然娇声一喝道：“站住！”

劈头老五当然不想站住，但他又必须站住。

他笑着回过了头。

小慧冷笑道：“你是不是急着回丐帮去啊？”

劈头老五道：“我倒不那么着急。”

小慧道：“好啊，既然不急，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走，去找十二天下，寻寻仇，好不好？”

劈头老五强笑道：“姑娘说笑。这时同你们去，实在不大方便。容改日再会，如有用着劈头老五之处，就请言知一声。”

小慧道：“你急急忙忙回丐帮去，是不是有什么着急的事儿啊？”

劈头老五哈哈笑道：“乞丐一身闲，从来没什么要事可谈。”小慧斜瞟着他：“对不对。你明明想回去，报知你们的丐帮总筐头牟熊，说林子这个狼崽子已经夺到了寂寞剑。这样北方三十八万众的丐帮便成了我们的仇敌。我们走到哪里，都有丐帮的人暗算，有十二天下的人追杀，有啸林山庄的人追捕，那我们的日子是不是很不好过？”

劈头老五一时语塞。他毕竟是个汉子，又不十分擅于言谎，就脸红、木讷、无言以

对。

小慧很是开心：“我说对了，是不是？我把这一个人不惧生死的劈头老五说得脸也红了，足见我的话很对。”

劈头老五看看林子，林子正盯着他。

劈头老五心一横，今日是死定了。这二人为漏网之鱼，自然更不愿让人知道寂寞剑这一大秘密。

如要人不知，除非杀了见证人。

劈头老五道：“我就是要回丐帮去，就是要向丐帮报告，你想杀就杀了我吧，有什么了不起？你手持一柄寂寞剑，寂寞剑是丐帮老总筐头鱼漂儿大师的佩剑，是江湖上的正义之剑。你用这柄剑杀了我，还谈什么正义？这剑只不过成了凡品一口，还谈什么寂寞？”劈头老五低头，引颈待死。

× × ×

一只手抚在他的肩上。

是林子拍着他的肩。

眼睛中有一些温柔。

“五哥，谢谢你要替我赴死。你可以回丐帮去，但你知道，你们没法儿把这事儿压住，江湖上人人都知道寂寞剑。你走吧。”

× × ×

劈头老五走回去。

他没回头，他怕回头让林子看见他很激动。

第四章 云老爷子

云老爷子很老了。

但他坐在这一间小小的土屋里，还可以清清楚楚地记得鱼漂儿当上了北方三十八万众丐帮总舵的总筐头儿时，江湖武林人为她庆祝七十大寿时那热闹情景。

鱼漂儿十七岁，那时的鱼漂儿玉貌花容。

那一次他成了鱼漂儿的终生朋友。

从那以后，他头脑里总有一个袅袅娜娜笑吟吟的女孩儿的情影。

这身影扰了他几十年。

云老爷子结婚了，娶了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后来，那女人死了，他的儿子也死了，云老爷子就又成了孤身一人。

鱼漂儿也永远是孤身一人。

他就年年来这里看鱼漂儿。

他来时就住在这间囚禁他的土屋之内，鱼漂儿就住在他隔壁。两个老人就坐在一起，一点一滴地数去日时光，念叨那些死去活着的人。

他和鱼漂儿是一生好友。

后来鱼漂儿死了。

云涛站在她床前，看着她慢慢合上了眼，轻轻长吁了一口气，就死了。

鱼漂儿对他没留下一句话。

也许她根本无须向云涛讲什么，也许该讲的平时都讲过了。

但云涛细细一想，他与鱼漂儿每年一度相聚，她与他之间确实什么话也没讲，一句话也没讲。

他和她常常只是互相看一眼，便明白了对方心里在想什么。已经如此，话语岂不是变得多余了么？

但云涛不知道鱼漂儿临死时在想什么。

× × ×

牟熊来了。

他向云老爷子笑，笑得很得意。

云涛这时不骂了，对牟熊，他已经没了火气，不想骂他了。

牟熊道：“这是薄酒，还有佳肴，老爷子今晚好好喝，明天云老爷子就上西天了。”

云涛冷冷望着酒菜，说道：“没再下毒？”

牟熊道：“用不着下毒，我明天要亲手杀了你。杀死你，让江湖人知道是我牟熊宰了你。”

云涛哈哈大笑起来。

牟熊看着云涛大笑。

“你笑什么？”

云涛悠然道：“我在笑你，笑你是个大傻瓜。”

牟熊脸色极难看：“你笑不太久了，马上就没命了，再也笑不出来了。”

云涛道：“果然不出鱼漂儿所料。”

× × ×

牟熊冲上去，一把抓住云涛的前胸，用力摇晃他。

“你说什么，鱼漂儿料到什么？”

云涛道：“她料你必然不甘寂寞。”

牟熊用力一甩，把云涛甩在地上。

“鱼漂儿是个大混蛋，她纯粹是个大混蛋，她这一辈子得过什么好？空有那一身功夫，不如去喂狗。你见到过有千箱万箱绵缎衣服而不穿，只是每天把它们锁在衣箱里等着霉烂的人么？她就是这样一个大傻瓜！”

云涛道：“你懂什么？鱼漂儿自有她自己的苦心。”

牟熊大吼道：“狗屁苦心！她这是坑害了我，她坑害了我！”云涛道：“她不传你寂寞剑与‘百兽舞’，是为了让你过清静日子，不想让你卷入江湖中的仇杀，象她一生，只忙别人，没一丁点儿自己的快活。”

牟熊惊惧地看着云涛：“你说什么？你胡说？你怎会知道我没得她传授‘百兽’与寂寞剑？”

云涛道：“我当然知道。你升为北方丐帮总筐头儿那一天，意得志满，昂着头。你忘了，鱼漂儿坐在那座位上，总是低着头，很忧郁的。”

牟熊无语，看着云涛，不知他为什么说这个。

云涛道：“我当时便一叹，认定鱼漂儿所传非人。但你竟能十年不动，不参与江湖是非，带这三十八万丐帮徒众过安稳日子，不是你没有那一柄寂寞剑，没得到那‘百兽舞’的真传，就是我人老眼花，看错了。但我没看错你，只是你没得到那一柄剑。”

牟熊长叹一声，颓然而坐。

× × ×

牟熊的目光茫然。

他象对自己讲话，又象是向云涛低语：

“我恨她，我恨她。我当了十年丐帮总筐头儿，但谁对我一讲话，还总是提鱼漂儿如何如何，她已经死了，她的尸骨也烂了，没她这个人没她这个东西了，为什么还要对我提她？总筐头儿是她还是我？她不传我‘百兽舞’，不传我寂寞剑，让我在江湖上不敢与人争锋，她这是什么好意，她是个大混蛋！”

牟熊眼里有火，这火足可以烧毁云涛。

× × ×

云涛暗暗一叹。

鱼漂儿一生谨慎，怎么会知道这十年后的一幕。她死时不到六十岁，本来不该死的，但她一生郁郁，不曾尽欢，又为丐帮事务操劳，从一个豆蔻女孩儿变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妪，她的日子极艰难。她哪会知道十年之后牟熊要争江湖名声，要用江湖人的血去洗他自己的名声？

看来鱼漂儿不传他“百兽舞”与寂寞剑，也算是为江湖人造福。云涛道：“我活了六七十岁，也算活明白了一个道理，象你这种人不会在江湖上称霸称雄的，别说你没有‘百兽舞’和寂寞剑的功夫，就算你有那功夫，你也不会得逞。江湖上有许许多多的能人，他们会让你再也不做这种豪强梦。”

牟熊冷笑，他听不进去云涛的话，等了十年，十年已经太久了，他不想再等下去了，哪怕再等十天，他也不再情愿。

× × ×

牟熊道：“我现在就杀了你！让你没法儿再看到我在江湖上快意恩仇了，这是不是有一点儿遗憾？”

牟熊的手在颤抖，他凝神屏息，要击云老爷子一掌。

云老爷子一叹。心道：鱼漂儿，魔障生于心，神仙也劝不转了。他闭目等死。

× × ×

身后传来劈头老五的话：

“总筐头儿，有要事禀报。”

牟熊收回了他的手，慢慢转过身去，身后站着丐帮六劈头。

劈头老五道：“寂寞剑，我看到了寂寞剑！”

牟熊一千次一万次想或许有一日会有人告知他江湖上寂寞剑重出，但他想一千次一万次也没有想到是劈头老五偕同他的另外五兄弟来这小屋当着云老爷子的面提及此剑。

牟熊的脸色很难看：“老五，你胡说什么？你以为有一柄剑，就会是寂寞剑么？”

劈头老五看着他，五劈头也都看着他。

牟熊心中吃惊，但脸上却如同平时，很是淡然：“老五，你看见了寂寞剑么？那是怎样的一柄剑？”

劈头老五道：“我没看见剑。”

牟熊笑了一笑，脸色复又阴沉：“你没看清，怎么就知道它是寂寞剑？”

劈头老五道：“它肯定是寂寞剑，因为我只看到了一片彩虹，没看见剑。而且这剑对敌三才夺，没一丁点儿声响。”

牟熊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了。

劈头们知道了他手里没有寂寞剑，他们从牟熊的脸色可以看出这柄剑并不在他手中。

劈头老五说的寂寞剑在狼孩林子手里，这事已然确实。

劈头老大一拱手道：“总筐头儿，我们去找他。”

六劈头都转身而去。

× × ×

牟熊没讲话。

他知道他没什么话可说。不让六劈头去找林子？那样就失去了一次夺回寂寞剑的机会。他也想夺回寂寞剑。他知道鱼漂儿的这一柄长剑。它实际上只是一柄窄窄的软剑，剑身长些，毫无出众之处，但在鱼漂儿手里，确实做过几次惊天动地的大事儿，鱼漂儿用它敌离身剑，杀三尸手，又用它同凌云阁主严释抵敌，严释一双酒掌功参造化，但也被鱼漂儿杀得心悦诚服，这实在是让人听了血脉贲张的壮举。他不能阻止六劈头去夺剑，这样他就有可能获得这一柄寂寞剑。

他愿意占有这一柄剑，有了这一柄剑，绝不会自甘寂寞，他也不会让丐帮在北方武

林中寂寞。

他心里很得意，但不露声色。

× × ×

云涛云老爷子哂笑道：“总筐头儿又要对人动你的心机了。你以为那柄寂寞剑是好佩带的么？鱼漂儿带着它，可没少受江湖风波之苦。你要用这柄剑，也许会有灭顶之灾呢。”

牟熊铁青着脸，盯着老人：“我最恨的就是你这样子的人，每天咕咕呱呱讲个没完没了，总想告诉别人怎样活。别人怎样活干你屁事？你马上就要升天，为什么不多关心关心你自己？”

牟熊转身，举掌朝云老爷子击去。

这是大摔碑手加绵掌功夫，牟熊对他这功夫十分自信，除了江湖上擅九大绝技的高人之外，他这功夫也可称武林中的上等技艺。但他这一掌没击下去。

因为他看见在云老爷子面前有一柄剑一闪，没等他看清，剑就没了，只在眼前闪过一道光。

象是一道彩虹。

牟熊不由得脱口而问：“这是什么？”

云老爷子道：“寂寞剑。”

× × ×

牟熊心神一震，如果是寂寞剑，他会看不清么？他会连那剑身也没看清就被对方出剑收剑一气呵成了么？那剑式也太快了。

他不相信云老爷子。

“你看见了寂寞剑？”

云老爷子道：“鱼漂儿用剑，我看不见。狼孩林子用剑，我看得见。”

牟熊也知道身后有人，但不相信他就是那个追杀十二天下的狼孩林子。

他慢慢转过头去。

他看见了林子。

林子手里无剑。

× × ×

林子慢慢道：“我要请云老爷子走。”

牟熊道：“去哪儿？”

林子道：“回云飞山庄。”

牟熊道：“好啊，那有什么不好。”

牟熊一笑，笑得很苦涩，苦涩得心底有些发酸。

他不能让云涛老爷子活着，但林子面前，如果他手里真执着那柄寂寞剑，牟熊决不是这个狼孩的对手。

牟熊一笑道：“如果你能打开这一副镣铐的话，你们自可以走了，我没有钥匙，钥匙让劈头五兄弟带走了。”

林子一笑，手一抖，唰唰两剑，把镣铐劈断。

云老爷子未动，镣铐哗哗落地。

林子跟在云老爷子身后，向外慢慢走。

丐帮大院里人很多，但没人敢阻拦他们。

云涛脸色肃然，慢慢走出丐帮凤凰城分舵。

秋风已经开始刷刷吹落树叶。

北方的严寒时节就要来了。

云涛云老爷子坐在轿子里。他的云飞山庄来了许多人，这些人原想冲进丐帮分舵，不惜拼死，也要救出云老爷子。

可云老爷子已经从丐帮分舵走出来了。

云老爷子突然道：“林子，林子！”

林子低低头：“林子在这里。”

云老爷子道：“寂寞剑虽好，但佩带这剑的人常常很惨，你是不是知道这个？”

林子点点头。

云老爷子道：“你拔剑不够快。”

林子也点点头。

云老爷子道：“因为你始终想着剑，所以不够快。如果你不想它，只是觉得人寂寞，剑更寂寞，那样怕就会快上许多了。”

云老爷子走了，小轿在山间路上颠着，那些随行随侍的人都肃然疾走。

云老爷子有一个很温暖很平静的窝。

林子知道他没有，他没有一点儿温馨。

幸好他还有一个女人，一个对他很好的女人，这个女人就是小慧，朱慧。

第五卷 逃避的狼

第一章 三路追杀

林子和小慧买了一辆马车。

他要赶回啸林山庄去，去庄前那一片树林里，寻找那间林中小屋，寻找那个老人，寻找他托付给那个老人的小公子林乐儿。

他还有一线希望，他知道那个老人功夫非凡。

不管十二天下会不会对小公子林乐儿下手，他们都找不到这个神秘的老人。

他一定要去看一看。

然后他才能决定怎么办。

他拼命驱赶马车。

× × ×

小慧很紧地依偎着他。

他因为有了女人的依偎，就变得更加精神抖擞。

他要在半天内赶到啸林山庄。

他拼命驱马。

小慧看着他，心里很甜蜜，她找了一个好男人，这男人是寂寞剑，是名动天下的寂寞剑！

有多少人为寂寞剑米离与鱼漂儿的爱扼腕？有多少人艳羡鱼漂儿与米离的生死情爱？她们在梦里也发誓，只要世上有寂寞剑米离这样的男人，她们宁可与他一夜春风，然后用寂寞孤独的一生来寻味这一夜的旖旎时光。

但她们一生只会带着这遗憾度日，她们永远也别想碰上象米离那样的人。

可她碰上了，小慧碰上了，这个男人也是寂寞剑，他象米离。他虽然没有米离那风度，没有米离那迷人的微笑，没有米离那身功参造化的功夫，但他有米离的正直，有米离那百折不挠的劲头儿，而且他还是.....是一个狼孩。

小慧为 he 是个狼孩而快活。她刚刚与林子在一起时，骇怕他一快活时那低低的呻吟，这呻吟不是人的语言，不是人的呼唤，而只是狼快活时的低嗥，从这低嗥中传来一阵阵野兽的快意，这让她既颤抖又害怕。可他不是狼，他只是一个从狼群中走出来的狼孩，这就让她轻松了许多。她后来渐渐也被他感染成一只野兽，当他们忘情缱绻时，已浑然变成了北方的苍狼，为他们的贪欲而忙碌。她从这贪欲中获得了极大的快活。

她从心底里喜欢这个狼孩。

× × ×

马车戛然而止，马被勒住了，在路中间，坐着一个人。

这是个怪人。

这人身子很直地坐着，脸上没一点儿神采，黑黝黝的脸上没一丁点儿表情。他的身躯也很瘦，身着一身赭黄色长袍，长袍很腌月赞，让人看了想吐。

小慧看着这男人，想笑，格格笑了几声，但一看林子那眼色，知道这个人一定很可怕，不然林子不会马上就变了脸色。

小慧低声问道：“他是谁？”

林子一叹道：“枯木。啸林山庄有两个高人，据说功夫已深不可测。这些年很多人觊觎啸林山庄，但都不敢动手，就是因为有这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叫枯木，一个叫荣木大师。据说他们是佛门高僧，但从不知他们来自哪一座寺庙，只知道他们修的是阿难功，一岁一生，一岁一死，生生死死之关早已勘破。生者就为庄守戒，死者其实是闭关一年。这二人功夫，我无论如何也是敌他不过的。”但没有办法，敌不过也得下车。

× × ×

林子慢慢下了车。

“枯木大师这一向可好？”

枯木不吱声。

林子道：“我离开山庄时，不曾去后庄禅堂去与大师告辞，多有得罪了。”

枯木瞪他一眼，冷冷道：“你从兽界轮回，便应比世人多了一分仁慈，怎么也如此矫情，装模做样，岂不叫人觉得好笑？”

林子长吁了一口气，他知道这枯木、荣木大师已经练成不世奇功，向他出手，绝对得不到一点儿好处去，只好用言语酬酢应付，以图混过这一关。

只要枯木大师肯讲话，这心思就可能奏效。

林子道：“枯木大师应该知道，人世间不知比兽禽世界多出多少邪恶，不知大师是不是可以明察人之奸雄，是不是可能知晓啸林山庄灾难的来处？”

枯木冷哼了一声，他坐枯禅，一向只在禅堂静修，自然从无机会来了解江湖风波，人心善恶。

枯木大师道：“你杀死了林施主的幼公子，使林家从此无嗣，使啸林山庄群龙无首，你造的罪孽也够大的了。”

林子道：“枯木大师怎么就知道杀死小公子的，是我而不是别人？”

枯木声音阴沉：“啸林山庄十几个人都在场，难道众人的眼睛都看错了不成？”

林子道：“枯木大师也是明白人，如果你是我，就不会选个人不知鬼不觉的时刻，在一个无人看见的地点杀死一个孩子？而偏偏要在众人面前去让大家眼盯着，让啸林山庄的人对我仇恨百倍？庄主生前将小公子托付与我，我想杀他，一千个也杀了，又怎么会在啸林山庄门前摔死他？”

枯木大师道：“这一点已有人想过，有人说得也有他的道理，他说你是中了别人的毒，被人胁迫，不得不这样做。他相信你缺人性。”

林子冷笑道：“大师应当知道，我并不怕毒药，寻常毒药并不能毒倒我。”

枯木道：“好，既是如此，就让贫僧来试上一试。”

枯木的手一伸，瘦骨嶙嶙的手抓住了路边一株红毛柳，他抓住一根柳枝，抓得很紧，凝神用力。让人十分惊异的是，这一根红色的柳枝在枯木大师手里渐渐变了颜色，红色退尽，变成了死灰一样的颜色。

这根柳枝已经枯死了。

枯木大师手一抖，这根柳枝便断了。

他把这根柳枝递与林子，声音中并无一点儿冷淡与热情，只是漠然说道：“如果你吃了这截树枝，可以不死的话，我就相信你的话了。”

林子愣住了。

小慧看着林子，知道他很难办，知道吞一截树枝比刚刚同十月马的那一番恶斗更可怕。

女人因为心爱之人，常常比他们更为警醒，她们更能早早地嗅出危险的气味儿。

小慧冲枯木大师一笑，笑颜带羞，人面春风，对枯木大师软语而问：“大师，这树枝是人能吃的么？兽都不吃这树枝，人怎么能吃？”

枯木直通通地说道：“你说这不能吃？”

小慧格格而笑：“当然不能吃，你知道这枯柳枝有什么味道？”枯木道：“贫僧心中无色无味，但这柳枝确实可以吃。”

枯木说毕，竟然把这根枯树枝放在嘴边，咯吱咯吱咬断，一口口吞吃起来。

须臾之间，便吞吃了半根树枝。

小慧惊呆了，枯木大师果然能吃这树枝，而且象吃食物一样，不慌不忙，象边吃边品味树枝的味道。

枯木大师把树枝向林子掷来。

小慧身子一跃，想冲上去抓住这树枝。

树枝快飞到小慧面前，突然飞得快了起来，斜斜一趁，便打折了小慧头上的簪子，把她的一头秀发披散。

“小心！”林子冲上去，扯开小慧。

林子左手一伸，将这半截树枝抓在手里。

× × ×

这只是一截极为平常的枯树枝。

但林子脸色很郑重。

啸林山庄他呆了十年，他见到过枯木大师与荣木大师较试功力。

那是在秋十月，在枯木大师同荣木大师轮番坐禅的时节。

秋十月时，枯木大师出禅室，入人世历劫渡世；荣木大师入禅室，修自身至上修为，学达摩祖师面壁静思。

两个人在啸林山庄就有一次较试。

这一试斗得很激烈，两个人只是坐在地上，看周围这些花草。枯木大师推掌屏息，用自身“枯木禅功”将身边草木都变成枯萎之色。荣木大师用自身“荣木禅功”将身边草木都变得更旺盛，更鲜艳。

二人斗法之后，斗法之处便用绳拦起来，三日之内，走入草木之间的人必死。

这绳拦之间分明是两个世界，一个是正草木旺盛，争奇斗艳的盛夏之日；另一个是草枯花落，冬风肃杀的枯寒时节。

这一枯一荣竟在同一时节出现。

嗅过那毒味儿的人道：“荣木大师的草木花朵之间，有一股醉人的甜味儿，让人嗅后如饮美酒，面色绯红，不知自醉，沉沉睡去，中毒不醒。而枯木大师那些枯草落叶，一旦被人嗅到，便有一股水蒲的气味儿。人嗅到之后，渐渐神思不属，心神不振，闷闷不乐，郁郁而终。”

啸林山庄富甲天下，之所以江湖人畏惧它，有荣木枯木大师在，这也是一个极大的缘由。

林子知道，也许他就过不去枯木大师这一关。

× × ×

小慧要上去夺这截树枝。

“别动！”林子一吼。

小慧知道这截树枝有极大的蹊跷，可能有剧毒，她决不能让林子吃了它，她决不让林子被枯木大师毒死。

林子回头对小慧道：“朱慧，你去枯木大师扯树枝那周围，薅来几把草，你得一把一把地挨着扯，千万别漏过一点儿。”

小慧很认真，手被扎破了，扯来一堆草，都放在林子面前。

× × ×

林子的右手握住那半截枯干的柳枝。

他左手开始选这些草。

他把一些草小心地拣出来，把它们放在一边，有的是草根，有的他掐下了草叶尖儿，有的他取下了草的中节，还有的根带着泥土。没人知道这些草的秘密。

母狼知道，活在世上几千几万年的野兽对于大自然，有比人类更多的聪明和智慧。

林子拣完了这些草，叹了一口气，道：“好，枯木大师，我可以吞吃你这截树枝。我想问一问你，如果我吞吃了这截树枝之后不死，枯木大师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个时机，让我去寻找小公子？”

枯木不讲话，冷漠地点点头。

× × ×

林子坐下了。

他盯住小慧，小慧担心地望着他。

林子开始嚼这半截树枝。

他不象枯木大师那样吃得安然，他吞咽树枝时很吃力，很费劲儿。他觉得树枝太难吃了。

终于吃完了这一截树枝。

他的脸开始变色，渐渐变成了土灰色。

小慧焦急地盯住他。

林子的手突然颤抖起来。

枯木大师一叹道：“如果你承认你杀死了林施主的公子，我会给你解毒。”

林子摇摇头。

他已经讲不出话来了。

他把身边那些拣出来的草全抓起来，胡乱往嘴里塞。

他这时不象狼，甚至不象吃草的羊与兔子。

他的嘴角边是泥，是草的绿汁。

他长吁了一口气。

他在呕吐，一点点把他胃里的食物全部都吐出来，直到他吐光了胃纳，吐出胆汁来。

枯木大师看了他一眼，转身就走。

× × ×

小慧很吃力，扶着他上了马车。

“往哪儿去？”小慧问他，希望他能回头，回凤凰城去。

“去啸林山庄。”

林子躺在车上。

小慧知道，他们还会遇上麻烦。

马车在山路上颠，已经看见那个小镇了，在小镇的北角，一片鳞次栉比的房舍构成一个大院落。那儿就是名闻天下的啸林山庄。林子长吁了一口气，他马上要进啸林山庄了，他要去那儿附近的一片树林，在那片树林里头，有一间小屋，小屋里有一个老头，老头会带着林公子乐儿。

× × ×

但他没法儿进镇。因为一声呼哨，从路边飞出了六个人。

这六个人的动作很迅速，一个执刀的人刷刷刷三刀砍下，直砍他们的马。另外一个双掌直击向驾车的小慧，小慧鞭子一扬，就向那人抽去，那人身子在空中一翻，便翻过

马车，落在车的另一边。就在这时，另外一个人扯马而上，人落在马背上，一踢刺臀，马用力一跃，就箭一般冲了出去。

马车双辕摔在地上。

原来那个用刀人把马缰和肚带都一齐砍断，让马脱出车辕的系攀，才能使马背上的人驱驰而出。

用刀的人又一刀挑出，把帘挑断。

林子只好勉强坐了起来。

他看到了来人，来人是丐帮的六劈头。

劈头老大收起了刀，瞪着林子。

“听说你拿到了寂寞剑？”

林子点点头。

林子想，单身而出，寻找十二天下中那个嗜血杀人的三月羊。但他没有找到三月羊，自己反而成了人家要宰杀的羊。啸林山庄的人想杀他，北方丐帮也想杀他，十二天下更想杀他。

他想追杀别人，反而被别人追杀。

他想苦笑，但笑不出来。

× × ×

劈头老五道：“你手里的剑一定是寂寞剑，因为我见到了剑光，那一道彩虹不会错。”

林子甚至都懒得点一下头。

劈头老五道：“我们这些人中，只有老大、老三后来跟过鱼漂儿总筐头，他们也只见过一次她老人家用寂寞剑。那还是几十年前 她同凌云阁阁主严释惊天动地一战。我们兄弟六人想证实，你手里的剑确实是寂寞剑。”

林子点点头，他明白，丐帮人一定要寻找寂寞剑。

他们会为了找回这一柄寂寞剑，不惜杀死他狼孩林子。

他在江湖上并不是一个很有声望的人物。他只是啸林山庄的一个闲人，一个象林中野人一样的狼孩。

他被枯木大师的毒树枝折腾得没了气力，如果他能站起来，就可以同丐帮六劈头拼力一搏。

但他没有一丝儿气力。

× × ×

林子的目光寻找小慧。

他看见了小慧。

小慧在笑，这是凄艳的笑，让人心碎的笑。

他想讲话。

小慧开口了：“你是不是又要告诉我，让我走开？你是不是又要告诉我，让我去哪一个没人的地方等你？你别妄想了，我就在这里，如果他们杀了你，我就会把你埋了，杀死他们。杀不死他们，我也会杀死自己。”

林子看着她。他是想让她走，但他从她眼中看出，她不会走，她决不会扔下他自己再一个人走开。

想必那一次走开已经把她折磨得没了耐性。

尤其在不知他是生是死时，等待比被杀更难熬。

林子笑了笑，他再也不看小慧。

× × ×

劈头老大道：“我们只想借看一看这柄剑。”

照丐帮六劈头来看，这要求也是天经地义的。寂寞剑出自大侠米离，米离临终之时把这柄剑传与了丐帮总筐头儿鱼漂儿，从此寂寞剑与另一项江湖绝技“百兽舞”就成为

鱼漂儿的拿手本事，也是丐帮自身的两大绝艺。虽然鱼漂儿已死，但江湖人多知鱼漂儿并无亲淑子弟，那么这寂寞剑必然会传与丐帮总筐头牟熊了。

可如今江湖上又出了一柄寂寞剑，他们怎么能不过问？林子如今身体孱弱，如果不把寂寞剑交与六劈头，他与小慧就有生命之忧，他为什么不交出来？

但林子只是微微一笑，道：“你们见到鱼漂儿师父把寂寞剑交与别人看了么？”

丐帮六劈头一愣。

寂寞剑一向不示与人，甚至在剑出手时，也因其太快使人看不清剑，而只能见到那一道闪动的光彩，象一道绚丽的彩虹。

寂寞剑不与人看，不能示人，所以称其为寂寞剑。

寂寞怎么会与人看？

劈头老大道：“寂寞剑是丐帮总筐头鱼漂儿前辈的佩剑，怎么会在林先生手里？”

林子道：“我向鱼漂儿前辈承诺了三件事，才得以做寂寞剑的传人的。”

劈头老二道：“据我所知，鱼漂儿前辈作古之时，你还在林子里学狼嚎呢。”

林子脸色胀红，他不愿被人提起这段往事，林重对他就从不提这一段往事。

林子道：“如果我能爬起来，为了这一句话，你可能会吐落两粒牙齿。”

劈头老大道：“如果你不交出寂寞剑，就只好和我们丐帮六劈头一斗。”

× × ×

林子站在山坡上。

树木萧瑟，北方的林子已经披上了一层冬意，远近的山坡都是一片黄色。

劈头老大把刀一掷，刀便插入地中，只露出一截刀柄。

“你如果不交出寂寞剑，只有一死了之。而且你死了，寂寞剑必定落在我们手里。”

林子一笑：“你们可以夺剑，可以向武林中人炫耀你们是用武力从我手里夺去寂寞剑的。但你们决不可能真正成为寂寞剑的传人。你们六个人不能，牟熊也不能。”

劈头老二道：“为什么？”

林子道：“因为你们不配。”

六劈头没有讲话，他们明白林子这一句话的重量。他们不配成为寂寞剑，因为他们不是米离，不是那个一啸落松风，剑气行千里的大侠米离。他们也不是鱼漂儿，不是那个侠骨柔肠，无限情思入骨的鱼漂儿。他们只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丐帮劈头，是不怕死，敢死的汉子，但决不会成为寂寞剑。

牟熊也不配持有这一柄寂寞剑？也许他的话对。如果牟熊有这“百兽舞”与“寂寞剑”两大绝技，鱼漂儿总筐头儿一定会传与他的。既然连三十八万丐帮徒众的大事都委托与他了，为什么还要吝惜这两项绝技？她也该明白，只有牟熊擅这两大绝技，丐帮才会在江湖中更有地位。

但她并未传与牟熊两大绝技，看劈头老五一提起寂寞剑时牟熊那神态，显然他手中并无这柄寂寞剑。

他也可能没有“百兽舞”这门江湖上罕见的绝技。

劈头老五冷冷笑道：“你认为只有你应该有这门绝技？你认为牟熊总筐头儿和我们六兄弟都没有这德行，不该有寂寞剑，而你却应该有？”

林子笑笑道：“宝物存世，唯有德者可以居之，这也没什么奇怪的。我只是比你们幸运而已。”

劈头老大道：“你凭什么说我们无德？”

林子望着山坡，他现在想去那片林子，他已经能看见那片林子了，但他不能马上走过去，也可能就眼望着那一片林子而倒在这里，默默死掉。那样他便不会知道啸林山庄前摔死的小公子是谁，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他必须讲实话。

“我在鱼漂儿前辈住的那间屋里，静夜听到了鱼漂儿前辈的琴声。然后就找到了她

的剑与这一本剑谱.....”

说来很简单。

丐帮六劈头哑口无言。

他们敬重鱼漂儿。但他们没想到应该敬重那一间小屋，敬重到了应该在那一间小小的潮湿的屋子里静夜中宵不眠不休地想着鱼漂儿和她的惊世绝技。六劈头也和牟熊一样，曾在那间小屋里走来走去，赞叹鱼漂儿的清苦，但他们决不想让自己也那样清苦，他们决定在青楼上，在宽敞干净的屋子里住，他们决心不亏待自己。

鱼漂儿就没选择他们做为她的传人。

他们觉得心里很不自在。

× × ×

劈头老大一吼：“杀！”

丐帮六劈头就身形急动，把林子围了起来。

林子凝立不动。

叭——，劈头老三一掌击在林子后背上，他哇哇吐出两口鲜血。但他身子晃了两晃，又站稳了。

劈头老大道：“你为什么不出剑，拿出你的寂寞剑来，否则你就没命了！”

他用力一拳，把林子打得象一只纸鸢，飘飞出去。

林子觉得昏昏沉沉，他的眼里闪着绝望的光芒，他浑身燃起了怒火，他身子已经挺起，他的手在颤抖，他去摸腰间的那柄软剑。这是一柄寂寞剑！

但他的手停住了。

他已经看到了劈头老大眼里闪过的那一丝惊慌，已经看到了丐帮六劈头对这一柄寂寞剑的畏惧。只要他出剑，六劈头就会有人倒在山坡上。

但他的手停住了。

× × ×

劈头老大拔出了单刀，把刀放在他的脖颈上。

小慧脸色苍白，站在一边瞧着他们。她在等待，等待林子的死亡，也在等待自己的死亡。

劈头老大刀一用力，便有血丝从林子的脖颈上浸出。

“如果你出剑对敌，就还有一点儿机会。”

劈头老二道：“不然，我们就只好杀了你，夺走你的寂寞剑。” 丐帮六劈头都站在林子身边，任何人出手，都可以置他于死地。林子缓缓说道：“你们可以杀死我，但我决不可能这么办，我不能违背我的诺言。我答应鱼漂儿前辈，从此维持丐帮，一生一世做丐帮的援手。”

林子眼睛一闭，等待死亡。

× × ×

劈头老大笑了，丐帮六劈头都笑了。

林子吃惊地看着他们。

劈头老大说道：“五弟，你说得对，这狼崽子真比咱们这些人模狗样的家伙强，他不得寂寞剑，谁得寂寞剑？”

六劈头向林子深深施礼。

六兄弟的眼里闪着诚挚的光。

劈头老二拽起了林子。

劈头老三道：“多谢你善待五弟。”

丐帮六劈头一齐向林子施礼：“兄弟，告辞了。”

丐帮六劈头走了。

× × ×

小慧扑上去，紧紧抱住林子。

他们又度过了一场劫难。

小慧喃喃道：“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杀你？你怎么知道要这样做？”

林子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鱼漂儿告诉我，要我善待丐帮，因为我手里有一柄寂寞剑。”

× × ×

牵过马来，他们骑马去啸林山庄。

他们已受了两次惊扰，好在二人都还平安。

他们一定要到树林中去，去寻找那一间林中小屋。

他们骑马缓缓走上山坡。

他们已经望见了那树林，只要一放马缰，这匹马就会小跑着，轻轻松松地跑进树林。

但他们没法跑下去。

在他们面前站着一个人。

这个人尖头豆眼，嘻嘻笑着，眼光很淫邪。

“小丫头，你上哪儿去啊？”

他手里还有一只酒瓶，一只来自波斯国的晶玉玻璃瓶。

他对坐在小慧身后的林子蛮不在意。

小慧和林子只好下马。

他们的目光仍在望着那一片树林。

× × ×

这男人嘻嘻笑：“我是风月美酒。”

小慧失声道：“你是十二天下的侯先生？”

“不敢，你就叫我七月猴算了，不然你就叫我七猴子，你愿意怎么叫就怎么叫。”

这就是十二天下里那个风月美酒的七猴子？

× × ×

林子冷笑道：“你想干什么？”

七月猴道：“你杀了猪，宰了狗，又杀了十月马，是不是？”林子一笑。

七月猴摇头晃脑：“那头猪笨头呆脑，偏偏有女人去喂他就他，你说让不让人恶心？”他盯住小慧看看，又说道，“还有那只狗，格格笑起来没完，十二天下有了一猪一狗，天下不宁。你杀了猪宰了狗，有什么不好？我来找你，是专门向你道谢来的，我这里有一瓶美酒，你喝不喝？”

林子和小慧都很意外。

十二天下行事诡黠，不与人同，但决不可能被人杀死他们自家兄弟，不来寻仇，却跑来与仇人大饮美酒的。这其中必有蹊跷。

七月猴自己又喝了一口酒，道：“这酒中自然有毒，你要是敢喝，咱们就交上个朋友。你要是不敢喝，那可就麻烦了。”

林子接过了酒瓶。

这是一瓶陈酿的葡萄酒，是波斯国的产物。不知是贡品还是哪一家大户家中贮藏的，触口喷鼻，皆是酒香。

林子拿起来就要喝。

七月猴道：“要不要我告诉你，这酒里是什么毒？”

林子摇摇头。

小慧盯住他。

她恨，她恨这些天下的男人，恨这些江湖客，他们动不动就使刀用枪，戕害人命。要不然就是这么一瓶毒药，那样一粒毒丸，想毒杀天下仇敌。他们难道就不能象丐帮六劈头一样，恩恩怨怨，原为大义，相逢一笑，泯绝恩仇？

林子喝下了几大口酒。

他的脸有些抽搐。

七月猴也是兽，他是狼孩，也是兽，这是兽与兽在较量。

七月猴见他喝下了几口酒，也暗暗吃惊，知他胆识过人，但又知他已然中毒，便静静地坐在他对面，看他运功疗毒。

七月猴道：“我看见了 you 与那个老和尚在一处。那老和尚也太笨拙，才让你有机会吃草，可现在你没有任何机会了，你想去吃草，也爬不出七步去。这是‘七步寸断丹’。你只有好好静坐，护住你的心脉，也只能坚持那么半个时辰。如果你一动，七步之内必死。我告诉你这些也就够了。”

林子闭目无语。

小慧在一边观看他，见他脸色渐渐在变，他的脸上象有了黑黑白白的光斑，有条条缕缕的斑影。她暗暗吃惊，知道这是中毒已深的征兆。

七月猴在一边道：“这种笨蛋，你跟着他做什么？还不是只能受罪？不如跟着我，你可以知道七月猴有多温柔。风月也会谈，美酒也能饮，你要多快活就有多快活，好不好？”

小慧恨恨地盯他一眼，恨不能把他吞进肚里。

林子的头发在脱落。

山坡上有微风，他的头发在微风中飘落。

他是会先倒下，还是会先掉光了头发？他会浑身腐烂而死，还是会浑身漆黑，尸硬如铁？

林子突然瞧见了虫子在他身边爬。

这是些地鳖虫，是一种北方蠹虫。

这些虫子正从他的膝盖向上爬。它们不怕林子成为僵尸，也不怕他身上有毒，它们

是食尸的蠹虫。但它们爬得太慢了，直等到他死，也不会爬到他脸上来。

七月猴悠然道：“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不会量力而行，你这么一个小小的笨蛋傻瓜，难道就能杀死十二天下么？猪再讨厌，狗再无能，也得由我们自己下手杀，你何必插手？听说你还要找三月羊？你连我这个七月猴都对付不了，你找到她，只会被她咩咩叫着吃了，她吃掉你，连骨头都不会吐出来。”

林子的头脑里已一片晕眩，他的头脑中象有无数花丛飞来绕去。他心里道：难道我不行了么？难道我只能就这样迷迷糊糊地去死么？还有小慧，还有树林呢？还有伞儿呢？她们怎么办？

他看见一只地鳖虫爬上了他的手背。

他很厌恶这地鳖虫，他想拼死也要把这只地鳖虫扔出去。

可能这一甩，他就没了命。

即使是死了，他也不能让这只地鳖虫爬在他手上。

但他最后看见了身边，他身边已经爬满了地鳖虫。

小慧尖叫着，急不可耐地冲上来，踩踏这些虫子。她更厌恶这些虫子，她已经变得要疯狂了。

但七月猴看也不看这些虫子。

他为什么不看这些虫子？他也讨厌这些虫子么？他也不想让这些虫子来打扰他么？

他坐在林子对面，身边很干净，没一只地鳖虫。

林子的心理突然一亮。

× × ×

小慧惊呆了，她吃惊得不知怎么办才好。

她眼睁睁地看着，狼孩林子被七月猴这几口毒酒毒迷了本性，竟然抓起了手背上一只地鳖虫，生生地把它吞吃了下去，然后他就满脸花花绿绿的彩色，一脸诡秘的笑意，

去抓他身边的地鳖虫。

他吞吃起这些可怕的食物来。

小慧瞪眼看着他，吼叫道：“林子，林子，你疯了么？你疯了么？”

林子看都不看小慧，拼命吞吃那些地鳖虫。

小慧盯着他看，喊：“混蛋！混蛋！你真是个混蛋！”

她哇哇地大吐起来，吐得很苦。她佝偻下腰去，再也直不起腰来了，眼里哗哗流泪。

小慧吼叫两声，冲向七月猴。

七月猴一出手，就把她甩了出去。

她叭地摔在了地上。

她绝望地看着林子。

林子仍在吞吃，他吞吃了许多地鳖虫。他难道在死之前一定要吃够这些虫子？

他难道昏迷得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 × ×

小慧绝望了，她想用匕首自杀。

她看看林子，想告诉他，她要先走一步了，她不能再等待他了，决不能再等待了。

她要把匕首刺向前胸。

一只手捉住了她。

她抬起头来，他是林子，是林子捉住了她的手。

他没有死，他的脸色有些苍白，但没有那昏昏暗暗的一块黑一块白了。

林子的声音喑哑，说话也有一股腐尸味儿：“你为什么这么急？”

小慧的泪水哗哗流。

× × ×

七月猴走了，她不知道七月猴是什么时候走了。

他为什么不再出手？他是一个只会谈风月，只会饮美酒的纨绔公子么？他的功夫不高么？可是看他一出手便把小慧甩开那手法，他的功夫很高，也很好。

也许他是想着他的诺言，他从此想与林子交上个朋友？

林子吃了地鳖虫，她无论如何也觉得有些恶心。

她没想到，这些地鳖虫会救了他的命。

林子也不知道，他只是在临死之前决心试上一试。

结果他又活下来了。

这一试让他又有了性命。

第二章 树林小屋

人能讲清林子进入树林时的心境。

他想仰天长啸，呼唤他的朋友们，在这片林子里他徜徉了十年，他可以呼唤这林子里的一切野兽，让它们跟自己一起嬉戏，他熟悉树林里的每一棵树，熟悉树林的语言，熟悉野兽的嗥叫，象熟悉他自己。

有一种从野外归家来的感觉。

他疾步向树林里走去。

他忘了身后的小慧。

× × ×

小慧是女人，而且是一个很细心的女人。

这个女人时时刻刻渴望爱抚，渴望男人的注目。

她刚刚从那一场厌恶中走出来，她现在仍然不能想象，她是在同一个吃地鳖虫的男人在一起。他吃了地鳖虫，就不再是那个很健壮很剽悍的狼孩林子了，他只是一个疯子，

一个孱弱而可怕的疯子。这个疯子疯狂地吃草，吃地鳖虫。

她不能想这些，一想到这些她就要再呕吐。

她满心委屈，她盼望林子为她的委屈而向她讲上一会儿话，讲一会儿男人缠缠绵绵的软语。

那样子她会消去这厌恶的，因为林子毕竟还是寂寞剑，还是一个可解女人心意的男人。

但林子根本不睬不顾她，只是匆匆忙忙地向树林深处走去。

× × ×

眼前就是那间林中小屋。

林子已经走在了这小屋前。

他应该有他自己的习惯，这时他该一推门就冲进去，一进屋就看到那老人一双炯炯的双目瞪着他。他不能敲门，他一敲门，那个老人就会说道：敲也是推，不敲也是推，为什么不一推而入？

他想推门，但犹豫了一下。

是不是“近乡情更怯”的心境？

他这时看到了木条扎的门把手很干净。

这间林中小屋的主人那个老人并不经常出入，这门把手应该是有些泥灰，不该这样干净的。

所以他迟疑了一下。

他推开了门。

从门里嗖嗖激射出十几支箭来，这是从一个弩筒里射出来的小箭。

这些箭直射他上中下三路，射得很急。

林子身子一飘，人已经飘向了门侧。

十几支箭都射在林中的树上。

× × ×

林子的目光很敏锐。

屋里有四个人。

他看见了四个人，小土炕上坐着一个，那人浓眉怒目，面色阴沉，是丐帮三十八万众的总筐头牟熊。

牟熊冷笑：“你以为你还可以活命么？”

三个人紧紧盯住他。这三个人一个是个长胡子老头，眉毛和胡子都很长，眉毛一根一根都可以数得清，又长又稀又白。这老头儿一脸苦相。还有一个是个憨头憨脑的高个人，这人憨憨地总笑。最后那个是一个女人，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瘦瘦长长的马婆脸，一脸皱纹，偏偏在鬓角上还插一朵极珍贵的珠花。

林子看清了这三个人，他心中一沉。

这是丐帮三个难缠人物。

老头子叫苦头儿，这个憨子叫憨头儿，那个马婆脸女人叫冤头儿。

这三个人是丐帮中比六劈头更有名头的人物。

× × ×

林子道：“你为什么想射死我？”

牟熊道：“我一定要杀死你！”

林子冷冷一笑。

他救了云老爷子，这让牟熊难堪，重要的是他又得到了寂寞剑。为了这一条，牟熊也一定会杀死他。

牟熊怎么会来到这里？他怎么会知道这座树林之中有这样一间林中小屋，有这样的地方可以等到他？

他并没让丐帮六劈头知道这里。

他也没让任何别人知道这里。他只是和伞儿把小公子乐儿送到这儿。

伞儿并没在这里，她在回眸楼，在可卿那里。再说伞儿也说不清这个地方，她指不明林中小屋在林子何处。

可能丐帮人中早就对这里注意了。

林子心里很淡然，但又有了杀机。

没了老人，没了小公子林乐儿。莫不是他们说对，小公子林乐儿被一个假林子象摔蛤蟆一样摔死在啸林山庄门前？那个人是谁？是谁把小公子林乐儿从这里弄走的？那个老人呢？那个慈眉善目，和和气气的老人呢？他哪里去了？

× × ×

林子冷冷问道：“这间屋子的主人哪里去了？”

牟熊一愣，他没想到林子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竟然能问出这样一句话。

他不是胆识过人，便是装痴卖傻。

牟熊冷笑道：“我可没看见这里有什么人。”

这句话也等于没说，牟熊看见了人，就可能是老人么？他没看见，丐帮这三个人物不会先来，对老人孩子下手么？

林子心竟然一颤。

他相信那个老人的功力，因为他看见那个老人可以和他一样，坐在春天泛潮的树墩上，一坐一整天。而且奇怪的是，他站起来时，屁股湿得可以拧出水来，而那个老人的裤子竟连点点滴滴的水渍印痕都没有。

可现在老人没了，孩子没了，这让他很是心慌。

× × ×

牟熊道：“林子，你从丐帮宝地逃出，也就是了，你不该偷走我们丐帮前辈总筐头

我师父鱼漂儿的佩剑寂寞剑。师父的剑是我放在那间屋子里的，这是依她老人家的吩咐，不让丐帮同江湖各大门派结怨，不以凶杀血腥为快事。你偷走丐帮的宝物，已是犯了死罪。”林子笑道：“不知哪里是丐帮的宝地？”

牟熊道：“就是你住的那一间土屋。”

林子道：“既然是宝地，为什么用来关押象我这样的人犯？”牟熊一叹道：“林子兄弟，你错了，你在啸林银庄门前慨然束手，被缚以后应该押往啸林山庄。我看你是一个慷慨汉子，自然不会干出背主逆上的恶行。所以我敬你重你，不想把你交与啸林山庄。这实在是我的一片苦心，林子兄弟，难道你不明白么？”

牟熊脸上的气愤难抑，很是伤感，他象一个主持江湖道义的人物，很为林子的不明事理而愤慨。

憨头儿瓮声瓮气地：“嘻嘻，他不好，杀了他！”

他一句话也不多讲，就想冲向林子。

苦头儿拦住了他。

苦头儿道：“林子，你虽然是个狼崽子，毕竟也是江湖上的一条汉子，你拿到了寂寞剑了么？”

林子点点头。

苦头儿道：“寂寞剑是江湖名剑，你这人是不是配得起这一柄剑？”

林子道：“我很幸运，我是偶然得到了这柄剑的。”

苦头儿道：“幸运者向来不一定会有好结果。你现在就不妙了，据说你被丐帮六劈头打倒地地？”

林子很难堪，但他只能承认。因为他确实败在了六劈头的手下。苦头儿冷冷一笑道：“这就是了，你斗不过六劈头，可六劈头在我们手下走不过三十招。”

冤头儿尖声尖气地问道：“林子，你信不信这个？”

林子长吁了一口气，道：“我信。”

苦头儿道：“如果我们三个人出手，你就没有机会了。”

憨头儿瓮声瓮气道：“对，你就没有机会了。”

冤头儿声音尖细，听上去极不舒服：“你为什么不交出那柄寂寞剑，把它归还给丐帮？从此大家各走各的路，好不好？”

林子摇头道：“我也是丐帮之人，我曾答应过鱼漂儿前辈，我将为维护丐帮尽力，我决不会把寂寞剑交给你们，因为你们这些人心术不正。”

牟熊眼中冒火。

三个人盯着他，要一击而杀。

这时，树林里响起了小慧急嘶嘶的喘声，她在喊：

“林子，林子，你在哪儿呀？”

林子不能回答，因为他现在全身凝力，正等那三个人全力一拼。这一击如果分神，就会要了他的命。

× × ×

叭——，小屋的门推开了。

正是朱慧，是气喘咻咻，急急忙忙的朱慧。

小慧找到了这间小屋，她推开进来，刚想埋怨林子，就看见了一双亮晶晶、精湛湛的眼睛，这是那个苦头儿的目光。她又一转身，就看见了冤头儿和憨头儿。

她才明白，林子已经掉入了陷阱。

林子冷声道：“你出去！在外面等我……”

朱慧不动，她这时又忘了那些地鳖虫，想起了林子正处在危险之中。

她又笑了，她认定女人的最好武器就是这笑：“你们干嘛这么僵僵地拿姿作态，这样别别扭扭站着不累么？”

她是女人，从那三个人的目光中看出，她可以向这个憨子下功夫。她袅袅婷婷地走过去，站在林子与憨头儿间，向憨头儿笑。

“你这人干嘛气势汹汹的，怪吓人的样儿？”

憨头也嘿嘿一笑：“总筐头要杀他，就杀！”

小慧笑得更迷人：“可你不想杀人，对不对？”

憨头儿刚想回答，牟熊一吼喊道：“不要罗嗦，拿住他，夺下剑来！”

苦头儿、冤头儿身形极快，冲向林子。

憨头儿一愣，身子一扭，也冲了上来。

小慧去挡他，但憨头儿身子斜了斜，便把她闪空，人直奔林子去了。

这一挡一斜之间，林子便冲出屋子。

× × ×

林子站在树林之中。

他心里有了信心。

他在树林中，心里比在酒楼、城镇里都踏实。他熟悉树林，树林不会背叛他。

苦头儿、憨头儿，还有那个女人冤头儿都围在他身边。

苦头儿在摇头：“苦难终究会有个头儿，只要你不死你就能等。”憨头儿也怔怔地念，象念书一样：“人太憨，未必就不是福气。”他这句话很有道理，但显然不是他自己的，而只可能是拾人牙慧，每逢恶战之前，要先说的。

冤头儿也一叹道：“冤也有头，债也有主。”

话音刚落，三个人就扑了上来。

十招过后，林子很是吃惊。

他知道他这一次躲不过去了。

不用牟熊出手，只丐帮这三个人，他便无法应付，四五十招之后，必定会被他们杀

死。

这三个人绝不同于丐帮六劈头，六劈头的功夫有着有势，也有规可循。虽然武功招式刚猛，但人可以从他们那招数中见到破绽，可以逃，也可以攻。但这三人就不同了，冤头儿一上手便是小擒拿手，一个满脸皱纹，满身香气的女人凑近你，忸忸怩怩的样子，手势极其诡异，常常从你意料不到的方位出手，拿、掐、扼、攀、拍、扣、压、扳，弄得你防不胜防。那个憨头儿象你是害死他爹娘的苦主，盯住你，用一只小钵大的拳头向你猛击。这是少林神拳的家数，但又没有少林神拳那沉稳。一个疯子打少林神拳，力大劲沉，攻势又猛，又急迅无比，拳风嘶嘶作响，又越打越有气力，让林子躲闪不及。拳风刮得他皮肉也隐隐作痛。如果挨上了一拳，肋骨岂不得全被打折？更厉害的是这个苦头儿，他只是在远处向林子遥遥点指，那一指一点，莫不指向林子的要穴。林子心里暗暗吃惊，他双手的指式总在变化，一变为两指点戳，再一变为四指骈指，虚虚实实，分明是四笔点八脉的功夫。

林子的情形很是危急。

他被逼靠在一棵大树下。

他已无路可退。

他在做最后一拼。

× × ×

苦头儿道：“你可以出剑了，让我们也见识见识寂寞剑。”

冤头儿也尖声笑道：“对，据那六个蠢货说，你已经成了寂寞剑的传人。我想鱼漂儿这个老婆子准会选一个倒霉鬼来继承他的寂寞剑。果然就是。你看你，好好的一条小命，不就因为有了这么一柄破剑，命就没了么？”

憨头儿不向林子讲什么道理，只是憨憨地笑。

林子的眼里闪着怒火。

他要做最后一搏。

他要冲向冤头儿，他知道这三人之间，以憨头儿最弱，以苦头儿为最高，但他不愿意冲向憨头儿。死，也让这个冤头儿和他一起死。

冤头儿看出了他眼中的怒火，冷笑了：“想拼么？为什么不试一试？”

林子要振身一扑。

× × ×

这时，他看到了野熊。

这是长白山凶悍无比的棕熊。

这是一家四口的棕熊。两只大熊一前一后，摇摇摆摆向林子中间走来，中间有两只幼熊。

它们不知道这里正在人杀人，正向这里走来。

林子纵声一吼，向那四头熊发出一阵子嗥叫。

棕熊站住了，然后两只小熊开始后退。

两只大熊向苦头儿三人扑来。

棕熊在奔跑，那姿势虽然不好，但速度不慢。

它们已经扑到了面前。

两只熊一齐扑向苦头儿。

这是重八九百斤，凶悍无比的棕熊。

林子的身子急速扑向冤头儿。

他只有这一个机会了，这是树林里的棕熊给他的机会。

苦头儿向棕熊射出了他的暗器，一蓬一蓬的牛毛针直射入棕熊的身子里。

但因为他是丐帮名闻天下的苦头儿，所以他的牛毛针无毒。

棕熊哪会在乎这几根细针，就是刀枪刺腹，拖肠破洞，也会向人扑击。

棕熊的大巴掌一下下抡向苦头儿，苦头儿只好闪身腾挪。

但这是在林子里，不是在平地上，他总是要受到阻碍。

苦头儿被棕熊在肩上拍了一掌。

这一掌拍得很厉害，他的半边身子再也不能动了。

憨头儿忙去对付棕熊。

他忘了对手是熊，就用他那能生裂碑石的大拳砰砰打在熊背脊上。

棕熊负痛，一回掌，拍在他身上，把他打飞了出去。

这时，苦头儿已经抽出拐杖。

憨头儿也掏出了一把折刀。

他们已起杀机，决心把这两只棕熊杀死。

林子把冤头儿逼在树边，要下杀手。

他决心杀死这三个人，因为他们不光要杀死林子，而且要杀死那两头棕熊。

他举起了掌，要拍击在冤头儿的头上。

× × ×

一声断喝止住了人：“住手！”

牟熊出现在小屋门口，他牵住了小慧。

小慧又一次不识相，想同牟熊动手，被他擒住了。

牟熊道：“喊走你那两头棕熊，不然我就宰了这个女人！”

林子怔住了。

他突然啸吼起来，向那两只棕熊比划手势。

但棕熊又扑又跳，不想离去。

牟熊道：“如果它们不走，就宰了这两头野熊！”

苦头儿执杖在手，憨头儿持刀，两人要向野熊一击。

武功高强者手中如有利刃，一头棕熊，三招两式便可被杀死。林子猛然嘶吼，吼声连连，向这两头棕熊示警，要它们离去。

但这两头棕熊只是又吼又跳，作势要扑向苦头儿。

× × ×

就有人一声清啸。

啸声如鹤唳清空，象龙吟火泽，在这树林之中回荡。

从树林中传来了一阵熊吼。

这是那两只幼熊逃去的方向。

两头棕熊惊慌了，向林子嘶吼连连，便向林子里奔去。

它们跑得很快。

从树林里便走出来一个人。

这个人的脚步很轻，走的姿势极为美妙，他身子不摇不动，人象在水波之上，平平地向前滑移。

苦头儿心一动，这是武林中最高的轻功身法，若波若影身法。来人就站在了几个人中间。

他站的地方很特别。

他向左一纵，就可以扑向牟熊，一纵而上同他交手，他向前一步，便断了苦头儿和憨头儿的退路。

这人道：“丐帮也有过光彩时光，怎么越弄越不济了，堂堂三十八万众的丐帮总筐头竟然用一个女孩子来胁迫别人，这会不会让天下人齿冷？”

牟熊哈哈一笑道：“既然有人可以用野兽袭人，我为什么就不能用女人做盾牌杀人？”

这人道：“可那两头熊走了。”

牟熊心中忖道，看这人有恃无恐的样子，恐怕身手不凡。再看他那一身看似行若无事的若影若波轻功身法，自己就万万不及。这人的功夫之高，恐怕当今也很难寻找得到那么几位。何必扯住这个女人，让他不高兴，与他为敌？

想到这里，牟熊的手一斩，把小慧的捆绑砍断，哈哈一笑道：“你说得对，但不知你是谁？能否将你的名讳向在下明言。”

因为众人都看得清楚，这人头上戴一张面具。面具很和善，象一个笑弥勒佛，但面具后面那个人肯定不会总在笑。

来人一叹道：“你何必问我？我与你们丐帮极有渊源，就是你们的前辈鱼漂儿亲自来了，也得向我行礼问好。”

× × ×

众人均一震。

鱼漂儿已死。

这个世界上，值得鱼漂儿敬的人已经不多。而且她一定要向他行礼问好，这个人必然比鱼漂儿地位还尊贵，人也必定比鱼漂儿更有名。

牟熊心里在想，江湖上硕果仅存的那几位高人之中，有谁会这样神龙不见首尾。他想不出有谁，他甚至不知道与鱼漂儿往来的那些江湖豪杰之中还有谁仍活在这个世界上。

牟熊心中想道：如果这一次不杀死林子，夺回寂寞剑，下一次就会更难杀死他。不知为什么，林子始终不出手，不露出他的寂寞剑招式。听劈头老五说过，他一出剑，剑无迹，人无迹，剑与兵刃无格斗之声，这正是寂寞剑与人争斗的最大特色。那么说，林子一定已经熟谙了寂寞剑法。他为什么不用？是没练熟，一定是他还没有练熟。

一定要在他用熟寂寞剑之前就夺回这柄剑，杀死这个狼孩。

可他又不想冒险。他不知道这个人只是虚张声势，还是真的功力非凡。他听过这人

的一声清啸，那一声清啸果然是龙吟凤鸣，让人听了心里暗暗吃惊。但他的功夫如何呢？

牟熊脸色阴晴不定。

× × ×

那人一笑道：“牟总筐头儿，你何必在心里算来算去呢？我可以告诉你，你还是不要轻举妄动的好。不然你一定后悔。你们四个人一齐动手，我不可能让你们走过三招。”

牟熊心里一震。

他相信。

这人不但功夫非凡，而且能明明白白地知道他的心事。

牟熊笑了，凡是做大事的人，比别人高明之处，就是在别人都笑不出的时候他也能很畅快地笑，让人以为他很快乐地笑。

“那么你一定是一位前辈了？”

那人不耐烦地唔了一声。

牟熊道：“既然是武林前辈，不愿向在下示以称讳，我们又何必再问？只是这个人刚刚入了丐帮，做了丐帮的七劈头，便在丐帮宝地偷出丐帮的宝物，私逃至此，你说该杀不该杀，他该不该将宝物交与我们带回丐帮？”

那人沉吟一下，问道：“这就怪了，北派丐帮自从鱼漂儿执掌以来，一向以淡泊自命，哪里来的什么宝物、宝地？”

牟熊怅然一叹，心情郁郁道：“当然。在别人看来不是宝地，在丐帮看来是。在别人看来只是凡品，在丐帮看来却是宝物了。”

那人问道：“不知能不能一问，什么地方是丐帮的宝地？什么又是你们丐帮的宝物？”

牟熊肃然道：“丐帮的宝地是鱼漂儿师父的居室，凤凰城丐帮分舵一间破旧的小屋。丐帮的宝物是一柄剑，叫寂寞剑。”

那人一怔，显然很吃惊。

他一定熟悉那间小屋，也熟知寂寞剑。

他象浸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之中，人已变得怔忡。

牟熊的脸色又阴晴不定了。

他知道这时有了机会，他可以冲向这个人，在三五招内杀死他。苦头儿三个人会助他一臂之力。

但他转眼之间便没了这个念头。

这并不是他的心变软了，而是因为他看到了那人的姿势。

那人的手正垂着，但他的脚尖正冲着牟熊。

心为神，脚为踪，有踪便可动，如果他确是高手，只要脚尖冲着牟熊，他什么时候出手都来得及杀死牟熊。

牟熊能看出这一点来，所以他才能平平安安做了十年丐帮三十八万众的总筐头儿。

× × ×

那人的声音有些异样。

“林子，你得到了寂寞剑？”

林子点头道：“是，我得了寂寞剑。”

“你怎样得来的？”

“在鱼漂儿前辈的那一间小屋里。”

“你怎么到了那里？”

“牟熊牟大侠和云涛云老爷子把我解回啸林山庄。”

那人愣了一愣：“你犯了什么罪？”

林子心里一酸，声音便有些哽咽：“他们说我在啸林山庄门前摔死了啸林山庄的小公子林乐儿。”

那人突然哑然一笑，笑得很快，但又不笑了。

众人不知他为什么要笑。

林子也怔怔地看他。

“据我所知，你已经把那个孩子交托与别人了。”

林子一叹，看来这人什么都知道。他是谁？他为什么什么事情都知道？

林子不语。

那人道：“你把人交给了那人，又不相信那个人了，是不是？”林子一震。他心里明白，他是有些不大相信那个人了，他从来也没问过那个老人的姓名，也没问过那个老人的来历，但他相信那个老人，他常结结巴巴地向那个老人讲他自己，讲树林里的野兽和啸林山庄里有人有什么不同。

那个老人乐意听他讲，因为除了林子，没有任何人可以把兽的世界同人的世界这么清清楚楚地进行比较。

他看待事物的方法很简单，也很明晰。

可他毕竟不知道那个老人是谁。

× × ×

这人道：“你找到你托付的那个人了么？”

“没有。”

“你知道他死了么？”

林子摇摇头。

这人道：“既然他没死，你没找到他，就不能知道他是辜负了你的委托。”

林子心里一亮，对，既然信任别人，为什么心思不定？

他向这人一揖道：“多谢你的教诲。”

这人问：“你为什么不与他们一较输赢？据我所知，寂寞剑与这四个人周旋，也足

可以自保。”

牟熊暗暗吃惊，这个人并不把寂寞剑怎么看在眼里，看来是个高人无疑。

林子道：“我不能用寂寞剑来对付他们。”

这人惊疑道：“为什么？”

林子一叹：“因为他们是丐帮中人。我得到寂寞剑时，也得到了一本剑谱，上面有鱼漂儿前辈的嘱言，我不能忘记。”

这人更是诧异，好半天才慢慢说道：“这就更奇了，我知道，鱼漂儿死时，许多人在场的。她并无一言一语留于世上。她在这寂寞剑谱上又说了些什么？你能不能告诉我？”

林子当然可以讲。他是狼孩，他不知道有一些事必须避着一些人。

“此剑为寂寞剑，前三十年伴米离孤苦，后三十年陪鱼漂儿清凄。此剑给人道义，但不与人温情。如果认可以下三条为诺言，便可持此剑谱与寂寞剑。一、一生已历千辛万苦，自以为此生已不论再多苦楚，也不会比以前更苦。今后历百千苦难而绝不回头者，可获剑及剑谱。二、配此剑者，务记在江湖上有恩怨分明之规。云飞山庄云涛于我有恩，大侠宋超于我有恩，两广离身剑于我有恩，白衣吴智与其妻蓝苗与我有恩。”

这人突然道：“好！”

林子就再也诵不下去了。

这人念叨道：“鱼漂儿，果然是鱼漂儿，这是鱼漂儿的话……”这人显然已沉浸入深思之中了，不能复回到现实世界之中来。

× × ×

牟熊看到了时机。

他知道这人现在正沉浸在一种深思里，他的过去必定也同鱼漂儿有极深的渊源。他正在过去的世界里深思。

牟熊吼了句：“杀！”

他不用看苦头儿三人，知道三个人会同他一齐动作。

果然，憨头儿和冤头儿一齐扑向林子，苦头扑向蒙面人。

牟熊一出手，就志在必得，一掌拍去，便是他自诩为与“百兽舞”也不遑多让的大摔碑手加绵掌功夫。

这一掌拍击上人身，皮肉无损，但内里却肝肠寸断。

这蒙面人斜了斜身，让过了苦头儿那点穴的双指，就让牟熊有了可乘之机，叭地一掌正印在那人胸脯上。

牟熊心中不由得一阵狂喜。

这人必然会马上倒下，肝肠皆断。

牟熊笑了，他望着这蒙面人笑。

蒙面人挨了这一掌，身子只是转了一转，那旋转的姿势极怪，象一只狐狸往洞里缩，一转身之后，那人就又站在牟熊面前。

蒙面人嘿嘿冷笑。

牟熊心里知道不妙。

× × ×

苦头儿也生生缩回了手。

如果有人中了牟熊总筐头儿的一掌，这掌用了八分功力，他仍行若无事，不哼不哈，也未倒下的话，那你最好再别动手了，再动手下去，只会自取其辱，或者被这蒙面人出手杀死。

这蒙面人对牟熊道：“你知道我一退一让，这是什么功夫么？”牟熊的脸色很难看，但他说不出，只好摇摇头。

蒙面人一叹道：“这是‘百兽舞’中的狐进狐缩。”

牟熊瞪眼看他，恨他，恨不得把这蒙面人吞吃下去才好。

那边憨头儿、冤头儿见这边陡生变化，也都停手等待。

蒙面人道：“我想杀了你，因为你这个人心思不善。但我放了你们，让你们走，因为你们这些不肖子弟还是鱼漂儿的人。”

× × ×

牟熊走了，苦头儿、憨头儿、冤头儿走了。

他们走得很慢，悄悄地走了。

树林淹没了他们的羞辱。

第三章 啸林山庄

啸林山庄在小镇的一端。

北面黑压压的一片宅院，就是啸林山庄。

啸林山庄自从死去了老爷林重之后，一直很沉默，江湖人几乎不能与闻他们的行踪。

啸林山庄在等。

等十二天下杀上门来。

等着向十二天下讨还血债。

如今他们又多了一件事：等着捉到林子，把他剖腹挖心，祭奠啸林山庄的老少主人林重和林乐儿。

啸林山庄的围墙很高，护城的栅栏很厚，那是一排排直立深埋的圆木站成的，圆木外面涂抹上一层厚厚的泥巴。

林重虽死，还是没人敢上啸林山庄来寻衅。

×

×

×

小慧盯着林子：“你是个疯子，你让我总是恶心。”

林子冷冷道：“你已经恶心过了。”

昨夜里，他与她在这树林里的小屋中一度长夜。他把小慧搂在怀里。小屋里的被子太脏，林子又是那么静静地做事，他正兴浓，被小慧一把推开，她伏在床边，哇哇大吐起来。

她吐得很难受。

小慧吼叫：“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这人有什么好？天天被人家追成了土耗子，除了能吃虫子以外，你还有什么能耐？人家大侠米离和鱼漂儿难道也都象你，被迫到处乱跑？”

林子的脸色非常难堪。

不论是男人还是野兽，在他一心一意寻求慰藉时，遇上了这个，就会毁了他的自信，就会让他没了兽性的力量。

林子不讲话，他爬起身，披上外衣，走出去，一个人坐在树林子里。

他很冷。

夜里，他实在冷极了，他被冻醒了。

长白山里的秋夜十分寒冷。

如果再睡下去，他就会冻死。

他抬起头来，看见了远处有两只黄色的微光。

那是野兽，是狼，还是熊？

他呦呦吟唤，呼唤那野兽过来。

这是那一对棕熊，它们带着那两只幼熊过来了。

林子走上去，抚摸着棕熊。

棕熊也一声一声地吼叫，它不断地拍着它的身体。

林子想起来了，在他与苦头儿三人搏斗时，苦头儿曾向棕熊射些暗器。

棕熊可能会受了伤。

他必须先点上篝火。

他在小屋门前堆上一堆干柴，又进了小屋。

小屋灯仍亮着，小慧在哭泣，见他进来，就盯着他。

他在灯上点着了火，就出来了，点燃了篝火。

他让四头熊都偎在树林子边上，但这熊很怕篝火。

他用手去扯住棕熊的大掌，扯拽着它在篝火边坐定。

他看见那些牛毛针，足有十四五支都钉在它腹部，有的露出了针头，还有的已经射进了它的身体，从那里流的血已经疤结在身上。林子为棕熊拔出针来。

他又拿出寂寞剑，用剑尖轻轻刺破腹部，把那深深射入棕熊腹中的细针拔出来。

他又点起火把，在树林子里寻找到一些草，把这些草放在嘴里咀嚼之后，敷在棕熊的那小伤口上。

棕熊呆呆地望着林子。

× × ×

天亮了。

小慧一夜没睡。

她先是听到了棕熊的吼声和林子的吟唤声。

她知道他也是个野兽，她头一回真地明白了他只是一个狼孩。她轻轻推开小屋门，来到了那一堆熄灭了的篝火前。

林子睡得正香。

他的头正枕在一头幼熊的怀里，两只棕熊偎在他身边，给他取暖。

林子睡得很香。

他是不是在棕熊身边睡起来比在她小慧身边更香甜？他是不是根本就不会成为一个很干净很坦荡很有一点体贴的男人？而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野兽，一个狼孩？

一只幼熊醒了，它见小慧在一边呆呆地看它们，就向小慧龇牙，威胁她，让她走开。

小慧噗哧笑了。

她这时忘了她昨夜与林子在一起时的呕吐和不快。

小慧问：“你还想去啸林山庄？”

林子点点头。

小慧道：“他们想杀死你，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知道为什么还要去？”

林子盯着她看：“你可以不跟我走。你跟我在一起就恶心，为什么还要跟我，你为什么不去找那个风月美酒的侯先生？他可能会对你不错……”

叭——，小慧打了他一记耳光。

林子没动，她打得很快，也打得挺狠。

他的嘴角流血了。

他眼也不眨，看着小慧。

“朱慧，我说的是实话，你可以走了。”

他大踏步向林子外走去。

小慧哭了，喊着，撵他。

她撵不上林子。

在树林里走路，任谁也撵不上林子。

小慧吼喊：“狼崽子，王八蛋，你要不马上回来，我就用这柄匕首刺死我自己！”

她站住了，掏出匕首，冲着她的心窝。

她吼：“我喊一、二、三，就刺！”

× × ×

她不知道狼孩是不是会回来救她。

他不回来，她只好刺她自己。

她头一回没把握，不知道这个狼孩是不是会回头来救她。

可林子并没回来，她看不见他的身影。

她坐下来，想哭。

她吼喊，拼了命吼喊：“一、二……”

没有人。

她流了泪，喊：“一、二……”

还是没人。

她不禁悲从中来，她只是一个女人，一个被那头猪凌辱过的女人。如今她又被这个狼崽子看不起，她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

她用力喊了一声：“三！”她把匕首刺向她自己。

× × ×

她没把匕首刺向心脏。

因为她想让林子回来看着她死。

她其实还是盼望能看见林子站在面前。

所以她这一匕首刺入了臂中。

刺得很深。

林子的手突然从身后伸出来了，捉住了她握匕首的手。

他的眼睛里闪着温情。

林子吼她：“混蛋，混蛋！连野兽都知道不能伤害自己，你是人不是？”

她突然很高兴，流了血，一条臂伤了，她还是很高兴，因为林子又回来了。

林子把她放在树下。

他找回来了马勃，又找了几棵草。

他拔出匕首，血涌而出。

他撕破那一个马勃，把它按在小慧臂上。又扯撕开他的脏衣服，为她敷上。

林子从那些草上扯撕下一些草叶，递给她：“你必须吃一些草。”小慧是女人，这时是一个娇柔无力的病女人：“我一定得吃草吗？”

林子点点头。

小慧叹气：“吃就吃，反正比你吃虫子强。”

她想拖延时间，最好让林子不能去那个危机四伏的啸林山庄。她慢慢地吞嚼着草，这草开始嚼时很苦，越嚼就越觉出有一丝甜味道。

她尽量象一个很娴雅的女人一样，嚼着这草。

可林子站起来了：“好了，该走了。”

她苦着脸：“我走不动。”

林子不理她，自顾自向前走去。

她只好走，脚步踉跄。

她还想骂他，但知道骂他也没有用，就只好叹叹气，跟着他走。这一回他走得很慢。

他们终于来到了啸林山庄，他们进了大厅，坐在大厅里的是啸林山庄的大管家林忠和玉管事，大厅内外站满了啸林山庄的大汉。他们知道林子来了，他们正在找他，要用他的头来奠祭亡灵。他们终于等来了狼孩，等来了这个背主忘义的狼崽子。

大管家林忠显得老多了。

他很悲哀地望着林子。

是他把林子抱回啸林山庄的。想不到十年之后，狼孩林子会摔死啸林山庄的小公子林乐儿，干下这背主逆天的恶行。

他很伤心。

林忠只是瞪眼看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

玉管事说道：“你还有这么大的胆子，竟然敢回山庄来。你以为枯木大师被你巧言巧语说动了，咱们山庄人都会受你欺骗成？”林子看看玉管事，这人正笑得阴邪，看着他，那样子活象要把他吞进肚里。

林子道：“我未做亏心事，为什么不敢回山庄？”

林忠戟指道：“你.....你.....你还敢说你没做坏事？”

林子朗声道：“当然。”

玉管事道：“你不光摔死了小公子，你还在丐帮凤凰城分舵出逃时杀死了银庄老板许笠翁。”

林子一愣，他知道许笠翁死于谁手，那是云涛云老爷子亲眼所见，他被丐帮三十八万徒众的总筐头儿牟熊杀死。这笔帐怎么也算在他的头上？许笠翁与云涛老爷子都喝了牟熊的毒酒。如果不是他林子去救，云涛云老爷子也会被牟熊所害。

他们不问青红皂白，一个劲指责是他又杀死了许笠翁，这叫他如何辩白？

他是个狼孩，从狼群中来，他不明白人与人之间总有这些不明不白不清不混的东西在作怪。他不明白人与人之间有欺骗，有狡诈。他心里气得哆嗦，知道他讲不明白，但最糟糕的是，他很少能把心里想的话讲出来。

他说不清。

他只能问一句：“谁说我杀死了许笠翁？”

玉管事道：“丐帮牟总筐头儿。”

林子一叹，在这些人眼中，牟熊牟总筐头儿的份量同他相比，那简直就是如太阳与

蜉蝣相比较一样。

林子很悲愤。

他想起了林重。

林重老爷子在世时，决不会这样待他的。

他小的时候，被厨房里人冤枉，说他偷吃了一块鹿脯。

他是想吃，那是一块好鹿脯。但他没去吃，因为他从狼群里走出来，林重告诉他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偷东西吃。

他能记住林重老爷子告诉他的每一句话。

但他讲不出话，因为厨房里的人说，就是他偷的，那原因很简单：厨房里的人一说出丢了鹿脯，只有林子先脸红，先有些惊惶的。其余的人都不脸红，不惊惶。所有的人都用一种又怜悯又淡漠的目光看着他。

他想用狼嗥来让那些人滚开。

但他不能，因为这不是狼的世界。

他只能哇哇哭。

老爷子林重笑了，对他笑：“你遇事不能光掉眼泪，而是要想办法，想办法洗刷自己的清白。”

老爷子告诉厨房里的人都来。

一共有二十三个人，都在老爷子面前站好，站成了一排，听老爷子吩咐。

林重笑道：“那一块鹿脯有谁吃了？能不能讲出来？”

厨子头儿上前回答道：“老爷，那一块鹿脯是被这个狼崽子.....”

林重一吼道：“胡说！他有没有名字？”

厨子头儿吓得不敢再言语。

林重一叹道：“那鹿脯本也没什么，但被我用火酒烫过，那是我要在练功之后吃的，

为了要增强内力，你们这二十三个人之中，无论是谁吃了那一块鹿脯，就会在三日之内浑身焦躁，五脏六腑都象被火烧过一样疼痛，到那时我便救不了你了。”

二十三人中，有一个人顿时颤抖了起来。

林重喊他站出来。

那人马上跪下磕头，承认偷走了鹿脯。

林重脸色阴沉道：“看你还老实，饶过你这一回，去后园看守巡夜，不用你再在厨房里了。”

那人仍磕头不已。

林重道：“你为什么不走？”

那人恳请老爷救救他，别要他在三日之后死掉。

林重道：“也好。”

他回头对林子道：“林子，你去弄点药给他吃吃。”

林子同去了，他看见了老爷子对他挤眼睛。

林子给了那人两粒狗尿和成的泥丸。

那人感激不尽，又给老爷磕头，又给林子作揖。

想到这里，他凄苦一笑。

× × ×

玉管事冷冷喝道：“你这个背主之人，天杀的逆贼，竟然敢在这里冷笑？”

林子心中惊愕，莫非他连笑一笑的资格也没了。

林子道：“上次枯木大师阻拦我，我已向枯木大师言明，我并没有将小公子摔死在庄门前。”

林忠道：“我但愿那不是你干的。公子虽小，但是主人唯一的骨血，如果没了公子，我们还怎么撑持这啸林山庄？”

林子向林忠老管家一揖道：“林子明白。林子这几日在奔波，原来把小公子托付与一个好友照看。不料他已经带小公子出走了，我想他未死，小公子也就活着。只要老管家给我一个期限，我一定把小公子找到，把他送回山庄来。”

玉管事道：“没有你这种泼赖之人，你说小公子仍活着，那摔死在庄门前的又是哪一个？”

林子道：“你能认定那是小公子？”

玉管事哽咽道：“你把他摔死，摔得那么惨，谁还能看出个模样来？”

林子道：“那就可能不是小公子。”

玉管事脸色一变，喊道：“来人！把他拿下问罪！”

就冲进来十几个大汉。

这些大汉围起了林子和小慧。

林子冷哼道：“大管家，你为什么不讲话？”

玉管事道：“讲什么？这个背主之人，宰了他也就是了。”

林子这时心里一灰，想不如就此了结，让他们杀死自己算了，省得还要到处奔波，忙忙碌碌去寻找那只三月羊。

他眼睛一闭，就站在那儿等待死亡。

小慧当下便明白了他的心意，知道这一回要糟。她所以还乐意跟这个乖戾阴沉的狼孩走，是因为他始终有一种百折不挠的劲头。如今他不动了，那两人只好在乱刀丛下受死。

她冲上去，抢先在伤臂上挨了一刀。

“啊——”她拼了命吼叫起来。

血流在她衣袖上，把她的衣袖染红。

林子抬眼看看她，心一狠，仍低头受死。

小慧拼命吼叫，一边向那些大汉还击，一边喊：“你这个狼崽子，混蛋，你死了，谁为你洗清白？”

林子的眼睛睁开了，他知道他不能死，他不应该死在这里。

他突然仰天长啸，象一只受伤的狼。

他拔出了寂寞剑。

寂寞，是不是也因为被别人误解？

林子疾速出剑。

没有剑刀的格击声，没有兵刃的相撞声。十几把刀纷纷坠地，十几个大汉都纷纷去捂住他们受伤的手腕。

林子手里已经没有剑了。

玉管事惊呆了，他没见过林子与人动手，这一出手，他几乎连剑都没看清。

× × ×

“好剑！”

一声清吟，从厅外走进来了一个人。

这人是啸林山庄的供奉，是功夫高深莫测的枯木大师。

枯木大师向林子施了一礼：“贫僧这一礼是向寂寞剑而行的。贫僧仰慕鱼漂儿的风采，只是一生缘吝，不曾晤得，至今以为憾事。”林子只好也向枯木大师行一个礼。

枯木大师道：“听说你来啸林山庄，足见襟怀。我想你可能并未杀死公子，也未杀死过笠翁，否则你这一来，便是自入虎穴了。但你也该寻找奸人，为小公子寻仇才是。”

林子道：“我以为，小公子并未死去。”

枯木大师道：“好，只要你能用手里的寂寞剑，在贫僧手下走过三十招，我自让你走，给你一月为限，寻找小公子。一个月之后，我自与荣木师兄来找你。”

枯木大师言出必践，掷地有声。如果一月之后，林子不能回啸林山庄，荣木枯木齐

出，天下又有几人可以抵得住二人？

林子应诺。

× × ×

寂寞剑要与枯木大师争斗。

这是林重老爷死后的一件大事。

自从老爷子林重死后，啸林山庄一团悲哀，便没了一点儿热气。上上下下，走路也轻轻，说话也悄悄。如今枯木大师同林子一较短长，这让山庄人都精神一震。

“就是那个小听差么？他怎么能抵得住那个老和尚？”

“听说那老和尚一抓树，树就死了，鲜灵灵的树枝马上干巴死了，他要抓住人，人的胳膊还不马上就没血没肉了？”

“看那小听差的样儿，没想到还能同这老和尚比试比试呢。”在厅堂之前，在那一片空净场地上。

枯木坐在地上，凝神闭目。

林子站在对面，不丁不八，静立而待。

枯木大师问道：“你的剑呢？为什么还不出剑？”

林子道：“剑在，但它寂寞。”

林子说不明白，但他心里很清楚，因为是一柄寂寞剑，所以从不轻易出剑，出剑则必得。

枯木大师神色肃然，静静地看着他。

他在等待。

林子的身体疾速纵飞，一飞而向枯木大师。

枯木袍袖一拂，人便飞起来，在空中向林子疾抓了几抓。

没人看到剑光，只见在枯木身前飞起一道道彩虹。

彩虹一收，又只见林子和枯木大师在对峙而立。

枯木大师道：“这并不是原来的寂寞剑法。”

林子低声道：“自从鱼漂儿前辈潜心居室，就是这寂寞剑法的变化之始。我所得剑谱，一共就有二十四式。”

枯木大师道：“好。”

枯木的袖子被寂寞剑刺出了三个小小的洞眼。虽不甚分明，但枯木大师自己已然知觉，便马上罢手停斗，不再出招。

枯木看着林子：“你走吧，一个月之后，贫僧自与荣木师兄在这里等候。”

林子看看朱慧，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出了啸林山庄。

× × ×

小慧跟在林子身后。

两个人向山外走去。

小慧问：“到哪儿去？”

林子摇摇头。

他也不知道他去哪里。

他该去找三月羊，找那个杀死了林重老爷的三月羊。

他该去找那个林中老人，那个带着小公子林乐儿走开了的老人，他现在在哪里？

他还隐隐约约地知道他不该把那本剑谱埋在丐帮凤凰城分舵的那一间小屋内。

牟熊既然已经说了那句“我把剑放在宝地……”，那么他一定会好好寻找，说不定那一本“寂寞剑谱”又会落在牟熊手里。他知道，寂寞剑不怪不奇，奇在了那一本剑谱上，二十四式寂寞剑，自然极有威力。牟熊如果拿到了那本剑谱，肯定会练寂寞剑。而象牟熊这样的人练了寂寞剑，又有什么好结果？

他该去拿那本寂寞剑谱。

他决定回凤凰城去。

第六卷 谁在杀人

第一章 老六之死

他们又回头了，向凤凰城走去。

小慧又笑模笑样地依偎在林子身边。

既然他能用寂寞剑，既然他能够一战而败名重天下的枯木大师，吃几只地鳖虫又算什么？他是寂寞剑，是马上就会传遍天下的英雄，他吃地鳖虫谁见到了？只是那个七月猴和她朱慧两个人。而他战胜枯木那个瘦和尚，全啸林山庄的人都亲眼见了。

他们总会到处传言，讲他与枯木这一场惊心动魄之战。

他们再也不会说他是狼孩，而要称呼他是林子。或许他们就直截称他为寂寞剑。

小慧笑了，她喜欢她的男人是一个英雄。

现在，林子就是去地狱，她也要跟着进地狱。

她是林子的女人，这一点她可不想让他忘记，哪怕只忘那么一小会儿也不行。

他们就又进了凤凰城。悄悄地来到一家客店。

小慧先进了店，向店老板笑。店老板被她笑得很殷勤，给了她一间很干净的上房。

他们大白天便呼呼而睡。

到了晚上，林子便要去丐帮凤凰城分舵去寻找那一本剑谱。

他要找到剑谱，要找回那本他又埋在鱼漂儿小屋内的一本剑谱，也想把他插在房箔上的那一把剑鞘取回来。

小慧依偎着他，来到那所大宅院门外。

“我等你。”她讲得很缠绵。

× × ×

林子很警觉，他也明白这一次来很危险。

但他务必把那本剑谱带走。不能让牟熊得到这一本剑谱，如果牟熊练成了寂寞剑，他会向江湖豪杰动手的。

林子很小心，飞上了宅院的高墙，又从这高墙上纵下去，一纵飞出去三丈。他的轻功虽然姿势并不十分美妙，足可以与当世一流高手媲美。

他身形奇快，不一会儿就来到了鱼漂儿的那间小屋外。

屋里有人，这人正呆呆地坐在桌前看书。

他是丐帮六劈头之中的劈头老六。

劈头老六在读书。

远远地看不清楚，不知他是不是在读那一本剑谱。

剑谱如果在老六手里，他不会这么大摇大摆地坐在那里读。

那么，劈头老六在读什么书？

他读得很专心，象是全神贯注，根本不虞其他。林子决心冲进去。

他要点住老六的穴道，把他制住，让他不能叫喊，不能动，然后，他要找出那本剑谱来，把它带走。

× × ×

林子的身形极快。

他用最简单的身法，一冲而进，直到了劈头老六的面前。

点穴手法极精。肩井、神封、步廊等少阴肾经脉，又点了老六的哑穴。

头老六一动不动，脸上甚至都没有惊讶或者愤怒的表情。

林子心里很高兴。

他就冲过去关门。

关门时他听见了一声响。

这是一声大响，很笨重的一声响。

他蓦然回头，看见劈头老六的身子慢慢栽倒地地上。

劈头老六的后背上竟然深深地插了一柄匕首。

× × ×

林子惊呆了。

他不明白劈头老六怎么会死，怎么会在后背上被插上了一柄匕首？谁杀死了他？为什么要杀死他？杀死他之后，把他放在这间屋里做什么，是为他设置陷阱么？

突然，屋外一声喊叫：“有贼！”

很快，快得不可思议，这间小屋的前前后后都站满了人。

林子听见了牟熊的讲话声：“什么人？”

有人讲道：“我看见有人冲进了这间屋子，还听见有人尖叫了一声。”

牟熊诧异道：“这间屋子是我师父生前居住的地方，近来已不大有人来，怎么会有人进这里？”

苦头儿道：“总筐头儿，看样子又象是想在这里偷盗去一点儿什么的小贼，为什么不进去看一看？”

牟熊道：“来人，去请劈头六兄弟来，我怕他既然敢明目张胆闯入，必定有过人的本事，这次咱们一定要拿住这个贼！”

丐帮五劈头来了。

牟熊道：“老六呢？”

劈头老大一施礼道：“他昨天去外面喝酒，至今也没见到他，不知他去哪里了。”

牟熊道：“派人去找！”

就派了几个丐帮徒众出去，呼唤寻找老六。只要他在凤凰城，只要他还活着，就一定可以找到。

凤凰城内有上万个丐帮徒众。

× × ×

牟熊道：“把门打开！”

上去了两个战战兢兢的丐帮徒众，打开了鱼漂儿居室之门。

牟熊道：“苦头儿憨头儿冤头儿你们三人带人在门外守候，千万不要放跑了一人。近日咱们丐帮几次失手，大丢面子。我与劈头五兄弟进去，看看这个大胆的家伙是谁。”

牟熊当先，偕劈头五兄弟昂然而入。

× × ×

丐帮五劈头都一手执着火把。

六个人进了小屋。

牟熊一眼便看见了林子。

牟熊冷笑：“又是你？夜半三更，到这里来干什么？”

林子冷冷说道：“我想找东西。”

劈头老大突然向前走去，他看见了倒在地上的人。

他是谁？

劈头老大一扶他，突然失声而恸：“六弟，六弟！”

这是劈头老六，后背上被刺上一匕首的劈头老六。

劈头老六被点了穴道，刺了一匕首而死。

凶手自然是林子，是这个冲进鱼漂儿居室想再捞一把的林子。

× × ×

牟熊冷冷问道：“你为什么要杀死六弟？”

林子道：“谁说我杀死了他？”

劈头老四要冲过去拚命：“不是你是谁？你点了他的穴道，怕他知道你在这里，就杀死了他！”

林子不语，他明白他又陷入了一个新的陷阱。

牟熊道：“你说你没杀死老六，那你来这里干什么？”

林子道：“我要来拿东西。”

牟熊道：“你想来偷东西，被人发觉了，就杀人灭口？”

林子道：“我来拿我自己的东西。”

牟熊哂笑道：“这可怪了，这里上百年来就是丐帮的凤凰城分舵，这里怎么会有你的什么东西？”

林子道：“我来取寂寞剑的剑谱，也来取寂寞剑的剑鞘。因为鱼漂儿师父把这一柄寂寞剑传与了我，这些东西便归我所有，我只来取这两样东西。”

牟熊讥讽道：“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去取？”

林子不再讲话。

他先去桌子上，去找房箔上的那一柄剑鞘。

他把剑鞘插在房箔上，是因为上一次身为楚囚，无法把这一条鱼皮旧鞘带出。

但剑鞘一体，他一定要把剑鞘带走。

可房箔上没了那一柄剑鞘。

他默默跳下来，他知道他是一个傻瓜。在林子里他可能是一个狼孩，在这人世间他只是一个傻瓜。

剑鞘没了。

他又去移动桌子。

林子的眼光很尖，他看到了牟熊的目光中有一丝惊喜，有一丝不安。

剑谱被他埋在这里。

他想剑鞘已失，但剑谱还应该在。

他用手挖土。

六个人都在等待他，等得很有耐心。

火把在滋滋地响，火把把小屋照得如同白昼。

林子挖开了地面。

他越挖心里越急，越挖心里越没底儿。

终于，他住手了，再挖下去也不会更有意义。

牟熊的声音充满了讥笑：“你找到了什么？你说的剑谱和剑鞘呢？”

林子说不出，他哪里知道剑鞘到了谁手里，剑谱又落在了谁手中？

林子的眼睛望着牟熊，他不知道为什么会一无所获。

牟熊冷冷一笑道：“如果我说是鱼漂儿前辈把这一柄寂寞剑传与了我，我把它与师父的剑与琴，还有一本剑谱都埋在这里，被你这个人给盗走了剑，你承认不承认？我说的是不是比你的话更可靠？”

林子不该问他一句话：“你知道琴和剑埋在哪里？”

牟熊胸有成竹：“在这里。”

他指的正是那一面墙壁的壁脚，被林子用茶水和泥糊上的那一块地方。

那地方补得很匆忙，很容易被人看破。

× × ×

林子突然想明白了。

牟熊拿去了剑谱，找到了剑鞘，他在等，等他这个大傻瓜来中计。现在他来了，来得正是时候，他要背上盗剑杀人的罪名。

这一次丐帮会全力对付他。丐帮五劈头会因为他杀死了劈头老六而同他一拼生死。

他这一次几乎就没有活路，没有活下去的机会。

× × ×

但牟熊是北方丐帮三十八万众的总筐头，他要大人大量，给林子一个机会：“如果你放下寂寞剑，我可以让你从这里走出去，然后丐帮再找到你，来报劈头老六的这一仇怨。”

林子冷笑。

牟熊念念不忘的是寂寞剑。

牟熊手一伸：“你看，剑鞘在我手里？”

显然，是那条破旧得不能再旧，阅尽人间生杀无数的鱼皮剑鞘。

林子道：“我不把剑交给你，因为你这个人太坏。”

牟熊哈哈一笑道：“我坏，我会比你这个从树林子里逃出来的，杀主人，偷宝物的狼崽子更坏？”

林子的手在抖。

× × ×

劈头老大道：“你冲进了这间屋子，杀死了六弟，这笔帐让劈头兄弟跟你算！走！”

劈头五兄弟在院内等着他。

林子犹豫了一下。

他想起了他与劈头六兄弟的那一次交手。

那一次他刚刚服毒，人还孱弱无力，就败在了劈头六兄弟手下。他明白，今天他如果不用寂寞剑，还是不会取胜。

但他不能用寂寞剑，他要用这柄寂寞剑，就违背了他对鱼漂儿师父的誓言。

他决不违背誓言。

他慢慢走出这间屋子。

他宁愿喋血，也不想违背他对鱼漂儿所立的誓言。

院子里周围布满了手持火把的壮汉。

油松火把滋滋响，滚烫的油落在手上，大汉们眉都不皱一皱。他们都横眉怒目，望着林子。谁杀死丐帮的劈头兄弟，丐帮必然与他一生一世为敌。

劈头五兄弟手里没了火把，他们团团围住林子。

他们这一次决不会手软。

劈头老大道：“你临死之前，为什么不用偷来的寂寞剑救你自己的命？”

林子道：“胡说！我是寂寞剑的传人。我曾对鱼漂儿师父发过誓言，答应此生她要鼎力维持丐帮，怎么会对丐帮之人用剑？”

劈头老大向另外四兄弟看看，一叹道：“可惜，如果你不杀死我们六弟，我们还不会来难为你。”

林子六在众人之中，丐帮五劈头围着他，外面又有苦头儿、冤头儿和憨头儿，更外面站着丐帮总筐头儿牟熊。

他插翅难飞。

× × ×

突然有人喊：“起火了！起火了！”

在前面房脊上，腾起了一缕缕火苗。火已经窜上了屋顶。

那是丐帮凤凰城分舵的大厅，大厅后面是牟熊的居室。

火势很猛。

牟熊猛喝一声：“站住！”

牟熊道：“苦头儿你们三个人去，带一些弟兄们救火！这里，有我和五劈头兄弟在，一定要拿住这个窃剑的小贼！”

救火的众人去了。

牟熊仍在冷笑。

劈头老大一声猛吼，人如猛虎出柙，直扑林子。

劈头五兄弟同仇敌忾，每逢战阵，便心同意通，相互之间，配合默契。五兄弟一齐出手，威力自然大过数倍。如今面对着林子，又是杀死他们六弟的凶手，他们恨不能马上宰了他。

林子也还手，但他打得忙乱。他顾不了五兄弟的拳脚齐施。

劈头老大单手化刀，一刀一刀劈向他胸前头上。

劈头老二曲肘沉臂，一心想用小擒拿手拿了。

劈头老三拳劲很猛，一拳一拳虎虎生风。

劈头老四更是不顾命，招招直向林子身前撞来，露全身空门给林子。

劈头老五用掌，掌掌补足老四的空门，让林子无从下手。

林子的轻功极佳，只好脚步飞移，在众人之中寻找隙空，腾挪闪身，边打边避。

叭——，劈头老三一拳打在他胸上。

这一拳打得很响。

林子心一沉，知道他完了。这一拳一定会让他受了内伤。

但一用内力，觉得浑身气血舒畅，显然这一拳并不很重。

劈头老四扑向怀里。

他一闪，后颈上又挨了劈头老大一掌刀。

掌刀似铁。

这一掌应该劈折他的脖颈。

但林子摇摇头，行若无事。

他就是个狼孩，也该有些明白了。劈头五兄弟在让他，在想办法让他。

他一定要走。

可他走不了，周围除了这劈头五兄弟之外，还有牟熊，更有一群丐帮徒众。

他正愣怔间，劈头老二身子一斜，向他抓来。

他刚要向一边让，耳边就听得劈头老二轻轻叫道：“鹤形三式，抓我腕脉！”

林子心里明白，身子一斜，让过了劈头老二的鹤形三式一鹤斜飞，一伸手，抓住了劈头老二的手腕。

劈头老二就势不动了。

林子站住了。

“别动！”劈头老大一吼。

劈头老四眼红了，拼命要冲，但被劈头老三抓住了。

劈头老大道：“你想怎么样？”

林子长吁道：“让开！让我走！”

劈头老大向牟熊一揖道：“总筐头儿，我看……”

牟熊见变生当场，心里暗暗叫苦。他以为今晚必然会抓住林子，把寂寞剑弄到手。谁知劈头老二一着失手，顿时被制。丐帮无数徒众当场，他决不会让丐帮四劈头不顾劈头老二的性命。

牟熊在沉吟。

劈头老大道：“林子，你可以走，你可以带着二弟走，但你得保证不伤我二弟，否则我们一定要宰了你！”

林子答应。

劈头老大道：“总筐头，让他去，这寂寞剑之事，当包在我们兄弟五人身上。六弟已去，我们决不能让二弟也……”

牟熊挥了挥手，让林子带劈头老二走。

第二章 意外得救

林子带着劈头老二上了一辆马车。

他仍紧紧抓住劈头老二的手腕。

这一辆马车冲出了大院，冲出了大街小巷，来到了城门边。

奇怪的是城门竟然在夜里大开着，看守城门的兵卒小屋里，几个叫化子正同小卒在掷骰子。

劈头老二一笑道：“这又是五弟的花招。”

马车冲出了城门。

城门外，大道上站着一个女人，一个浑身脏兮兮，连鼻子头上也有烟灰的女人。

这女人是朱慧。

她跳上了马车。

朱慧在笑：你以为怪不怪，有两个乞丐一块同我放火，一边放一边喊：“着火了！着火了！”

她笑着的时候，很可爱。

她看见了劈头老二：“你是谁？”

劈头老二沉声道：“我是丐帮的劈头老二。”

她不笑了。

想必她也知道了劈头老六之死？

× × ×

马车停在山坳中。

三个人坐在山坡上。

林子看着劈头老二，等着他讲话，林子的眼中又闪着温柔的光。劈头老二道：“我们五兄弟看着你去找剑谱，在桌子下那地方找，知道那本剑谱是你埋的。因为我们已经

比牟熊早了一步，拿到了剑谱。”

林子道：“我怕，怕剑谱落在他手里。”

劈头老二道：“他去晚了，他只拿到了剑鞘。”

林子不明白，六劈头兄弟既然拿到了剑谱，为什么不取走剑鞘？

劈头老二道：“剑鞘无用，反而被人怀疑是不是拿走过寂寞剑，所以我们没动那柄剑鞘。”

林子道：“我没杀六哥。”

劈头老二道：“你当然没杀他。我们让他去找云老爷子，刚走了一天，人就死在了那间小屋里。”

林子想问，但他不能问，他想问问丐帮六劈头有什么事要找云老爷子。

劈头老二没说。

他慢慢对林子道：“我们兄弟很敬重你，你宁死也信守誓言。”

林子没讲话，他的目光中有一些湿润，丐帮的劈头兄弟，胸怀如此坦荡。这才是真正的人么？

劈头老二道：“江湖之上，多风波，林子兄弟对这些世事所知太少，遇事要多与朱姑娘商量，那样你才不至于吃亏上当。”

朱慧笑了，她很乐意听这句话。

× × ×

劈头老二走了，回凤凰城里去了。

林子和朱慧仍在山坳里。

他们驱车向山里走。他们得继续走，让牟熊找不到他，让十天下找不到他，让啸林山庄也找不到他。

× × ×

林子呼唤住了马车。

“不行！”

小慧瞪着眼看他：“为什么不行？有什么不行？”

林子道：“躲起来倒是个好办法。可总不能躲一辈子。”

小慧道：“谁说要你躲一辈子了？你只要躲上一年，再回来，就可以用你的寂寞剑面对一切不平说话了。”

林子不语。

他要躲一年么？他能躲起来一年么？他能够。如果他进了长白山和野兽在一起，茹毛饮血的日子他也能过，他可以躲上一年，这并不难。

可是，丐帮五兄弟呢？他们救他出来，是为了让他躲么？他们为什么救他？是不是为了鱼漂儿的遗言中的那一条维持丐帮的誓言？不然他们为什么要冒死救他？丐帮劈头老六是怎样死的？他为什么而死，被谁杀死了？他能不能放下这件事不管？还有啸林山庄里的枯木大师，他对枯木大师答应在一个月后去找他，告诉他小公子的下落。不然枯木大师和荣木大师会双双走出禅室，历江湖而寻他。那时他岂不是会名声扫地？还有，回眸楼中的可卿，在可卿那里还有一个伞儿，她是不是在企盼着林子回去；告诉她她该去哪儿？她总不该永远居住在青楼里吧？

林子想到了这些，就缓缓勒住了马，说了一句：“不行！”

他还要回去，回凤凰城。

× × ×

小慧劝他，劝得磨破了嘴皮子。

他坚决不听。

他要去找人。

他要去找伞儿，去告诉伞儿一声，他要去找那只三月羊。不然的话，他无法向老主

人林重老爷子交差。

小慧说她可以替他去。

林子不答应。

小慧气哼哼地回：“她是不是女人？”

当然是。

小慧又问：“她很漂亮么？”

林子点点头。

“怪不得，怪不得你把她放在那么一个好地方呢。”

林子突然胀红了脸：“小慧！我已经不能再打你嘴巴了。”

小慧吼道：“那还不容易，打呗，打啊，踢呀，怎么都行，为什么不干？男人变心，也快也容易。”

林子沉声说道：“别胡扯！她是主子的女人，她是金贵的女人。”小慧道：“我就不金贵是不是？我跟你东跑西颠，我就不金贵，很下贱，是不是？”

林子去抚摸她的头，被她甩脱。

“别动我，别动我！”

× × ×

林子很有些动情。

“小慧，小慧，小慧……”

女人常常一瞬间就气也没了，火也云散了。

“你喜欢她……么？”

“谁？”

“那个伞儿。”

“不。”

“为什么不？她不是很漂亮么？”

“因为她没和我同生同死，没和我一起东跑西颠的，又杀人，又放火。”

小慧偎在他怀里，好娇柔：“去你的。你别说得太难听了，又杀人，又放火，不成了女魔头了么？”

林子道：“你就是个魔头，磨得我没一丁点儿办法。”

两个人忘了马车，忘了城里，忘了身置何处。

他们决心马上再更亲热。

他们从死难之中逃出来，他们更有权亲热亲热。

× × ×

马车外响起了格格格的笑声。

林子和小慧互相望了一眼，他们这时宁愿不要这整个世界，也不愿听到这格格格的恶笑声。

林子慢慢从马车里爬出来。

天光大亮。

道路上，站着一个男人。

这人是那个只会谈风月，只爱喝美酒的七月猴。

七月猴在笑：“果然风流，逃命也忘不了快活啊，好日子，真是好日子啊。”

林子的心顿时扑扑跳。

如果没有这个七月猴，他真不知怎么办。他去找谁？谁可以告诉他三月羊是谁？

× × ×

林子道：“你来做什么？”

七月猴道：“我说过，你如果不死，我就来和你交朋友。自然也和这个美人交交朋友了。”

林子的脸一沉，他这时象狼。小慧是他的，寻常玩笑开不得的。可七月猴仍涎脸在笑：“你已经有了一个女人，为什么还要找女人？”

林子心又一跳，原来三月羊是个女人。

他不动声色，只是冷冷地问：“你这一次来做什么？是不是又要来杀我？”

七月猴叹了口气：“正是，我想，我杀你一定会有些麻烦，所以我就不杀你了，只是还想同你拼酒，喝酒，比喝酒，赢了的就走，输了的就死。”

× × ×

林子就又进了凤凰城。

这一次是他藏在马车里，和那七月猴静静地对面而坐，由小慧驾车进城的。

马车拐弯抹角，按七月猴的吩咐，直拐进一家小巷边。

这里停了好几辆马车。

三个人下了车，向前走。

拐进了一家香气氤氲的小饭馆。

林子心里明白，这地方他来过，他曾在这地方杀过一条狗，一条十二天下的狗。

这里是徐大嘴的狗肉馆。

徐大嘴没吃官司，因为官府的人也想吃徐大嘴的狗肉。何况徐大嘴又杀死了那条狗，替州官报了仇呢？

徐大嘴只对林子点点头，也对七月猴点点头。

徐大嘴的生意如此兴旺，自然也有他的诀窍，凡来熟人，只是一点头，任什么也不问，任什么也不讲。

不问别人，就少知道些闲事。不知道别人的闲事，自然就没什么事可以向别人讲。

这是徐大嘴办事的一个规矩。

七月猴道：“来酒来肉！”

徐大嘴就送来了酒，送来了肉。

照旧例，是一人一碗酒，一人一碗肉，一人一碗汤。

七月猴看看桌子，说道：“这些不够我吃喝，我食肠宽大。”徐大嘴笑得很快活：“这不够，可以上别家去吃，破酒烂菜管够。”

林子只是看看七月猴，他没讲话。

七月猴一叹道：“徐大嘴，如果我今天在你这里又杀了人，这一回你能不能住监狱？”

徐大嘴有此惊骇，忙道：“我说，你可别总开这样的玩笑，我可不想看见死人。”

七月猴盯住每一个吃狗肉的人看：“如果谁不走，只好死。”狗肉再好吃，也比不上自己的命重要，一转眼，人便走光了。狗肉馆里只剩下了小慧、林子、还有那个七月猴。

× × ×

七月猴冷冷看着徐大嘴：“你是不是必须每人只能吃这一碗肉？”

徐大嘴乐了，很豪爽：“你乐意吃多少就吃多少。”

七月猴用手抓碗里的狗肉，吃得很香。

他盯住林子：“你为什么肯跟我走？”

林子道：“你要我喝酒我就喝酒，但你要告诉我一句话。”

七月猴：“告诉你什么？”

林子道：“那只羊，三月羊，她在哪里？”

七月猴一笑道：“先喝酒，我告诉你。”

七月猴笑嘻嘻地看着小慧，也给她倒酒。

小慧每一次都把酒泼掉，又为自己倒上水。

七月猴问：“你为什么不喝酒？”

小慧冷冷说道：“我要看他怎么喝，怎么被人宰了！”

林子已经喝了五六碗酒。

他已醺醺然。

他每逢喝酒时，就想到树林。他想他应该回到树林中去。在狼群里，他可以受到很好的照顾，没有危险。

他想哭。

× × ×

七月猴道：“好了，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那就是我要宰了你。”

小慧冷冷地注视着他。

林子睁大了眼睛，他听了七月猴的话，好象很吃惊。

他盯住七月猴：“你要杀我？为什么要杀我？”

七月猴也觉得诧异：“你没杀人么？对了，你没杀人，你只杀了十二天下的狗、猪、马。要我不杀你也行，那你、你，还有你都来做十二天下。你来做狗，女人做马，你屠狗的，只好做猪。好不好？”

七月猴很得意，他觉得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林子站了起来，酒劲还一个劲地向上冲。

“我不做狗，我要干十二天下，也要做一只虎。”

七月猴冷冷笑着：“是一只死虎！”

七月猴向林子一扑，他的猴爪扑抓得很快，一瞬间便向林子递了十招。

他不想让林子拔剑。

小慧吃惊，因为林子已经醉了，他决抵不住七月猴的杀着。但林子突然象醒了酒，出手居然不慢，转眼间便占了上风。

小慧放下了心。

徐大嘴站在小慧身后。

他慌乱地叫喊：“别打了，别打了！”

徐大嘴怕砸烂了他的店。

小慧当然不理睬徐大嘴，她只是看七月猴与狼孩林子动手。

七月猴很灵敏，一会儿一纵，一会儿一跳，身子在林子周围转，他在寻找时机，他时时攻向林子的右手，有时甚至大露空门，拼命抢攻。他怕林子腾出右手小慧看得明白，如果不出剑，林子一百招内也杀不死这个七月猴。

她身子向前一顿，想冲上去，帮帮林子。

只要她一伸手，七月猴顾上她一顾，林子就可出剑了。

她刚站起来，身后穴道就被制。

徐大嘴点了她的穴道。

她不能动了。

徐大嘴就势一扑，扑向林子身后。

他双手执两柄长发，这是长一尺五的屠狗刀，他要把这两柄刀一齐是林子的腰肋里去。

这一周林子根本躲不过，因为七月猴也恰在这时，双手齐出，疾点他胸前命穴。

小慧惊叫了一怕，在徐大嘴疾吼声中闭上眼睛。

她不忍心看林子喋血。

× × ×

这是在傍晚，天边烧着血红晚霞的时候。

北方的冬天很少烧霞，但偏偏这一晚上烧了。

这时，回眸楼里热闹起来了。

男人们匆匆忙忙地在街上走，匆匆忙忙地来回眸楼。他们不愿意在家受清冷，不愿意看老婆的冷面孔，他们想让肌肤得到亲热，想听女人嘤声嘤气的讨好，这样他们就急忙忙来到了回眸楼。回眸楼的女人连回头看你时都面带笑容。

男人们匆匆上楼，脱去了皮衣服，在女人的讨好声中知道了自己已经是一个大男人，就腆肚子挺胸，叫上好菜，同女人一起喝花酒。

女人们都是好性子，软软的，香香的，偎靠着男人，说世上最甜最好的话。

男人们相信女人的话，最起码暂时相信了女人的情话，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很够个男人气派。

男人同女人亲热，从亲热里找到了自己的快活。

× × ×

可卿去隔壁屋陪男人去了。

伞儿在可卿去陪客人时总是睡在床上的。

林子把她托付给可卿，没想到可卿陪男人时她怎么办。

林子忘了，伞儿也是个女人。

伞儿是个很漂亮，很年轻的女人。

而且林重老爷子也很健壮，伞儿知道男人女人之间的一切事。伞儿躺在床上时候就很受罪。

她能听见可卿与男人的喁喁情话，这都是些疯话，是让人一想就知道绝不可能是事实的疯话，可卿同那个男人在缱绻。

男人说：“我喜欢你，不喜欢疯疯张张的女人。”

可卿道：“疯张的女人可人心儿。”

男人道：“她一疯张，我就心烦。”

男人对别的女人时，总能说出自己的女人有什么不好。

可卿道：“她不喜欢你。”

男人闷闷地：“她喜欢个屁？她喜欢的东西说来你也不相信，她喜欢的是一只兔子，一只胆如鼠的兔子，还养着一只猴，一只很乖张很乖的猴。”

可卿叹了一口气，对那男人想必更温存。

如果一个男人的女人喜欢上一只兔子和一只猴，这个男人的日子肯定很难过。

可卿的温存让这个男人忘了他的不幸。

伞儿仍睁着大眼，她眼里闪着光。

她在想林子？还是在想隔壁那个奇怪的男人？那个男人自家有个老婆，但老婆很喜欢一只兔子和一个猴子。

× × ×

林子身后飞过两把尖刀时突然想起了他在这儿时，是徐大嘴杀死了那条狗的。

他突然很懊悔很懊悔。

他不应该忽视这个，徐大嘴这么胆小，竟然敢杀人，这不该忽视。

因为他忽视了这个，他才得死。

他将死在徐大嘴这两柄尖刀下。

这两柄尖刀很锋利，直可以穿透他的胸背，从前胸透出来。

他嗅到了死的气味。

× × ×

林子没死。

他的手下意识地向前伸去，格击住七月猴的猴爪，他想他会听到后背刀入胸背那沉重的刺击声，但没声儿。

他看见了七月猴的惊愕目光。

七月猴跳了出去，站在了一边。

林子才回头了，他又看见了一张微笑的脸。

这人是赌痴卢春。

他点住了徐大嘴的穴道。

赌痴卢春一笑道：“我又帮了你一回。”

他凑上去，在林子碗里抓起一块狗肉，尝了尝，说道：“是不错。”赌痴卢春进了灶房，从灶房里抓出来一条狗腿，一边咬一边问道：“这值多少银子？”

徐大嘴不能不讲话：“三十两银子。”

赌痴卢春一笑道：“我可以和你赌一赌。”

徐大嘴竟然也能笑出来：“赌什么？”

卢春大笑道：“你的狗肉馆开不成了，从明天起这城里就再也没有徐大嘴的狗肉馆了。”

徐大嘴冷笑，他没法儿回答。

赌痴卢春在酒壶里灌了一壶酒，嚼着狗腿走了。

第三章 兔死狗烹

林子冷冷地看着七月猴。

“如果你告诉我，谁是三月羊，我可以放你走。”

七月猴瞪眼看着他。

徐大嘴张张嘴，想讲话，又讲不出。他怕七月猴。

林子回过头来，盯着徐大嘴：“上回你急不可耐，杀了那条狗，我就知道这其中必有蹊跷。果然是这样，如果我猜得不错，你一定就是那个生杀无数的九月兔！”

徐大嘴笑了：“好眼力！不愧是狼崽子！”

× × ×

林子转身给小慧解绑，让小慧坐下。

狗肉馆里只有他们四个人了。

还不到打烊的时刻，今日却只有他们四个人。

林子转身面对着七月猴，冷言相问：“为什么不告诉我，谁是三月羊？”

七月猴道：“告诉你也行，她是一个女人。”

她是一个女人？在啸林山庄的女人有许多。

哪一个是三月羊？是那三个少女之中的一个？还是另有其人？

林子头一回让人看清了寂寞剑。

他举剑在手。

七月猴的脸上有了死光，这是一片沉寂的死光。

他怕这柄剑。

这柄剑给敌手带来不祥，带来死亡。

林子轻轻吐了一口气，他头一回要慢慢地施出寂寞剑式。

林子瞧着七月猴，说道：“十二天下，尽干坏事，我容不得你。”七月猴笑道：“你以为杀了我，就算是杀光了十二天下么？”他哈哈大笑起来。

笑声未落，七月猴已飞身而起，双手齐扬，空中爆飞着十数点火星。

× × ×

林子的剑只在空中一扬。

这是二十四式寂寞剑的第二式独往独来，又变为第三式不与人言。

两式剑法用毕，人已经又落在七月猴面前。

七月猴的胸前有点点鲜血在浸，血象化雪的梅丛，一点点浸红。七月猴仍在笑：“你谈过风月么？谈风月，就是和女人谈，不只是亲热……”

林子瞠目而视他。

七月猴道：“那得是一个好女人，一个咩咩叫，叫得你心痒不止的女人。你可以同这样的一个女人谈风月，那滋味很……不……错……”

七月猴扑通一声，倒地而死。

× × ×

徐大嘴的眼里闪着恐惧。

这一双眼象狗眼，象猪眼，人都说，猪狗之眼看人善，惹人怜。徐大嘴想说什么？可狼孩林子偏偏坐在桌边，等着，不与徐大嘴讲话。

狼孩林子仍在喝酒。

× × ×

小慧终于忍不住问：“你为什么不问问我，那个三月羊是谁？”林子一叹道：“为什么要问你？”

小慧道：“因为我是个同你一起共患难的女人。”

共患难的女人，这岂不是比别的更重更亲近？

林子道：“我不问你，是因为我知道，你也不知道那个女人是谁。”

小慧黯然道：“你说的对。”

林子问她：“你为什么说谎？”

小慧叹气，脸色渐渐升上了红晕：“因为我想跟着你，怕你不要我。”

怕林子不要她，就说她知道十二天下中的三月羊是谁，而这个三月羊正是狼孩林子要找的仇敌。这是不是女人最好的心思？

小慧一笑道：“我不能让你扔下我。”

徐大嘴突然大吼道：“别肉麻了，别以为我喜欢看你们这副肉麻样儿！”

狼孩林子象在观看一只狗：“你杀了无数只狗，你都是怎么样杀的？”

徐大嘴脸上有了光彩，一提起杀狗，他脸上便有了神采：“我先喂它香料，给它喝酒，然后派人去遛它，要遛得既不快，也不慢。快走不行，快走窜血急。也不慢遛，慢遛了没什么效用。不缓不急遛上一个小时，然后再喂，到了第五天以后……”

徐大嘴正讲得兴致勃勃，突然不讲了。

他为什么又不讲了？他不是最愿意讲杀狗么？

他难道觉出了林子的企图么？

他难道是从林子那冷冷的目光中看出了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内容？

× × ×

林子从厨房里拿来了一张狗皮，还有一大包香料。

“这就是那香料么？”

徐大嘴没气力了，点点头。

狼孩林子就笑了一笑：“好。我可以把你打扮成一只狗，把你缝在一张狗皮里。然后喂你香料，你闻到那香料的味儿，心里一定很快活，对不对？然后我每天牵你遛一遍，一遍一遍地遛，直到你累了，再喂，还喂酒，是不是？”

徐大嘴瞪眼看着狼孩林子。

他知道狼孩林子不是人，他不会对付敌讲慈悲。他不会这个，母狼没教会他这个。

徐大嘴想着他被缝成了一条狗，一条只会被牵着遛来遛去的狗。

徐大嘴哇地一声吐了。他哇哇吐着，把胃里的东西全吐了出来。他吐得泪水直流，他吐得很苦。

× × ×

林子等待着。

野狼在林子里，有时也瞅准时机，等待兔子落入陷阱。

林子是野狼，是狼崽子。

徐大嘴如今是兔子，是一只落入陷阱的兔子。

兔子一般都很胆小。

× × ×

林子问：“关于十二天下，你都知道些什么？”

兔子道：“虎狼龙傲，鸡牛不靠。”

林子不明白，但他不能讲他不明白。

兔子道：“你也只能杀杀兔子，杀杀狗，杀杀猪啊马啊的这些废物，其它人你永远也杀不死。”

林子道：“我不想杀死别人，我只想去找那个三月羊。”

徐大嘴道：“你找到她，你的命也就没了。”

林子问：“她有什么本事？”

徐大嘴道：“她没别的本事，她会让所有的男人上当。痴情的、残忍的、贪婪的、她全会让你喜欢她。”

林子问：“你告诉我，她是谁？”

小慧也抬起了头，她也想知道，这个神秘的女人是谁。

徐大嘴道：“她是熟人。你们见.....”

几枚毒针从狗肉馆外飞是来，直射在徐大嘴的咽喉上。

林子冲出店门外。

他的身形很快，但他没看见有人，只有清冷的月亮和一片惨白的月色。

他又冲回屋内。

屋内没了小慧。

“小慧！小慧！”

林子又没了小慧。

小慧被人带走了？他刚刚冲出，又马上回来了，这人的轻功不比他差，而且算定了他一定会冲出去寻人。

徐大嘴的喉咙上插几根毒针，脸色乌黑。

徐大嘴死了，小慧没了。

又剩了狼孩林子自己了。

他看看徐大嘴，又看看桌上的香料、狗皮。

徐大嘴再也不会用香料喂狗了，世上再也不会会有这香喷喷的天下一绝徐大嘴的狗肉了。

× × ×

是谁杀死了徐大嘴？

林子心里很清醒，不是他杀死的狗，也不是他杀死的这一只兔，这只是十二天下自家的事儿。

这应了一句话：兔死狗烹。

第七章 梦绕魂惊

第一章 青楼来客

狼孩林子想着林重。

他除了对得起他自己，他也对得起狼孩林子。

他把林子从树林里带回来时，他还很小。

他甚至不知他自己姓什么，叫什么，几岁了。

他还是象狼一样行走。双手也放在地上，踊跃，跳着行走。林重很吃惊，看着他。

管家管事和女人都在笑，笑他没个人形。

林重老爷神色郑重：“不许笑！以后谁笑话他，我就要他跟林子比一比踊跃，比一比用四条腿走路。”

果然没人再敢笑。

没人能用四肢和林子一样走路，更不可能比过他。

林子不想用双脚走路，因为母狼不用双脚走路，走得比人还敏捷。

他在地面上爬着走，丝毫也没有想到他在人群之中，这爬行方式就很是丑陋。

林重就也在地面上爬。他与林子一起在地面上爬。

他向林子比划手势，站起来，站起来，走一走看，看你是不是可以一走？

林子很犹豫，很踌躇，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改变他的行为方式。就因为他来到了人群中么？如果人到了树林之中，一定比狼行动还笨拙。他们直直地向前行动，目标太大了，又不隐蔽，看上去就很艰难。人为什么这么傻？

林重怎么向林子比划，林子也不肯做人，也不肯站起来行走。林重无奈，就总向他比划人要洗脸，人要穿衣服，人要吃饭等等动作，告诉他人必须站起来行走。

他最后从林重的眼光中看到了焦急的温柔。

这让他想起了那只母狼。

就是那只母狼把他带大的。

× × ×

有一夜狼群中的公狼突然向他攻击。

正在喂它乳汁的母狼被公狼一巴掌打退到一边去了。

他被一只公狼叼到了一边，公狼打算用他做一餐美食。

他忘了这个狼孩是在狼群里长大的。

正当公狼张大了嘴，要扑向林子的喉咙时，它先看到了狼孩的一只胳膊，一只嫩藕似的胳膊闪电一般伸了过来。

公狼用力一咬，无论是胳膊，还是咽喉，在它钢铁一般的牙齿下只会被咬得粉碎。但公狼疼得顿时惨声嗥叫，这嗥叫声把母狼同后赶来的公狼们的厮咬制止住了。公狼们

看到了，狼王的喉咙里立着一根棒骨，一根卡在喉咙里的兔腿骨。

狼孩的手里总握着三四块这样的兔腿骨。

他有一次见到了公狼咋在嗓眼里这样一块棒骨，从此那只公狼就十天十夜不吃不喝，最后被群狼生生撕碎，分光吃尽了。

自己。

他就第一次用了兔腿骨。

公狼仍在惨嚎，它在围着群狼嚎叫，它仍想用它的威风，驱使群狼上前撕烂狼孩。

群狼想向狼孩冲去，但它们不敢，它们能记住一切血的教训，它们不敢再冲上来厮咬。

因为公狼的惨嚎声越来越凄厉。

它越用力，那根兔腿骨就扎得越深。它的嘴里已满是鲜血。

母狼护住了林子。

他依靠在母狼身边。

他唯一的依靠就是母狼，他挥舞着手中那几根兔腿骨。

他想威胁狼群。

狼怕不怕？

× × ×

它们怕，因为它们看见了狼王的悲惨。

三天之后，一头公狼扑上去，咬断的惨嚎的狼王，成为新的狼王。

狼也忍受不住同类无休止的惨嚎声。

从那时起，狼孩睡觉都带着这兔腿骨。

新狼王害怕他，所有的大小狼都害怕他。它们时时看着他的手，看着他手里的那几根兔腿骨。

他用力把这些兔腿骨磨得尖尖的。

他必须保护他自己。

× × ×

他就用这一块兔腿骨伸进了林重的嘴。

当然是在林重没有任何防备的时候。

他的手很重，他希望这一次也能成功，他成功之后就要跑，跑到狼群中去。

他的手很重，把林重的上腭和舌头都弄破了。

林重很恼火，对他吼。

但这一回可不那么有效了，林重一伸手，就轻轻地把这一块兔腿骨拿了出来。

狼永远也办不到的事，人可以办得到，而且可以很轻松地办到。他也很聪明，他当时就把所有的兔腿骨都扔在地上。

后来这些兔腿骨不见了，被啸林山庄里的家人们扔了。

他们也扔掉了林子想战胜林重，战胜人类的信心。

× × ×

林子回到了回眸楼。

他觉得很累，杀人之后很累。

他可以在青楼里轻松一下他自己。

老鸨请他坐下，她已经忘记了这个衣衫褴褛的人是不是来过了。

老鸨不以衣服度人，她从这年轻人身上感到一股狼隼一般的气势，她小心翼翼。

“客官是要打打茶围呢，还是要喝喝花酒啊？要不要找雏儿陪上几个春宵啊？”

林子冷冷递上一句：“我要找可卿。”

老鸨在笑：“可卿那儿有客人，这会儿怕还没起床呢。”

林子道：“我可以等她。”

老笑：“客官这么大清早就来，也可以找别的姑娘玩么，怎么偏偏要等她？可卿又不是……”

林子眼里闪着寒光：“我在等她。”

老鸨很吃惊。她突然认出了林子。

这就是上次把伞儿送来的那个男人。

老鸨也打过伞儿的主意。

无奈不论她讲什么，伞儿都只是静静地望着她。老鸨想说得伞儿春心荡漾，她好从中捞些好处。

但伞儿紧紧盯着她，问道：“你要不要这个回眸楼了？”

老鸨一愣，她不明白伞儿为什么讲这话。

伞儿一句一句地告诉她：如果她敢逼伞儿，不出五天，整个回眸楼都会化成一座废墟，老鸨的脑袋也会搬家。

伞儿仍笑盈盈地问：“你还要不要打我的主意了？”

老鸨当然没办法。她只是着迷地盯着伞儿。这是个能迷死一切男人的妖精，如果她有这么个尤物，回眸楼就不再是回眸楼，而变成一座销金窟了。

× × ×

老鸨道：“我派人去叫可卿起来。”

林子悠然道：“这么一大早，你急什么？”

老鸨也愣了，来青楼买笑之人和要下赌场耍赌之人一样，哪一个不是急煎煎的？

可这个林子和他们都不一样，他不急。

他不急，老鸨何必急？

老鸨就陪林子闷坐。

一大早，男人就跑到青楼来，和老鸨在大厅里干巴巴地坐着，是不是有些怪？

但这个狼孩林子丝毫也不以为怪。

他等，他有足够的耐心等待。

老鸨没法儿象他那样闷坐，就找些话来聊。

除了聊女人，聊姑娘，老鸨就再也不会聊些别的。

老鸨道：“你……你那个姑娘是个好货……”

林子不语，但他的心在噗噗跳。

他知道老鸨是在讲伞儿。

老鸨道：“她天天在这地方，难为她不动心。你说她是你的好女人吧？你可以把她领走，不该把她放在这儿的。放在这儿的女人，铁打的久了也会动心。”

林子冷冷地看她一眼。

老鸨道：“我带你去那个女人房里，好不好？她那里有一个小门，小门进去，就是那女人的房屋。但你不能大声讲话，你一讲话，可卿那屋里的人就会被吵醒。”

老鸨这一次很乖，斜觑着林子，等他。

林子很快地点点头。

后门很难走。

好象不常有人走这小门。

从小门走上去，林子的心噗噗跳。

他怕见伞儿么？他怕伞儿问起三月羊么？他怕伞儿在想着林重老爷么？他是不是想把伞儿带走？

他慢慢推开门，走了进去。

他闻到了女人的馨香。也许这只是伞儿的馨香，伞儿这个漂亮女人特有的馨香。

伞儿伏在床上，趴着睡。

她睡得很不老实，一条玉一样的臂搂在枕上。她的怀下压着半只枕头。

床很凌乱。

林子的心在咚咚跳。

老鸨心里在暗笑：这个女人也是个假正经。

老鸨知趣，一个人静静地退出去了。

× × ×

林子看着伞儿。

伞儿是一个很成熟的女人。

她很漂亮，漂亮得让林子的脑袋都嗡嗡响，响得象满脑子里都是血腥面前的狼嗥声。

但他的双腿很沉重。

伞儿终于要醒了，她一下一下地眨着眼，长长的睫毛一动一动。她睁开了眼，她的眼睛里有孩子一样的惊奇。

“你？是你？你还活着？”

× × ×

伞儿不再讲话，只是把林子放在床上。

她一点一点地为林子解衣服。

她的手很巧，解衣服时没一点儿迟滞。

她很快让林子又成为了一个婴儿。

这时的他更象狼孩。

他咻咻喘，气很粗。

他看着伞儿动手，但他知道他很孱弱，他的兴奋只是一种抑制，一看到伞儿，他就明白他自己只是一个狼孩，而伞儿是一个人，一个高贵的人。

他没有力量同伞儿狎浪。

但他能够看着伞儿，看她一点点做事，做得那么自然，那么娴熟。

女人生来就会做这些么？

伞儿的身子哆嗦了，象一片纸。

她很渴望么？

× × ×

这时，她和他都听见了一个冷漠的声音：“你最好用这几件衣服把他包起来，省得他这样子让人看了难受。”

伞儿蓦然回首，是可卿。

可卿把几件干净衣服扔在伞儿面前。

伞儿放了手，慢慢去旁边坐下。

她要好好梳拢一下她的长发，她不想让可卿看见她有一点儿轻狂。

可卿和伞儿都看着那些衣服。

林子是狼孩，所以他脱褪衣服，面对着女人时很坦然，坦然，而且平静。

这让女人看到了林子的与众不同之处。

第二章 枕边的话

伞儿的眼睛睁得很大。

她是个好女人，她会讲什么？她知道可卿与林子之间的那些事。主要是听可卿说，其次是靠女人的直觉想。她知道这么想也很可靠。

她也明白了可卿与林子之间的关系。

可卿就是那一只母狼，她替代了那头在树林里的母狼。

林子要偎在她怀里，才能好好歇憩。

林子和可卿在一起，什么话也不讲，只是静静地互相依偎着，度过一夜一夜的时光。

林子想树林，他与可卿在一起时，就象仍在树林之中，可卿抱着他，象母狼偎着他，让他不觉得寒冷。

可卿一夜一夜地不睡，只是轻轻地摸他的头发，摸他的脸。

伞儿明白这一切。

但她决不甘心让林子同可卿在一起。

她点点头，她能说什么？

夜好温柔。

林子和可卿睡在一起。

可卿没了那狎浪，只是默默地把他脱光，把他放在床上，可卿不与他亲热，只是抱着他，象抱着自己的小小儿子。

她用手指梳拢林子的头发。

可卿的眼睛会讲话。

“你累么？”

“累。”

“你杀了几个人？”

“不知道有几个，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我杀的。”

“你找到了那只三月羊么？”

林子摇摇头，他没找到，他应该找到她。

徐大嘴已经要讲出来了，但他马上死了，倒地上死了，他没机会讲出来。

林子身心舒畅，静静地品味着女人的温存。

没了时光，没了回眸楼，一切都象在树林中，在浓雾缭绕的树林之中，只有他们两个人，只有他们自己。

夜很静。

× × ×

但他们没忘了，他们之间已经有了一个女人，一个住隔壁的女人，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她叫伞儿。

可卿轻轻地吐了一口气：“你想带她走么？”

林子点点头。

可卿犹豫了一下：“她很漂亮，你要娶她？”

林子惊异地看看可卿，可卿的目光很执着，象是一定要问。

林子摇摇头。

“她很高贵，她是很高贵的女人。”

× × ×

可卿低下了头。

如果别人对她讲这个，她明白那是在深深地刺伤着她。但讲这话的是林子，是这个从树林里走出来的林子，他不懂得这些。

可卿一叹，她常在这一叹中原谅这个狼一样的孩子。

可卿说道：“她并不高贵，她很下贱。”

林子的眼睛亮了，眼里有愤怒，他还不善于藏匿他自己的情感。他瞠目怒视着可卿。

可卿的手也不动了：“她在隔壁，我住在这屋。我是女人，我知道她。我明白这个。”

林子慢慢坐了起来。

他不愿意听这个，他知道，女人与女人之间也有妒嫉。他认为可卿是在嫉妒伞儿。

可卿道：“你想错了，我觉得你错得很可怜。”

林子看着那边屋，那屋里的明烛已经吹熄了。林子同可卿在一起，伞儿会不会流泪？这会儿她该又床上，流着泪，慢慢睡着了吧？她恨林子么？她真的喜欢林子？

她不可能喜欢他，他只是一个狼孩，还不能实实在在算是一个人。

可卿下了床，去抽屉里取出一只杯子。

这是一只酒杯。

“这是我喝的酒杯。每天我都同她喝下一杯酒。这都是在我晚上同客人……在一起之后，去看顾一下她时，她同我一起喝的。”林子不明白，这只是一只空杯，杯里有残渍。

可卿看他这时又不象一个狼孩了，他只象一个白痴。

可卿一叹：“我每次一喝下这杯酒，夜里怎么也不会醒。”

可卿脸红了。

可能是老鸨，不然就是客人埋怨，才让她知道她不能在夜里做一个青楼女人的么？

可卿道：“然后夜里，她就走了，她去找男人，夜间出去的女人会去做什么？”

林子心里渐渐变得很冷。

这怪么？不怪。伞儿很俊俏，她一定会有男人，而且那男人也不会是象他这样子，半人半兽的，很难看。那男人一定气宇轩昂，一定很潇洒，功夫也很高，象老爷子林重这样儿的，天生就是一个主子，至少是一个狼王。

但他的心还是一沉。

他不知道为什么烦躁。

他吮了吮酒杯底的残渍。

这酒中确实有迷药，一种很厉害的迷药。

林子的脸色很难看。

他不能相信可卿。他宁可相信伞儿，也不肯相信可卿。可卿是他的女人，甚至可以做他的母狼。但伞儿不是，伞儿是一个尊贵的女人。

可卿看着他，知道他很痛苦。

“你可以不理她。”

林子能不理伞儿么？他不能。

他想，伞儿会出去做什么？她是一个女人，一个不谙武功的弱女人，她夜半里出去，做什么？

× × ×

他猛地从床上跳起来。

“我不相信！”

他要去问伞儿，问她每天为什么要给可卿吃上一剂迷药。她为什么要夜里出去。

他盼伞儿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

伞儿会说：“她夜里和男人亲热，搅得我睡不好。”

伞儿会说：“我想出去找你，想我在这院子里走一走，也许会想出来十二天下的那个杀死老爷的三月羊是谁。”

他明知道这想法也荒唐，但他偏偏要这么想。

他不相信可卿。

他大声说道：“你可以说我不好，但你不该说伞儿。”

可卿的脸色蓦地红了。

她从没见过林子为了哪一个女人会如此，这是因为林子喜欢伞儿了么？

× × ×

林子说道：“我要去问她，我一定要问她才行。”

可卿哀怨地看看他：“你可以等到明天早上，让她先睡上一个好觉。”

林子等不及，他推门而入。

× × ×

屋子里没人。

被子仍然很凌乱，但枕头是卷曲成一团的。

伞儿走前曾抱过这一只枕头。

她是不是在期待着男人的爱抚？她是不是在想着如何取悦男人？是不是因为她喜欢的林子竟然和可卿在一起亲亲热热，她才不辞而别？

她带走了她的衣物，那是一个很小的箱子。

林子很后悔。

第三章 龙吟在天

伞儿走在街上。

她的脸上很淡然，没有快乐，自然也没有哀伤。

她没有快乐是因为世上的一切事都无所谓快乐，她没有哀伤是因为她离开林子和可卿了，离开了那个可憎厌的青楼。

很可笑的一个地方，竟然叫回眸楼。这种地方，她走时义无反顾，回眸做什么？那里有什么可留恋之处？

想起了林子与可卿，伞儿就冷冷一笑。

× × ×

她在回眸楼前坐上了一乘轿子，这是一顶很华贵的小轿。

两个大汉抬着她，在街上疾走。

月亮照不见路的小巷很深，小轿拐拐折折，最后来到了一座大宅院前。

大院里很静，小轿就直抬进去。

抬进了大厅，抬去了内室。

这内室很豪华，屋子里是黄金的世界，黄金的蟠龙靠柱，黄金的虎皮交椅，黄金的

酒具杯盏。

连那个踞坐在交椅上的男人也一身黄衣服。

小轿停下了，四名大汉垂头而立，等候主人吩咐。

主人只是挥了挥手。

大汉们就下去了。

主人把黄金杯子放在桌上，倒上了一杯酒，笑吟吟地问道：“三妹，为什么不出来喝一杯？”

一个女人笑得很娇柔，声音极为甜美：

“为什么不喝？”

就从轿子里走出了伞儿。

伞儿变了。

她由一个很娴淑的女人一下子变得很妖娆，媚人入骨。

她向着黄衣男人笑：“五哥近来有什么好消息？”

“也没什么好消息。只不过那个肖二娘已经做了你五哥的第九个老婆了。”

伞儿一笑道：“恭喜五哥。”

龙五一笑道：“听说你在青楼上？可能是天天只见新人笑，夜夜不闻旧人哭吧？”

伞儿眼儿一斜道：“哪个是新人？哪个是旧人？尽胡扯……”龙五道：“当然那些大肚子肥脑袋的男人是新人，而五哥我才是旧人了。”

伞儿道：“你旧？你旧个鬼！”

龙五道：“我一见到你，就忘了我有九个老婆了。”

× × ×

伞儿在打扮她自己。

她熟悉这里。

她把那个黄金装饰盒打开，用菱花镜照她自己，黯然道：“五哥，我瘦了，是不是？”

龙五一笑：“那我可没看到。”

伞儿把头发披散，她披散头发那模样很是迷人。

龙五涎脸在她身前身后笑。

她阻止龙五道：“凡事不可太贪，你决不能娶十个老婆，如果你娶了十个老婆，事儿也就做到头了。”

龙五道：“我不娶十个老婆，如果你嫁给我，马上要我杀了这个肖二娘我也干。”

伞儿不动，她只是看着龙五身后。

他身后站着的正是肖二娘。

这是很玲珑小巧的一个美人，比伞儿冷艳。

她痴痴地站着。

龙五回过了头，阴森着脸：“你站在那里做什么？为什么不走开？”

肖二娘走了。

× × ×

伞儿格格笑。

男人一听到这笑声都会很动情。

龙五道：“你已经大功告成，为什么不回去？”

伞儿仍在笑。

龙五道：“莫非你真喜欢那个狼崽子？”

伞儿不笑了。

她也说不清，她是喜欢林子么？不然为什么她不逃走，不隐匿起来？她为什么还要在那个青楼里呆那么多天等林子？

她是因为喜欢林子而呆在青楼，还是因为她喜欢青楼那热闹？伞儿无语。

她也不想向人讲，尤其是向这个狂傲自大的龙五，什么也不想说。

龙五道：“你可以在我这里住，我为你收拾一间屋子，让你吃得住得好好的。”

伞儿摇头。

龙五吃惊道：“你还要走？”

伞儿道：“五哥，我想求你一件事。”

龙五笑道：“什么事？只要五哥能办到的，一定答应你。”

伞儿不笑了，脸上掠过了一丝残忍：“杀人，杀死林子，杀死那个狼崽子林子！”

龙五道：“为什么要杀他？”

伞儿的脸色很冷：“你干不干？你不干，我可以找别人。”

龙五道：“我干。我干，是因为我不愿意听你说那个别人。”他和伞儿都清楚，那个别人指的是谁。

林子走出了青楼。

现在的林子象换了一个人，他脚步很轻快，眼睛里闪着光。

他经受过母狼的爱抚，才长成了这么大的一个狼孩。他经过可卿的抚慰，已经很有信心了。

他一定要找到伞儿。

他决心去酒楼找。

他曾经去过的酒楼，他与伞儿去过的地方都找遍了，没有找到伞儿。

他找到了一个他不想见的人，这人是北方丐帮总筐头儿牟熊。牟熊的身边总有那三个人，苦头儿，冤头儿和憨头儿。

牟熊在笑：“不知道这几天，狼崽子在忙碌什么？”

冤头儿嘻嘻而笑：“他大概是丢了人，心里不是滋味，想来酒楼上喝酒解闷的吧？”

林子站住了。

他心猛地一跳，小慧，朱慧，那个肯与他相依为命的朱慧没了，是不是落在了他们手里？

是不是伞儿.....

× × ×

他不敢想下去。

牟熊道：“如果我是你，就去丐帮分舵一次。我知道那里有一个你很想见到的人。”

林子道：“好，我去。”

苦头儿道：“痛快！”

四个人就下了酒楼，向外走。

他们没能走出街巷。

街巷正中，站了一个人。

这个人身穿一身黄衣服，冷冷地盯着他们每一个人。

这是十二天下中的龙五，龙在天。

龙五很狂傲，冷冷鄙视着这五个人。

牟熊话语一沉，道：“你能不能让开路，让我们过去？”

龙五道：“对你们这几个讨饭的，我不感兴趣。你只要把这个人留给我就行了。我跟这个人有一笔帐要算。”

牟熊道：“他杀死了丐帮中人，丐帮自然不会轻饶了他。我把他带回丐帮分舵，谁也拦不住我。”

龙五冷冷一笑道：“有意思，就凭你们这几个人？”

苦头儿道：“我们这几个人怎样？你没看在眼里么？”

龙五长声而啸，内力极强，声似龙啸在天。

“好，我就来会会你们这群要饭的。”

×

×

×

龙五的侮慢激恼了讨乞人。

他们从不称自己是要饭的，他们称自己为讨乞人。他们认定讨乞是一种很可得意的事业。是“好汉子不愿干，赖汉子干不了”的一种事业。他们自称：“吃开口饭的”，他们从不称自己那行业是“讨饭”，而称其为“吃大户”“拿大家”。

苦头儿脸色阴沉，冤头儿更是愁眉紧蹙，憨头儿的脸上也见了怒气，三人身形攒动，将一个龙五围起来，要对龙五下手。

头儿摇摇头道：“苦难终究有个头儿，只要你不死你能等。”憨头儿怔怔地念：“人太憨，未必就不是福气。”

冤头儿也一叹道：“冤也有头，债也有主。”

话音一落，三个人就扑向龙五。

这是一场好杀。

龙五身形很怪，滑似泥鳅，但又动作刚猛，两手成龙形三十六式，式式嘶嘶生风，直扑三人要害。

苦头儿遥遥出指，想用点穴功夫制住龙五，但因龙五速度太快，就无法随着他而出指，常常一指指去，无甚功效。憨头儿的神拳极刚猛，他出拳长势，力道沉重，让龙五的龙形三十六式主要用来敌他。冤头儿忸怩作态，身子滑近龙五，用小擒拿手抓龙五。

林子站在一边，瞧着厮杀。

他知道龙五以一敌三，能与苦儿三人敌手，确乎不易。

牟熊在观看四个相斗，也在监视着林子，以防他逃脱。

龙五一声长啸，猛然将冤头儿抓起，飞扔出去。又回头一肘，撞到了憨头儿，他面对苦头儿，一步步逼上去。

龙五向前走了三步。

苦头儿不知不觉，被龙五逼退三步。

× × ×

牟熊长笑连声，人已落至龙五面前。

“果然好手段。”

龙五盯着牟熊，双目之中的光似狼似隼。

二人对峙。

龙五突然微笑道：“果然不愧是三十八万众的筐头儿，龙五告辞了。”

他转身而去。

牟熊望着龙五的背影，怔怔而立。

他为什么不与牟熊动手？是因为他惧怕了牟熊么？他一战而败丐帮的苦头儿、冤头儿和憨头儿，功夫着实惊人，为什么与牟熊一战看上去实在不可避免，他却一笑而退？

狼孩林子盯着牟熊道：“我们是不是也得动动手？”

牟熊哂笑道：“何必着急？”

冤头儿也浪笑道：“你丢的不是女人吧？这么魂不守舍，丢的一定是女人。”

苦头儿笑时脸色铁青：“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我们去为你找一找。丐帮三十八万众的眼睛能找得出海底针。”

林子的声音涩锈似铁：“你们把她弄到哪里去了？”

牟熊道：“你想见见她么？”

× × ×

林子果然见到了人。

这是一个女人，一个长发披肩的女人，她独自坐在一间囚室内，坐在一团潮湿的草上，正在那里用草棍摆测着什么。

她在测什么？为谁在卜测？她想测命运，占吉凶，还是想要测她什么时候可以走出

这间潮湿的囚室。

她不是伞儿，她那身形不象伞儿。

林子的心里一松，伞儿没落在他们手里，如果伞儿落在了他们手里，单是这潮湿的囚室，就会把伞儿苦死。那时他愧见伞儿。只要伞儿用那双大大的眼睛瞟着他，他就会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她是谁？

× × ×

女人也停了手。

她曾发誓，她不再面对着这面囚室的门，除非让她走出去不再回来。现在她觉出了怪异，因为她的心在扑扑激跳。是谁来了？难道是林子？

她猝然回头。

她马上满面泪水。

她是小慧，是那个在徐大嘴的狗肉馆里猝然失踪的小慧。

林子也心头一热。

牟熊在身后慢慢说道：“故人相见，为什么不进屋去，好好聊聊？”

林子的脸上很漠然，但他向前走，一直向这间囚室走去。

小慧喝了一声：“站住！”

林子站住了。

小慧幽幽地说道：“这间囚室很结实。”

林子又向前走了两步。

小慧道：“他们抓住我没用。只要你告诉他们，你心里的女人不是我，而是那个青楼里的女人，他们会让你走的。”

林子又向前走。

小慧继续讲，已经满脸是泪水了：“他们会让你走。我不是你心爱的女人，我不是你心爱的女人……”

林子已经走到了囚室内。

他站在小慧面前，双眼明净如水，直凝视着她。

“小慧，你好么？”

小慧的声音哽咽：“不好，不好，一点都不好。”

林子猛地抱住她。

他需要这个女人，他喜欢这个女人，他抱住小慧时，他才知道他既是一个男人又是一只野兽。当他与可卿在一起时，他知道他是一个可怜的需要母爱的狼孩儿。他与伞儿在一起时，他更多地想起了他的过去，想到了他不是一个很高贵的人，想起了他很少温暖，想起了他与这个高贵世界里的女人间有许许多多的距离。

林子回过头来，问道：“我们可不可以走开？”

牟熊道：“我们救了你的女人，又帮你找到了她，你总该谢谢我们。如果我们还惦记着劈头六弟的性命，你已经该死在这里了。”林子看着牟熊，问：“你想怎么样？”

牟熊道：“请你留下两样东西？”

林子问：“要什么？”

牟熊长吁道：“寂寞剑，寂寞剑谱。”

林子看看小慧，又看看牟熊，突然说道：“你把门关上吧。”他抱着小慧，坐在潮湿的地上。

× × ×

小慧眼里闪着泪花儿。

“你为什么不走开？你如果走了，他们也不会杀死我。”

林子道：“你记住，你不是狼孩，不该坐在潮湿的地上。”

小慧道：“我想试一试。如果我不试一试，哪一天你想进树林子里去住，我该受不了啦。”

林子惊讶地看着小慧。

她在想这个？她想同他进树林子里去住？她不惜同他去做狼孩儿？她不顾一切随他走，这让他心里又惊又喜。

伞儿会跟他进树林子里去住么？不会。他会从心底里不安，不等伞儿叫苦，他就不忍心让她受这委屈。她是一个很尊贵的女人，她得到的总是明媚的阳光，锦衣玉食，男人的笑脸。她至死也不会成为一个狼孩儿。可卿会同他进树林里住么？也会。她是青楼女人，她用她的爱心爱林子，用她的爱让林子明白了母狼同女人一样有博大的爱心。他依在可卿的身边，象又依偎着母狼。母狼不是他的伴侣，可卿也不是他的伴侣。他不会问可卿愿不愿意随他去树林里，可卿并不愿活在树林里，只有朱慧愿意同他去树林子里。

他心里涌上来一阵热浪，他明白这是人类的情感，不是狼的情感。

“你为什么背对着门？”

“我想我可以等你来救我。”

林子心一怔。这就是女人，她把一切都寄托在男人的惦念上了。“你用草棍在地上摆什么？”

“我在摆测命，算我的命，算你的命。”

“你算得怎么样？”

“你的好，我的命不好。”

林子冷然一怔，看着朱慧。男人的心思瞒不过女人，小慧一眼就看出来了：他在这几天里并不是始终在想着她。她心里象针在扎，当然了，他还有另外的女人。

林子紧紧抱住她：“胡说！你的命不好，我的命就也不好。你的命好，我的命当然

就好。”

小慧的脸闪光了，泪水又流了下来。

× × ×

牟熊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囚室外边。

这一次只来了他一个人。

他对林子笑：“一个男人如果有了一个心上人，那就是为自己的脚上加了一副镣铐。”

林子无语。

他不想听，也不愿听牟熊的罗嗦。

一个男人如果真喜欢上了女人，谁又劝得住他？

牟熊道：“其实你与丐帮本无大仇，我也可以告诉丐帮上下人众，说劈头老六并不是你杀的。但你得交出寂寞剑，交出寂寞剑谱。”林子冷冷道：“我一直诧异鱼漂儿前辈为什么不把这一柄寂寞剑传与你。现在我明白了，丐帮三十八万众跟着你这个混蛋走，又怎么会不走上邪路？”

牟熊道：“你以为她会安什么好心待我？她把一只小筐传给我，让我成为三十八万众的丐帮总筐头，可她不传我寂寞剑与百兽舞，我拿什么去对付天下豪杰？我用什么在江湖上再扬丐帮声威？”

林子道：“我有一柄寂寞剑，你可以把它拿去，只要你杀了我的项上人头。”

牟熊笑道：“林子兄弟，你何必这么认真？我只是想要你把寂寞剑还我，把寂寞剑谱交与我。那样我保证让你们自由，我还可以帮你杀死三月羊。”

林子心跳了：“你知道谁是三月羊？”

牟熊大笑道：“当然知道。如果你答应了我，我马上可以交给你她的项上人头。”

林子沉吟。

他在等什么？他为什么不把寂寞剑交出去？他自从得到了寂寞剑之后，就从来没

有遇到什么好事。他被诬杀死了老爷子的小公子林乐儿，被诬杀死了丐帮的劈头老六，又被十二天下、丐帮和啸林山庄三路人马追杀。他要这柄寂寞剑做什么？

这是一柄给人带来厄运的剑。

林子道：“鱼漂儿师父的剑谱上曾留有遗言，说这柄剑的传人必须认定他此生已历千辛万苦，此剑今后再也不会让他比以前更苦了，方可接受此剑。这一条，怕牟总筐头就不大合适。”

牟熊哈哈大笑道：“有什么不合适？你以为我这个丐帮总筐头不苦？十年来，我想掐人喉咙，我想捏碎人的腕骨，我不能动，只好赔笑脸，你说这苦不苦？你一肚子火气，偏偏又不能发作。你说这是不是人世间最苦的事儿？”林子细想想，觉得他的话也对。

小慧在一边插言：“你要这柄寂寞剑做什么？”

牟熊赔笑道：“我要让丐帮更兴旺。这样才不负鱼漂儿师父的一番心意。”

小慧冷冷道：“你会横行江湖，纵欲杀人。”

林子不语了。

他又想起来了，牟熊有一颗兽心。

牟熊仍在笑，他知道他没很大的希望，但他仍然在笑。他的本领就是笑，很快活很惬意地笑，让人认为他活得好，对自己充满信心。

虽然这时他恨不能宰了林子，宰了小慧。

“我可以让你们一辈子快快活活。我从啸林银庄拿到了近一百万两银子，我可以把这些都给你。你只要带这些银子到江南去，一辈子会有享用不尽的财富。”

林子道：“我忘了告诉你，我是啸林山庄的人，你抢走了啸林山庄的财富，得为这个付帐。你杀死了许笠翁，又栽赃与我，这也是一笔帐，你得好好算一算才行。”

牟熊冷笑道：“你也是啸林山庄的人？我怎么不知道？我怎么不明白？啸林山庄正在找你。你答应那个老和尚在一个月之内去啸林山庄，告诉他你找到了那个孩子。现在

你恐怕一辈子也回不去了。再过几天，那两个老和尚就会找遍天下。他们不会要你别的，一颗人头而已。”

林子怔住了，他当然不会忘记他与枯木大师那一场恶斗。

那一战，他刺破了枯木大师的袍袖，但他知道，那不是他胜了，而是枯木大师没有苦斗之心。

时已近月，他如何能赶回山庄去，向枯木大师分说？没有小公子林乐儿，他对枯木大师又能讲些什么？

牟熊道：“如果你传与我寂寞剑法，给我这一柄寂寞剑，我会让三十八万丐帮人为你寻找那个失踪的小公子。你看如何？”

林子想这不错，三十八万众的丐帮人一齐寻找小公子林乐儿，不愁寻不出一个结果来。

林子沉吟。

牟熊面有喜色。

他差不多可以说动这个狼孩林子了。

× × ×

小慧扯住林子，吼喊道：“不行，不行！你没看出他这只是劝诱之计么？”

林子突然望定牟熊：“我想知道丐帮五劈头哪里去了。”

“他们去南方，办一件大事儿去了。你如果传与我寂寞剑法，大约用不了一个月，就会见到他们了。”

林子怔怔地看着牟熊，未回答。

第八章 三月的羊

第一章 三月羊叫

夜色沉寂，罩一地黑暗。

在一家大宅院里，死寂无声。所有的房间都沉在黑暗之中。

只有一间房里亮着灯，灯也不很明亮。

屋里有许多灯盏，但这些铜绿灯盏并不是点着灯，熬着油。一排排灯盏似吐蕊鲜花，花芯是一粒粒大而明亮的夜明珠子。

屋里有一张大床。

床上有两个人。

他们很专注。

除了夜色，就是沉寂，他们不专注在自己身上，又会做什么？男人很剽悍，他鼻梁微隆，便有几分威风，又胸脯挺凸，筋骨健壮，显然是一个精壮男人，双目如隼，瞪眼看着那个女人。

女人身着素衫，披一头乌乌青丝，低头呢喃，似在梦呓。

男人问：“你为什么不讲话？”

女人的柔音袅袅，很是动听：“讲什么？告诉我，讲什么？”这是一对熟稔得不能再熟的男女。

他们默默无声。

男人长吁道：“你去了好长时间了？”

女人道：“好长时间了。”

女人的身子忽然簌簌一阵急颤，她这动作很细微，但也让男人感觉到了，他能感觉到这女人的一切。他喜欢这女人的敏感。

女人问：“你为什么不杀了他？杀了那个猪婆子？”

男人一笑，他知道女人会问这个。

“我想杀死他很容易。可我不知道如何弄到寂寞剑谱。你有寂寞剑谱么？二十四式寂寞剑。如今剑在他身上，人在我手里，我想杀他，实在容易。但剑谱拿不到，我有什么办法？”

女人笑了，笑得格格响。

她乐意这样笑，只有她才知道这个男人的心事。

他不光想做三十八万丐帮徒众的总筐头儿，他还想做寂寞剑，想成为“百兽舞”的传人，想成为北方武林的第一人。然后他会再图江南，成为天下武林第一人。

他有这个心计，也有这个野心。

他是个有野心的男人，他叫牟熊。

× × ×

牟熊和这女人在一起，很动情。

两个人都到了忘我之境。

男人出气渐渐粗浊起来，他对女人道：“你这只骚母羊，为什么不叫啊？啊，叫啊……”

男人有些迫不及待。

女人便嫣然一笑，启齿而笑，笑齿如偏贝，两颊润春风：“咩——咩——咩——”

男人便不顾一切了。

× × ×

有了一点儿响动。

“谁？”

男人很警觉，伏在床上问。

门砰然大开。

从门外走进来了五个人。

这五个人是丐帮五劈头。

他们冷冷地瞧着这一对男女。

牟熊虽是丐帮总筐头儿，却也是又羞又窘，冷冷喝斥道：“你们还不滚出去？”

女人在慢慢披衣服，她不急，她愿意让丐帮五劈头看到她的身躯。

劈头老大道：“是你杀死了六弟。”

牟熊冷冷一笑道：“胡说？”

劈头老三道：“云涛云老爷子没见到六弟。只有你知道他去云老爷子那里了。你的人埋伏在云飞山庄外，把六弟骗回来，杀死他，又把他尸体扔在那一间屋子里。”

牟熊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五劈头等着他笑。

牟熊昂然道：“你们六兄弟一向不大服我，以为我不过是讨到了鱼漂儿师父的欢心，才做成了这北方丐帮三十八万徒众的总筐头儿，认为我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本事。你们自恃是丐帮总舵的劈头，所以做事百无禁忌。其实，象你们这种人，我打天下也用不着你们，你们六个都死绝了也好……”

话声刚落，一个虎纵，人便平平飞起。

劈头老大迎头上去一刀，这一刀三变，是“劈风斩”的路数，直落牟熊的下三路。

劈头老二双掌直击，一招“童子击鼓”，直奔牟熊太阳穴。

劈头老三一个纵步，身子横飞，上有老二的双掌，下有老大的刀，他身子疾射似箭，头颅直撞向牟熊的前胸。

劈头老五和老四在身后也待伸手。

牟熊双掌齐出，左手一掌拍开了老大的音刀，右手一掌撩在老二肩上，将老二的肩骨打折，他身子在空中似坠未坠之时又用力一吸，在空中纵飞了几尺出去，堪堪就让过

了老三的一撞。

老三这一撞，便撞到了锦被簇拥的那一张大床上。

床上的女人竟然面含笑意，伸出一只纤纤玉手，在老三那剑也能撞折的头上摸了一摸。

劈头老三顿时凛凛地打了一个寒颤，这只手如僵如蛇，摸在头上，让他一身气力丧失殆尽。

女人在笑：“干嘛这么急着上床？”

劈头老三一个鱼跃，身子直直跳起来，又叭地落下去，摔地在上，已经成了一具尸体。

劈头老大吼喊一句：“三弟！”

这时，女人又叫了起来：“咩……，咩……，咩……。”

丐帮四劈头都怔住了，原来这个艳若桃花的女人便是三月羊。他们只把目光聚在牟熊身上，防备他的大摔碑手加绵掌功夫，忘了这女人，不知道这个女人就是江湖上人人谈之色变的三月羊。

× × ×

夜色清冷，窗外见一片雪白。

月光如冷屑，直刺入人的头脑之中去。人就觉得活得极寒冷，从心里透出一阵阵寒意来。

丐帮四劈头知道劫难来了，他们今天很难走出去。

床上的女人施施然起身，一举手一投足都似有无限柔情蜜意，哪里还象一个咩咩咩叫着的羊儿，分明是一个温柔如水的女人。

她站了起来，冲四位劈头一笑：“我喜欢男人，我可不喜欢和几个男人在一起。”

她的脸上忽然浮现出一股杀气。

这是十二天下中的三月羊的杀气。

她虽然仍在媚笑，但连劈头老四也知道，这笑意也可以杀人。他们甚至到现在也不知道她是如何杀死劈头老三的。

劈头老三的头撞在疾驰如飞的飞马身上，也会撞折它的脊骨，撞破它的马腹，让它瘫软倒毙，何况去撞她这么一个嫩似小葱一样的女人？谁知道劈头老三只是被她轻轻用纤纤玉手一拍，人便没命了。

三月羊，咩咩咩三声叫，叫两遍辄开始杀人！

× × ×

丐帮自从鱼漂儿的父亲俞波儿起始，就不与江湖上黑道人物交纳。至鱼漂儿那一代，江湖上的英雄豪杰大都十分钦佩鱼漂儿的为人和她的惊人绝技，丐帮就更不与黑道人物相与结交，所以这会儿见到了这个女人与丐帮三十八万众的总筐头儿在一起，他们十分吃惊。吃惊的不是总筐头儿也有女人，而是惊讶总筐头竟然与十二天下交结，与这个十二天下之中素以诡黠法术杀人的三月羊相好。

劈头老大道：“你身为丐帮三十八万众的总筐头，竟然杀啸林银庄的人，夺啸林银庄的银子，又与黑道枭雄十二天下交好，你实在是负丐帮前辈总筐头儿鱼漂儿的重托。”

牟熊冷冷道：“你是丐帮劈头，大家敬你重你，是因为关键时刻你会为丐帮三十八万众赴死。你以为你配来教训我么？”

劈头老大道：“我可用劈头孝衣令召集北方丐帮三十八万众一百零八处丐帮分舵筐头，来议决你这个叛逆，要你交出总筐头儿的小筐儿。”

原来北方丐帮计有一百零八处分舵，有一百零八家分舵筐头儿，这些分舵都归丐帮总舵管，听总筐头儿一个人号令行事。但丐帮劈头是一种特殊人物，是丐帮公然推举出来的为全丐帮向财主讨乞时自愿在财主家门前自尽的不怕死的硬汉子，所以当劈头遇

有急事时，他自己或他的后代可用这劈头孝衣来召集出请求。这是丐帮给甘心冒死为救丐帮大众的劈头的一种殊荣。（关于劈头之事，见拙著《奇门兵刃？筐头儿》）即便是总筐头儿办事有逾规之处，也可以由丐帮总舵劈头议请一百零八家分舵筐头儿，提出对总筐头儿的非难。因为有这一规矩，劈头老大才提用劈头孝衣提请一百零八家分舵筐头儿议事一说。

牟熊冷冷道：“你以为凭你那儿件破孝衣就可以把一百零八家分舵说合起来反对我么？”

劈头老大道：“我要一试。”

劈头老大示意劈头老二与老四与他一齐向前，他盼得能阻一阻牟熊与这个女人，这女人心如蛇蝎，又貌美如花，很是棘手。牟熊的大摔碑手加绵掌功夫又是一流的，这二人联手，丐帮五劈头只剩四个人，决难讨得好处去。

劈头老大不看劈头老五，因为他知道，他们三个人上去只要挡得那么三招五招，老五自可以把老三的尸体抱回去。

劈头老大一出手，便是三刀变九刀，九刀十八变。刀光如霜，人冷如铁。

劈头老二单掌劈出，直奔牟熊臂上穴道。他想抑制牟熊出掌，使他无法用大摔碑手加绵掌功夫伤人。劈头老四身子直欺入来，双手抓向牟熊的肋间。

劈头老五去抓老三的尸体。

他们都低估了牟熊的能力。

牟熊一出手，手势极快，一掌拍在老大那飞闪的快刀刀背上，谁也看不清劈头老大的刀是怎么飞的，直飞向天棚，叮地一声钉在房梁木上。他用手一抓，把劈头老二抓在手里，向外叭地一甩，把他扔在墙边，劈头老二口吐鲜血，被摔折三根肋骨。

劈头老四的双爪还未爬到胸前，人就被老大扯了回来。

如果牟熊的手抓在了他头上，就会令他的头骨片片粉碎。

劈头老大一吼：“老四，你快走！”

老四眼睛红了，他不走，他要与牟熊一拼。

劈头老大吼道：“走！拿血衣、孝衣，去号令一百零八家分舵，为我们报仇！”

劈头老四猛省，转身向外冲去。

劈头老五根本没动。

他知道他如果冲过去，不光抢不回老三的尸体，恐怕连他自己也会变成一具尸体。

所以他不动。

他认识这个女人。他惊讶这个女人竟是三月羊。

他明白老大的心计。

如果让他劈头老五走，他可以活下去，但丐帮一百零八家分舵一定会更相信鲁莽正直的劈头老四。所以老大在紧急关头，大声吼喊，要劈头老四活下去，冲出去。

牟熊当然不会让劈头老四冲出去。他裸着上身，从床上一飞而起，飞向屋门口。

劈头老大和老五直逼上去。

他们谁也没想到三月羊会在这时穿好了她的衣服。

她一直在穿衣服的，即使是动作很慢，她也该穿好了。

她施施然站起身来，对劈头老四道：“你还能逃得出去么？”她身子一纵，人如飞蝶，轻轻地落在了劈头老四面前。

劈头老四硬扯住了他的身子。

他如果不站住，就会撞在这个女人身上。他怕撞在这女人身上，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女人是用什么诡法，把劈头老三一拍即死的。

她看着劈头老四道：“你喜不喜欢女人？你喜不喜欢咩咩叫着绵羊一样软的女人？”

老四不讲话，只是伸出了手抓向她。

他的手可以抓得裂虎豹。

恨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杀死了三哥。

× × ×

劈头老四的手没抓向这女人。

因为有一个人在他出手之后，比他更快，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他看见了这人，这人穿一身黄衣服。他是龙五，龙在天。

那女人格格而笑：“五哥，你何必在乎？既然他不怕死，你又管这闲事做什么？”

龙五冷冷一笑，回头看着牟熊道：“总筐头儿总是很忙，是不是？”

牟熊很尴尬，因为地上有劈头老三的尸体，又有劈头老二受了伤，丐帮自相残杀，让十二天下的龙五见到了，这未免有些让人尴尬。

但牟熊仍在笑，笑得很快活。

龙五对女人道：“你与牟总筐头儿也是好交情？”

女人嫣然一笑，拈指去碰龙五：“可比不上同五哥更好。”

龙五晒笑道：“是不是比我和牟总筐头更好的，还有许多男人？”

女人叹气，很无奈：“男人喜欢你，缠着你，你有什么办法可想？”

她好象很挠头，因为不知道如何对付男人的纠缠。但言语泄露了真情，她很得意，很得意被人纠缠。

龙五瞪眼看着她，人人都知道她可恨，但人人都不愿意恨她。因为人人都知道这是一只羊，一只三月羊。人们常常记住了，羊是很乖的，但人们常常忘记了，羊也会吃人。

女人向龙五媚笑：“五哥，你为什么不让我，让我同这些臭男人算帐？”

龙五的声音空空洞洞：“你同他们有什么帐可算？你又不曾同他们风流过。”

女人笑了：“五哥吃醋了么？你是龙，他是熊，他们毫不相干的，你吃什么醋？”

龙五脸色一沉，道：“放他们走！”

牟熊欲发作，但女人一递眼色，让牟熊隐忍不发。

劈头老四扶着老二，老五背起老三的尸体，向外就走。

老大向老五一揖：“五爷，后会有期！”

丐帮五劈头走了。

他们是一死一伤而退。

牟熊盯着龙五，他知道龙五的功夫了得。

但他不会示弱。

他决心在这个女人面前不向龙五示弱。

牟熊道：“你想把天下事儿都揽在身上？”

龙五点点头：“现在正管着这事儿。”

牟熊在笑：“好！”

× × ×

龙五与牟熊急不可耐。

他们决心一战。

牟熊双目精光四射。

龙五冷冷而立。

两个人等待时机。

龙五的龙形三十六式刚猛雄浑，人莫能御。

牟熊的大摔碑手加绵掌功夫已炉火纯青，极难敌对。

两个人为什么而战？莫非为这个女人，这个咩咩叫着的三月羊？两个男人为她而战时，她在想什么？她在盼哪一个男人取胜？她是快活，还是惊慌？

女人格格格笑了。

两个男人都熟悉这笑。这个女人只在最快活的才有这淫荡的欢笑，这在欢笑时的女人让他们忘记了这个世界，让他们忘记了世上还有他们自己。

她这时很快活么？

她在盼着谁死？

她是十二天下中的三月羊，她自然会心里盼着龙五取胜了。

龙五甚至看见了她瞥来的那一个媚眼。

× × ×

龙五一声龙吟，人已扑向牟熊。

龙形三十六式！

他手形飞舞，人似游龙，双爪齐出，若扑若抓，十分凶狠。

牟熊用大摔碑手加绵掌功夫应付。

龙五不敢让牟熊碰到他的身体，如果牟熊的手拍上了他身子，他就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龙五了，而只会是一具尸体，一具骨骼皆碎的尸体。

牟熊也不敢让龙五的龙形三十六式抓到。

龙形三十六式，可以生裂虎豹，如果龙五抓住牟熊，他便可以把这一个人卸成八块，让他再也不成一具完尸。

两个人互相躲避，在室内飞旋盘绕。

× × ×

女人格格笑了：“这象男人比武么？简直象是斗鸡场上在斗鸡呢。”

龙五大怒。

牟熊的脸色也很阴沉。

她是不是在盼着这两个男人之中死去一个人？

她盼谁死？

龙五身子纵飞，一声震天龙吟。

牟熊一阵低吼，人也飞身迎上。

龙五抓住了牟熊的手，牟熊扳住了龙五的肩。

两个人拼起内力来了。

他们都知道，这一战很危险。

在这一瞬间，他们忘了这个女人，这个会格格笑着的三月羊。她可以帮其中的一个人，制另一个人于死地。

她会帮谁？

三月羊笑了，仍然是她那一声声媚人的笑。

这笑声头一回让两个男人心头好冷。

牟熊知道她不一定会帮自己。她是十二天下之中的三月羊。她不帮龙五，会帮外人么？

龙五知道她是一个水性女人，她同十二天下中的哪几个人交好？他说不上来，只知道十二天下中人人会维护她，但她仍同这牟熊风流缱绻，这一回她能帮自己么？她会不会为牟熊而杀死自己？女人格格笑着，咩咩咩叫了起来。

叫一遍，想杀人，叫两遍，人无魂。

她叭地一掌拍在牟熊背上。

牟熊喉咙一甜，顿觉嗓子发痒，但他忍住了，咬紧牙关，没吐出来。

他知道他不能吐，但嘴角上渐渐浸出了鲜血。

女人格格笑道：“五哥，五哥，你说，他这不是痴人说梦么？他以为十二天下是可以离间的，他这是不是错了？”

牟熊不讲话，他不能开口，因为龙五正在催逼内力，一阵阵大力向他直涌过来，他没时间讲话。

他恨死了这个女人。

女人很风骚，居然很快活地去摸一摸龙五的头：“五哥，五哥，你杀了那个肖二娘，

娶我做你的第九个老婆好不好？”

龙五瞪圆了眼，双目圆睁，犹似不信，吃惊地看着她。

龙五的脸在变色，他的脸越变越黑，最后他浑身没了气力，身子一软，倒在了地上。

× × ×

牟熊被女人扶回了床上。

她把锦被盖在他身上。牟熊这一会儿才觉得出他有些冷。

牟熊的声音仍然很冷：“你为什么帮我？”

女人很媚，偎在他怀里：“他要娶我做他的第九个老婆。你说可恨不可恨？他有了九个老婆，还要娶我？再说，我正和你在这儿快活，他来做什么？谁不让我快活，我就杀谁……”

牟熊打了一个冷颤。

女人很狂热，为牟熊解衣。她又盼着能快活了。

地上有死人，有血，是不是她会更觉得很刺激？她是不是喜欢嗜血？

“咩——咩——咩——”

女人在叫，在叫男人的魂。

女人在快活，她一边快活一边念叨着：“小羊儿乖乖，把门儿开开，妈妈回来，来给你喂奶……”

牟熊喜欢这个女人疯，这个女人疯起来根本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野兽。

第二章 行孝衣令

丐帮自从在北方剑帮以来，历三百年上下，从无人行过孝衣令。因为丐帮没什么紧急大事，如果有了紧急大事，自然可以由总筐头儿以小筐儿行令，传天下一百零八家分

舵筐头儿来聚会，议事，有总筐头儿在，丐帮劈头一般很少介入帮中事务。

但在这个冬日，在北方飘雪时，传下了孝衣令。

孝衣令是丐帮劈头的敢死令。丐帮劈头以自身生命担保，帮中有大事要商议，总筐头儿不便办理的大事儿要议。

孝衣令是一件很小很小，象小孩叠成玩具似的那么一件小小的白色孝衣。

这件白色孝衣上有三滴血。

这告诉分舵筐头儿们，这孝衣令发出之时，丐帮六劈头中，至少有三个人已经受伤或者已死，而且伤死都极冤枉。

这在三百年来的丐帮之中，算是一件大事，一件天大的大事儿。一百零八家分舵筐头儿都飞鸽传书，互相告约动身之日，一齐奔凤凰城而来。

鱼漂儿起始，丐帮凤凰城分舵就成了总舵总筐头儿的驻处了。他们要急急赴难，为丐帮之难赴死。

× × ×

牟熊也接到了孝衣令。

他知道丐帮的劈头老大、老二和老四老五会发出孝衣令，但不知道他们会这么快。

如果让他们与一百零八家丐帮分舵筐头儿见面，会坏了他的大事。

他一定要赶在一百零八家分舵筐头儿到来之前，杀死这几个丐帮劈头。

他一定要先动手。

他坐在椅子上。

这把椅子很破，但因为是俞波儿坐过的，是鱼漂儿坐过的，坐起来心里就很舒服。

他决定杀人，一个也不饶，杀光丐帮总舵的这几个劈头。

他喊来了三个人。

这三个人是丐帮的苦头儿、冤头儿和憨头儿。

牟熊的样子很威严，他从来也不会让这三个人认定他没资格做这个丐帮总舵的总筐头儿。

“他们在哪儿？”

苦头儿一揖道：“劈头老大进了云飞山庄。自从去了云飞山庄之后，劈头老大天天躲在一间屋子里，他吃饭喝酒都由云涛云老爷子陪着。咱们的人去了几次，没下手的机会。”

冤头儿也道：“劈头老二被一个男人护送，直到了一处树林子里。护送他的是赌痴卢春。”

牟熊心里一震，这个赌痴卢春如果出手，冤头儿绝对敌不过他。憨头儿道：“劈头老四和老五一齐进了回眸楼，自从那一次以后，他们就躲在回眸楼上不下来了。他们躲在一个女人的屋里，这个女人叫可卿，据说是那个狼崽子的旧相好……”

牟熊无语。

云飞山庄，是名动天下的武林世家。云涛人虽老，但在江湖上还很有声望，他是不是能一举打下云飞山庄，杀死那个劈头老大？他自忖还没有这能力。赌痴卢春护送的劈头老二呢，他去了树林子，这倒可以动手。他如果派冤头儿三人一齐去杀劈头老二，行不行？劈头老四与老五为什么不也躲起来？为什么不躲入武林世家，或藏匿在深山树林里？牟熊心里明白，这也是一招好计。在妓楼中，引人注目，只要你一杀人，他就可以让所有的人，丐帮的人，武林之人都看透牟熊。

孝衣令也送到了牟熊手里。

帖子上说定于一月之后在凤凰城丐帮分舵聚齐丐帮一百零八家分舵筐头儿议事，届时将请云飞山庄云涛老爷子、赌王前来鼎持公义。

牟熊冷冷一笑，他要在一月之内让云老爷子同这些丐帮总舵的劈头们一齐死掉。

杀死他们！

× × ×

牟熊进了他的密室。

这里有珠子悬挂的灯盏，有一个美奂美伦的女人。

她是一只羊，一只会杀人的三月羊。

女人问：“你又遇到麻烦了？”

牟熊道：“没有多少人可以帮我。”

女人悠然道：“我能不能帮你？”

牟熊道：“你能。”

女人偎在他身上：“要我帮你做什么？”

“杀人，杀死云飞山庄里的云老爷子和那个躲在云飞山庄里的劈头老大。”

第三章 防不胜防

云老爷子很小心。

他十几岁出道时，就被人冤屈过，他知道沉冤莫辩时的滋味。所以他决心保护好劈头老大。

他知道如果能让劈头老大在丐帮的聚会上出现，牟熊称霸北方武林的阴谋便不会得逞。

所以，云老爷子很是小心。

他陪着劈头老大，每天只是闷闷地喝酒。

他们在等，等时间，等这一个月的时间。

× × ×

他们等来了小慧。

云飞山庄不是谁都可以随便出入的，所以管家禀报说来了女人，劈头老大和云老爷子都一齐神色郑重：是不是来了那只吃人的羊？

不是，是小慧。

他们知道这个女人是狼孩林子的女人，就把她让进大厅。

小慧的神色很焦急：“他要杀林子了。”

劈头老大神色一变。

云涛更是吃惊。

牟熊不是为了寂寞剑谱么？他杀死了林子，会有什么好处？

小慧幽幽道：“他要杀死林子，是因为他等不及了。”

是啊，还有一个月，他等不及了，只好杀死林子。

他们决不让牟熊杀死林子。

× × ×

夜色很深。

云老爷子同小慧、劈头老大饮酒。

他们决定去救林子，尽管他们也知道没有什么把握。

但他们一定要去。

三个人在静静地饮酒。

“他救过我。”云老爷子对小慧说道。

小慧点点头：“他放了我，大概就是想让你们去上当。”

劈头老大冷冷道：“那好，我们就去上当。”

云老爷子问小慧：“你走时，林子对你说什么？”

小慧一叹：“他说你们不要去救他。”

云老爷子是老江湖了，他觉得这有些不对。

他盯住小慧。

小慧嫣然一笑。这一笑竟千娇百媚。

云老爷子道：“你.....你.....你不是小慧.....”

劈头老大也看了出来，他用力向这女人一扑。

但他扑向小慧时，人就平平地跌倒在地。

小慧冷冷笑道：“我劝老爷子还是别动肝火的好。你如果象他一样，你那‘飞云七式’没旋飞起来，人就摔个仰八叉，那多煞景？”这女人竟格格格笑了起来。她笑得很脆快，很动听。

× × ×

管事带十几个大汉在厅外静候。

他们听到了这个女人的笑声。他们知道这笑声不对，不是面对着两个男人时女人该有的笑声。

恰在这时，管事又听到了一声“咩.....，咩.....，咩.....”的羊叫声。

冬日的云飞山庄没有羊，哪里来的这羊叫声？

管事脸色一变，一挥手，当先冲进大厅。大厅里有桌子，桌子上还有残酒。

酒杯还是热的。

地上躺了两个人。

这两个人一个是劈头老大，一个是云老爷子。

这是两个死人，两具尸体。

× × ×

赌痴卢春这几天很无聊。

他无人可赌。

劈头老二的肋骨还没长好，一喘气就疼，当然不能陪他赌。

他自己同自己赌，已经赌腻了。

他很气闷。

他得等近一个月，才可以从这林子里走出去。

他决心学一学赌王，抓一只野兽，逼它同自己赌。

他在冬天只能抓来一只松鼠，一只很灵巧的松鼠。

他怕松鼠跑了，就用丝绦把它系在一根棍上，他又用掌为锤，把这棍子钉在地上。

他同这松鼠一赌：掷骰子。

但松鼠总是把他的骰子拨到一边去。

卢春只好自认晦气，去找骰子。

他听到了脚步声。

有三个人向这林中小棚屋走来。

这三个人功夫都不错，一个走起来只有一点呼呼风声，另一个走起来在雪地上会踏出一点点雪痕，另一个则每一步都很重，把雪踩得成硬硬的雪块，又一脚碾成粉碎。

三个人走近了小棚屋。

× × ×

赌痴卢春道：“天这么冷，三位到这儿干什么？”

三个人都走进棚屋。

很窄小的棚屋变得更窄了。

这是丐帮的苦头儿、冤头儿和憨头儿。

看见这三个人进了棚屋，劈头老二只皱了皱眉。

他知道今日不免要拼一死战。

赌痴卢春乐了：“你们来了？我可有人赌了，你们跟不跟我赌？”

憨头儿问：“赌什么？”

卢春笑道：“只要你肯赌，赌什么都行。”

× × ×

苦头儿冷冷道：“赌命。”

卢春道：“好，好，就赌命。”

冤头儿浪声浪气地道：“赌你们两个人的命，对咱们三个人的命，你看好不好？”

赌痴卢春一下子泄了气：“不好不好，我自己的命好赌，可别人的命我怎么拿来赌？他又不是我的老婆儿子？”

劈头老二不语。

苦头儿道：“这么说，你不赌了？”

卢春一叹道：“不是不赌，而是赌不成了。”

苦头儿道：“不管你赌不赌，这个人的命我们是要定了！”

卢春一叹：“有人托我看着他，不让他死。你们怎么专门和我为难？”

苦头儿道：“你可以看着他，他再不会喘气，不会说话就行了。”卢春道：“不行不行。人家要活的，你们怎么偏要把他弄死？”憨头儿道：“谁要活的？”

卢春道：“这个人我惹不起，他是赌王。”

苦头儿道：“赌王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也可以要了他的命。”卢春冷笑了：“你们恐怕连我都杀不死，从哪儿找赌王？”

苦头儿道：“我们现在就杀了你！”

× × ×

三个人冲向卢春。

棚屋很窄。

冲向卢春的其实只是冤头儿和憨头儿，冤头儿仍是贴身近搏，小擒拿手使得很是诡黠、毒辣，让卢春也暗暗吃惊。这婆娘一打起来简直就是玩命，直接来贴身近搏，不让

你有转身之机。憨头儿少林神拳拳势刚猛，打得棚屋外簌簌直落泥灰。他象一个疯子一样，打起来不管不顾，露出胸前命穴空门给卢春。

这两个人更象在赌命。

但因为他们身后有苦头儿，就使卢春没时机可以下手杀你们。当卢春一出手一变掌之间，苦头儿就遥遥地以指为笔，点他身上、掌上要穴，迫得他在途中变招。

劈头老二要起身同他一起对敌。卢春一吼道：“你给我好好坐着，看我收拾这三条狗！”

× × ×

四个人的身形动得很快。

屋子很窄小，但卢春能使三个人都合力敌他，无暇去冲向劈头老二。

砰——一声大响。

从茅棚顶上落下了一堆雪，也同时落下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牟熊。

劈头老二很吃惊，他想不到牟熊会在这时到来。

牟熊冷冷一笑，他掌击向劈头老二。

赌痴卢春一吼，人便向牟熊飞来。

他飞不出苦头儿三人的纠缠。

卢春只好再向三人出手，他无暇顾及劈头老二。

劈头老二一吼，拼命向牟熊一击。

叭——，他被牟熊摔了回来。

劈头老二呕了几口血。

苦头儿三人不打了，他们围住了赌痴卢春。

苦头儿道：“你输了，而且输得很惨。”

卢春一叹道：“输了，我输了。想不到你这个王八蛋会乘机来杀人灭口。”

牟熊道：“丐帮有三十八万徒众，怎么能让他们几个人乱搅？”卢春道：“你怕他们讲出你的狼子野心。可你杀不死我，杀死了我，你杀不死赌王，杀不死云老爷子，杀不死劈头老大。你这是枉费心机……”

牟熊道：“我忘了告诉你，劈头老大和云老爷子都已经死了。”劈头老二狂喷一口鲜血，把这鲜血都喷在牟熊身上。

“你这个王八蛋！你能做什么总筐头儿？可惜啊，可惜鱼漂儿总筐头儿瞎了眼，竟然用你这么个混蛋！”

牟熊脸上反而升上了一丝笑意：“骂得好！你继续骂，别等我不耐烦了，就宰了你。”

× × ×

卢春叹气道：“老二，我输了。”

劈头老二道：“你没输。”

卢春道：“我救不了你。”

劈头老二昂然道：“你为什么要救我？你可以救你自己。”

卢春慨然道：“好，我明白了。”

卢春正色起来，向劈头老二一揖。

劈头老二咯血，哈哈大笑道：“赌痴，赌痴，你终于明白过来了，如今你不是痴了，你也可以成为赌王了。”

牟熊盯住卢春道：“现在我要杀他了，你想必不会眼看着我杀死他，对不对？”

卢春一叹道：“你错了，你以为我会怕你杀他？”

牟熊眼睛盯着卢春，叭地一掌击在劈头老二的胸口：“你怕我杀不死？”

劈头老二又哇地吐出一口鲜血。

卢春双眼冒火，但他不能动。如果他一动，劈头老二不但得死，他自己也难保。

牟熊悠然道：“赌痴，你既然敢在这里陪他，为什么不敢与我们动手？”

他又一掌击向劈头老二。

劈头老二的肋骨都被他拍断。劈头老二一口口吐血，但他仍睁圆了眼，看着牟熊。

牟熊叹道：“果然是咱们丐帮的好劈头，真能忍。”

劈头老二望着他的手。

卢春道：“老二，要不要我出手杀死你？”

劈头老二惨笑道：“你真是个痴人，丐帮劈头不怕折磨，也不怕死，我要你眼瞅着这个王八蛋如何杀死我.....”

牟熊道：“好！”

他又一掌拍向劈头老二的前胸。

他一掌力量用得极巧，他把劈头老二的两根锁骨一齐拍断。

劈头老二被牟熊折磨得已经没了人形。

他再也吐不出血来了。

他的双眼仍睁着。

他望着赌痴卢春。

卢春是赌痴，好赌人都比一般人更能忍。

劈头老二在笑，但那笑模样比哭可怕：“我后悔.....后悔刚才不陪你.....好好赌一赌.....”

劈头老二死了。

× × ×

牟熊在笑。

他很得意。

劈头老大死了，劈头老二也死了，现在丐帮五劈头只剩下了老四与老五。

他知道那两个人都在回眸楼，在回眸楼中的一间屋子里，那间屋子叫“凝黛阁”，有一个叫可卿的女人陪他们。

他们在青楼上等死，等着牟熊去杀他们。偏偏牟熊没去杀他们，劈头老大躲在云飞山庄不想死却死了，这个躲在林子里的劈头老二如今也死了。

牟熊道：“你是赌痴，你想不想赌一赌你的命马上就会没了？”卢春淡淡一笑道：“你知不知道刚才我为什么没动手？”

牟熊看着卢春。

卢春一字一句地道：“因为我知道，我不动手，就会有机会。”牟熊在冷笑。但他知道，赌痴卢春在等机会，他会给卢春这个机会么？

牟熊望着卢春，很淡漠，他口中只吐出了一个字：“杀！”

苦头儿、冤头儿和憨头儿三人一齐冲向卢春。

他们这一次是拼尽全力了。

第四章 逃出牢笼

林子和小慧仍被关在凤凰城丐帮分舵内。

他知道他这一次很难逃脱。

小慧依偎着他，须臾不离。只要有他在，蹲牢房也行。

林子仍在惦念，他想出去找那只三月羊，想出去找伞儿，找可卿，他要杀死十二天下的所有人。

死了狗、兔、马、猪、猴，还有牛、鼠、羊、鸡、虎、龙、蛇。他想不出这些人都是谁，他不知道龙五龙在天已经死在了牟熊手里，他想找三月羊，找这十二天下中剩下的那些人，要他们说出三月羊的下落。

丐帮人防范很紧，怕他们逃脱。

林子盼丐帮五劈头回来，五劈头或者可能救他出去。

× × ×

他没盼来五劈头，反倒盼来了一个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救星。

这人是小乞丐。

小乞丐端着食盆进来，一边往地上放还一边念叨：“这个男人看来真是享尽风流了，关起来还得有女人陪着，这也是修来的福气呵。”

林子不耐烦地吼：“滚！放下吃的，滚！”

小乞丐道：“怕我见你们亲热？”

小慧叹道：“我们都被关在这里，愁也愁死了，你为什么要来饶舌？”

小乞丐道：“好啊，那我把你们放出去，好不好？你们俩听着，今晚上，我再来，把你们俩带出去。”

林子道：“你是谁？你怎么敢这么干？”

小乞丐四外瞧瞧，见没有人，便附耳说道：“我是劈头大哥的兄弟，劈头大哥对我讲过，你们是好人的。劈头大哥不在，我一定要救你们出去。”

夜色已深，囚室里陡增寒意。

因为有逃出去的希望，所以这一夜已变得难以忍受。

小慧仍偎在林子怀里。

他们在等待。

看押房里的人在喝酒，吆喝声，吵嚷声不断。

寒冷天喝一点酒，岂不是很好？

渐渐没了吵嚷声，天外只有一片雪光。

小乞丐来了。

他用钥匙打开了门，轻声喊道：“快，快，快出来！”

林子和小慧冲了出来。

三个人绕着路，曲曲折折，从后门溜出了这座院落。

他们到了街上。

有一辆马车在等着他们。

小乞丐爬上了车，喊林子与小慧上了车。

马车便跑出了城。

天亮了，林子与小慧也困了，他们在马车的颠簸中睡着了，睡得很香。

马车停住了。

× × ×

这里是一片雪野。

雪野上没有一个人。

林子醒了，他猝然惊醒。

他看见了小乞丐得意的笑。

“谢谢你，小兄弟，我们该走了。”

小乞丐的笑变得可怜巴巴的了：“你们要去哪儿，为什么不带着我？”

小慧也醒了，听得他这话，就轻声一叹道：“小兄弟，你不知道，我们这一走，可该是铤而走险呢。我们要去找十二天下，那都是一些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小乞丐突然笑了，笑得格格响：“好，好，真是过河就拆桥，我救了你们。你们也不肯带我么？”

这格格笑声象是一个很快活的女孩子。

林子的脸色变了，他变得又惊又喜。

“伞儿！伞儿！你是伞儿！”

× × ×

小慧吃惊了。她看到了这个伞儿，这个林子总是在心里挂念的伞儿。

伞儿救他们从丐帮分舵逃出来。

伞儿轻轻地摘下裘皮帽子，露出一头秀发。

这是一个大眼睛，笑眯眯的美人儿。

小慧突然很心酸，她突然明白了，她不能占有林子的心。

这个伞儿太美了。

伞儿笑嘻嘻地看着呆若木鸡的二人。

伞儿问：“你们要去哪儿？”

林子木讷，他不知道他要讲什么。在伞儿面前，他就没了狼孩儿的机智。

小慧道：“我们去找十二天下。”

伞儿道：“十二天下，是去找那个咩咩叫的三月羊么？”

小慧点点头。

伞儿问：“去什么地方？”

林子闷闷地答道：“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

× × ×

只听得有人冷冷说道：“你去什么地方，我可以告诉你。”

这声音很涩，让人想起了风雪刮人脸时那啸叫。

林子的脸色变了。

他知道这人是谁。

他打开了轿帘。

果然是枯木大师。

枯木大师一揖道：“老衲这里有礼了，林施主，不知是否还记得那一诺之言？”

在前面马车当头，雪地上坐着另外一个老僧。那老僧也是长眉善目，但身上穿一件绿色僧衣，偏偏是僧衣裁式，却要做绿色的，须知和尚不喜绿色，绿色象春心，有浮躁之性。

穿绿僧衣的和尚坐在马车之前，马车仍向他驶去，转眼间便可踩踏在他头上。

但马车站住了，马仍扬蹄，走不上前去，因为那绿袍老僧正扬起一掌，对着马车。

林子道：“下车！”

× × ×

枯木大师身子一趁，身姿极美，人在雪地上如一片飘飞雪絮，直落在荣木大师身边。

两个人立在一起，便显出些诡异来。荣木大师面色红润，白须变黑，眉毛却乌，人矮矮胖胖象个寿星佬儿的模样，一只手掌探出，直嫩如二八少女之手，让人见了暗暗称奇。他望定从马车上下来的林子与小慧，微微点头而笑。枯木大师是个瘦瘦削削的身材，象一截久枯无润的木头，脸色灰白，眉如黄草，脸如凝霜，浑身似只有枯骨支撑，象一具活骷髅。

枯木大师道：“林子施主，一个月之约已然过去，不知施主是不是可以将小公子的下落告知我？”

荣木大师只是笑着看他。

林子无话可说。他讲什么？他四处奔波，却至今也未找到那个林中老人，自然也就找不到那个小公子，找不到十二天下中的三月羊。

他又被牟熊囚禁了许多天。

伞儿突然格格而笑道：“大师父要问他要什么人？他不是正在找么？大师父找不到人，他就找得到么？”

枯木大师道：“如果我说得不错，这位女施主必然也曾是啸林山庄的人。凡是啸林山庄的人，当然都知道这小公子是林施主的唯一骨血，无论花费多大的气力，也得找出

下落来才行。”

林子道：“二位大师，我允诺一定找到小公子，把小公子交与二位大师。但我被丐帮总筐儿头牟熊关押，今日方从那里逃出，实在是没得空闲去找，如今我便与二位大师去找小公子如何？”

枯木在沉吟。

荣木仍在笑道，突然讲了一句：“不用你去找，我们自己会去找他。”

林子一惊，他看看荣木大师，又看看枯木大师，慢慢说道：“那好，我就告辞了。”

荣木吼喊了一声：“站住！”

这声音很低，但很响，一吼之声，让伞儿和小慧都花容变色。林子站住了。

荣木道：“你和我们一起走，把你押回啸林山庄，然后我们再去找小公子。”

第九卷 情心难抑

第一章 庄无旧梦

林子无法，他只好同荣木大师和枯木大师回啸林山庄。

他知道回啸林山庄也是凶多吉少。

但他一定得回去。

他身边还有两个女人，有时候男人一想到女人，便少了许多竞争之心。

他坐在车上，坐在小慧与伞儿之间。

两个女人不愿意相挨而坐，因为两个女人都注目在一个男人身上。

枯木大师赶车，荣木大师步行。

车走得很快，伞儿找到的是一辆好车。

荣木大师不疾不徐，跟在车后面走。

× × ×

他们回到了啸林山庄。

林子被关押在山庄后面的囚室内。

小慧要与林子关在一起，啸林山庄的人冷冷拒绝。玉管事在冷笑，他看着伞儿，那笑很淫邪：“你是不是也想同这个狼崽子关押在一起？”

伞儿赶快摇头：“不，不，我不！”

玉管事仍冷笑道：“你何必假正经，和这个狼崽子出去这么久了，你就不动心？好吧，我就成全你们，把你们两个人关在一处。”林子无语。

他和伞儿被关在一个囚室。

× × ×

林子无语。

他知道他的日子很难过，好象江湖上所有的人都想杀死他。

他犯了什么过失？

没什么过失，只是因为他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想为啸林山庄的主人林重报仇；另一件事是他无意中继承了鱼漂儿的寂寞剑。

他越来越明白这一柄寂寞剑会给人带来的苦处。

他要历尽千辛万苦，苦难一个个接踵而来。

他看看伞儿，无话。

他心里很放心小慧。

他为什么对小慧放心，却对伞儿不放心？是不是因为小慧是深深爱着他的人，他就放了心。而伞儿却不是他的心上人，他才会如此不放心？还是象他所想的那样，因为伞儿是一个高贵的女人，高贵的女人不应该受到一点儿委屈？

枯木大师前来看望林子。

他与林子隔栅相望。

枯木大师一脸皱纹，这些皱纹写尽了人生苦难。

枯木大师道：“我一直认为你不是一个坏人。”

林子看定他，点点头。

他也知道他不是坏人。

枯木大师道：“我和师兄去找你说的那个老人，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林子摇摇头。

“他有什么功夫？”

林子又摇摇头。

枯木大师脸色惊讶不止，他看定林子：“你对他什么也不知道？”

林子点点头。

“那你竟把小公子交托与他？”

林子道：“我同他没讲多少话，但除了主人林老爷子，这世上如果我还相信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他。”

枯木大师默然，这是个狼孩，狼孩儿行事自然不与人同。他认定那个老人是好人，便把小公子林乐儿交托与他。但老人忽然不见了，这让人哪里去寻找他？

枯木大师沉默了一会儿。

他想从林子这里问出那老人的行踪来，可他失望了。

他等于什么也没问出来。

× × ×

枯木大师向林子肃然一揖，转身就走。

伞儿突然说了一句，这声音轻柔委婉，宛如莺啼：“你为什么不问问我？”

枯木大师站住了。

他没想到会有这一问。

他慢慢转过身来，看着伞儿。

伞儿道：“是我同他一起去的，在那间林中小屋里，把那个孩子托付给那个老人的。”

枯木大师的脸色没变，既没有一点儿惊讶，更没有一丝儿欢喜，只是怔怔地看着伞儿，他只吐口问了一句：“女施主有什么话可以告诉老衲？”

伞儿在笑，伞儿一笑，千娇百媚。

但面对着她的是枯木。枯木无情，难道她忘了么？

也许她这笑并不是给枯木的，而是给林子，给这个狼孩儿的。伞儿道：“我住那间小屋里看到了虎乳、豹乳、鹿乳。”

枯木大师脸上掠过一丝惊疑。

林子道：“那是我替老爷要的，老爷吩咐下一次他洗浴时不要人乳、羊乳，而要用虎乳、豹乳、鹿乳……”

狼孩林子一想起这件事，颇多伤情。

枯木大师低头合什：“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枯木大师身世极苦，一呱呱坠地便失却怙怙，自然无法品味母乳，更不用说虎乳、豹乳、鹿乳了。

枯木大师看定伞儿，声音颇多犹疑：“不知女施主告我这一消息，对贫僧有何教益？”

伞儿又是一笑：“我想这很明白，大师为什么又执迷了？当世高手能有无数，但能从母虎、母豹那里取来乳汁的人，却非有一种绝技不可。”

× × ×

林子与枯木大师均一震。

还是数伞儿聪明。

擅江湖九大绝技者存世者似乎硕果仅存的寥寥无几，而能驱虎豹，遣猛兽的人，必然要擅江湖上的一大绝技“百兽舞”。

这老人一定是“百兽舞”的传人。

“百兽舞”相传早年是为长白山中的赶山人头领病虎曹春所擅，后来病虎曹春死于邪毒婆婆的比毒一试中，这“百兽舞”便是失传了。其实病虎曹春的“百兽舞”功夫并非绝技，直至后来又出现了玉面狐狸陆灵生，这“百兽舞”功夫才名扬天下，成为北方江湖武林上的九大绝技之一。

玉面狐狸陆灵生中邪毒，入女人谷，晤花仙妙灵，成为一对璧人。又遇上少女鱼漂儿，便把“百兽舞”功夫传与鱼漂儿，从此陆灵生便与鱼漂儿有师徒之谊。后来，又从女人谷中走出陆灵生的亲授弟子白衣吴智，他擅“百兽舞”，曾几次助鱼漂儿死里逃生。

这老人不是鱼漂儿前辈的传人，就一定是陆灵生或白衣吴智的传人。

伞儿这一言，使枯木大师顿悟。

枯木大师向伞儿一揖道：“多谢女施主。”

枯木大师转身而去。

他将与荣木大师一起，觅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这个“百兽舞”的传人。

他们要找这个人要小公子。

× × ×

狼孩林子和伞儿、小慧却要在这啸林山庄里度过囚居的时日。

如果枯木大师与荣木大师找到了那个老人，老人还能告诉他们小公子仍活着，他们会放了林子。如果小公子林乐儿真的死了，真被人从那老人手里夺走，摔死在啸林山庄门口，林子就只好死在啸林山庄。

他们得等待。

他们不知是等着出去，还是在等死。

×

×

×

伞儿要依偎在林子身上。

林子有推拒她的意思。

“我冷，林子，我冷……”

林子一叹，由她去偎依。

伞儿喃喃轻语：“你好狠心，你好狠心，为什么把我放在回眸楼？你知不知道她们在那里每天每天都在做什么？她们一入夜晚，便天天欢乐，男人女人，象爱也不够乐也不够，你让我天天在那里，怎么熬？”

林子瞪眼看着她，女人动情，也同野狼一样。

伞儿的眼里闪着光，那目光流盼，给她添了几分野性。

这象是求偶时的野狼。

林子不讲话，他低下了头，没忘记这个女人不是同他一样的人，她是一个高贵的人，一个从生下来就不曾被人抛弃的人。

伞儿道：“最不能让人容忍的是，你竟然在回眸楼上，同你那个女人在一起，让我在一边清清冷冷地听你们俩人做鸳鸯戏……”林子无语，他知道他与可卿之间那关系，向这女人讲不清楚。伞儿道：“你为什么不讲话？”

这个女人又气又恨又爱又妒，她想不出林子为什么要和可卿这个青楼女人相好，想不出为什么他要同那个朱慧知近，把她做为自己的女人。她想不明白，越想不明白越妒火中烧。

伞儿突然跳起来，叭叭地连打了林子好几个耳光。

林子不动，只用那一双狼一样的眼睛盯着伞儿。

这本是个高不可攀的女人。一个他每次都认为不可仰视的女人，不可接近的女人，一个只属于主人林重的女人。

可这女人这会儿竟变成了野狼，象他一样野性的狼。

他眼中烧起了欲火。

伞儿也懂得了他这是欲火，就呻吟起来，她用这呻吟呼唤林子。

× × ×

林子抱紧了她，是想拥有时的疯狂。

伞儿在呢喃：“你为什么不抱紧我，你为什么不领着我走？水里也行，泥里也好，只要跟着你就行。”

林子忘情了，他开始亲吻这个女人。

女人的舌尖很薄。

他从这薄舌尖上吻出了欲火。

林子被林重带回了家。

那以后他渐渐长大了。

他还不知道男人女人间与野狼之间有什么不同之处。

一天他去林重的屋子找老爷，见到了林重正同女人在一起狎浪。

林重与那女人正在忘情之境。

所以林重无暇理会林子，无暇理会这个狼崽子。

一般讲，如果啸林山庄里的人见到了老爷正有雅兴，该低头一躬，连一句话也不讲，就退出这屋子。

你冲撞了老爷子的兴头，他发怒，你会连命也不保。

林重以为狼孩会同他所有的下人一样，马上退出屋子。

但林子没有，只是站在门边，静静地看着老爷子。

这个老爷子同平时极严肃的老爷子相比，象变成了另一个人。

林子就傻怔怔地看着。

×

×

×

如果有人在看，再快活的男女也会没了兴致，这大概就是人如今还没脱离野兽的最根本之处。

林重的手也停住了，他问道：“狼孩儿，你为什么不走？”

林子看着他，无语。

女人很羞，或者是撒娇装羞，竟然嚶嚶一笑，吃吃笑着躲在锦缎被子下。

她在装羞。

女人多无羞，羞多为作态。

林重突然哈哈大笑。

他喊林子过来：“来，来，来，狼孩儿。”

林子就走近了这张床。

×

×

×

林重问他：“你知道狼同人有什么不同？”

林子摇摇头，他习惯摇头，因为只要他一摇头，林重老爷子就会告诉他。

林老爷子一笑道：“狼不会装假，人会装假。”

林子忽然答话了：“狼也会装假。”

狼会装死，来骗野兽，有时是骗人。如果野兽与人受了骗，就会连皮带骨入了狼腹。他看过狼的装假，很狡猾。

林重老爷笑了：“妈的，还真教训不了你。狼可没人这么精明，你见到过母狼害羞么？象这人这样，装羞？”

林子摇摇头，公狼去找母狼，母狼一般都很快活，不会拿捏做势。

林重老爷子抓起那女人，叫林子来。

“你过来，摸摸这个女人……”

林子很吃惊。

不光是人，就是野狼，也不许别的公狼碰它的母狼。林重老爷为什么要他去碰这个女人？这可是林重老爷子的女人。

但他必须听老爷子的。

他就去摸女人的头发。

头发很光滑，象母狼的毛皮。

他又去摸女人的脖颈。

脖颈很细嫩。

林重让他去碰女人的乳。

他是狼孩儿，偎在母狼的乳边，他对乳有一种深深的敬畏。

他不敢去碰。

林重哈哈大笑：“好，好。你滚吧，你得记住，是我的女人，你不能碰她们。”

他转身走了。

他明白，人的世界同兽的世界一样，人同狼一样。狼王不允许别的公狼去碰它的母狼，林重老爷子也不允许别人去碰他的女人。虽然别的公狼没有母狼，虽然别的男人没有女人，而林重老爷子却有许多如花似玉的美貌女人。

× × ×

现在，他碰了林重林老爷子的女人，而且是他最喜欢的女人。他心中也惊惧，他想起那一天林重老爷子对他的告诫。

第二章 痴情女人

伞儿比小慧更象女人，因为她比小慧更疯狂，更贪婪。

贪婪地索要男人的女人叫男人吃惊，吃惊之后才有快意。

林子已经忘了他的不幸，忘了他还是一个囚人。

囚室之中，伞儿坐在床上，他坐在地上。

他还是习惯坐在地上。

× × ×

“你为什么要跟我走？你不跟我走，现在还在你那间很漂亮的屋子里。”

伞儿一笑：“屋子漂亮不漂亮，要看有没有男人。”

林子无语。

这女人的话也很对。

没有了林重老爷子，她一个人呆在那间屋子里，怕是会很清冷。她一个女人，一个鲜活鲜活的女人，怎么会受得住那清冷？

伞儿道：“我跟着你，我喜欢你，是因为你象一个人。”

林子道：“我象谁？”

伞儿一叹：“你象老爷子，你做事神色都象他。”

伞儿喜欢他，是因为他象林老爷子？这是不是一个秘密，是不是一个伞儿不愿向人道出的秘密？

伞儿道：“女人，要靠在男人身上才能活。”

这是不是也同母狼一样，要依靠狼王，要依靠一只公狼？

林子看着伞儿，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象伞儿这样的一个女人也要依偎在他身上才能活下去。

伞儿的手象柔软的绸缎，伞儿的身子象曲绕随意的蛇。

她把林子箍在床上，不让他再坐在地上。

她说道：“女人不喜欢潮湿。”

林子似乎已经忘记了他是一个狼孩。

× × ×

伞儿问：“你得到了寂寞剑？”

林子点点头。

他对这个女人没一点儿戒心。

伞儿笑了：“老爷子活着的时候说过，江湖上有一柄很厉害的剑，叫寂寞剑，他说得好吓人，他说这柄剑谁拿到手就给谁带来不幸，是么？”

林子又点点头。

他已经明白鱼漂儿那嘱托的认真了，她知道这柄剑也会给他林子带来这么多不幸和痛苦么，他拿到了寂寞剑，成为这柄剑的主人，但他从拿到这柄剑那天起，就没遇上一丁点儿快活与幸福，莫不是这柄剑只会给人带来不幸？

伞儿道：“如果是这样，你还是不要这柄剑的好。”

伞儿说这话时，情真意切。

× × ×

林子知道伞儿是真心话。

这是个深深爱着他的女人。

她不懂武功，不知道江湖上刀来剑去那风波，但她知道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人该去碰那柄剑，因为那柄剑就是不幸。

伞儿偎在他身上，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很象样子的男人，一个象老爷子林重那样的男人。

“你为什么不让我看看你的剑？”

林子从腰里掏出那一柄软剑。

伞儿很惊讶地看着这柄剑。

这剑没什么奇特之处，比一般剑稍长，剑身很窄。

伞儿道：“这就是寂寞剑，这就是那柄人人都知道的寂寞剑么？”

她意犹未尽。

林子告诉他，寂寞剑的本领不在于剑，而在于有一本剑谱。这本剑谱计有寂寞剑二十四式，那二十四式神秘飘忽，与人交手，可制敌于先，使对方防不胜防。

伞儿笑了：“你有这剑谱么？你如果没得到这本剑谱，就不如不要这柄剑了。”

林子道：“我记下了那剑谱。我得到剑谱之后，又把它埋在丐帮囚禁我的那间屋子的桌子脚下了。”

伞儿道：“你这个狼孩儿，真是个傻瓜。你仍把它埋在那里，肯定会被人夺去，只有你知道那儿有剑谱么？”

林子一叹道：“你说得对极了。我走之后，牟熊，还有丐帮六劈头都可能得到那剑谱。”

伞儿道：“牟熊不是丐帮的总筐头儿么？他要得到那剑谱一定会到手，就是丐帮六劈头得到那剑谱，也一定会交给他。”

林子摇摇头：“不会。丐帮六劈头不会帮牟熊的。我猜，剑谱多半是在他们手里。”

伞儿笑了：“你什么时候能扔掉这柄剑？如果你扔了这柄剑，也许会更快乐。你有了我，就不会再那么倒霉了。我这个人一向是很幸运的，你信不信？”

林子抱紧了她，他当然信。他怎么会不信？

× × ×

夜很深了。

小慧在望着这一盏油灯。

她很想念林子，想念那个阴沉着脸不多讲话的狼孩儿。

林子在做些什么？

他对伞儿很好么？

一个女人，当她的男人在另一个女人身边时，她好胡思乱想，对自己没有信心。有一个人形如鬼魅，站在了她面前。

这个人是玉管事。

玉管事象一个鬼，冷冷地盯着她。

“你对他很好，是不是？”

小慧看着玉管事。

“可他和那个啸林山庄的女人，原来老爷子的女人在一起了，他们相偎相依，甜甜蜜蜜。”

小慧不想讲话，但话语又冲口而出：“你胡说！”

玉管事话语很冷：“我为什么要胡说？你是我什么人？他又是我什么人？”

小慧心中很冷。她相信玉管事的话，因为她知道林子一直惦念着伞儿，惦念着那个被他放在青楼里的女人。

他喜欢她么？

玉管事的眼光很尖，象要刺进她心里。

“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带你去看。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让我封住你的哑穴。”

小慧答应，就是要她死，她也要去看一看林子和伞儿，看一看他们在一起做什么。

× × ×

甬道很黑，玉管事掌着灯，带着小慧向前走。

小慧在问自己：“你和她在一起做什么？我为什么要去看？看到了又会怎么样？我要去看什么？她的脚步有些迟疑。她想看，但这会儿她又怕去看。她怕看到让她伤心的事儿。她毕竟不是狼孩儿，所以她不知道狼孩儿和伞儿在一起会做些什么。”

她看到了一块极大的屏风。

屏风上有许多洞眼。

这是啸林山庄的秘密囚室。

林子和伞儿在那一间室内。

小慧站住了，她想往回走。

她不想看，她怕去看。

玉管事一句话把她扯在了当场。

“你只要往回走十步，就会后悔，后悔你没看见他们在干些什么。”

小慧猛地转身。

一定要看，她已经两三天没看见林子了，她很想看一看他。

林子，林子，你让我看一看你，好不好？

小慧看见了。

她看见了伞儿和林子最亲热的时刻。

小慧咬住了牙。

她想喊，喊不出。她想冲出去，但脚步又挪不动。她眼瞅着伞儿象一条蛇，缠住了林子。

小慧闭上了眼睛，眼中流下了泪水。

她知道她心里在流血。

伞儿比她漂亮，伞儿也比她妖冶。

狼孩儿林子是不是更喜欢漂亮，更喜欢妖冶？

小慧想喊，想喊林子，想喊这个女人，告诉林子这女人是条狼，是条想吞噬男人的母狼。

小慧是女人，就看出了伞儿那妖冶那淫荡都使林子入迷。她想喊这女人，骂她下贱，没脸皮，但她什么也喊不出。

她咬紧牙关，嘴唇边沁出了血。

玉管事带着小慧走开。

他们又回到了小慧的囚室。

玉管事松开了小慧的穴道。

他得意洋洋地看着小慧。

她等待着小慧，等她哭，等她闹。

奇怪的是，小慧只坐在床上，既不哭，也不吵。

玉管事道：“他是个狼崽子，所以他又搭上了别的女人，不再管顾你了。”

小慧冷冷一笑：“关我什么事？”

玉管事道：“你只是他的玩物。”

小慧道：“那和我有什么关系？”

玉管事道：“你可以告诉我一点儿他的事儿，他找的那位老人是谁，他在哪里？寂寞剑谱在谁手里？”

小慧道：“我不知道。”

玉管事笑了，笑得很得意。

第三章 回眸楼上

劈头老四和劈头老五都在回眸楼上。

他们都在可卿的屋里。

他们是在真正地狎妓冶荡，因为他们拿来了一千两银子，他们住在可卿的屋里，劈头老五同可卿在一起，劈头老四同另一个妓女梅子在一起。

他们什么都不在乎，因为他们准备死。

他们要女人作陪，每天从天亮起就喝酒，一直喝到拿不住酒杯。他们的手在抖，他们抱女人时手很紧，因为留恋这最后的快活。

他们是丐帮劈头，他们不怕死，但害怕死前的寂寞。

他们不愿寂寞地去死。

他们两人在回眸楼上，是两块钓饵，是准备好让牟熊来杀的。牟熊派人当众杀死他们，孝衣令召集来的北方天下三十八万徒众的一百零八家分舵筐头儿便会替他们复仇。

有劈头老大和劈头老二，只要这两兄弟还活着，他们的仇必然会报。

孝衣令一行，牟熊必须为丐帮六劈头尝还血债。

正是夕阳西下时。

回眸楼开始热闹起来了，来了一拨拨趁夜寻欢的客人，招呼声，笑骂声，一浪高过一浪。

劈头老四与劈头老五仍在喝酒。

他们在喝一坛熊酒。

这是劈头老五从走进回眸楼就一直留着的一坛酒，他与老四相约，临难之前喝这一坛熊酒。

熊酒是秋阳之日，山梨落地被太阳晒热野熊吃它入腹之后发酵，又马上杀死野熊取出腹中山梨而酿的酒。熊酒的劲儿大。

劈头老四道：“五弟，干！”

劈头老五也举杯道：“好，四哥，干！”

两杯酒下肚，腹内如烧烈火，劈头老四和劈头老五这两个血性汉子豪兴大发。

劈头老四道：“五弟，丐帮在我鱼漂儿前辈手中，何等气概！真让我心里快活。可自从让这个牟熊做了总筐头之后，我们丐帮便没什么好日子过了。岂不叫人懊丧？我听说鱼漂儿前辈也好酒量，天下没人喝酒比她喝得快的。她一饮酒，又善操琴，唱一曲《将

进酒》，让人血脉贲张，直欲上疆场与敌人一搏。你我为什么不学学鱼漂儿前辈，也比比谁喝酒喝得快？比比谁唱《将进酒》唱得好？”

劈头老五道：“好，四哥雅兴，兄弟自当奉陪。”

× × ×

两个人比谁喝酒快。

然后就唱，唱这一曲《将进酒》。

劈头老四与劈头老五都是鲁莽汉子，性情中人，自然也不懂什么诗词歌赋，但因为这一曲《将进酒》是丐帮总舵头儿鱼漂儿心里的曲子，每每静夜中宵，一人操琴而唱的长歌，便使得这丐帮总舵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了这一支慷慨悲歌的曲子原是先前唐朝大诗人、游侠李白所作的一曲长歌。所有的丐帮之人都心仪鱼漂儿的风采，自然人人会唱这曲长歌。

于是，二人击节而歌：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劈头老四与劈头老五正凝神唱，心中也有一股悲壮之气油然而生，这时，面前突然站了一个老人。

这老人戴着面具。

老人只是静静地听着他们两人唱。

看来这人来者不善。

劈头老四与劈头老五生死不惧，何惧一个静静站立的老人？即或他就是牟熊派来的勾魂无常，也打消不去他们二人的慷慨悲歌。

“……钟鼓馔玉何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

与尔同销万古愁。”

劈头老四与劈头老五歌罢，一股激情犹在心头激荡不已，鱼漂儿前辈长歌此曲，以曲言志，果然悲壮。他们歌此一曲，又畅饮此一坛美酒，此生不虚了。

老人的声音很平静。

“丐帮当乱，让你们想起了鱼漂儿。”

劈头老四与劈头老五心头一惊，便知此人一定是个江湖高手。他必是牟熊派来杀死他们二人的杀手。

劈头老四与劈头老五互望一眼，兄弟之心相通：就是技不如人，也要拼力一搏。

× × ×

老人看定可卿与梅子。

“男人们做事，你们为什么不走？”

梅子是妓女，能嗅到生杀之气，就慌慌张张地走了。可卿没走出去，只是稳稳坐在那里。

老人问可卿：“你为什么不走？”

可卿一叹：“我往哪里走？这就是我的屋子，他们是我的客人，连你进来，也算是

一个客人，客人不走，主人往哪里走？”

老人道：“好！不走就不走。”

老人又双目凛凛，直视着劈头老四与劈头老五。

老人道：“你们都是鱼漂儿的人。鱼漂儿不在了，但你们仍是她的人。”

老四与老五不讲话，他们在等待，不知道这个老人与鱼漂儿有什么恩怨。

老人一笑道：“可惜，鱼漂儿的本事你们却一点儿也没有。”劈头老四和劈头老五神色变得愤然，他们不能容忍别人讥诮鱼漂儿。

老人道：“鱼漂儿喝酒喝得很快……”

老人手一动，一杯酒已经倒进嘴里。

老人很快，劈头老五和老四根本没看清他是如何把这一杯酒倒入口中的。

老四失声道：“你喝得也很快。”

老人点颌道：“不错，我也很快，但不如鱼漂儿快，也不如米离快。”

米离是鱼漂儿的师父，传她寂寞剑的师父，也是她心心相印的情人。自米离死后，鱼漂儿眼中不复再有中意的男人。

劈头老五心细，注意到这老人讲到鱼漂儿时那神情语气颇有些变化，知道这老人必然同鱼漂儿极有渊源。

他知道鱼漂儿，知道他喝酒不如鱼漂儿快。

老人手极快，从背上拿出一只琴囊，置琴于案上，双手轻抚，双目凝定，便低声唱了起来。

他唱的竟也是这一曲《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

劈头老四和劈头老五心中暗暗吃惊。

这个老人竟能把李白这一曲慷慨悲歌，唱“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曲子唱成了悲凉，哀婉的调子。

他是什么人？

据说鱼漂儿前辈当年也以这一曲悲歌，唱得丐帮中人人人凄然泪下。那曲调也悲伤凄凉，让人愁肠百结，哀心渐成寸断。

× × ×

琴声戛然而止。

劈头老四和劈头老五惘然若失。

他们不知道琴声带走了什么，只知道他们现在很迷惘，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老人道：“鱼漂儿唱《将进酒》时，从不用手掌去敲桌子。”劈头老五和老四很尴尬。

老人又道：“鱼漂儿也从不坐在这里借酒浇愁，也不坐以待毙。”老四与老五神情一震，老人竟然知道他们是在这里等死。

老四昂然道：“丐帮劈头以死赴义，以死赴难。劈头不怕死。”老者一叹道：“可惜你们已经不能再死了，你们的劈头老大和老二已经都死了。”

老四和老五都吃惊地看着老人。

老人一叹道：“也许你们不相信，但我可以告诉你们，老大死于云飞山庄，是和云涛云老爷子一起死的。老二死在树林子里，是和赌痴卢春在一起。”

老四和老五流下了泪。

他们知道老人这是实话。

老人道：“你们不能再死了，如果你们再一死，孝衣令便没了主人，牟熊就很可能快活地在北方武林称霸了。”

老人冷冷说道：“你们已不能再死了，你们没权利死，必须活下去。”

老四和老五互相望了一眼。他们心情很沉重。他们不怕死，但他们没权利死，必须活下去，还有十几天，他们一定要出现在丐帮的孝衣令大会上。

“可惜他们已经不能不死了。”

声音刚落，屋里便多了一个人。

这是个很粗壮的男人。

这人很威武。他长得也很奇特，一双手很大，很粗，象一只握紧的大锤。他的脑袋也很大，很圆，双眼圆睁，象两只铜铃。他的胡须向外扎撒着，象炸开的刺球。

这人站在老四和老五面前，虎虎生威。

老人看看这个人，突然轻轻一笑。

“是虎四？”

那人点点头，声音象重鼓：“是虎四。”

老人也很吃惊，他看着这个头大如斗的人。

十二天下之中，有一句话是“虎狼龙傲，鸡牛不靠”，这人是虎四，自然是人人闻之色变。

传闻之中，虎四曾生生剥下一个人的人皮。

传闻之中，他曾一个人追击三千余里，杀死笑天风侯星，那个笑天风侯星据传是轻功第一的高手。

谈起十二天下，真是人人谈“虎”色变。

× × ×

劈头老四和劈头老五知道，他们今天已经是凶多吉少。

他们不怕死，但他们不想死。他们丐帮六劈头兄弟之中已有四人喋血，必须待一百零八家分舵的筐头儿到来，等到那时，他们才会向牟熊讨还血债。

他们决不容许牟熊带领丐帮去残杀北方武林中人。

但他们没活路了，他们的煞星来了。

这人是十二天下中的虎四。

老人竟然不慌不忙，坐了下来，眼光冷冷看着虎四。

“听说你杀了笑天风侯星？”

虎四一点头道：“对。”

“杀得好！”

老人一赞：“笑天风奸人妇女，掠人财物，是个武林败类，你杀死了他，想必会人人称快。”

虎四听这一赞，脸上也有了一点儿得意之色。

老人一叹道：“可惜你又要杀人了，要杀丐帮中人人钦敬的劈头兄弟，这会不会让天下人齿冷？”

虎四道：“这二人助那一个狼崽子作孽，偷走丐帮总筐头儿的寂寞剑谱，还杀死丐帮中自己的劈头兄弟老六，这种人，不杀了他，留着他做什么？”

老人道：“你怎么知道他们偷了剑谱？”

虎四道：“老四，老五，我只问你们，剑谱是不是在你们手里？”老五昂然道：“寂寞剑谱当然在我手里，不管你怎么说，我也不会把它交给你。”

虎四冷哼道：“我杀了你，自然有了剑谱。”

老五笑道：“你杀了我，只会得到一具尸体，哪里来的剑谱？”虎四道：“你不说，我有办法让你们死不得，活不成。”

老四与老五身子一抖。

他们明白虎四这一话的意思。

“虎狼龙傲，鸡牛不靠。”是说这虎四对人十分残忍，让人很是畏惧。

活人入了他手，比进地狱还难受。

×

×

×

老四和老五一声吼，两个人齐身纵飞，直扑向虎四。

他们这一招用尽全力，想一举击伤虎四。

虎四冷冷笑着，让老四的拳头打在头上。

他有机会给老四一拳，又给了老五一拳。

老四和老五都叭叭摔在地上。

虎四看着他的那只手，这只手很大，手指很粗。

他只用了三成力道，就把老四和老五打得胸间肋骨折断了三四根。

虎四冷冷道：“跟我走，不然我就杀了你们之中的一个。”

老四和老五互相看看，不讲话。

杀就杀，杀死谁都是一样。这一眼在嘱咐，如果有机会，千万别忘了孝衣令。

×

×

×

可卿突然站在了虎四面前。

“你为什么这么爱杀人？”

虎四突然盯住了这个女人，他头一次见到女人护着男人，拼死护着男人。

他有点惊愕，男人可以护着女人，女人怎么能护着男人，拼死护着男人？而且这女人是一个青楼女人。

他可以杀死这两个丐帮劈头，但他不能杀死一个青楼女人。他甚至可以杀死那个在一边静静而坐的老人，也不能杀死这一个青楼女人。

虎四冷冷道：“你让开，我要带走这两个人。”

他记住了三月羊那笑咪咪的哀求，她求虎四哥把这两个人带回去，交给她，因为她答应了要替丐帮做一件大事，替他们找到那本寂寞剑剑谱。

三月羊轻易不求四哥，一求四哥时，必定是大事，难办的大事。虎四答应了她，虎

四每一次都答应她。

× × ×

可卿仍然不动：“他们是好人。”

老人突然一叹：“名动天下的十二天下中竟然也有这一号人物，对青楼女人叱来喊去的，这岂不让天下人耻笑么？总听人家说：十二天下，旁若无人。难道就这号人物，也值得傲睨天下么？”

虎四盯着老人：“但愿你不被人耻笑。”

虎四慢慢走向老人。

老人仍坐在凳上。

老四与老五都为老人捏一把汗。他们不知道老人的功夫如何，怕虎四一出手便会伤了他。

老四和老五急忙凑近过去。

老人笑道：“我不想与你动手。”

虎四傲然道：“我也不愿跟你动手，我一动手伤了你，你会有什么好？”

老人道：“我的话你听错了，我是怕伤了你。你虽然是十二天下中人，但无甚大恶，我为什么要坏你性命？”

虎四惊讶地盯着老人，突然哈哈狂笑起来。

虎四止住了笑：“你以为你是谁？你是前辈大侠宋超？你是丐帮前任总筐头鱼漂儿？你是凌云阁主严释？你是玉面狐狸陆灵生？”

老人道：“我谁也不是，可我能杀死你。”

虎四冷笑，他当然不信。

× × ×

老人道：“我让你用上十招，如果你十招杀不死我，劈头老四和老五就让我带他们

走，如何？”

虎四冷冷望着老人，以为老人在说梦话。

就是鱼漂儿活着，也不可能十招之内不与他虎四动手，如果她不动手，十招之内，无论他的“虎爪十六步”或是“虎拳二十四式”都可以击伤她。

可这个老人竟然敢让他十招。

虎四道：“好，就十招。”

老人凝目注视着虎四的拳头。

虎四握拳，自然象一只小钵般大小，这拳打在哪里，也有开碑裂石之力，这老人能不让拳头碰在他身上么？他有这种能力么？

虎四一拳出去，是一式“猛虎出柙”！

随后便是十式虎拳，源源不断。

老人身形飘忽，象鹤引鹰扬，飘忽焉退却，又飘忽焉向前，身子在飘动中千奇百怪，不类人形，刚刚让过了七拳之后，砰——，一声大响，虎拳击在老人肩上。

老人一脚用力，这一拳力道不象被引入了地下，老人身子轻轻晃了一晃，又站住了。

老人吐气开声道：“你没打伤我……”

这声音低沉浑厚，竟似有极深内力。

虎四住了手：“我打不伤你？”

× × ×

虎四知道，老人的话是实话，如果他动手，多半不敌。

老人道：“你可以走了。”

虎四道：“你擅‘百兽舞’？”

老人点点头：“百兽之性，皆为保己，所以我不常伤敌，只要你有一丝人情。”

虎四走了，转身走去。

他临走时看也没看劈头老四与劈头老五，他知道他带不走他们了，没法儿完成三月羊对他的嘱咐。

但他很用心地看着可卿。

他想对可卿说上几句话，但他只是盯着可卿看，这话终于没有讲出口。

他是不是想说可卿是真正的女人，是能够舍命为男人的女人？世上的女人大多依靠男人，很少有女人肯为男人舍命，愿意为男人舍命的女人很少。

虎四没遇上过这样的女人。

第四章 林忠隐衷

啸林山庄很大，北方各地有三百六十处店铺字号。

这些都是老爷子林重的财产。

但老爷子林重死了，如果那个狼孩林子，在庄门前摔死的孩子是老爷子的小公子林乐儿的话，这偌大的啸林山庄已经没有什么继承人了。

现在掌管啸林山庄全部财产的人就是老总管林忠。

林忠是林家的三代家人。

现在林忠坐在大厅里，在啜茶。

大厅里很暗，他在想心事。

谁知道他在想什么？

几个大汉走了进来，他们押来了狼孩林子。

林忠让大汉们点灯。

林烛很亮，灯烛下的林忠很苍老。

林忠看着林子，象有话要讲。

但他只是轻轻地叹一口气。

狼孩林子看着林忠。在啸林山庄里，除了老爷子林重之外，他跟这个老管家林忠最亲。

林忠问道：“你找到小公子了么？”

林子摇摇头。

林忠眼里忽然流下泪来。

林子看着他，老人很哀伤，他大概是有些心力交瘁，无法支撑这么大的家业。

林子突然问道：“老管家为什么不好好休息？”

林忠一愣，说道：“对，对，是该休息，该好好休息。”

林子看着老管家，老管家确实老了，他左眼一眨一眨，象难以抑制神经。

林子心里一亮，林重要做什么事儿，偷偷带着他出庄，去逛青楼，去赌钱时，眼睛不也是这么一眨一眨的么？不也是眨在这一只左眼的么？

大管家一定有事要告诉他。

林忠为什么不讲出来？为什么要对他暗示？他有什么话好讲？

林子象一只幼狼，也学会了野狼的狡猾。

他仔细地看老管家林忠，也眨了眨左眼。

果然，林忠笑了，左眼也不眨了，对他笑道：“林子，啸林山庄的事儿你该出点大力气，我已经老了，不中用了。你该把小公子找到，把他带大，让他承继老爷子的家业。”

× × ×

林子不知为什么林忠会讲出这一番话来。

这时，从后堂施施然走出玉总管。

玉总管在笑：“林子，只要你能找回小公子，自然能洗涮你自己。但我们不相信你，你告诉我们，小公子在哪里？我们派人去找，找回来之后，马上就放了你，好不好？”

林子盯着林忠，他又看到老管家的左眼在急急地眨动。

林子不回话。

× × ×

玉总管突然笑道：“林子，你那个女人跑了，她再也不会跟你走了。”

哪个女人？是伞儿么？

玉管事的笑很奸，很邪。

“她看见你同伞儿狎乐了，她受不了啦，跑啦。本来么，也无关她事。不过，你从此就少了一处温柔乡啦。”

林子瞪眼看着玉管事，他眼里冒火。

小慧，小慧，你去了哪儿？

× × ×

小慧跑了，她会去了哪里？

她为什么要跑？是因为她真的看到了林子同伞儿相偎依么？她知不知道伞儿是一个高贵的女人，而他林子只是一个狼孩，他不是她的心上人？她为什么要跑走？是因为她伤透了心么？

林子神情恍惚，他任什么也听不进去了。

× × ×

他又被送回了囚室。

伞儿在等他。

她依偎在他身边。

“你怎么啦，为什么不高兴？”

他毫无掩饰，告诉她，小慧走了，也许她会从此走得不见踪影。伞儿抚摸着他：“你喜欢她么？”

林子无法讲话，他无法对伞儿讲他喜欢小慧。

伞儿叹气道：“你总得只有一个女人，或者是小慧，或者是我。”林子叹了一口气。

如果要他自己选择，他跟小慧走，还是跟伞儿呆在一起？他不知道。

× × ×

林子晚上不能入睡。

他在想什么？

他知道他应该走，应该离开这里。他也知道老管家林忠那左眼不停眨动，是想要告诉他一点什么，但身边有人，他讲不出。

啸林山庄显得很萧条，没有往常那热闹气氛。林子也没见到其他六位总管家事，他们都在哪儿？

他得想办法去找林总管。

林子爬了起来。

林总管来了。

老人站在门外。

隔着木栅，老人提着一只食盒。

林总管叹气：“人老了，就惦念着你。你如果不忘老爷子的旧恩，把小公子找到，告诉我们，就没你的事儿了。我给你带来了吃的。”

他隔着木栅递过来食盒。

食盒里装着野味，烧烤的野味。

这是林子总去树林里的秘密。他一开始进林子里去时，总想吃一点生野味，后来他学会了烧烤，就常去树林里弄些野味烤着吃，有时也带一点儿回来给老爷子林重和老管家林忠，三个人一起偷偷地吃，吃得嘴上黑乎乎的。

老管家想起了过去么？他想起了过去，才给林子带来这些烧烤的野味么？

林子接过了食盒。

他这时又看到了玉管事。

玉管事站在老管家身后，冷笑。

玉管事道：“老管家这么关心这个狼崽子，他明白你的苦心么？”

林忠一叹道：“如果他能找回小公子来，我情愿再送他一些野味儿。”

林子盯着玉管事。

他已经明白玉管事是在监视老管家。

他为什么要监视老管家？他有什么事儿瞒人么？他怕老管家告诉林子什么话么？

老管家和玉管事一同走了。

× × ×

林子嚼着野味儿。

他叫醒了伞儿，和伞儿一同吃这野味儿。

伞儿也兴致盎然。

野味儿很香，但不如林子自己烧烤得好。

林子吃着，突然牙咬上了一样硬东西。

一把刀，一把削铁如泥的小刀。

伞儿惊愕地看着他。

这是老管家的心意，他要林子逃走。

伞儿一叹道：“他对你真好。”

林子道：“只有他和老爷子对我好，他和老爷子知道我是狼孩，别人只知道我是狼……”

伞儿过来，搂紧他。

林子决定逃出去。

× × ×

玉管事跟在老管家林忠身后，他那样子毕恭毕敬。

因为啸林山庄的总管家是林忠，而不是他。

他们走得很慢，走过了那些九曲十八弯的回廊，回到了大厅上。两个人坐了下来。不讲话。

× × ×

玉管事道：“你太忙了，这一阵子把你忙坏了，是不是？”

他的眼里闪出了恶毒的光芒来。

老管家不想回答这问话，只是一个劲地咳嗽。

玉管事道：“你又要给那个狼崽子递什么话？你忘了我的话么？”

老人仍不回答。

玉管事很得意：“如果你忘了，我可以再告诉你一遍。你得把天下三百六十处分店的店铺号数和暗符交出来。不然我就宰了你。如今除了十八铺子的古玩店、啸林凤凰城银庄、日沉马场赌人局三处之外，你还没告诉过我什么呢。”

老管家低声道：“那三处也不是我告诉你的。”

玉管事咬牙恨声道：“如果你告诉我，我可以保证让你得到解药。我可以先给你解药，让你随枯木大师、荣木大师去一处外人找不到的地方。你可以留下二十处店铺分号为你自己的养老所用，你看这好不好？”

林忠冷笑道：“你忘了，这些店铺既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而是老爷子林重的财产。”

玉管事冷冷道：“他已经死了。”

林忠道：“可他还有儿子。”

玉管事道：“你老了，太健忘了，他的儿子已经被狼孩林子摔死在山庄门前。”

林忠慢慢说道：“你别以为我是一个孩子，可以随便欺哄。我一说老爷子有骨血，你就有了狼孩林子门前摔死孩子那一次。你以为我会相信你么？”

玉管事道：“你不信？”

林忠道：“我不信。”

玉管事冷笑道：“你不信也好。但你中了我的毒，每天三次发作，心痛如绞，这滋味你一天也不想忍受吧？”

林忠睁眼看看他，笑了：“我一定要忍受。因为你不能杀死我。我就要看着你被人杀死，那时我会死而无憾。”

玉管事瞅着老管家，他说不出话来。

大厅里进来了几个大汉。

玉管事又笑了，很殷勤地扶着林忠：“你这么大年纪了，晚上该早早歇着。有什么事儿要办，吩咐一声就是了。何必你亲自操劳？还是我扶你回去睡吧。”

玉管事很殷勤，对老管家也很尊敬。

第十卷 枯木荣木

第一章 女人之谷

木荣木大师去寻找小公子，去寻找擅“百兽舞”的那个老人。

枯木相信林子，他认定林子并未说谎。

枯木大师与荣木大师一定要找到那个老人，找到那个带小公子藏匿起来的老人。

他是“百兽舞”的传人。

刚听伞儿说这一情形，枯木大师和荣木大师自然一喜，他们原想去找一个既不知姓名又不知其去处的老人，那真的比大海捞针还难。如今至少知道了他是“百兽舞”的传人，这就好找多了。

但他们一上路，马上知道他们想错了。

他们还是无法找到这个老人。

他虽然是“百兽舞”的传人，但他是谁？居住在哪里？他们仍然是一无所知。

他们去哪里找这个老人？

× × ×

枯木大师与荣木大师坐在雪地上。

他们不是在练功，而是在想办法，想他们应该去哪里找这个神秘莫测的老人。

他们坐在雪地上，不一会儿雪地上便有了变化。

荣木大师身边的雪都化了，化成了水。

荣木大师不以为然，就那样坐在冰水之中。

枯木大师周围的雪更冷了，雪因太冷，竟然都又冻成了雪屑，风一次竟刷刷响。

× × ×

到底去哪儿找？

“百兽舞”之技传自玉面狐狸陆灵生，而这个玉面狐狸陆灵生在几十年前就入了天下三大恶处之一“女人谷”，从此就深居简出，不再轻易出谷，至今多年，竟也无人知道他是死是活。陆灵生传下的弟子有两个人，一个是前任丐帮三十八万众的总筐头鱼漂儿，据传闻她死前并不曾传下门人。另一个弟子是白衣吴智，相传白衣吴智也并不比陆灵生小上多少，至今如活着，也是八九十岁的人了。

他们只有去找吴智或吴智的传人。他们或许该找陆灵生，因为陆灵生在女人谷。

只要陆灵生还活着，他就一定仍在那个“女人谷”。

枯木大师和荣木大师一跃而起：去，去“女人谷”！

凭枯木大师和荣木大师二人的功夫，天下去得。

× × ×

“女人谷”！

女人谷，天下三大恶处之一。

相传在北宋早年，病虎曹春同长白山里补袜子的女人冰儿相亲近，后来冰儿变心，成为另一个男人的相知，被这男人欺骗而自戕身死，于是补袜子的女人们便由她们的新头领母老虎带着进了这条深谷。这条谷从此就成了天下一大恶处。

女人谷善待女人，残杀男人。

女人谷有大字刻在谷口：

“女人入谷，出入无阻；男人入谷，不存尸骨。”

女人谷中有一条溪水，原是一条无名小溪，后来被女人谷中的人称做“清水泉”。那意思无非是取那句前代人的诗句“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的意思。

女人谷中杀男人，把杀死的男人放在山谷的溪水中，让他漂出去。女人谷中甚至都不留一个男人的尸体。

天下男人，一谈起女人谷，便谈之色变。

没有男人敢入“女人谷”。

可玉面狐狸陆灵生偏偏同花仙妙灵入了“女人谷”。

陆灵生在“女人谷”也是受尽了折磨，九死一生，才最后被“女人谷”宽恕，放过了他，允许他与花仙妙灵在谷中居住。

“女人谷”中该只有这一对璧人是夫妻。

如果陆灵生还活着，他和花仙妙灵都已经是百岁之人了。

× × ×

枯木大师和荣木大师来到了“女人谷”前。

这里就是天下男人人人畏惧的“女人谷”。

别说是进“女人谷”，就是说起“女人谷”，那些自命不凡的大男人们也都声音压得低低的，说话时没了一点点儿男人气概。在酒楼上，一个江湖刚刚骂了句：“什么女人谷？一些臭女人，就能乱了天？”一根毒针马上射在他的喉咙上，他扑通一声死在地上。不知是谁射的，满酒楼皆是须眉汉子，竟不知是谁出手杀死了他。

女人谷很神秘。

谷前，是一丛丛崖壁。

崖壁上覆盖着厚厚的白雪。一些千年枯藤在白雪中时隐时现，象一些被猝然而降的大雪猛丁冻僵了的长蛇。

谷口很静，厚厚的雪上竟然没有一只脚印痕迹。

这里该是“万径人踪灭”的世外之地。

枯木大师心如枯槁，已无一点儿尘念，所以迈步入谷，不怕入阴劫而万世不复。

荣木大师心如春阳，故视一切皆生灿烂佛相，所以迈步入谷，也不怕入阴劫而万世不复。

两个人向山谷里飞去。

两个人飞行起来，雪地上竟没有一点儿雪痕。

× × ×

女人谷象女人，很幽远，很深邃。

枯木大师同荣木大师进了女人谷。

迎面一条溪，这溪水在冬日也潺潺而流，看来是其地气属暖，使这条溪水能够长年不冻。这就是那条“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的清水溪了。溪水之上，有三间茅屋，孤零零地矗立在白雪之中。枯木大师上前拍了拍门。

开门出来了个少女，一个明眸皓齿的少女，身披狐氅，眼若秋水，眉似远山，盈盈而立，望着拍门立雪的枯木大师。

少女的脸上是惊奇：“你是个男人？”

枯木大师低头稽首：“贫僧不是男人，而是一个和尚。”

少女笑了，笑得铜铃一样，在雪中跳跳蹦蹦地颤：“和尚也是男人，老和尚也是老男人。反正你是一个男人，对不对？”

枯木大师咧了咧嘴，算做一笑。

少女道：“我在这谷里长大，长到这么大还没见到谷里有几个男人呢？我更没见过和尚，这样子就是和尚么？头上没有头发就是和尚？男人谁就都可以做和尚么？只要把头发剃掉了就可以做和尚，对不对？”

枯木大师咧了咧嘴，算做回答。

少女道：“你为什么不讲话？你进这女人谷里来做什么？你要找女人么？这谷里的女人可都是很厉害的，她们都恨男人，你知道不知道？”

枯木大师咧了咧嘴，算做说话。

少女问道：“你为什么不讲话？你不愿意同女人讲话，对不对？”

荣木大师站在枯木大师身后，面含笑意，看着这个美丽少女。

× × ×

少女身后突然有一个冷冷的声音道：“你问他那么多话，有什么用？男人对女人很少讲话，一讲话就要骗人，你该明白这个道理。”

从少女的身后走出一个两鬓斑白的老婆婆来。

老婆婆拄一只拐，眼光很敏锐，看看枯木大师，又看看荣木大师，突然一问：“莆田少林的方证、方觉？”

枯木摇摇头，荣木也摇摇头。

“少林寺的觉圆、觉悟？”

枯木大师同荣木大师又摇摇头。

老婆婆脸色变了，她看看枯木，又看看荣木，突然道：“唔，我知道了，你是枯木，你是荣木，居啸林山庄，修身养性的‘一岁一枯荣’。”

枯木点点头：“正是枯木。”

荣木大师点颌道：“贫僧是荣木。”

老婆婆沉吟有问，方才问道：“听说二位高僧在啸林山庄修持，不过问人世冷暖，不涉世人烦愁，今日怎么有了雅兴，到这荒山僻谷来走一走？”

枯木大师稽首道：“枯木和师兄走出啸林山庄，实为不得已之事。我和师兄来此谷，也是要寻人的。”

老婆婆惊异道：“寻人？从来没听说有人来这女人谷寻人的。不知二位高僧来这里寻找什么人？”

枯木肃然，一字一句道：“贫僧与师兄前来寻找玉面狐狸陆灵生陆大侠，特有事向陆大侠请教的。”

老婆婆闭目凝神，半晌无语。

枯木、荣木是高僧，自然能持正，就等待。

好久，老婆婆才开口道：“玉面狐狸陆灵生？这是好久以前的人了，二位想找他？怕不那么容易吧？”

枯木与荣木互相一视。

他们不明白老婆婆这话中含义。玉面狐狸是女人谷中人，这是肯定的。这老婆婆说他是好久以前人，这话是何意？莫非玉面狐狸已经作古？莫非玉面狐狸早已不在女人谷里现身？还是玉面狐狸已经没有音讯，浪迹江湖了？

枯木大师望着老婆婆，想请她再做一明示。

老婆婆却笑道：“女人谷，女人谷，你是荣木，你是枯木，入了女人谷，受些佛陀苦，但愿持正身，不为情思苦。”

老婆婆念了这一段似偈仙谜的话语之后，身子一转，进了屋门，再不出来了。

少女仍对枯木荣木笑。

“你们进谷去吧，但愿你们好运气。”

枯木和荣木都向少女一揖，两个人向山里走去。 × × ×

早些年，母老虎和她的那些姐妹们都在长白山下居住。她们每人一间小小的屋子，那是很温暖的屋子，干柴烧得很旺，屋子里暖融融的，她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很奇特的职业：补袜子。她们在门口挑起一根高高的桦木杆，杆上挑一只赶山人穿的长长的大袜子。这只袜子向从山下来的赶山汉，从山下来的赶山汉们招呼，招呼得他们心扑扑乱跳，血脉贲张。赶山汉们知道，他们可以让女人为他们补袜子，也可以向女人们讲述他们在山里的艰险，讲他们的渴望，他们也可以把疲惫的身子放在女人的怀里，让女人热烘烘的体香把自己变成一只偎灶猫。这时，再凶悍的汉子也不见了，一个个赶山大汉都成了补袜子女人的裙下之臣。

但后来，母老虎和她的姐妹们发现，男人都是负心汉。她们就都进了这条山谷，这条山谷里是女人的世界。

男人在这里没地位，这里就没有男人。

这里的女人不用做饭，她们可以象男人一样坐在酒馆里，叫上几个菜，浅斟细酌。

这里的女人不用缝衣服，她们同男人一样，去铺子里让裁缝伙计为自己缝制新衣。

这里的女人不用为男人洗脚，不用为男人洗衣服，不用为男人倒茶端水。她们就是这谷里的主人。

从母老虎那一批补袜子的女人起始，这里的女人就开始天天为受苦女人找出路：她们出谷去，帮助那些女人杀死负心汉，把这些女人接进女人谷。

女人谷就这么一代代地传下去。

凡是敢闯进女人谷的男人，将会死得比在地狱中过一番还艰难。

枯木和荣木进了谷中。

这里已然成为一个蔚然大镇，镇里有店铺，有酒楼，有熙熙攘攘的人群，只是来来去去的都是女人。

枯木和荣木进了店铺。

店铺里都是些细布，这些细布绸缎都很漂亮，奇怪的是，来来往往的女人们扯上一块细布就走，人人都不用向店铺店主付银子。在酒楼之上，女人们也象男人一样大声讲话，喝酒，也不用向酒楼小二付银子。

枯木和荣木来到了店铺里，问店掌柜：“请问女人谷中的玉面狐狸陆灵生在哪里住？”

那女人惊讶地看着他们二人，她看着枯木又看看荣木，忽然笑了：“你们是从谷外来的？”

枯木点点头。

那女人笑得很怪，格格响：“看哪，这两个人是从谷外来的，来这里找人呢。”

马上，枯木和荣木身边就围满了人。

这都是些女人。

枯木和荣木处在女人的脂粉香气之中。

他们这时才想起佛祖讲色淫色戒之训该多有道理。

这都是些成熟的女人，都是一些真正的女人。

她们在女人谷，已经忘了女人的本性。

她们就围住了枯木、荣木，让他们两位得道高僧也十分困窘。一个女人说：“这个青面脸的老和尚看样子有一把力气。我想把他带回家去，用锁链子锁起来，替我看门，

你说好不好？”

另一个女人格格笑：“你怕不是用锁链子锁吧，你该用你那三千烦恼丝系住他才对。”

一个女人道：“我最恨和尚，我在外面时，就是杀了一个和尚才进了谷的。我看见这两个和尚就来气，真想宰了他们。”

另一个女人笑道：“宰啊，你马上宰他，我还没看见你宰人呢。在这里宰吧，在这里宰男人又不犯法。”

果然就有一个女人手里握着一柄尖刀，直刺向枯木大师。

众女人都静静立着不动。

她们都恨男人，恨得一见到男人就恨不能把他们吞了，或是宰了他们。

× × ×

这是一柄吞口镶珠玉，剑鞘嵌明珠的匕首。

这匕首一定很快。

这匕首一直刺进枯木大师的腹中去。

枯木没动，只是低头稽首，轻轻道：“阿弥陀佛！”

这柄匕首便刺不进去，只是插在枯木的腹上。

那女人用劲向里刺，但匕首纹丝不动。

女人突然弃了匕首，大叫道：“中毒了，我中毒了！”

众女人叽叽喳喳，惊问其故。

这女人惊魂未定，说道：“这匕首抓在手里，象有一股寒气从匕首里透出来。”

有的女人不信，要上去刺一次看一看。

× × ×

突然一个人喝道：“你真用心刺他，你马上就死了。你知道他是谁？他是北方有名的‘一岁一枯荣’中的枯木大师。他的‘枯木禅功’可以让世上一切生物立时为死

物。”

枯木回头，见到了一个女人。

这就是那个明眸皓齿的少女。

众女人吃惊地看着这个脸上爬无数皱纹，一脸苦相的干瘦巴巴的老和尚。

少女笑道：“他身后这一位，就是擅‘荣木禅功’的荣木大师。荣木大师可以让世上的一切生物更为繁盛，可让万物如花团锦簇。枯木荣木两位大师，乃是谷外天下一等一的武林高手。”

众女人寂静无声。

来到女人谷的女人们已经忘记了男人，已经忘记了世上有比她们还强的男人们。如今她又冷丁听到了谷外世界里的男人。是男人，而且是很有能力的男人，这让她们顿时很不自在。她们恨男人，她们不愿意承认世上有比她们更强的男人。

一个女人突然在寂静之中说道：“让他做我们女人谷里的‘尤物’！”

女人们都随声附和。

× × ×

“尤物”，是女人谷中的规矩，是女人谷中一种极残酷的刑罚。女人们把男人当成“尤物”，正象外面世界中的男人们把漂亮女人当成“尤物”一样。

女人谷中的“尤物”可以在一天一夜中向女人谷里的女人提出要求，女人谷里的女人们一定满足他的一切要求，每一个女人都必须听从他。那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这些女人的“尤物”。但过了这一天一夜之后，他的受罪时刻便来了，他要被女人谷的女人们绑起来，绑在天台上，由女人谷所有女人用最残酷的方法把他折磨至死。每年一次，“女人谷”一定要有一个男人做她们的“尤物”。

她们从折磨男人的快乐中得知她们对于男人也有报复的权利，她们用这方法来安慰她们在女人谷中那种不堪忍受的孤灯寂寞之苦。

女人们都愿意用枯木、荣木大师做她们的“尤物”。

她们很兴奋。

健壮的男人她们有过，年少的男人她们也有过，就是不曾有过枯木、荣木这样的得道高僧，她们渴求新鲜，而枯木、荣木可以给她们新鲜。当枯木、荣木做她们的“尤物”时，她们将象看一个贞节妇女淫荡一样看枯木荣木破色戒这一关头，这也叫她们兴奋不已。她们一旦得知这枯木、荣木武功绝世时，就更想看一看他们是如何饱经折磨，终于死在女人谷中女人的复仇之手的。

她们愿意让枯木、荣木大师成为她们的“尤物”。

× × ×

女人的心绪是亢奋的，声音很尖，一个比一个声音高。

这声音卷起一阵子声浪。

“尤物！尤物！和尚尤物！和尚尤物！”

这声浪是可以吞没一切。

她们用绳索把枯木、荣木绑起来，把他们送到女人谷中那座大厅里。

枯木、荣木成了女人谷里女人们的“尤物”。

第二章 昙花冬现

枯木、荣木不知道他们的命运如何。

但他们还有一线希望。

他们在成为“尤物”时，还可以提出他们的要求。

那时他们可以见到玉面狐狸陆灵生，会知道陆灵生是不是仍然活着。

他们一定要利用这一次机会。

x

x

× × ×

枯木突然稽首道：“谷主，既然我们已成为女人谷中的‘尤物’，自然可以向谷主提出任何请求了？”

少女笑着，点点头。她脸色绯红，她以为枯木一定会求她做一点事儿的。

枯木道：“我想见见玉面狐狸陆灵生。”

荣木道：“如果他活着，见见他这人，如果他死了，见见他的后人或传人。”

× × ×

少女的脸色真地羞红了。

她头一回见到枯木和荣木这样的人。临死之前，竟然不思快活，不思享乐，而只想见见一个男人，一个年已百岁的男人。

这让她有些失望，还是有些钦敬？

她低下了头，羞红的脸被长长的乌发掩住。

好半天，她才笑道：“好，我带你们去。”

× × ×

从谷中向谷里走，走到了一面崖壁前。

崖壁上有四五道石坎，一道足有丈余高。

少女回身，一一解开枯木、荣木的穴道，慢慢说道：“随我来！”少女身子一掠，人已飞上了石坎，又一掠一飞，三四次之后，人已飞上了石崖。

枯木、荣木大师被解穴之后，稍稍活动了一下身子，也随后飞掠上山崖。

× × ×

山崖上有一户棚屋。

棚屋很大，大得可以容下上百人居住。

少女往直进去了，一会儿，出来招呼二人，引二人入内。

枯木、荣木大师随少女入内。

一入棚屋，二人便心内一惊。

这棚屋从外看如此之大，原来内里却装了许多盆花，锦锦簇簇，花团似锦，一边红似火，一边白似雪，中间灿烂金黄。

这里恍若天空，四时之花全在冬日竞放。

枯木脸上也微现惊异，荣木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有人沉声而问，声音平静却极有慑力：“不知大师笑什么？”荣木脸上放光，道：“一见四时花开，便知所言非虚，一定是花仙妙灵所为了。既有繁花，又朵朵成双成对，看来玉面狐狸也仍健在了。老衲同师弟不虚此行，为什么不快活？”

枯木与荣木面前站着一个四十可人的书生。

这人看着荣木、枯木，面含微笑。

荣木冲书生一揖道：“看先生丰采，一定是玉面狐狸的传人了。”书生笑道：“在下便是陆灵生。”

× × ×

枯木与荣木都一愣。

少女却格格而笑。

“叫你不要对人说你是陆灵生，你非不干。你这副模样，顶多也只好做个陆灵生的儿子，不然说是陆灵生的孙子也行啊。一说你是陆灵生，人家老和尚那么有道行，也吓了一跳。”

书生长笑道：“在下真的是陆灵生。”

枯木道：“人称玉面狐狸？”

书生傲然道：“正是。”

陆灵生同鱼漂儿时人同龄，又比鱼漂儿稍大。如果鱼漂儿活着，却也是七十几岁的

人了，这陆灵生应该是百岁上下的人，怎么会这么年轻。但看他那双目神光内敛，气度雍容的一派宗主气概，又绝非一般武林高手可及，不是陆灵生又是谁？

× × ×

枯木大师与荣木大师心里道：“还是打问正事要紧。”

枯木稽首道：“陆施主曾传下‘百兽舞’，不知陆施主将此绝技都传与何人？”

陆灵生一怔道：“我曾以此技传与鱼漂儿，她曾为北派丐帮之主。据说她后来并未以此技传人。这‘百兽舞’为江湖绝技，但如擅此技者心性不坚，极易为兽欲所迷，堕入万劫而不复。鱼漂儿可能虑及此事，所以不曾传人。后来我又传一徒，名白衣吴智，他入江湖之后，却也做下不少大事。如今未听到他弃世的消息，算来，他也该上八九十岁的人了。不知二位大师为何问及此事？”

枯木大师便简单谈谈那个被林子话之以孩子的老人，讲那老人曾去取来林中虎乳、鹿乳、豹乳之事。

陆灵生思忖道：“照这样看来，这人该是吴智。如果这人是吴智，啸林山庄的少公子该没什么危险，我这徒弟心智极深，有兽智却无兽心，是一个奇才。他是学‘百兽舞’最好的一个传人。”

荣木大师道：“如果我们要去找吴智，该去哪里找他？”

陆灵生道：“依我看，应当在三处。丐帮凤凰城分舵附近，鱼漂儿坟前、啸林山庄树林里。既然他是从啸林山庄树林里走掉的，为什么不去丐帮凤凰城分舵寻他？为什么不去鱼漂儿坟前寻他？”枯木大师、荣木大师都面露喜色，向陆灵生深深一揖道：“多谢陆施主指教，老衲告退了。”

二人起身欲走。

少女突然拦在他们面前。

“你们走不得。”

枯木、荣木愣住了。他们才刚刚想起来，他们二人做了女人谷的“尤物”，要死在女人谷之中。

× × ×

陆灵生笑道：“你拦住他们做什么？他们又不是你女人谷中的那些疯女人。”

少女肃然道：“你不知道，他们刚刚做了女人谷中的‘尤物’。”陆灵生脸色一变，大吃一惊，急问道：“这话当真？”

少女嫣然一笑：“我为什么要骗你？”

陆灵生看着枯木、荣木大师，长叹一声道：“二位大师莫非不知道女人谷是疯人谷么？这‘尤物’当年我入谷也曾做过，那滋味实在不怎么好受……”

有人插言道：“怎么又对人提起你那一段伤心事儿？”

就面前飘然而至，来了一个老婆婆。

陆灵生向枯木、荣木大师一笑道：“这是我的妻子，花仙妙灵。”知晓枯木、荣木二人是得道高僧，也大吃了一惊。

谁想得到，几十年过去，武林中人人称羡的绝世美人花仙妙灵竟成了一个幡然白发的老婆婆？谁又能想得到，那个翩翩少年的玉面狐狸陆灵生仍然是旧颜未改，仍然是一个文儒俊雅的中年书生？

陆灵生很亲热地扶着老婆婆的肩，说道：“这是名重天下的枯木、荣木大师，你为什么不来见上一见？”

老婆婆豪爽长笑道：“早见过了，二位高僧一入谷中，我便见了。我想，谷中女人定会十分欢喜。那些疯子一定想把你们当成‘尤物’，用牙咬，用刀砍吧？”

枯木冷冷道：“花仙所言，果然不差。”

老婆婆也愁容一现道：“这可就难了。女人谷中的男人，谁也难过这一关。”

× × ×

少女突然道：“你跟爷爷当年不也过了关么？”

老婆婆竟然面红绯红，斥道：“胡扯！”

她深情地看陆灵生一眼。

枯木与荣木都看在眼里，才知道这二人已经神思心境都融为一体，视那皮囊之形在心思之外了。

花仙妙灵道：“我与你爷爷当年在这里，也是要用他做‘尤物’。多亏他神性坚定，只爱我一人，于是谷中女人皆动情，认定他不属薄幸之人，才手下留情，放过了他。你爷爷是我入谷六十几年来能活下来的唯一一个‘尤物’。”

枯木、荣木心中一惊。

× × ×

枯木与荣木心意相通。

女人谷中的规矩甚严，女人谷中的女人都恨透了男人。她们决不会放过任何进谷来的男人。

她们一定会活活折磨死枯木、荣木二人。

他们又刚刚知道，这个当了谷主的少女又恰恰正是陆灵生花仙妙灵的孙女儿。

她也不会放过枯木、荣木二人。

少女正目光炯炯看着二人。

花仙妙灵一笑道：“二位大师来这里，正赶上我的九十岁寿日，不知二位是否有雅兴，和我们共度此时光？”

枯木、荣木哪有心思为人做生日，刚想推辞，就见玉面狐狸陆灵生向二人挤眼色。

二人就唯唯而应。

× × ×

陆灵生满面春风，领枯木、荣木大师与孙女儿一齐看花。

“这些花都是我种的。自从同她成亲，我就成了花仙的高足，学会了弄花。四时花卉集于一时，你们看，不错吧？”

他们走到一棵花株前。

陆灵生神情恍然道：“这是一棵昙花，是一种在夜里开放的鲜花。我种了几次，也曾设法要它开放在今日，都没成功。据说你曾试成了一次，对不对？”

花仙妙灵点头。她很快活。

但她也不知那一次是如何成的。

陆灵生突然道：“不知这昙花可不可以在冬日的白天开放？如果能在你的生日生辰，下午三时开放，那我不知该有多快活。”

花仙妙灵道：“你年年都要念叨这件事。”

少女突然道：“如果谁要是能让它在奶奶生辰之时开放，我情愿嫁与他。”

花仙妙灵道：“好！就是奶奶当年，如果谁有了这本事，也该非嫁他不可了。”

陆灵生道：“婉儿，你说话算话？”

少女肃然道：“当然。”

陆灵生道：“如果人家不要你嫁他呢？”

少女道：“那随便他要做什么？只要我办得到的。”

× × ×

少女毕竟年幼，她不知此时陆灵生与花仙妙灵正同枯木、荣木大师作眼色，让他们二人讲话。

少女一叹道：“可惜，连花仙妙灵本人都没有这能力，天下又有谁能让这株昙花在奶奶的生辰时日开放呢？”

× × ×

枯木大师突然道：“贫僧可不可以一试？”

陆灵生一惊，笑道：“大师不是开玩笑？”

荣木大师一叹道：“当然不是开玩笑。”

陆灵生正色道：“二位大师如果能在午时三刻让这株昙花一展花姿，我可担保二位的要求只要是女人谷做得到的，一定去做。”

× × ×

谁见过世人可以留住时辰光阴？

谁见过世人可以一驱时辰光阴？

没人见到过。

但有人能办到。

一株昙花，放在荣木大师与枯木大师中间。

仍是一株秃枝，只有几瓣小小的叶片。

对这株昙花来说，时节尚早。

荣木大师屏息出掌，对这株昙花凝力。

枯木大师屏息出掌，也对这株昙花凝力。

荣木大师道：“这是一株五年生昙花株。”

花仙妙灵点头称是。

枯木大师道：“它该在明年五月初五时子夜开花。”

花仙妙灵一笑而应，连连称妙。

枯木大师与荣木大师坐在地上，以掌凝力，定气屏息，向这一株昙花发功。

谁都知道，花信之早或迟，原是因为有了春夏秋冬的时令消息，才催发花期，结蕊求实的。现在荣木大师和枯木大师竟然能人促花发，一一向花株递去时信，让花株在瞬时便经四五月之风霜和暖变化，实在也是奇功一件。

就见花株生神奇变化，渐渐生倾欹小枝，又渐渐吐出嫩嫩新叶，最后从中间吐三朵

花蕾。

枯木大师便向花枝轻轻凝力，送去一阵阵夜寒气息，荣木大师又向花枝轻轻凝力，告知它此时正是五月初五那和暖春日。

昙花便绽开了，有如一朵朵白雪。

花仙妙灵大喜，向两位高僧行礼道：“多谢二位大师，让我开了眼界。”

枯木与荣木都一跃而起，还礼道：“幸不辱命。”

× × ×

枯木与荣木大师的“枯木禅功”与“荣木禅功”一露，少女婉儿便知二僧原来却有极奇特深湛的功夫，二人之所以在女人谷未曾一露，实在是没有与世争雄的名利之心。她暗暗吃惊，又十分发愁。如果枯木荣木因而提出一件让她无法办到的事儿，她怎么办？

陆灵生喜上眉梢，大笑道：“果然是不世神功，让我开了眼界了，多谢二位大师。不知二位大师对我等有何要求，便请提出如何？”

枯木一揖道：“只求能走出女人谷，不去做这什么‘尤物’。”

陆灵生转头去看婉儿：“婉儿，你满口一诺，如今却怎么说？”婉儿知道枯木、荣木是想走出女人谷，但从未听说“尤物”可以自己走出女人谷的，若能如此，女人谷还会是那个男人人人皆怕的女人谷么？

婉儿摇了摇头。她是谷主，如果让枯木、荣木大师出走，她会担极大的干系。

陆灵生神色肃然：“婉儿，你年纪轻轻，也不该去做这个女人谷的谷主。我同你祖母早就想过，一有时机便让你出谷去。这谷中女人皆因情郎负心男人薄悻而弃世，便人人性情偏颇，个个愿以杀人为乐。你没见到过男人，却怎么会知道男人有无好人？世上却也有男人女人如我同你祖母这般恩爱的，这要看人之缘分，是不是？你如果不做这谷主了，随二位大师出去，看看外面世界，或许你也会找到一位如意郎君的。”

婉儿顿时颜面通红。

第十一卷 心不足

第一章 瞎子老板

在丐帮凤凰城分舵院内，有一条深深的地道。

地道很长，甬道里点着松明火把，昼夜通明。

地道里有一排排屋子，屋子都很干净，舒适。

这里囚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个瞎子。

瞎子每日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他不知道白天黑夜，只是吃饭之后静静地坐着，坐累了就去睡。他一句话也不说，他不向任何人讲话。

× × ×

从甬道里传来脚步声。

是牟熊走了进来。

他站在了瞎子老板面前。

“刘老板，这几天顺心了吧？有什么不如意，可以对侍候你的兄弟们讲。”

瞎子不作一声。

牟熊笑道：“好教刘老板放心，你那几件宝贝已经都找到了。那一柄古剑越女剑找到了，落到了我的手里。还有你们啸林山庄人从我们丐帮偷窃弄去的‘百兽舞’图谱，也落在了我手里。刘老板，你不必不再讲话了。”

牟熊哈哈大笑起来。

瞎子老板两只空空洞洞的眼睛望着牟熊：“胡说！你找不到那本图谱。”

牟熊道：“刘老板，我何必骗你？我找到了你那间小小的密室。”刘护声音一变，道：“你千万不要练那本‘百兽舞’，据林老爷子说，这‘百兽舞’要看人心性，练不好，人会入了兽伦，那时你就悔之莫及。”

牟熊笑道：“多谢刘老板的一片好心。但你也信不过我这三十八万众的丐帮总筐头儿么？我练练这‘百兽舞’，学会了寂寞剑，你们啸林山庄又能奈我何？”

瞎子老板一叹道：“总筐头何必如此执着呢？我自从毁了双目，便知人不能陷入执迷，一旦执迷，虽可进取，但多了一分残忍，便少了一分人性。少一分人性，便少快活。总筐头难道快活么？”

牟熊一吼道：“当然快活，十分快活。快活极了！”

刘护是瞎子，自然无法看见他那恨毒。牟熊恨鱼漂儿，恨她不把‘百兽舞’与寂寞剑全都传与自己。他还恨丐帮六劈头，竟敢明目张胆反对他，发出百年来未发过的丐帮劈头“孝衣令”。如果他牟熊擅“百兽舞”与寂寞剑两大绝技，这些人还会如此轻视他么？

牟熊道：“刘老板，你是啸林山庄的老人了，你一定知道林重那三百六十处店铺字号都在哪里，只要你告诉我几处，我一定保你的日子过得舒舒服服。”

刘护一叹道：“日子舒服有什么用？我现在的日子就够舒服的了。”

牟熊道：“人不能总关在暗无天日的地牢里……”

刘护冷冷道：“总筐头儿忘了，瞎子不需要什么天日……”

牟熊看着这个瞎子，恨不能一掌打死他。

但他不能，他忘了瞎子看不见他的神情，就仍对着瞎子笑。

牟熊道：“可你会需要女人，需要好酒，好菜，需要去鉴赏古董珠宝，不然你空有一身绝艺，却从此在江湖上没了名字，你不觉得可惜？”

刘护道：“可惜，当然可惜。”

牟熊心里一喜。

他想他会劝转刘护，让他带人去找啸林山庄的那三百六十处字号的。

牟熊很贪婪，每逢走在街上，他就会想，这一家珠宝店可能就是啸林山庄的，为什么不把它夺过来？如果它真是啸林山庄的，就可以不管它有什么暗符，夺过来就是了，把那些珠宝银两用在他图谋北方武林盟主的大事上，岂不更好？

但他不知哪一家店铺是啸林山庄的，所以他不能轻举妄动。

牟熊见刘护的话语中有了转机，就问道：“刘老板，如果你随我去干，地位自然比你在啸林山庄更高，你干不干？”

刘护道：“干，我干！我为什么不干？”

牟熊一诺道：“好！我马上送你去地上，让你过上最快活的日子，只要你告诉我哪几家店铺是啸林山庄的，就算是大功一件。”

× × ×

马上来了美女，而且有两个。

瞎子不知道这女人美不美，因为瞎子看不见。

但瞎子会摸，就摸女人。

“嗯，鼻子很小巧，玲珑鼻子小巧，这嘴么，大了点儿，算不上樱桃小口，眼睛细长，算不上太好的美女，但也可将就……”

瞎子摸女人，女人仍在格格笑着。

美女当然不喜欢瞎子。

× × ×

瞎子刘护道：“倒酒，倒酒！这可是好酒，轻轻地倒，别倒洒了。”

美女就为瞎子倒酒。

瞎子一饮而尽。

瞎子左手揽一个女人的纤纤细腰，右手去喝另一个美女手中的酒，一边喝一边叹道：“还是这日子好啊，是不是？”

牟熊站在一边，竟也心里热腾起来。

“刘老板，那我就告辞了。”

刘护挥手很快：“走，走！别在这儿搅事，阻我的兴头。”

牟熊慢慢走出甬道。

这是他新修的囚室。

鱼漂儿时并无密室，也没有地下囚室。因为鱼漂儿什么事儿也不做，所以也不用囚禁他人。

牟熊冷冷一笑，因为她没有囚室，所以她不是北方武林的盟主。牟熊走出来了，站在暗夜之中。

他要等，等孝衣令发后蜂拥而来的一百零八家分舵筐头儿，等他们到来。

那时，他才能把北方三十八万丐帮帮众都集合在他手下。

那时，他一定要办大事，办几件轰轰烈烈的大事。

牟熊在望雪。雪很冷，但他心里很热。

第二章 羊虎之会

这是一间小小的茅屋。

有一个女人坐在这里。

女人很漂亮，没有一点妖冶之相。

她穿一身素衣，正坐在桌边缝衣服。

她在等人。

雪地里传来一阵阵轻轻的风掠声。

门蓦然推开，进来了一阵冷风，一个人。

这个人是个极高极壮的大汉。

他站在女人面前，象一个孩子，一下子变得木讷、少语了。

女人向他一笑，这一笑千娇百媚。

“你回来了？”

大汉点点头。

女人很聪明，一看这大汉的神情，便知道他不曾得手。但她是聪明女人，她过来，轻轻为大汉除去外衣，让他坐在炕边。抚着他的头，轻轻说道：“四哥，每一次都麻烦你，让你辛苦了。”

大汉无语，说不出话来。

女人劝他：“四哥，天好冷。你上炕歇歇，我给你拿酒菜来。”女人身子轻盈，象一阵烟，从灶房里来了酒菜。

大汉长吁了一口气，他也饿了。

他吃得很快，风卷残云般吞食着。

他吃光了杯盘中的酒菜。

他这时才想到了她。

“你是不是也没吃饭？”

女人一笑：“你也没让我吃啊。”

大汉心中一热，这是个好女人，是一个很懂得体贴男人的好女人。她对四哥好，真心地好，又何必听信那个老头的话呢？

女人笑道：“我不饿。我可以搂着你，让你好好睡一觉，等你歇过来，两只眼睛又瞪得象铜铃时，你就又该是我的四哥了。”

男人确实两眼要睁不开了，他向女人道：“三妹，对不住，我本来熬得住的……”

男人很乏，但又睡不着。

他的头很疼。

是走急了？还是他一冷一热受了风寒？

按理不该这样，他是铁打的身子，是十二天下中人人谈之色变的虎四啊。

女人抚摸他，让他一点点身子沉浸下去，变得更轻松。

“四哥，你好象有心事？”

他的心事是怒火。他的怒火很足，但一冲进屋子来，便一点点地在平息，点点儿地在熄灭，现在，他变得懒洋洋地，再没了满腔怒火。

他知道这女人同龙五也很好。

但他从心里认定，她同龙五不是真好，是龙五那个傲得眼睛都长到额头上去了的家伙缠着她。不然发也怎么会看上龙五那个家伙。

龙五死了，不知是被谁杀死的。

虎四的心里轻松了，她对虎四更好了。

“你说，丐帮劈头偷……偷了剑谱？”

她点点头。

“不对，不对，是牟熊这人……不好。”

她有点吃惊，但声音更和婉：“四哥，我只知道他们是北方一大帮派，牟熊是大侠鱼漂儿的亲淑弟子，怎么会不好？”

虎四道：“不好，不好。我遇见了一个老头儿，他说，他说……他领走了劈头老四、劈头老五……”

她很焦急，问他：“你和他动手了么？受伤了么？”

她急忙要看他的身子。

虎四道：“没受伤。他会.....百兽舞，我进了十招，打不死他，打不伤他。我就，我就.....走了。”

虎四话没讲完，人已经鼾声大作。

× × ×

虎四睡得很香。

他在睡梦中是不是会很安稳。

女人笑了，对虎四笑，这笑是很得意的笑，是愚弄了孩子之后的得意的笑。

她很满意虎四的奔波。

她看着虎四，她在想男人们应该都跪在她裙下，应该都喜欢看她的那一笑一颦，都以她的悲愁苦乐为准，那时她便十分快活。

她是女人，是漂亮的女人，她可以调动千军万马。

× × ×

她走了出去。

在雪地上，静静地站立着一个人，一个男人。

这男人静静地立在风雪之中。

她笑了，笑得很轻柔：“你怎么站在风雪里.....”

她这样子似乎对这个男人很钟情。

男人并不对她这爱抚认真。

他冷冷说道：“你屋里有另外一个男人。”

她笑得很媚：“他已经睡了，睡得死死的。”

男人长吁一口气。

看来他并不是不在意。

女人看着他：“你要明白，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

男人哑着声音：“我明白。”

女人笑了，让男人放心的一笑。

男人道：“他杀死了老四、老五？”

“没有。说是来了一个老头儿，是一个戴着面具的老人，虎四打了他十拳，也没打伤那人。那人是擅‘百兽舞’奇功的人。”

男人眼睛亮了：“百兽舞？擅百兽舞的人？虎四没说他是谁？”女人摇摇头。

男人沉吟着。

奇怪，如果又出来了一个擅“百兽舞”的老人，就应该是玉面狐狸陆灵生或是白衣吴智。但陆灵生已经百岁上下的人了，不死也不会从女人谷走出来。这个人是白衣吴智？

“他穿一身白衣么？”

女人摇摇头。

那个老人穿一件灰衣。

那可能不是白衣吴智，可能是玉面狐狸陆灵生的传人或是白衣吴智的传人。

女人看着男人。

“你要我和你去么？”

男人看着女人，女人的目光中有一种渴望。

男人摇摇头。

“你陪他，不要让他知晓你做什么。”

× × ×

男人走了，在风雪中向山下走去。

女人在静静伫立着，在望着，她头一回在风雪中这么长久地伫立，望着一个远去的男人。

这男人是她心目中的男人么？

×

×

×

女人慢慢走回了屋内。

她定了定神，脸上渐渐就没了那恍惚不定的神情。她看着虎四，象一个痴情女人盯着她熟睡的情人。

虎四的头很大。

虎四的手也很大。

她叹了一口气，轻轻吹熄了灯，人如猫儿一般，偎在虎四的怀里。

第三章 百兽舞图

牟熊一个人坐在秘室内。

门外有冤头儿、苦头儿、憨头儿三人轮流为他护法。

他决心呆在秘室内苦修。

他不光有野心，他也肯下功夫，他的功夫已臻一流。

但他不满足，他要让天下英雄人人畏惧他。

他拿到了“百兽舞”的图谱。

“百兽舞”，一种很独特的武技。一人腾飞攻敌，双手两足竟可以变化成四个不同兽式，左手如用狐爪，右手即可用做豹抓，左足同时用做兔蹬，右腿可做虎扫。这四下齐施，哪一下击中敌手便可变为实招，如右腿扫中敌手，使其余三招变虚，只一条右腿变实，一声虎啸，人犹如变成一只虎。更奇的是四肢八变，逢生变十六，再变为三十二式，式式诡黠，让人防不胜防。

但“百兽舞”也多兽性，一旦动手，学百兽之残杀，吟百兽之啸吼，恍惚之中自己已成非人，变成野兽。人若无坚定心性，便入兽伦，不再成性情中人。

× × ×

牟熊面对“百兽舞”图谱。

他要习这百兽舞，要用“百兽舞”绝技去斗天下武林高手，杀戮降服，让北方武林的丐帮俯首贴耳。

他一定要熟习这“百兽舞”。

× × ×

牟熊翻开图谱，认真研习。

他看得眼花缭乱，渐渐就嘶吼声声，嘶嘶厉吼，声音极为惨烈。他在一招一式习练。

他浸入了“百兽舞”中境地，俨然已无人形，只类野兽。

× × ×

他不知道何时，面前竟然蹲坐一人。

这人极为瘦削，手指很长，手还在抖，穿一件邋遢长袍，很薄，人就呵呵显冷。更怪的是，这人左腋下藏一只鸭子，右肩上站一只猴儿。猴子与鸭子都没一点儿声响，圆瞪着兽眼望牟熊。

牟熊心头一凉：“门口的冤头儿哪里去了？怎么竟让这么一个邋遢化子进了密室？”

牟熊喝问道：“你是谁？你怎么能进这里？你难道不知道这里的规矩么？”

那人竟然一笑，说道：“规矩，规矩？天下怕没有人比我更懂规矩了。没有规矩，人怎么赌？人不赌，还活得有什么趣儿？”

牟熊看着他，恍悟道：“你是赌王，赌遍北九省，名动天下的赌王？”

赌王笑了：“对，对，北九省无敌手的赌王。”

× × ×

牟熊心中暗暗吃惊。

他不知道赌王的功夫如何，只知道他的赌技功参造化，已经以了神乎其神的地步。

北九省的赌徒们都想同赌王争锋，但没有一个人能胜过赌王，赌王的赌技天下闻名。

赌王的功夫如何？怕也不会太弱，否则他决不可能无声无息就把冤头儿放倒，悄悄进了他的密室。

赌王来这里干什么？

× × ×

赌王大马金刀地坐在牟熊对面。

赌王在对牟熊笑。

他笑得很宽宏，象长者看一个做事不周的孩子。

“你在练‘百兽舞’？”

牟熊看看赌王，他点点头。他知道赌王看见了他那练式，也知道他刚刚在练“百兽舞”。

× × ×

赌王道：“我特地赶来，是想劝你，别练这‘百兽舞’了。你这人贪心很重，练了‘百兽舞’，对武林对自己都没什么好处。”

牟熊脸色铁青。

他恨，他恨那些江湖上乱管闲事的人，恨这些人总愿意告诉他这么做对，那么做好，从来也不想让他自己任由性情去做。

牟熊声音冰冷：“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赌王道：“你不必非听我的，但我劝你听我的。”

牟熊道：“我不听你的，又会怎么样？”

赌王道：“我可以告诉你，我与你交手三个回合，就可以把你这本‘百兽舞’图谱抢到手。你信不信？”

牟熊冷笑，他不信。就是大侠宋超亲自来，也不会三个回合中把他的图谱抢去。

赌王道：“好，你不信，咱们就试一试。”

× × ×

牟熊把图谱卷好，藏在怀里。

他感觉到图谱的珍重，感觉到了它在怀里的存在。

他静静站着，他心里满是杀机。

他决心杀死这个赌王。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想阻挡牟熊，就必须死。

赌王一叹道：“动手之前，杀气盈人，这可不是气量高者所为。”牟熊冷冷答道：“气量在于胸，人未动手，你哪里去找气量？”赌王一叹道：“好，那就试试看。”

× × ×

赌王一伸手，鸭子落在地上，奇的是突然堕地，鸭子也不叫上一声。又一松臂，猴子也跳在地上。

赌王身形一飘，人已经来到牟熊面前。

牟熊心里早有戒备。他也不敢托大，自以为自己有惊人技艺而不把赌王放在眼里。他心里早已盘算妥当，只要能三招过去，不被赌王拿去图谱，就挫了这个赌王的锐气，那时再徐图制服他不迟。主意已定，便先是一手护胸，一掌轻轻击去。

这一掌很轻，象在轻轻拍着婴儿。

但赌王并不轻视他这一掌，大摔碑手与绵掌功夫，轻视不得，赌王身子一闪，一个肘沉，出掌，点肋，当牟熊回手一护时，赌王人就象飘絮一般，飞了出去。

赌王手里拿着牟熊怀里的那一本“百兽舞”图谱。

牟熊只觉出胸前一空。

图谱已经落在赌王手里。

牟熊惊呆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 × ×

赌王轻轻一笑道：“这本图谱是我的一个故人的。她留下这本图谱，原本是为了让后人知道，世上还有这样一种不世奇功，叫做‘百兽舞’。但她也知道，人有人性，兽有兽伦，所以一再劝戒世人勿以兽性淹滞人伦，以堕入兽欲而万劫不复。你这人贪心多，类兽；心狠邪，类兽；又私欲强，类兽；又杀气重，类兽。所以这一本图谱不该落在你的手里。”

牟熊一句话也讲不出。

他想不到，想不到他身居密室之中，却能无声无息闯进来这个赌王。他更想不到，赌王一出手便从他怀里掏出这本“百兽舞”图谱。他不想丢弃这本图谱，他费尽心机得到它就是要学会它，用“百兽舞”功夫再加上寂寞剑剑法在江湖上称雄。他怎么会放弃这本图谱？

但图谱已经落在赌王手里，他怎么拿得回来？

他只好好言央求，劝赌王罢手。

牟熊一揖赔笑道：“好，既是赌王如此说了，我便依你之言，学此图谱之后，不去江湖上逞雄就是。”急切心情溢于言表。

他想，无论怎样，说上几句好话，如果赌王肯放手便罢，否则，他再翻脸不迟。

赌王一笑道：“叫我怎么相信你？你这人同丐帮六劈头为自家兄弟，都不念情谊，狠心杀戮，想把他们全都杀光为快，更何况对于我这个糟老头子？”

牟熊笑道：“赌王言重了，我同丐帮六劈头之间，原是丐帮兄弟之间的事儿，劈头兄弟要反出丐帮，我不得不为丐帮大局着想。这件事还望赌王相信我……再说，这‘百兽舞’图谱原本就是我师父鱼漂儿传下的技艺，如今丐帮正逢危难，不得不临难练它，但愿赌王能明白我的心意才好。”赌王道：“你讲得好倒是好，但我却不相信你，因为这个人很难让人相信。”

牟熊凜然道：“只要赌王肯还我图谱，牟熊愿听赌王吩咐。”赌王道：“不还，不还，

我把这图谱还给正主去。”

牟熊冷笑道：“赌王侵入人室，动手夺人图谱，还说要还什么正主，这不明摆着是要欺人么？”

赌王一笑道：“欺人就欺人，你又能怎么样？”

牟熊道：“我不会怎么样，但赌王也休想轻易走出这间密室。”赌王一愣，他见牟熊在冷笑。

一回头，身后站着苦头儿、冤头儿、还有憨头儿。

三个人都冷冷面对着他。

× × ×

赌王一笑道：“你以为你们这三四个人就可以制得住我么？”苦头儿道：“为什么不试一试？”

赌王道：“好！”

赌王身子一飘，人便在三人之间飘飞了一次。

他贴在苦头儿身前，苦头儿出手了两次，但两次以指代笔点穴，都嘶嘶落空。

憨头儿见人形飘来，即便出拳，他的少林神拳极快，出手也狠，但只是叭叭叭三拳击去，带起一阵罡风。冤头儿是这三人中火气最大的，她刚刚被赌王点倒在门口，若不是苦头儿有些知觉，来替她解穴，她至今还躺在密室门口。所以她一出手使用小擒拿手飞快扳、扣、折、捏，一连出手四式，但也着着落空，赌王在她面前一飞闪过。

× × ×

苦头儿、冤头儿、憨头儿三个人的脸色很不好看。

他们头一次明白，如果赌王要真与他们动手，他们极可能不明不白地一出手被制。

赌王一笑道：“我是不是可以走了？”

× × ×

牟熊在赌王飞身闪动时，看到了赌王的可怕。

赌王的步法极怪，看上去脚步动得很慢，但身形又闪得极快，让他几乎看都看不清。

牟熊心中一急一冷，他已经知道，凭他与苦头儿三人，实在无法阻得住赌王。

但正在这时，牟熊看见了猴子和鸭子。

猴子也知情急，正抱着鸭子向赌王身边悄悄靠近。

牟熊身形一动，似要飞向赌王。

见牟熊向赌王一拼，苦头儿、冤头儿、憨头儿三人便一齐扑向赌王。

他们希望能一击成功。

但苦头儿三人这一回算错了。

等他们在人向赌王一扑时，牟熊的身子在空气中便旋转了一下，折向左边，一扑扑至猴子面前，他一手抓住猴子，一手握住鸭子，身子向后疾退。

牟熊把最后一注押在这猴子和鸭子身上。

也恰在这时，苦头儿、冤头儿、憨头儿三人都被赌王甩开。

冤头儿用劲最大，所以也伤得最重，手臂脱臼，人摔在墙角，站不起来。憨头儿被扔在门口，苦头儿倒在地上。

赌王冲向牟熊。

牟熊一吼道：“别动！动我就捏死你这猴子和鸭子！”

× × ×

没人知道赌王拿这猴子和鸭子有多看重。

赌王带着鸭子和猴子会遍天下嗜赌之人。

他认为这猴子和鸭子比世上一切赌徒都更可爱。

他愿意和猴子、鸭子活在一起。

牟熊也隐隐知道了这一点，所以他才不顾一切一扑，把猴子鸭子抓到手里。

猴子在他手里很不舒服，就吱吱叽叽地乱叫。鸭子也嘎嘎地叫起来。

苦头儿三个人心中不以为然，认定牟熊这一举实在荒唐。赌王是什么人？他会认定这猴子、鸭子会比“百兽舞”图谱晚重要？他会为了一只猴子一只鸭子而放弃这一本武林中人人垂涎三尺的绝技“百兽舞”？

牟熊可有信心。

他看到赌王犹疑了，他看到了赌王眼里的不忍。

赌王不愿放弃他这一只猴子和鸭子。

× × ×

牟熊又说道：“如果你不放下‘百兽舞’图谱，我就让人在这秘室外生火，把你和我一起烧死在这里。”

赌王的眼睛仍然在看着猴子和鸭子。

没有人知道赌王训练这一只会赌的猴子和训练一只只会赌的鸭子花了多少心血。

赌王决不会放弃他的猴子和鸭子。

“好，我扔下这本图谱。”

赌王把“百兽舞”图谱扔在地上。

苦头儿把它拾起来，交与牟熊。

牟熊放上猴子，让它先回去，回赌王那里。猴子竟然不走，只是吱吱叽叽地叫着，看着牟熊另一只手里的鸭子。

牟熊把鸭子也放在地上，把“百兽舞”图谱揣入怀里。

猴子抱起鸭子，向赌王走去。

赌王抱起猴子：“牟熊，我为了鱼漂儿，也为了救你，才要拿走这本图谱。看来，你的命运定了，你要入魔道，陷自己于万劫不复之境了。” 赌王身子一闪，人已经站在门口。

牟熊不动，苦头儿三人也不动。

第十二卷 情痴女人

第一章 难测慧心

小慧从啸林山庄跑了出来。

她一口气跑到镇里。

她要去哪里，有什么地方可去？

她曾经认为林子离不开她，林子是偎依在她身边的男人。她以为她同林子能白头偕老，能一生厮守。她知道林子不象那头猪，是个既懂柔情又有野性的狼孩儿。

她以为林子念叨伞儿，是一种责任。

她现在才知道她错了，错得很厉害。

林子喜欢伞儿，是因为伞儿比她更漂亮，更会缠男人。

他忘了小慧了。

也许他根本就不曾记住小慧。那样，干嘛还在他眼前晃来晃去呢？她干脆走开好了。

她可以让林子一生一世也看不到她。

让他同那个伞儿相好去吧。

小慧流下了泪，她哭得两眼红红的。

× × ×

她要走了。

去哪儿？

女人一到这时，就只想着一个去处——女人谷。

既然没人关心她，她就去女人谷。

小慧决定去女人谷。

她一边想她在女人谷里过的时光，一边想可能林子会来找她，那时就让女人谷的女人好好折磨折磨他，让他做女人谷中女人们的“尤物”，让他受尽了苦，最后小慧才为他求情。

小慧记住了女人谷的规矩：只有女人谷中一个女人甘心为这个“尤物”而死时，这个“尤物”才可能再活下去，成为一个走出女人谷的男人。

小慧想，到最后，她一定甘心为林子而死，那时林子会后悔，悔得热泪直流，后悔也晚了，小慧那时一定要死。

× × ×

小慧走得饿了。

她看见了一家酒楼。

这家酒楼叫“醉三日”。

她需要醉三日，而且醉三日也不够，要醉三月，醉三年才好。小慧走上了酒楼。

她大大方方地坐下，喊店伙计：“来酒！”

她叫了三个菜，又喝一瓶酒。

酒浇愁肠人更愁，她越喝越凄伤。

“你为什么要哭？其实世上男人有的是。”

她抬起头，看见了玉管事。

这是那个看见过她伤情不已的玉管事。

玉管中在她对面坐了下来。

她想，这是个讨厌的男人，是他，领她去看林子同伞儿的。是这个男人，熟知她心

里的痛苦。

但她醉了，就有了一点儿狂态：“你来干什么？”

玉管事一笑：“我怕你寂寞，特来来陪陪你。”

“陪我？”小慧笑了。

她算什么？是那头猪的女人，猪婆子？值得谁陪？连狼崽子都看不起她，别人又有谁可以看得上她？

别人看不上她，她岂不是很可怜？

小慧冲玉管事吼道：“你别来陪我，去陪他！”

玉管事一笑，很大度地一笑。

酒楼上的人都知道这女人醉了，醉得一塌糊涂。都望着她笑。女人喝醉了，岂不好笑？

玉管事叫来了店伙计，递给他一块银子。

店伙计马上去挨桌吩咐，那些看笑话的人都匆匆放下筷子，下楼走了。

小慧看见酒楼上只剩下了她与玉管事。

她也斜着眼问道：“你用什么法儿，把人都弄走了？”

玉管事道：“我让店伙计告诉他们，如果不走，今晚上会有人杀了他们。”

小慧道：“你胡说，你胡说！”

玉管事一叹道：“我不是胡说。如果他们还看你笑话，我今晚上一定杀死他们。”

小慧愣了。

她笑着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玉管事一叹道：“你这人怎么看不出，我喜欢你。”

× × ×

喜欢，岂不是最好的理由？

小慧的眼中流出了泪。

狼孩林子，他不善于讲话，他说不出玉管事这样让女孩子心跳不已的话语，他虽然也懂温柔，但只是手儿轻柔些罢了。

玉管事温语款款：“你为什么要伤心？”

小慧流着泪，不讲话。

玉管事道：“你以为他会对你好，但他把你忘了。”

小慧哽咽道：“别讲了，你别讲了，好不好？”

玉管事一笑，只是看着小慧。

一个女人有最软弱的时候。

在她最软弱的时候，男人就很容易走近她。

只要你能说中她的心事，肯听她絮絮叨叨地讲她与那个负心男人的故事。

虽然你只对这个女人有兴趣，对她那些令她悲恸欲绝的伤情事儿根本就无动无衷，但你仍然如丧考妣地陪她落泪，陪她叹息，让她认定只有你才是好人，一个好男人。

玉管事很明白这个道理。

他知道他应该对这个女人说林子这个人很好，应该很大度很公允。

他成功了。

× × ×

玉管事问：“你要去哪里？”

小慧哀哀一叹：“女人谷。”

玉管事大惊，他看着小慧：“我知道，女人谷里的女人都是一群疯子，你知道不知道？”

小慧点点头。

玉管事道：“她们恨男人，是因为她们得不到男人。她们就在那山谷里默默老死，

一辈子也没男人疼。”

小慧冷冷道：“那又有什么？”

玉管事道：“那都是一些伤心透了，又丑又傻的女人。可我看你，既不丑，也不傻。”

小慧道：“我无处可去。”

玉管事道：“我有一处宅院，很僻静，又没有人来住。你为什么不住在那里？”

小慧笑道：“我是你什么人？为什么要住在那里？那里都是一群臭男人，我为什么要住在一群臭男人中间？”

玉管事肃然道：“那里没有一个男人，连我也不住在那里。”

× × ×

这是一座很僻静的宅院。

这宅院是玉管事买来的，但他时常住在啸林山庄，很少住在这里。

这里只有一些女人、丫头、仆奴，她们都照玉管事的吩咐，叫小慧小姐。

小慧就在这里做起小姐来了。

第二章 可卿之死

回眸楼里无冬日。

女人的笑脸把冬天弄没了，化成了一汪春水。

男人就喜欢这温柔。

可卿静静地坐着，她很平静，平静得心里没一点儿波澜。

她是不是很挂念那个狼孩林子？她是不是在想着他，想着他与那个千娇百媚的女人伞儿？

她坐着，懒懒地画蛾眉。

×

×

×

进来了一个男人。

这是一个会武功的男人。

可卿知道这些男人，他们会武功，不会温柔，人就很残忍。

这个人坐在可卿儿对面。

可卿要站起来，那人忙制止她：“忙，忙你的，我可以等，我可以坐在这里等。”

没有这样的男人，可卿知道，这个男人很不寻常。

她没让他久等。

等久的男人会象开瓶闲放的酒，一下子变得失了味道儿。

可卿画好了她自己。

青楼女人时常在把颜面直至衣饰直至脸上的表情都弄妥贴了，才去招呼客人。

可卿袅袅而行，走到男人面前。

她用手指捻着他的衣服，他的衣服很薄，冬日严寒之中，也不畏冷。

“你为什么不多穿些衣服？”

“穿不起。”

可卿一愣，这人口气很冲，象是满腔怒火。

可卿笑了，青楼女人的笑是水，可以熄灭一切火。

“你为什么不坐在火盆边，好好烤烤你自己？”

那人道：“烤了怕热。”

可卿一惊，暗暗称奇。

她细细打量这个人。

这人很有风度，虽然单衣很旧，但可以看得出缝制得极考究，是很熨贴地穿在身上的。他的手很稳，很有力。他的鼻准隆起，双目有神，象有极有功力的武林高手。

他眯缝起眼睛：“你的屋子为什么叫凝黛阁？”

可卿笑一笑，没作声。

这男人一笑道：“凝黛，这词儿不好，象告诉人，你要学西施皱眉似的。”

可卿心里一惊。

这男人不寻常。

“我是乞丐。”他告诉可卿。

可卿在青楼，自然见惯了三教九流各类人，江湖上的人也常来常往。但象这样的人物，还属少见。

他会是乞丐么？

男人道：“我真的是乞丐，我是北方丐帮三十八万众的总筐头儿，我叫牟熊。”

× × ×

可卿心里很是吃惊。

这就是那个拼命追杀林子的丐帮总筐头牟熊？就是他，拼命想杀死劈头老四与劈头老五么？

这是个心如蛇蝎的狠毒家伙。

牟熊定定地看着她：“我让你吃惊了，是不是？”

可卿不回答。

牟熊倒在床上，让可卿侍候他。

可卿是女人，是青楼女人，是一个文静如水的女人。她一声不吭，躺在牟熊身边。

做一个青楼女人，就要忍受许多苦楚，最苦的是面对着野兽时，你也得默默忍受。

牟熊冷笑道：“你看不上我？”

可卿不讲话。

牟熊道：“我可知道，你搂着那个狼崽子时心里可快活呢。你同劈头老四与劈头老

五在一时，心里也恣得很。为什么同我在一起，就哭丧着脸？”

牟熊一翻身，抓住了可卿的头发。

他的手很狠。

可卿颤抖着，但声音很平静：“畜生！放开我！”

没人骂过牟熊是畜牲。他是北方三十八万丐帮徒众的总筐头，别人对他敬犹不及，谁敢骂他？

牟熊心里燃起了怒火。

是个青楼女人骂他。

象是狼崽子林子骂，象是丐帮六劈头骂，也象是鱼漂儿骂。

牟熊大怒，把可卿抓起来，一甩，甩在地上。

可卿望着他，眼里闪着怒火。

她慢慢站起身来，去穿衣服。

× × ×

牟熊一把拽住她。

“骂啊，骂啊，为什么不骂了？”

可卿看着他，神情是十分不屑、鄙视。

牟熊道：“骂啊，你为什么不骂了？告诉你，北方武林中还没有人敢张口骂我是畜生的呢。”

可卿望定他，一字一字地骂道：“畜生！”

牟熊愣了。

他看着可卿，吃惊地看着这个女人。

可卿理她的头发，她不愿意她的头发凌乱。

牟熊愣了好一会儿，突然笑了，笑得很快活。

“你是个好女人，怪不得有人要你。”

可卿看都不看他。

× × ×

牟熊一把抓住可卿，把她拎在床上。

“那个狼崽子有一本剑谱，知不知道他放在那儿啦？”

可卿摇摇头。

牟熊一想也是，林子把那剑谱从丐帮分舵拿出来，一定会把它藏在一个秘处，怎么会带它来这青楼？“有人告诉我，那本剑谱在劈头老四和劈头老五手里，你见没见过？”

可卿摇摇头。

“你没听到他们谈起那本剑谱？”

可卿又摇摇头。

牟熊沉吟了一会儿，他知道可卿会什么也不知道，但她总该知道那个灰衣老人把劈头老四和老五带到哪里去了吧？

可卿又摇摇头。

牟熊冷笑，他的眼中有了杀气，他想杀人。

十年前他就想杀人了，他忍了十年了，十年时间太长了。

可卿看到了他眼中的杀气。

牟熊的眼光很冷漠：“你什么也不知，那你活着还有什么用呢？”

可卿不讲话，只是望着窗子。

她忽然想起了林子，她微微一笑。

想起林子就象想起了她的儿子一样，所以她这笑很温柔。

如果林子在，她什么也不用做，只要他躺着，含着她的乳头。牟熊道：“你不怕死？”

可卿根本就没听见他的话。

× × ×

牟熊想，无论是谁，一定会很怕死。即便是那些口里说他不怕死的江湖人，天天在刀口上舔血的江湖人，也会在死时心神一凛。可这个青楼女人竟对他的威胁不予理睬。

他最恨别人看不起他！

他最恨别人不看重他！

牟熊一吼，扑上去掐住可卿的脖子。

他拼命嘶吼：“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再笑我就掐死你！”可卿仍在笑，双目仍沉浸在沉思之中。

牟熊掐死了她，被掐死的可卿脸上仍有一个僵僵的笑。

第三章 恶人柔肠

又是那间密室。

还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女人披散着长发，正向男人凝眸而视，她用纤纤双手梳理着她的秀发，一下一下，很优雅。

男人在注视着她，身子和心都在注视。

× × ×

男人是牟熊，女人是三月羊。

× × ×

“你练会了‘百兽舞’？”

“对。”

“你还是没找到寂寞剑谱？”

“没有。”

“也许不该找它。江湖人都说，那本剑谱会给人带来不幸，象米离，象鱼漂儿。”

“我不信这些。”

“你信什么？”

“我相信你。还相信我一拿到寂寞剑谱，就会成为北方武林第一人，再以后就会成为天下武林第一人。我会超过米离，超过鱼漂儿。”

女人眼中也很有神采。

英雄梦，是不是一个最辉煌的梦？

女人说道：“他告诉我，那一本剑谱多半是在丐帮六劈头之手。”男人沉声道：“他们没六劈头了，只有两个人。”

女人沉默了半晌：“我没杀死他们，我让虎四插手，本来该杀死他们的，不想来了一个灰衣老人……”

牟熊道：“那人不是玉面狐狸陆灵生，就是白衣吴智，如果是他们，虎四也对付不了。”

女人看着他，好半天没说话。

“你想怎么办？决不能让他们参加丐帮的筐头儿孝衣令聚会。”牟熊冷冷一笑：“到时再想办法吧。”

他也没什么信心。

× × ×

女人在呢喃：“你何必要……要图称霸武林呢？你和我，走得远远的，离开这争吵、嘈杂的是非之地，岂不更好？”

男人冷然道：“你我走开？那你咩咩咩一叫时杀谁？还有谁畏惧你这一只媚人入骨的三月羊？还有谁知道我牟熊？我要让丐帮成为天下第一大帮派。”

女人只叹叹气，这叹气中，更多的是一种无奈。

密室之夜，更多的是疲惫与休憩。

没有多少温情缱绻，没有多少话语可谈，甚至没有多少心思去偎依呢喃，时间很少，更多的是因为在外边世界里已经奔波得十分劳累。

× × ×

女人为男人梳头。

男人的头发很长，很硬，是那种不屈的男人的头发。

这种男人，女人再温情，也绝无法用乌发与眼睛把他留在身边。女人为他扯下白发。

他的白发越来越多，天天为称霸武林而殚思竭虑，让他费去不少心神。

如果人没雄心，没有野心，这个世界是不是会少许多血腥，多许多宁馨？

女人很温柔，没一点媚气，没一点儿轻佻。

男人把头偎依在女人身上。

他觉得很累。

“你找不到劈头老四与劈头老五？”

牟熊点了点头。

他找不到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被那个灰衣老人带走了，从回眸楼里走出去，就没了踪影儿。

“你可以用你的小筐号令丐帮人都去找，一定会找得到的。”“来不及了，只有三天了，三天之内，去哪里寻找他们？恐怕他们也在等，等三天后露面，到那时杀他们会很难了。”

女人很担忧地看着他。

他前途未卜。

女人不知道他到时用什么方法去对付劈头老四与劈头老五，买通杀手去杀他们？

恐怕再好的杀手也胜不过那个灰衣老人。牟熊或者可以向他们栽赃，但那方法太拙，怕瞒不过北方丐帮一百零八双明亮的眼睛。

× × ×

女人慢慢说道：“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再去找虎四。”

牟熊看着她，没讲话。

虎四又有什么好办法？他能够找得到那个灰衣老人么？他能够同那个老人拼死一战么？他情愿为三月羊这个迷人的女人而死么？他同灰衣老人一战，恐怕没有几分胜算。

但牟熊不讲话。

他愿意，只是羞于讲出来。

女人看着他，轻轻叹气道：“他一定会去，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去。只要我向他流眼泪，向他哭诉，告诉他我一定要杀死那两个丐帮劈头。”

牟熊吐了一口浊气。

他转身欲走。

女人在叹气：“所有的男人都愿意为我而死，你什么也不愿意为我做。可我偏偏爱你，我喜欢为你而死。”

女人的话语很轻。

但男人都听得见。

他能够讲什么？什么也说不出，他甚至都没有回过头来。他不愿意回头，怕女人看见他的羞涩？还是他不敢回头，怕女人看见他的泪水？

他步子很坚定，一步一步走出去了。

第四章 虎不食人

三月羊很哀愁。

她穿一身孝素，长发披垂，懒懒地躺在床上。

她一动不动，甚至连茶饭都不愿意看上一看。

虎四很沮丧，他知道如何对付一个有武功的男人，却不知如何对付一个任性率意的女孩子。

他只是瞪圆了双眼，看着她。

女人的睫毛很长，一双眼睛欲语无休，慵懒的身子，紧皱的双眉，都呼唤着男人的爱怜。

虎四知道，她其实很柔弱。

她不得已时会杀人，但杀人之后会很久很久不舒服，甚至呕吐。她喜欢男人，喜欢向男人笑，但只对他一个人亲亲热热地叫四哥。

虎四很焦急，他盼着能看见她的笑靥，那让他可以忘却世上一切忧愁与血腥的笑靥。

× × ×

他问道：“你为什么不思茶饭？”

她无话，眼睛在讲话。

他叹了一口气：“我只是这么一回，没办成你的事，我杀不死那个灰衣老人。他不是玉面狐狸陆灵生就是白衣吴智。”

她低下了头：“我以为你什么都做得成。”

这是不是痴情女人的心愿？她们愿意自己喜欢的男人最能干，愿意让他们在万人的仰慕中生活，那时她们心中暗暗快活，因为这个男人属于她自己。

虎四道：“我觉得那老人讲得也对，既然那两个丐帮劈头没什么坏心思，我何必要

杀死他们？”

她流下了泪。

女人流不得眼泪，流泪的美人是泪美人。

虎四头一次见她这么伤心。

“你为什么要哭？为什么要哭？”

她哭得很伤心，只是啜泣，没有声音地哭泣。

虎四见不得女人的泪水。

她轻轻地伸出手来，这只手一伸向虎四，虎四就以为这是一块纯洁无瑕的手，总是战战兢兢地怕它突然在眼前消失。

这只手抚摸着虎四的手：“你害怕了，对不对？我想，你在那老人面前颤抖了，你怕了……”

虎四心中油然生出一点羞愧。他害怕了么？他是因为不是那灰衣老人的敌手就害怕了么？他当时转身走开，是因为他听那老人讲得有道理才走的么？那他为什么还要动手？他动手之后才走，显然是真的怕了。

原来女人不怕他失败，只怕他心性不坚。

他的心很难受，他有一个很好的女人。

女人的手可以抚摩平复男人的伤痕，也可以抚摩出男人的勇气。

“我怕了，我怕那个灰衣老人。但我可以告诉你，我并没用尽我的力气。”

女人的目光中有泪珠，楚楚动人。

“你可以打败他么？你能打败白衣吴智？你能打败玉面狐狸陆灵生？”

虎四想了想，点点头。

女人的眼睛在闪光：“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十二天下之中，羊算个什么呢？一只可怜的小羊就是了。连鼠、牛都算不了什么。如果你打败了那个灰衣

老人，你就是十二天下中的英雄了。”

虎四笑了。

他为什么不勉力一试？既然有一身惊人的功夫，为什么不同那个灰衣老人较量？他这会儿知道他浑身是劲儿，他愿意同那个灰衣老人一拼，不惜一死。

他真想冲出屋去，在雪地上奔跑疾驰，再呼啸几声，扬他虎威。

× × ×

“你是不是可以吃一点饭了？”

女人笑了：“我可以吃饭了么？我不吃饭，我要跟你去，去杀那两个人。”

虎四一笑道：“你不吃饱，还去杀什么人？你没等杀人，就会被人家宰了，宰得你咩咩咩叫。”

女人一笑，笑得他心魄摇荡：“只有你才能宰得我咩咩叫。”男人的眼里又烧起了火。

× × ×

劈头老四与老五住在一家客栈。

这家客栈叫个很普通的名字“福来”。

福来客栈不大，但也不小。

在后屋，有一间屋，住着劈头老四与老五。

他们天天夜里睡不着觉，一天天数日子，还剩下两天了，就要开丐帮一百零八家分舵的大聚会了。

他们要为大哥、二哥、三哥、六弟报仇。

他们到时要把牟熊杀人灭口的阴谋公之于众。

要同牟熊拼死一搏。

那时，丐帮一百零八家分舵头将各自做出抉择：是跟着牟熊作恶，还是把牟熊赶出丐帮，杀死他。

仍在等待。

他们等着急不可待。

但灰衣老人让他们等，等到丐帮聚会那一日。他答应劈头兄弟，到时他会同他们一起到场。

× × ×

今天，只有他们兄弟俩在客栈里。

灰衣老人一大早就派人去采买香烛、纸马，说是他师妹今日忌日，他要去坟上烧奠。

老人笑笑，并没让他们俩跟去。

老人讲他只要一个时辰便可以回来。

老人走了。

劈头老四同老五坐着，很无聊，就躺下，胸肋又有些隐隐作痛，虎四的拳头太可怕了，让他受伤很重，至今不愈。

老五突然一拍腿：“对了，对了，糊涂啊糊涂……”

老四一惊，怨道：“怎么啦？有什么大事，这样一惊一炸的？”老五道：“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老四想想，的确想不出。

老五神色肃然：“今天是咱们丐帮前任总筐头儿鱼漂儿前辈的忌日。”

× × ×

老四明白了。

灰衣老人是白衣吴智。

他说他去烧奠师妹，自然是去给鱼漂儿前辈上坟。

老四与老五都很难受。

突然觉得，他们活得很窝囊。

他们不是不怕死的劈头么？他们不是丐帮中的男人么？在鱼漂儿的忌日时，是不是应该去坟上烧奠烧奠，也显得她的家里人有年年洒扫之意。吴智虽然与鱼漂儿近，但他也不如丐帮近，她是丐帮中人。

劈头老四道：“我们去不去？”

劈头老五本想说他们有更重大的事儿要办，但他说不出。如果鱼漂儿前辈的忌日时辰，他们丐帮有人在坟前致祭时，连一个丐帮总舵的劈头也没看见，一定会认为他们全死了，或者他们真的都是十恶不赦。否则怎么会不来坟前致祭？

劈头老五道：“一定要去，要去。”

他们会在坟前碰上牟熊，也可能会碰上丐帮三十八万众的一百零八家分舵筐头儿，那样势必会当场口角起来。

老四道：“难道在总筐头的英灵面前，他也不承认他的罪过么？”

老五道：“那他就不救药了，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

劈头老四和老五都下了决心：走出福来客栈，到鱼漂儿的坟前去。

× × ×

鱼漂儿是名人。但名人也多，也寻常。

名人之死，极尽哀荣。但能在死后十几年仍受到许多人的瞻仰的，一定就是个不寻常的人了。

鱼漂儿如果英灵有知，一定会皱紧眉头。

因为现在她很不清静，她的坟前站满了人。

很多人只是匆匆站立在鱼漂儿坟前，他们或者受过她的恩惠，或者被她救过命，或者是仰慕她的风仪。

这些人站立在鱼漂儿的坟前，他们忘记了厮杀，忘记了他们的剑。

他们在嘶吼的风声中，回顾着鱼漂儿的风采。

×

×

×

牟熊忘不了这一天。

他和四十多位已经来到了凤凰城的丐帮分舵筐头们的鱼漂儿坟前致哀，致祭。

他把祭奠弄得很隆重。

他决忘不了要让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鱼漂儿的亲淑弟子。

牟熊致祭时，焚香磕头，告祝道：

“师父，师父，你的在天之灵不远，保佑丐帮平平安安，兴旺发达！”

他从前十年就每一年祝告这样几句话，丐帮的日子就这样过来了。

牟熊跪在雪地上，抬起头来，眼里闪着泪花儿：

“师父，你告诫弟子要与人为善，但这十年来，丐帮在江湖上也经了不少风雨，有人想欺负丐帮，让弟子怎么办？怎么办？”

周围随同牟熊致祭的几十个丐帮分舵筐头们都热泪盈眶。就是这个牟熊总筐头儿，带丐帮三十八万众渡过了十年的顺当日子。如今大敌当前了，丐帮势必要同仇敌一拼，看来牟熊总筐头想恪守鱼漂儿师父的遗嘱也不能了。

他们决心同仇敌忾，同十二天下和那些敢于向丐帮挑战的邪恶势力决一死战。

牟熊痛哭流涕：“师父，你当年教我‘百兽舞’与寂寞剑时，就告诫过我，‘百兽舞’如果任性而施，可能将人的残杀欲望引入魔障。寂寞剑如果施出，就会将整个丐帮拖入不幸的争夺漩涡。弟子牢记住你的教诲，十年不言剑，十年不逞艺。但现在敌手太强了，他们是十二天下，是横行天下的十二天下，还有啸林山庄，那个富甲天下的啸林山庄。我们如不动手，就会被人欺负，怎么办？”

×

×

×

冷风啸雪，在鱼漂儿的坟前飘舞。

牟熊悲恸已极，似乎忘记了寒冷。

有人在一边慢慢说了话：“看你这伤心样子，我以为你会记住鱼漂儿的嘱咐呢。”

牟熊慢慢抬起头来，他仇视的目光盯住了这个人。

他没见到过这个人，但他也见到过这个人。

他见到过的只是戴着面具的人。现在这人没戴面具，脸色清癯，象六十岁人，很俊俏的脸上有一双睿智的双眼。

这就是那个灰衣老人。

他也是牟熊在树林里截杀林子时遇到的那个戴面具的老人。

就是他，截走了丐帮劈头老四与劈头老五。

老人淡淡一笑道：“我之所以不戴面具，是因为我想用我的真面目对着故人。你总戴着面具，是因为你想欺瞒天下。”

牟熊在冷笑，一种不屑的冷笑。

老人转身对几十位丐帮分舵筐头们道：

“我是吴智，江湖上总叫我白衣吴智。鱼漂儿是我师妹。”

筐头们知道这老人不凡，见他卓然不群，飘飘洒洒的样子，知道一定是武林高手。猛丁听说他就是吴智，众人便议论纷纷。吴智很有名，声名甚至在鱼漂儿之上，他几次救过鱼漂儿的性命，是丐帮的救命恩人。

众筐头就有的想向吴智施礼，搭话。

牟熊突然讲话了：“你是白衣吴智，我就是大侠宋超了。”

众筐头儿一愣，看看吴智，又看看牟熊，不知如何是好。

细忖量也对，白衣吴智如果在世，就一定是近百岁之人，他怎么会是六十岁人的模样？而且白衣吴智一生好洁成癖，喜穿一件白色长衣。这位老人穿着一件的白衣吴智，我也就是假的大侠宋超。一个筐头儿愣冲冲地一问道：“你是白衣吴智，为什么却穿一件灰衣？”

问得很愣，但众人却都以为问得很有道理。

老人淡淡一笑，笑中有无限寂寞：“相识相知尽已去，只将白袍换缁衣”。

缁衣，是指那些出家人穿的深色衣服，黑衣服，吴智轻轻说出这一句话，说了他晚年孤独之苦，就无心一尘不染。或许就因为他晚年大澈大悟，就心不染尘而不在乎衣服的清洁了。

但众筐头儿也听出了他是将这“白衣吴智”的名头换掉了。

这在江湖上很该是一个忌讳。

人在名声，你没了那名声，叫人家怎么去认可你？

一位吴老筐头道：“我曾见过吴智吴大侠施展‘百兽舞’功夫，你如果是吴大侠，为什么不施展这‘百兽舞’的功夫给我开开眼界？”

吴智轻轻一叹道：“老筐头错了，‘百兽舞’功夫重在伤敌而不轻易施为。即便是对敌双方势同水火，也绝不可轻易施为。因为一施‘百兽舞’，双方必见伤亡。”

众筐头儿凛然，知道他所说不错，确为“百兽舞”的独特之处。

吴智道：“摆上来！”

就摆上了一坛美酒，两只酒杯。

吴智旁若无人，对着鱼漂儿的坟墓一揖，说道：“师妹，师妹，你说米离贪杯，喝得很快。你看看师兄，是不是也喝得很快？”

吴智将两只酒杯斟满，一眨眼工夫，两杯酒全倒在喉咙里。

除了牟熊，所有的人都没看清这两杯酒怎么倒进了他喉咙里去的。

吴智斟酒的速度也极快，没人看得清他的手法，两只酒杯又都是满满的了。

吴智举杯道：“师妹，师妹，人何必执着，何必执迷，千秋万岁之后，皆成一杯泥土，何必那么在意，那么真挚呢？”

吴智以一指弹杯，酒杯平平飘飞过去，在飘飞时倾斜，将一杯酒水浇奠在鱼漂儿坟

头，杯子却又旋飞回来，落入吴智之手。

众筐头儿们都知道，这是“呼风唤雨”暗器手法。这看似平平淡淡的一掷一收，非几十年功夫难以企及。

吴智道：“师妹，师妹，既已开饮，何不畅怀？”

吴智双手忙碌，一时间，一口喝干一只杯子，又落在地上斟酒，另一只手弹飞出去酒杯把酒浇奠在鱼漂儿坟头，又复回手收杯。再斟，再弹，两手如穿梭般，须臾一坛酒已喝尽奠尽。

吴智面色微红，空坛犹闻酒香。

牟熊知道，这是一坛四十年陈的女儿红。

× × ×

吴智又一挥手：“来琴！”

就有人在坟前放上一张小小的琴案，琴案上放一张琴。奇的是这张琴同牟熊在鱼漂儿卧室墙内挖出的那一张琴一模一式，恰如同一张琴。

吴智坐下，轻轻抚动琴弦，人似漫入无限深思之中。

苦头儿，冤头儿，还有憨头儿就想向吴智凑近。

牟熊摇了摇头，他决不能乘人抚琴时动手，他还想要一百零八家分舵筐头儿听他差遣。

吴智是不是太大意了，他竟然微微闭目，似在聆听冬日风吼中的肃杀之声。

吴智道：“师妹，师妹，一入丐帮，便为负累，一生一世，不曾欢颜，我现在也来弹上一曲《将进酒》，为你佐酒如何？”

吴智便弹起了《将进酒》。

倒有大多数人知道鱼漂儿雅好操琴，好弹这一曲《将进酒》。听说鱼漂儿能把人弹得如醉如痴，人人泣下。这一首悲壮慷慨之歌在鱼漂儿手中变成了一曲缠绵悱恻，凄伤

动人的曲调。

是不是她太伤怀了，才有这悲凄之声？是不是诗圣李白本就是发悲凄之声，却一直被人们慷慨悲壮地唱着？

吴智的手指很巧，拨、挑、弹、揉，无一指法不曲尽其妙，一曲长歌便在坟头前缭绕，飞散。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为青丝暮成雪。”

.....

凄伤已绝，哀恻已绝。

众筐头儿都一一消褪了英雄志气，在心中哀叹，何苦为一口气为一点名声而苦苦搏杀不已，他们不知不觉就悄悄浸沉入那琴声的曲调里。

牟熊的心突然跳快了几下。

他明白，这是白衣吴智在向他挑战。

白衣吴智借琴音发力，在向牟熊较量内力。

牟熊突然张口而啸，啸声因要抵抗琴音而没了平日的恢宏、雄浑，变得有些凄伤、尖厉。

琴音突然转成高亢，把牟熊逼向更高曲调。

牟熊只好噤声。

他脸色变白，人轻轻跌坐在雪地上。

好半天，他只能运功抗琴音，全无心管顾其他。

究竟谁更强些？

× × ×

劈头老四和劈头老五向山里走。

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去祭奠鱼漂儿。

一走出福来客栈，冷风徐徐吹来，人望着漫天的雪，就心头一爽。

他们突然觉得，客栈里呆得太久了。

他们其实可以不必呆这么久。

他们可以找上一百零八家分舵的筐头们，一一讲说牟熊的恶行。

他们应该尽早同牟熊交手，拼死而战。

他们的脚步很快。

这时，他们看见了一个人。

这个人静静地站在雪地里。

他的头很大，手也很大。

× × ×

虎四冷冷问道：“为什么这么匆忙？”

劈头老四一见到虎四，脸就变了色，但他仍强颜一笑：“想不到虎也在冬天乱跑。”

虎四冷冷道：“虎无食人意。”

劈头老五道：“虎有伤人心。”

劈头老五拦住了老四，他慢慢走向虎四。

虎四的神情很是犹豫，象一只吃得太饱的猛虎，看见了食物时竟十分餐足，只是瞅着，玩着，戏弄着，没有一丁点儿食欲。

虎四盯着两人：“我要杀了你们！”

劈头老四冷冷道：“这没什么稀奇。不过你想杀死两个丐帮劈头，总得费那么一点儿劲儿。”

虎四走了上来。

他的手渐渐成了拳。

他要用虎拳杀人。

× × ×

劈头老四和老五递眼色。

他想让老五赶紧走，过了这一段路，就可以看见鱼漂儿的坟了。劈头老五明白老四的心思，但他不动，他决不想独自逃生。如果他临阵脱逃，他还会是丐帮的劈头么？

两人心竟相通，准备拼死一搏。

× × ×

虎四突然问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你们俩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劈头老四觉得可笑，又十分恼怒。谁不知道十二天下横行天下，不干好事？偏偏可笑的是虎四临杀人之前竟然会假惺惺地问上一句你们是好还是坏人。

这简直是污辱他们。

老四和老五一声啸吼，两个人一齐飞向虎四。

他们知道虎四的功夫，他们也知道这一击可能不会得手。但他们必须全力一击，抢先出手，否则虎四一出拳，他们就更没有机会了。

老四双手直抓向虎四的面门，老五的双腿踢向虎四的命穴，他们很快。

但虎四的拳头动了一动。

在老四的双手刚刚抓到眼前时，他听到了自己胸骨咔咔的碎裂声，他看见了从嘴里喷吐出来的鲜血，看见了虎四的拳头，看见那拳头一出，打在老五的腿上，看见了老五的小腿奇怪地折回来了，从膝盖处一直折回向大腿。

老四站在雪地上，双眼怒视着虎四：“你的拳好……好……”老四一口口吐着血，把眼前的雪地喷吐成一滩红色，才慢慢倒下了。

× × ×

虎四看着劈头老五。

劈头老五很疼，头上冒着热汗。

但他是丐帮劈头，就没一点畏惧。

劈头老五咧嘴一笑道：“你很有本事，能把人的腿打成这一个样儿，我当了十几年丐帮劈头，想过几十回几百回怎样杀死自己，但可从来没想到会把腿打成这样儿。”

虎四一脸迷惘。

他很佩服劈头老四与劈头老五。

他们是硬汉子，他们可能是好人。但如果他们是好人，牟熊就不会是好人了，牟熊如果不是好人，那她……

虎四摇头，骂自己是笨蛋。她怎么会不是好人？她那样儿让人爱怜，怎么会不是好人？

他一点都不想杀死劈头老五。

但他必须杀死他，不杀死劈头老五，那个可爱的女人会不快活。虎四做什么事，都该为了让那个女人快活。

× × ×

虎四对劈头老五道：“我只好杀了你！”

劈头老五脸胀得通红，他突然哈哈大笑道：“好笑，好笑，真是好笑得很哪。我只杀了你，我只好杀了你！什么王八蛋话，你要杀就杀，还罗嗦什么？”

虎四一闭眼，双拳一齐递出。

× × ×

鱼漂儿的坟前，人都浸入了深思之中。

一曲《将进酒》竟有这么大的力量，让上百人都静静地聆听这曲歌的悲怆。

人人都满脸迷惘，人人都在想他自己经历过的事儿，伤情事儿人人有，只有缘因各不同。这一曲歌一唱，竟让上百人沉迷。

牟熊的额头上冒汗了。

他有些懊悔了，他不该婆婆妈妈的，做大事者不拘小节，蕴大海者不择溪流，他刚才为什么要止住苦头儿、冤头儿和憨头儿三人？合他们三人之力，即或不把吴智杀死，也可以在他执琴入定时一举击伤他。那样，岂不是就没了现在这凶险么？

从琴音中传来的内力越来越强，看来吴智也不小觑他，把琴音中的全部肃杀之气都攻向他。

牟熊不知道他还能支撑多久。

× × ×

吴智脸色很平静。

他把全部内力都用在手指上，从指尖流泻出来的琴音尤如千军万马，汹涌而出。

他要好好杀一杀牟熊的锐气，至少要伤他的内力，让他稍稍收敛，少做些恶事。

他虽然在操琴，但周围琴音之外的一点点声音都听得极清，在操琴时，他的内力可发挥至极致，他的耳力亦可发挥至极致。

他听到了一声呼啸。

这是拼命的一吼，如果他听得不错，这呼啸声来自山坡后面的某处，他听这呼啸之声耳熟。

会不会是劈头老四和劈头老五？

他猛然起身，弃琴而去，人逸如烟。

第五章 有口难说

熊不知吴智为什么会放过这一次机会。

他看见吴智急驰而去的身影。

他知道或许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牟熊定下心来，暗暗为自己庆幸，就招呼众筐头儿，一起向吴智去的方向远远跟去。

牟熊不想追上吴智，他知道追上吴智，也未必可以讨得好去。他只想跟着吴智，看他为什么在刚刚要得手之时竟匆匆离去。

一行几十人慢慢跟在牟熊身后。

吴智的身法极快。

他转眼间来到了山坡边。

山坡边没有人。

地上有两具尸体。

吴智看到那个仰天躺着的是劈头老四，心知要糟，他去探探老四的鼻息，人已经死去多时。吴智心里一惊，那一个死人该不会是劈头老五吧？他急忙过去翻看另外一具尸体。

果然是劈头老五。

他们两人为什么出来，而且直奔这儿而来？是他们想起了丐帮前任总筐头鱼漂儿的忌日了么？他们是急着想见到丐帮之人了么？他们既然那么着急，早晨为什么不同他一起出来？他们为什么匆匆起来？是谁杀死了他们？当然又是牟熊的花招，他知道丐帮劈头们发出了孝衣令，情形不妙，就一定要害死丐帮劈头？

吴智后悔，他百密一疏，今日早晨未向丐帮劈头老五两人言明，他不带他们来鱼漂儿坟前的缘由。他不想鱼漂儿坟前喋血，不想让鱼漂儿坟前染上血腥。

但他这一疏忽，劈头老四和劈头老五却死了。

吴智低头看着，看到了劈头老五头上的伤口，头颅上破开了三个洞，正在汨汨流血。这是虎爪的一招“当阳断魂”。

吴智想起了在回眸楼见到的那个大头又大手的汉子，那汉子叫虎四，是十二天下中

的虎四。

吴智气愤已极，不禁仰天长啸。

这啸声极为悲呛。

牟熊来了，他身后缕缕行行跟着几十个丐帮分舵的筐头们。

他们惊呆了。

吴智慢慢起了身。

他已无话可说。

× × ×

牟熊的心咚咚跳。

他赢了，他赢了吴智，吴智无声无语，已经输了。

牟熊在心里在笑，脸色却变得极难看。

他冲上去，搂抱住劈头老四的尸体：“兄弟，兄弟，四弟，是谁杀了你？是谁杀了你？你说啊，你说啊？”

他慢慢放下了老四的尸体。

他又看着老五，看着看着，牟熊的泪水就流下来了。

× × ×

牟熊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他热泪滚滚而流。

所有的丐帮分舵筐头们都跪在雪地上。

牟熊慢慢长吟道：

“杀我劈头，丐帮世仇！”

所有的丐帮分舵筐头们都一齐念诵道：“杀我劈头，丐帮世仇！”这声音发自几十个喉咙，震天动地。

×

×

×

丐帮劈头，自然是帮中硬汉之中的硬汉。北派丐帮与南派丐帮有极大的不同，在讨乞时，先用“庆口”上去向财主说好话，过年话说上一大箩筐。如果财主答允给粮钱便罢，不给便由“脏口”上去骂他。骂财主自然不是一般骂，用得着的是敲、打、刺、说、讽，比兴赋的手法无一不用得极娴熟，把这财主的祖宗八代全骂个够。如果这时财主还不肯给出粮米银子的话，就由“靠死扇的”上去，靠在财主家门板儿边，一口一句哀声，颤颤巍巍的声音直叫到你心尖子上：“大爷，行行好吧？老爷，可怜可怜穷人吧。”这一类哀求话说上一遍又一遍，“靠死扇的”多是吹一阵风就可以倒下的女人，瘦得象麻秆的女人。如果这一阵子哀恳也不能让财主动心，就由丐帮劈头上场。丐帮劈头是由帮中人众硬汉之中选出的硬汉，平日受丐帮帮众的百般呵护，为的就是这一天。劈头上场，就强问：“你给不给银子？”财主不应，劈头就用刀，用砖把自己刺得头破血流，砸得血肉模糊，直至最后如果财主仍不给钱粮，就把自己杀死。

劈头如死，众丐就不再向这家财主讨要，不再向这家财主讲一句话，只是跪倒一地，为劈头送行，然后众口一声：“杀我劈头，丐帮世仇！”从此，丐帮人人与你为敌，你的日子会越来越不好过。一旦丐帮人向劈头的尸体发誓，那他们一定会千方百计为劈头报仇。

劈头是丐帮的灵魂。

牟熊起身拭泪。

吴智冷冷一笑，起身要走。

牟熊一声断喝：“站住！”

吴智的身形一飘，人便站住。

吴智道：“牟熊，这一下你可如愿了。”

牟熊冷笑一声，不再作答，只是冷冷地盯住吴智。

牟熊道：“如果我看得不错的话，我兄弟的头上是被人用虎爪一招‘当阳断魂’抓死的。对不对？”

众人暗暗吃惊，有的人又细心一看，明白牟熊所料不差。

牟熊道：“虎抓虽猛，但也不是什么绝技，可能在五弟头上这么一抓，疾快如此，让他防也不能防，这就可是大本事了，吴智长辈，你说对不对？”

吴智淡然一笑：“对，对极了。”

牟熊道：“这么一抓，我可能会抓得出，因为我擅一门绝技‘百兽舞’，吴大侠，你也能够抓得出，因为你也擅长这一门绝技，是不是？”

吴智点头一叹道：“不错。”

牟熊冷然道：“既然如此，你看这一抓是你所为的呢？还是我干的？”

众筐头儿皆一惊，知道牟熊这一问问得好，问得尖刻，问得吴智无法闪躲。

众筐头们也都怀疑吴智，他们知道这一次传下孝衣令，是北方丐帮上百年来的大事，因为丐帮百年来并未传过一次孝衣令。有历代帮主总筐头儿在，孝衣令实属不必。丐帮劈头如死，其子女也不必行施孝衣令，天下乞丐皆敬重劈头，劈头为他们而死，他们怎么会慢待他们的子孙？所以孝衣令虽有，但百年未行，实在形同虚设。

但这一次竟然急急发出了孝衣令，而且孝衣令发至北方丐帮一百零八家分舵。

这一次实在是非同小可。

丐帮总舵的劈头们又在孝衣令上滴了三滴血，就告诉筐头们，劈头无辜流血，或死或重伤三人。

这让分舵筐头们大惊。

他们急急赶来赴难。

没想到，在他们眼前，又死了丐帮总舵的两个劈头。

筐头们怒火满腔。

他们有的掏出兵器，有的握拳以向，几十个人团团围起吴智。

× × ×

吴智对这些被怒火烧沸了血的筐头们讲什么？

他能告诉他们什么话？

何况面前还有一个必欲置他于死地的牟熊？

吴智道：“牟熊，是你杀死了劈头们，因为劈头们一死，孝衣令所要讲的话都无法说了，因为劈头们想告诉筐头们，他们要清除出丐帮的人是你。”

众筐头们一愣，觉得这话很奇异，但也让人信疑参半。如果不是为了总筐头，就由总筐头儿下那个小筐令就是了，何必要行孝衣令？

牟熊哈哈一笑道：“吴智，你既然是前辈大侠，我一定要敬你几分，可现在躺着的是四弟五弟的尸体，他们尸骨未寒，你便说是我杀死了他们，这话又有谁信？”

众筐头们也暗自点头，现在有两位总舵劈头的尸体在，吴智说什么也难脱干系。

吴智道：“我会‘百兽舞’不假，但百兽舞并不只有虎爪虎拳。”吴智的言外之意别人也听不大懂。吴智这话是说，“百兽舞”既为百兽之绝技，就可以用各种手法，何必在这两个人身上都施用同一种手段？

众筐头们都不大熟谙“百兽舞”绝技，所以凝神看着牟熊，等他讲话。

牟熊冷冷一笑，慢慢说道：“谁都知道，‘百兽舞’乃是一种武林绝技，学兽也似兽，一举手一投足莫不同兽姿势相同，凡一出手，手脚为四种兽形，手用实则用手，腿踢实则用腿，你一出手，手掌击实在四弟胸前，所以你就发出一声虎吼，这一掌击得狠些，让四弟一命归阴。你又用‘百兽舞’去对付五弟，这一次你手用的是虎爪，腿可能用鹤蹬，也可能用鹿奔，偏偏又是虎爪得势，你就又发出一声虎啸，杀死五弟。这事儿是明摆着的。有什么可说的？你杀死五弟时，一定也作了一声虎啸，我也听得见，大家也听得见，你还有什么话说？”

×

×

×

吴智见众筐头神色，知道他们都已经信服牟熊的话了，认定杀死劈头老四与劈头老五的凶手一定是吴智。

别人怎么会一出手就杀死劈头老四与老五，凭他们的本事，若非遇上吴智这样的身手，岂能一战即杀？

吴智想说出牟熊的诡计来，说出他杀人夺图谱的野心，但他只是叹口气，一句话也讲不出。

既然无人相信，又何必讲出来呢？

牟熊心里大喜过望。好个三月羊，做下了这一妙计，饶是足智多谋的白衣吴智，也无话可说。

牟熊道：“吴大侠自称是师父的师兄，我该尊称一声师伯了，我原听说师伯行为怪诞，半信半疑，但见了师伯杀死四弟五弟的手段，才知师伯身手果然了得。虽然师伯是我丐帮恩人，但也不能恃恩行恶，杀死丐帮劈头。师伯也北方丐帮交好多年，难道不知北方丐帮的帮规么？杀我劈头，世代为仇！过错，恐怕也有兄弟们不肯轻易答应。”

牟熊的话刚刚说完，苦头儿便道：“为什么要放过他，就是鱼漂儿前辈活着，也决不会轻易放过杀死我丐帮劈头的人。”

众筐头们齐声喊道：“杀我劈头，世代同仇！”

吴智淡然一笑。

他没想到，没想到他会陷入牟熊的诡计之中。他不愿意与帮人动手，不愿与丐帮人冲突，鱼漂儿虽已过世，但丐帮毕竟是鱼漂儿的丐帮，他怎么能对这些人动手？

但他要不动手，今天一定会被杀死在这里。

×

×

×

牟熊远远地盯着吴智。

他一定要杀死吴智。如果他想称霸北方武林，吴智将是一大障碍。

要杀死吴智，现在正是机会。

杀死了吴智，可以挑起丐帮人对江湖上武林人物的仇视，带他们去同江湖上各大门派争雄。

牟熊惧怕吴智，不管怎么说，吴智总算是他的师伯，而且更让他心中长以为忧的，是吴智也擅长“百兽舞”。

吴智习练“百兽舞”功夫多年，功夫一定极为精湛。

牟熊轻轻叹了口气。

这声叹气苦头儿听见了，冤头儿听见了，还有憨头儿也听见了。

三人一齐扑向吴智。

三人一齐向吴智痛下杀手。

四十几个人围攻吴智。

× × ×

牟熊不动。

他不动，因为他与吴智有渊源，吴智是他的师伯，他当然不便与吴智动手。

他也不想与吴智动手，他也不用同吴智动手。

苦头儿向前一冲，遥遥向吴智点指。他与冤头儿、憨头儿三人都知道吴智的厉害，所以他们只是遥遥向他出击，并不十分靠近，甚至连冤头儿的小擒拿手也是远远地虚作声势，一点也不敢向吴智靠近。

四十几家筐头可没苦头儿三人这心思。

他们很想一试身手。

一则他们是丐帮分舵筐头，都是一方独霸的武林豪杰，平时便不大将人看在眼里，二则这一次又是憋足了劲头来的，一来便碰上吴智杀了劈头老四与老五，他们心里充满

怒火，三则他们要在总筐头牟熊面前露上一手，他们也确实都有一手，不然他们怎么会带领一方乞丐吃百家，维持上十年八年而不失名声？

吴智很难应付。

他的身形很快，但走不出这四十个人的围圈。

四十个人都想杀死他。

一个使尖枪的筐头一吼道：“苦头儿你们稍退，让我来对付他！”另外一个筐头性子更急，长拳一式接一式递出，边打边吼：“还客气什么，打死他就算了！”

几十个人围住吴智，一心要把他打死。

吴智现在想讲话也讲不出。

他已没有时机再讲话。

他也没法儿杀人。

这些人都是丐帮的分舵筐头儿，每一个在江湖上都小有名声，都有一身功夫。

他如果杀死一个分舵筐头，他这一生就真的成了丐帮人的世仇，那时他更无法对别人讲得清牟熊的凶狠计谋了。但他不能不动手，只是在众人攻击之下闪躲腾挪，时间一久，内力不继，他便真的有生命之忧。

牟熊在心中暗笑，他看得出吴智的心思，吴智不敢下手杀人伤人，这样拖下去，吴智必死无疑。

苦头儿高喝道：“杀我劈头，世代同仇！”

众筐头齐声吼喝，冲向吴智。

刀枪拳脚一齐扑向吴智。

他为什么不用“百兽舞”功夫？他为什么不杀伤丐帮中人？他如果不动手伤人，今天能杀出重围么？能活下去么？

× × ×

鱼漂儿坟前，有人在烧香烛、纸马。

这是三个小僮儿，随吴智前来为鱼漂儿祭奠的小僮儿。

他们知道吴智的性情。

他们放心吴智前去任何地方，如果他想去哪儿，就一定会去得成。白衣吴智，天下无阻。

这时，坟前来了两个和尚。

这是两个风尘仆仆的和尚。

两个和尚脚步全无声音，踏雪无痕，轻轻飘向鱼漂儿坟前。

两个和尚向坟施了一礼。

他们不能不先向鱼漂儿施礼，因为他们敬重鱼漂儿。

他们看着坟前。

这儿的雪地已经被烧成了百孔千疮，丢弃了许多杂物，敬奠死者，只有须臾的尊敬，之后便是冷冷的抛弃。

三个僮儿对这两个和尚不理不睬。

他们为什么要理睬这和尚？踏雪无痕？他们的主人吴智不光踏雪无痕，更有许许多多为人不及的本事。

这两个和尚便是入女人谷寻找陆灵生的枯木大师和荣木大师。

× × ×

枯木看看地上的酒坛、酒杯，又飞绕在坟前看了一圈，他看见雪上那点点洒洒的酒痕，回头向荣木道：“他已经来过这里了。”

枯木知吴智为性情中人，祭奠不类别人，一定会边饮边奠，歌以佐酒的。因为这样做鱼漂儿喜欢。

荣木也点头道：“这张琴也在，好象吴施主刚刚也曾在这坟前奏过曲子。”

三个僮儿烧完了纸马香烛，起身收拾琴案欲走。

枯木打揖道：“小施主，请问吴智吴大侠在哪里？”

三个僮儿对这两个和尚并无好意，但见枯木大师谦恭有礼，就道：“师父刚刚去追人，向那边山坡去了，现在怕正在同人打架呢。”枯木大师和荣木大师一惊。

恰在此时，他们听到了吴智的一声啸吼。

这是一声龙吟，是欲出渊潭的响亮一吟。

枯木大师与荣木大师心知不妙，若无紧急之情，吴智这样功力高深之人不会动怒，他既动怒，就一定是遇上了棘手之事。

枯木、荣木身子一纵，人如轻烟，足不履雪，向啸吼之处奔去。

第十三卷

第一章 血腥逼人

吴智正在苦斗。

他闪躲了很久时间。

但他防不了四十几个人的身手齐施。

他的肩上着了一铲，这一铲让他肩上血流不止。

吴智冷冷吼道：“我要动手了，你们再如此执迷，别怪我会伤了你们。”

一个丐帮筐头道：“你这不算动手么？何必假惺惺做好人，你这人从来就不是什么好人，娶了咱丐帮的死对头蓝苗做老婆，你这人对丐帮向来没什么好心！”

众筐头拼命去搏杀吴智。

×

×

×

吴智身子一纵，站在几个筐头面前。

决不能让这些丐帮人把他杀死。

吴智禁不住仰天悲啸。

这一声啸竟达数里，在雪地上，在山坡间回荡。

吴智双手齐出，身子一飞，他施出了“百兽舞”。

这是北方武林的一门绝技。

他左手用狸拳，右手出狐爪，右腿踢犴蹄，左腿扫虎尾，这一招四式，为四种异兽身手，变异诡秘，让众筐头为之气夺。

“杀！”

吴智冲天一怒，声作虎吼。

左腿扫中一个筐头，那筐头身子向外一扑，直落在身后一个筐头剑上，剑刺透胸，马上气绝身死。

众筐头见死了人，马上停手了。

× × ×

熊慢慢走了过来。

他看着这个死去的筐头儿。

这是长城分舵筐头郅义。

长腿郅义，死于吴智“百兽舞”的虎腿一扫上。

牟熊冷冷道：“吴师伯，如果我记得不错，你的妻子蓝苗当年就曾经用一条铁线蛇咬死我们丐帮大江分舵四位高手，挑了我们丐帮大江分舵？”

吴智道：“那事儿已经是几十年前了。”

牟熊一叹道：“那倒也是，那可是陈谷子烂芝麻了，很少能让人想起。但丐帮之人，一向讲究恩怨分明，如今陈帐未清，新帐又起，你可就莫要怪我们纠缠不清了。”

牟熊站起来，向鱼漂儿坟头方向一揖道：“师父，莫怪徒弟不听师父教诲，人家欺负到咱们丐帮人头上，咱们决不能等死。师父，就是你在，也决不会那做。”

牟熊走了上去，他要与吴智一战。

他猝然出手，用的是大摔碑手加绵掌功夫。

× × ×

苦头儿、冤头儿、憨头儿三个人在牟熊身后，伺机出手。

四十个人死了一个，更有人想杀吴智了。

那个持剑的筐头一声吼叫，象疯子一样冲向吴智，飞身而进，气都不喘，一连刺上二十四剑。

他根本不顾自己，一味要与吴智同归于尽。

吴智只好手搭剑刃，用内力一震，把他的宝剑震飞。

他的身子象纸鸢一样飞落在雪地上。

他扑倒在地。

这是个性如烈火的汉子，他起身抓剑，吼一声：“郅义兄弟，我来了！”

他一横剑，自刎而死。

又死了一个丐帮分舵筐头。

× × ×

牟熊一吼，冲向吴智。

苦头儿喊道：“上！”

四十多人一齐冲向吴智。

他们死了两个兄弟，丐帮筐头死了，一定要吴智抵命。

他们一齐出手，向吴智动手。

吴智眼看要伤在这阵子拳脚刀枪之下。

眼前突然一花。

刀枪收住了，拳脚生生停在了半空。

面前多了两个人。

这是两个和尚，两个老和尚。

这两个老和尚很怪异。严寒冬日，一人身穿一件单薄长衣，都静静立在雪地里。一个人在吴智身前，一个人在吴智身后，两个人一齐向众人施礼：“阿弥陀佛！”

这两个从天而降的和尚是谁？

× × ×

苦头儿问道：“你们是谁？”

枯木合什不语。

荣木微微含笑，亦不语。

牟熊道：“少林寺觉圆、觉悟？”

枯木、荣木不语。

牟熊道：“南莆田的方证、方觉？”

枯木、荣木还是合什无话。

牟熊道：“原来是‘一岁一枯荣’中的枯木、荣木大师。”

枯木、荣木低声道：“正是老衲。”

× × ×

牟熊心中恼怒。

他差不多已经能杀死吴智了。

只要四十人齐心戮力，只要吴智不走出重围，今日必死无疑。可又冲出来这枯木、荣木两位老和尚，这就让他感到棘手了。他宁可对付南少林的方证、方觉，少林寺的觉圆、觉悟，也不愿同这“一岁一枯荣”打交道。

他知道枯木大师的“枯木禅功”、荣木大师的“荣木禅功”很是厉害，有当世奇功之称。

牟熊还是决定向二人笑，因为他知道，笑总比杀气腾腾更能引人好感。

“不知二位大师为何来阻丐帮行事？”

枯木不理他，荣木大师突然问：“白衣吴智？”

吴智一笑道：“白衣吴智。”

荣木又道：“为何换了灰衣？不白不灰，哪来颜色？”

吴智道：“无白无灰，心无尘垢。”

枯木道：“心无尘垢，方能无白无灰。光是无白无灰，怎能心无尘垢。”

吴智道：“心无尘垢，便不知是白是灰。”

荣木微微一笑，便不再讲话。

枯木道：“果然是吴智。”

× × ×

吴智一笑道：“二位大师还是走远些好，否则便要有无妄之灾了。”

枯木一笑道：“一岁一枯荣，是不是无妄之灾？”

荣木竟然微微一笑，不置可否。

枯木大师道：“牟熊，你这人比鱼漂儿可差得太多，竟然总想在江湖上惹些是非，你劫杀白衣吴智，已然违悖了鱼漂儿所要维系的丐帮本意，何况你又曾经抢掠过啸林银庄，杀死过许笠翁，这些都是你想称霸武林的野心所致。可你要劫杀白衣吴智，碰上我们可就不妙了，我与荣木师兄想请白衣吴智去谈谈禅，想牟熊总筐头不至于扫兴吧？”

牟熊冷冷道：“难道有人能杀了丐帮劈头，在四十家丐帮筐头眼前大摇大摆走开么？”

众筐头不动，他们不能放吴智走开，他们不惜流血，要杀死吴智。

牟熊指着地上的尸体道：“二位大师请看，他不光杀了丐帮的劈头老四与老五，刚刚一出手又杀了长江分舵的郅义兄弟，又逼死了这位郝兄弟，他还想从这里走开么？”

荣木道：“我与枯木只想与吴智谈禅，等我们谈过了之后，你们再找他不迟。”

牟熊决不肯让他们把吴智带走。

× × ×

吴智突然一笑道：“何必走开？在这里也一样可以谈禅。”

枯木一愣，荣木一笑。

他们理解吴智之困厄，他们知道这困厄难解。吴智不想让他们插手这件事，所以情愿与他们话禅而后，使他们退走，不再涉足此事。

荣木道：“果然是吴智。”

三人便在四十人的围攻之中，坐在雪地之上。

三个人竟然在寒雪之上，杀气之中谈禅。

枯木道：“啸林山庄有林，林子夜啸白不啸。”

吴智略略思忖，便道：“树林有风，风欲静而树不止。”

荣木一笑，道：“啸林山庄白不啸，何言啸林？”

吴智道：“白不啸无风，夜不止无雨。”

这三人的机锋甚健，三五言语，便言及啸林山庄卷入江湖争竞的由来。

但枯木与荣木绝不为此而来。

荣木道：“秋华无实，皆因无果。”

吴智一愣，随即醒悟，便道：“秋果已结，荫蔽于花。”

枯木与荣木皆一震。

这么说，要找的真就是这个白衣吴智？林子所言非虚，吴智果然就是那个树林中的老人，他果然把啸林山庄中林重林老爷子的小公子林乐儿带走了。

×

×

×

吴智突然一笑道：“二位高僧可以随这围外的三位僮儿走，让僮儿带你们去找人。”

枯木一揖道：“多谢。”

荣木不言，亦作一揖。

三位僮儿比枯木荣木晚到一步，只是站在围外静观吴智与众人厮杀。

他们知道杀不入阵中，就不动，静以待变。

枯木荣木要走出阵来。

三位僮儿忽然叫道：“且慢！”

枯木点点头。

那僮儿忽然道：“可我死了，死人不会带你去，对不对？”

一柄短剑插在他胸上。

这位僮儿果然倒地而死。

另一位僮儿眼中含泪，脸上竟嘻然而笑：“除了师父，只有我们三个小僮儿知道，是不是？可我也死了！”

这僮儿用力咬牙，自断心脉而死。

吴智一吼道：“金童，你……”

他流泪不止。吴智想冲出众围，但四十人怒目相向，他无法冲出来。

最后一个僮儿也笑：“二位大师，你们只好带师父去找那孩子了，不然没人可以去那里。”

这僮儿也慢慢倒了下去。

他服了毒。

×

×

×

吴智能讲什么？

他深知三个僮儿，三个僮儿也深知他。他已大澈大悟，如果没有僮儿之死，他会很淡然面对牟熊，死生无惧。但三个僮儿一死，便让他有了敌忾之心，让他有必生之意。他受林子之托，带着那一个孩子，他无法死去。

何况三个僮儿又死于无辜，让他心中震怒。

枯木道：“吴施主如今想怎样？”

吴智仰天长啸，内力充沛，极为悲愤。

他要杀人，他要杀牟熊的人，让他们以血还血。

× × ×

枯木与荣木突然双双向吴智出掌。

两个人向吴智施出“枯木禅功”与“荣木禅功”。

双方中间突然筑成一道围墙也似的气浪。

吴智想冲出去，但力所不能，他能敌得其中一股劲道，但他敌不过枯木、荣木的“一岁一枯荣”禅功。

× × ×

枯木大师道：“生生不息，原是自生自灭。”

这是讲他的“枯木禅功”的口诀，讲述他这“枯木禅功”已然是看淡了万物之衰亡，看透了人之终将老死病亡，自为视人生一切不以为怪。吴智心中一震。他虽然比枯木年长，但不能象枯木一样旷达识变。

荣木大师道：“万象繁簇，原本是纸里看花。”

这是讲他的“荣木禅功”的口诀，讲述他的“荣木禅功”已然是看透了万物之兴盛，看透了这热闹闹，花团锦簇的世界不过是一场过眼烟云，没什么可让人留连之处，自然视一切兴盛权力欢乐为粪土。吴智心中突然顿悟。

他明白了一个道理。

他本来在运用内力抵住枯木大师在身前发来的阵阵内力，用另一部分内力去抵敌荣木大师从身后发来的内力。这虽然能使他一时不被击倒，但也颇为吃力。

吴智在心中暗忖，如果以他的充沛内力还不能足以抵御得住这二人的内力合击，天下便可能很少有人能击败枯木荣木的“一岁一枯荣”禅功合击之力。

但枯木大师与荣木大师两人一用力袭他，吴智便心中暗暗一惊，知道他对这袭击也不能抵敌得住。

他正觉得十分艰难时，被枯木和荣木的话所唤醒。

他既无衰无荣，既无生无死，既无喜无忧，既无欲无求，又何必要抵御这“一岁一枯荣”？

吴智便一笑做出抉择。

他的内力一收而无，不再向外发出一丝一毫内力；只用全部内力护住他自己的心脉。

这时，枯木大师与荣木大师的内力便一袭而进入他的体内。

如果他想得不对，他便会在这两股强大内力一摧而毙，死于当场。

× × ×

枯木大师突然一笑道：“吴施主，你为什么还不走？”

荣木大师也一笑道：“走，走，三千繁华地，叶落无消息，人声寂寂然，了然无踪迹。”

吴智突然觉出，荣木大师与枯木大师的内力自胸前身后透出，使他百骸通畅，全身内力似无穷奔涌，源源不断随进随出。

吴智敛眉一笑，也合什而立，随荣木大师和枯木大师向外走出。这一下变生当场，四十几位丐帮筐头惊呆了。

他们本来想一拥而上，搏杀吴智的，但枯木大师与荣木大师突然一齐向吴智出手，

让他们猝不及防。及至三人起步，围在三人身边的筐头们也知三人功力深厚，他们被那一阵阵罡风逼退，不敢向前，也无法向前。最后不知怎样，吴智眼看不敌时，竟能安然一笑，起身随着枯木、荣木大师向外就走。看来这两个老和尚也只是想擒人，想把白衣吴智带走。

他们决不会让人从他们面前走开。

四十人一齐冲向前去。

但他们冲不上去。

有一阵密如蛛网的罡气由三人身上透出。

他们杀不进去。

一个称“千手佛”的筐头放出了二十四粒暗器，暗器透空，有极大力道，明明就在眼前，却突然在空中被滞，一粒粒都跌落在雪地上。一位人称“重手神枪”的，把一根长五尺三寸的银枪刺成了弯弓，也不曾透入去一点儿枪尖。

吴智在中，枯木、荣木在前在后，三人慢步走出重围。

牟熊无话，他明白他用尽气力，也不会在这三人合手前占上一点儿什么便宜。

三人走向三个僮儿。

吴智一抄手，抱着一个僮儿。

枯木与荣木也一抄手，手捧着一个僮儿。

三人身成一串，疾飞若风，掠过雪地，不着一点儿雪痕。

第二章 丐帮聚会

凤凰城几十年没这么热闹了。

在鱼漂儿十七岁时，凤凰城热闹过，那时天下豪杰为鱼漂儿做了一次十七岁大寿，

那一次全北方丐帮一百零八家分舵的筐头们都来到这里聚会，为他们年轻貌美而且功力惊人的总筐头鱼漂儿做寿。那一次也象这次一样，全凤凰城都热闹非凡。

可那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

如今凤凰城又一次变得很热闹。

所有的客栈都住满了人，这都是些很奇怪的人，穿得破破烂烂，人却满面红光。身上衣服补丁叠补丁，却骑着高头大马，带着三四个破衣烂衫的大汉。这些人声音大，气头儿盛，百无禁忌，青楼也去，赌坊也闯，酒楼也上，吃喝玩乐什么都做。

这便是丐帮北方一百零八家分舵的筐头们。

他们是奉了孝衣令，来参加丐帮聚会的。

他们之中大多数都来得晚了一点儿，还不知道丐帮内有了什么新变化，不知道丐帮总舵的劈头们为什么要发出孝衣令。

也不用猜测，只要明日，一切都可见分晓。

有丐帮总舵人在，有一百零八家分舵筐头们在，天塌下来也担得起，他们何必着急？

× × ×

这天天刚亮，丐帮凤凰城分舵大院外便热闹起来了。

北派丐帮的规矩：化子身贱，宜早不宜晚。

早早就来了这一百零八家分舵的筐头们。

他们谁也不早，谁也不晚，都在天未亮时，一个个带人来到丐帮分舵大院门前。

这是月朗星稀的时候。

一百零八家分舵的筐头们自然有好友至亲，但大家都极严肃，静静而立，一个个默不作声，即或是十年不见之人，也只是互相点点头示意。

他们在等，在等第一声鸡啼。

做化子是很辛苦的，早早鸡啼，人便起床，去寻吃食斋饭，这辛苦既然平日不得领

悟，就只好在丐帮的筐头们聚会上体味了。

丐帮如皇朝，这架式也俨然君王早朝。

终于从凤凰城丐帮分舵那大院内响起了第一声鸡啼。

大门打开了，院内顿时燃亮了松明火把，几十上百个大汉在院内持刀秉烛，丐帮大院顿时亮如白昼。

一百零八家丐帮分舵筐头都走进大院。

所有人都站立在大院中，站立在寒风里。

他们不是无处可去，而是他们是丐帮中人，是各地分舵的筐头们，他们应该不怕冷。

× × ×

院内只有一把椅子。

这是一把权力的椅子，它不是给总筐头准备的，它只是给丐帮劈头准备的。

因为它是一把白色的椅子。

只有发出孝衣令的人才可以坐在这上面。他才可以向天下北派一百零八家分舵筐头们请求，要他们为丐帮劈头做一点儿事儿。

牟熊走出来了，他身后跟着三个丐帮总舵的护法，苦头儿，冤头儿和憨头儿。

牟熊站在椅子左面。

他也得等，等丐帮劈头。

× × ×

众人都在等。

如果说丐帮有人可以骄横，可以对别人不管不顾，那个人就一定是丐帮劈头。

如果有人可以让丐帮所有的人包括总筐头在内都等着他，那个人也一定是丐帮劈头。

他们必须等。

就连总筐头儿牟熊也低头肃然，静等着丐帮劈头出现。

× × ×

但他们等待太久了。

没有人走出来。

众筐头有些惊疑了，他们都抬起头来，凝神注视着那中间的一张椅子，一张白色的椅子。

坐在上面的那个人发出了孝衣令，他为什么不站出来？

他是谁？看孝衣令上的三滴鲜血，怕就有三位劈头，他们是谁？

× × ×

牟熊走上来，说道：“众位兄弟，我很难受，我只好告诉大家这个坏消息，我们的兄弟们，丐帮的六位劈头兄弟都死了。”

众家筐头们都大吃一惊。

劈头六兄弟都死了，为什么他们全死了？为什么他们要发出孝衣令？这孝衣令多半来自自家争执不决而下，这孝衣令既出，众劈头兄弟就一定有难讲的话要向一百零八家分舵的筐头们讲说，他们怎么都死了？

一位叫“大猛鲸”龙虫的筐头问道：“还请总筐头儿向兄弟们讲个明白。”

牟熊道：“自然要讲清楚。”

他向下一看，一百零八双眼睛都瞪着他。这中间有四十个人是前日与吴智一战时在场的丐帮筐头们，他们的目光中是焦急与信任。这之中已经死去了两个人，这两个人被他们随行前来的分舵劈头老大代替了。这些人在等他讲话，等他发令，去杀人，去复仇。而另外还有六十几家分舵筐头们，他们的目光中有怀疑，有质问，有疑窦。他们在等，在等着总筐头儿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牟熊能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么？

牟熊在心底里笑了：丐帮六劈头已死，只要这张白椅子上不坐上活人，他怎么会没有满意的答复？

× × ×

牟熊道：“事儿很乱，须得从我牟熊身上说起。还是在近二十年前，我在丐帮凤凰城分舵做一名兄弟，甚至连个分舵劈头也做不上，因为我并不是丐帮分舵中最硬的汉子。”

众筐头们一凛，都知道他讲得是真话。

牟熊从前只是一个无名的小乞丐。

“有一天我在大厅，见几位兄弟在厮斗，就站在一边看。也许是我那看相太悠闲，也许是我那时太冷漠，竟让那几个厮斗的兄弟生了怒气，几个人一声呼哨，就一齐扑向了我。我被他们打倒在地上。他们打了又打，我一下也没还手。最后给他们打成重伤，躺倒在地上。”

牟熊一点儿也不避讳他自己的无能，这又让这些筐头们心里一热，十分敬服。

牟熊叹气道：“我那时动手，也打不过这几个兄弟。再说，都是自己兄弟，我也没有动手之意。”

他当时不是不能动手，而是不敢动手。事后他万千庆幸，感谢神灵，让他未动一动，才使他有了出人头地的机缘。

牟熊道：“后来，他们不打了。原来是总筐头儿她老人家来了，她老人家一直在看着这场厮打。她老人家站在一边问我：能不能站起来？我一笑，就站起来了。她又问我：为什么不还手？我一笑，没讲话。她老人家就把我领进她那间小屋。从那以后，她老人家就收我为徒，亲自教我功夫，她老人家亲自把她的两大绝技‘百兽舞’与寂寞剑都传与我。但师父告诫我：武林争端，血腥不已，丐帮应该尽力避免参与这些争执，这样才能保证丐帮三十八万众有一个安生的日子。”

众筐头知道牟熊所谈距丐帮劈头孝衣令实在太远，但因他是总筐头，也就不想对他有什么不敬，都听他述说。

牟熊道：“我曾向师父发誓，江湖上的恩恩怨怨，只要不牵扯丐帮，我决不插手，也不轻易以武功炫耀示人。十年了，我遵从师训，丐帮的日子倒也平静。这大概是托师父的福气了。”

牟熊很动心的模样，这样子让丐帮徒众们都十分感动，有的筐头便在当下想到：要不是总筐头儿鱼漂儿选下牟熊这样一个能忍的人做总筐头儿，丐帮早已卷入江湖的是非之中去了，哪还有这十年的安稳日子过？

牟熊道：“但我没想到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师父传我的寂寞剑谱被我埋在师父的那间屋墙之内，被人盗走。盗寂寞剑谱之人是啸林山庄的野狼崽子林子，据说这人早年被母狼哺育，不懂人世间礼数。他从那墙角挖去寂寞剑谱，又拿走寂寞剑。我现在手里只有这一柄寂寞剑的剑鞘。啸林山庄的凤凰城银庄有一个老板，功力不凡，他叫许笠翁，竟然在匆忙之中又窃去我‘百兽舞’图谱。我当然不能忍让，这两种绝技已不属于我一个人，它也是丐帮传世之宝。于是，我派人去啸林银庄索图谱，他们便动了手，我们把他们的啸林银庄平了，夺回图谱，还有上百万两银子。从此我们便与这啸林山庄结怨。”

众筐头有的听说过曾与啸林山庄争斗过，但不知原委，这次听牟熊一讲，觉得去夺图谱也十分有理。但觉得夺人家银庄百万两银子，却也有些不妥。但这些人都是丐帮筐头儿，每逢上秋便至财主家硬是讨要银两粮米，所以对这事儿也不十分在意。说穿了，丐帮三十八万徒众也都要吃饭，不抢不杀，不夺不掠，哪里有那么多的粮米？

牟熊道：“在那个狼崽子林子第一次窃剑谱与剑时，被劈头六弟碰到，二人交手，六弟被那人杀死。后来就又有劈头五兄弟去寻找狼孩林子复仇。在云飞山庄，劈头老大和云涛云老爷子被杀，据传这是十二天下之中的虎四龙五所为。劈头老二与赌痴卢春躲

在林子之中，被十二天下或是狼孩林子的人遇上，杀死了劈头二弟。在与十二天下的人交手时，劈头三弟也惨死。最惨的是，我派苦头儿冤头儿憨头儿三人，竟查得这狼孩林子背后亦有主使之人，这人便是丐帮的恩人白衣吴智，原来他对寂寞剑与‘百兽舞’图谱均有所企图。他想把寂寞剑据为己有，他想让鱼漂儿师父这一派的传人所擅‘百兽舞’失传，以使天下只有他擅‘百兽舞’绝技，于是白衣吴智在鱼漂儿师父忌日时，在坟前大肆戏弄师父，被我等阻止，后他又匆匆离去，在半途上遇正来坟前祭奠、要与前去应孝衣令的四十几家丐帮分舵的筐头兄弟们相见一面的劈头老四和劈头老五，并将他们都杀死。这一次杀人，我与众筐头兄弟足有四十多人，闻声赶去，救援不及，四弟和五弟都已经死在白衣吴智的‘百兽舞’功夫之下，他用虎爪一式‘当阳断魂’抓死了五弟，用一招虎拳打死了弟……”众筐头们又惊又怒，白衣吴智怎么会丧心病狂，竟然敢明目张胆杀死他们丐帮的劈头？他能不知道“杀我劈头，世代同仇”这一誓言么？他仗着自己一身功夫，要与这天下第一大帮抗衡么？

众筐头也纷纷插言，说总筐头所言是实，他们都亲眼见到劈头老四与劈头老五倒在血泊之中。

× × ×

众筐头中有并州分舵筐头玉骏，他双手用剑，双剑极短，功夫极精，是丐帮之中众筐头所推认丐帮除牟熊之外的第一高手，他突然问道：“总筐头儿，在下还有一事不明，可否向总筐头儿一问？”

牟熊见是玉骏，也十分客气，答礼道：“玉兄弟有话请讲。”

玉骏道：“据在下所知，北方丐帮自建立以来，百余年间并不曾行过孝衣令。这原因多半是因为孝衣令之行，是越级替上，是替代了总筐头之号令，是丐帮人给与劈头的一个极大权力。如果劈头与总筐头儿不和，才会有这孝衣令发出。在这件事上，在下看不出六劈头兄弟有什么理由同总筐儿不和？”

牟熊一叹道：“玉骏兄弟所见极明，我与兄弟们确有不和之处。”众筐头们有人惊讶，有人诧异，都注视着牟熊。

牟熊轻轻叹了一口气：“那就是我主张要隐忍不发，不与江湖人士有争端，静守鱼漂儿师父之嘱，让丐帮安然无事。尤其对吴智，我从师父与吴师伯一脉上，劝劈头兄弟和气。他们当然不服，要召集一百零八家分舵筐头们议事，甚至.....他们决定，如果我不从众议，将把我撵出丐帮.....”

众筐头默默无语。

这合情合理。

丐帮劈头，人人烈性如火，当然不能忍受这番折辱，他们必然要与敌手拼一战。他们当时已然死了六弟，自然是报仇心切，与总管头儿一时言语不和，也不是什么怪事。

但不知总筐头儿牟熊与丐帮劈头们争吵是在何时，如果是在劈头们又死又伤之后，是在吴智杀人之后，就更不能让筐头们容忍了。玉骏又一揖道：“总筐头，在下还有一事不明，请问总筐头何时劝诫劈头兄弟们不要去动白衣吴智的？”

牟熊道：“在白衣吴智杀死劈头老五和老四之前。我之所以如此做，是因为吴智曾经多次救过我们丐帮的急难。”

众筐头儿中有人道：“可他前天亲手杀死了咱们长城分舵的郅义兄弟，又逼死了咱们的‘一字剑’郝兄弟，这仇不可不报。”

玉骏道：“诸位兄弟，且慢，让我再来问总筐头儿一句话。”众筐头怒火不熄。

玉骏道：“总筐头，你当年以能忍而搏得鱼漂儿前辈赏识，做了我丐帮三十八万众的总筐头儿。可如今人杀我丐帮劈头，死我丐帮郝兄弟、郅义兄弟，你的意思如何？难道还忍么？”

众筐头们都凝神而视牟熊，等他讲话。

牟熊脸色冷峻已极。

牟熊道：“劈头兄弟皆死，已发下孝衣令来。如今令在人亡，让我痛心。我怎么能眼看着图谱丢失，寂寞剑被窃，兄弟们都杀而无动于衷？只是吴智是鱼漂儿师父的师兄，与我有渊源，众兄弟自去对付他。十二天下和那啸林山庄，我一定出手，莫非鱼漂儿师父教我‘百兽舞’与寂寞剑，只是给人家看的？”

众筐头们有的是烈性之人，一见总筐头儿如此发话了，便止不住喝彩，尤如平地吼出一声雷来，一片猛然喊好声。

牟熊道：“各位兄弟都带来了孝衣令没有？”

众筐头们都从怀里，从袖口掏出那一件小小的白色孝衣来。

牟熊一吼道：“拿我的孝衣令来！”

苦头儿从旁递上那一件小小的孝衣。

牟熊道：“我牟熊不才，没劈头兄弟们那烈性，但也知为人要刚义。如今我牟熊歃血，滴这孝衣令上八滴鲜血，这八滴鲜血就是我们劈头六兄弟和郅义与郝兄弟，让我们血誓于此，为八位兄弟报仇！”

当院之中，凛冽寒风中，跪倒一片人。

当中是一只白色的空椅子。

第十四卷 惺惺相惜

第一章 伞儿下毒

枯木、荣木大师与吴智一同走出重围。

他们身子飘飞，直飞向远处。

这里是一座山峰，相传为五子峰，峰成五座，座座相连。

他们身形疾速，象一缕轻烟，直飞向五子峰正中的那座山峰。山峰上有一处凹陷，在这里有一间木房，木房孤零零座落在山上，无人光顾。

吴智一声长啸，从屋中飘飞出一个人来。

这是一个僮儿，一个眉目清秀的小僮儿。

他看着吴智，看着枯木、荣木，突然发现了他们都在腋下挟带着一个僮儿，就吃惊地跑来，喊：“大哥、二哥、三哥，你们受伤了么？”

但没有人答应他。

这小僮儿忙过来抢枯木大师腋下的僮儿。

他看见了三个僮儿已然是三具尸体。

这僮儿泣不成声。

× × ×

在木房前挖了三座坟。

三座坟都很小。

小僮儿泪流满面：“你们为什么要死？为什么要死？你们死时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和你们一起去死……”

他念念叨叨，看着坟。

饶是枯木、荣木大师参透一切世事，也不禁悲从中来，心里有些凄伤。

吴智道：“他们为了救我，才死的。”

小僮儿不肯止哭。

× × ×

僮儿问：“他们为什么要死？”

“因为他们不肯带那些人来找小公子。”

僮儿问：“是这两个和尚杀了他们么？”

枯木道：“不是和尚杀的，但也算是和尚杀的。”

荣木道：“算是和尚杀的，却又不是和尚杀的。”

吴智道：“不是和尚杀的，他们救了我。”

僮儿不明白他们讲些什么话，他不明白该相信谁的话。

× × ×

木房里，有一张小床。

床上是那个枯木、荣木大师千百次寻觅的小公子林乐儿。

他正望着枯木、荣木大师笑。

枯木、荣木虽是高僧，也不由得情动于衷，喜出望外。

林乐儿还活着，啸林山庄还有后代。

× × ×

枯木大师向吴智一揖：“多谢吴施主，积了大德。”

荣木亦一揖道：“多谢。”

吴智慨然道：“为了这个孩子，三个僮儿没了性命。”

× × ×

从山路向上，走来了两个人。

这两个人是伞儿与林子。

林子问：“你怎么知道他住在这儿？”

伞儿只是笑，不作一语。

他们慢慢走上山坡，登上五子峰中间的路。

路很难走。

他们在山皮上，见到了那三座新坟。

林子愣了，他争煎煎地抓住伞儿的手：“伞儿，伞儿，你看，这是坟，这是新坟。

怕是白衣吴智出了什么意外，怕是小公子也出了意外。”

伞儿无话，她抓住林子，她也很焦急。

× × ×

他们身后突然出现了枯木和荣木。

枯木向林子打问记：“林施主一向可好？”

他似乎全然忘记了林子是被关押在啸林山庄的。

荣木大师也微微一笑，看着林子。

伞儿道：“林子，不好了，这两位老和尚都是啸林山庄的人，怕不又会把我们带回去？”

身后一人应道：“怕是他们不会带你们回去，却要你们带他回去了。”

林子和伞儿蓦然回首，见到了满脸笑意的吴智，他身后是那个僮儿，抱着小公子。

× × ×

林子很难说他此时心境。

他只是望着白衣吴智。

吴智笑道：“听说你得了寂寞剑？”

林子点点头。

吴智仍笑：“你为什么不叫我师伯？”

林子不知道江湖上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有些人他知道，那是林重告诉他的，有些他不知道，因为林重没对他说过。

枯木亦一笑道：“你该知道，这白衣吴智是你寂寞剑鱼漂儿师父的师兄，两人都受业于玉面狐狸陆灵生，学天下武林绝技‘百兽舞’。所以你该叫他师伯的。”

荣木亦一笑。

林子对吴智恭恭敬敬叫道：“师伯！”

吴智笑了，笑得眼中含泪。

吴智看着伞儿，问道：“你是谁？”

伞儿忽然满脸羞色，不能说出一句话来。

林子知道，她是在吴智这样的名满天下的武林前辈面前有些害羞，就说道：“师伯，她是伞儿。”吴智也就一笑而罢。

所有的人都回到那木房。吴智很快活，他知道他可以把小公子林乐儿交与枯木、荣木大师带走。他与枯木、荣木大师又是头一回见，三个人谈禅论佛，竟然谈得十分投机。

林子虽然听不大懂，但不肯舍了这好时机，就坐在一边倾听。伞儿见插不上嘴，就去厨房帮僮儿忙着备饭。

僮儿很喜欢伞儿，他喜欢漂亮的女孩子，但漂亮的女孩子大都很傲，象伞儿这样又漂亮又好脾气的女孩子他还是头一回见到。

僮儿很惊讶伞儿的手巧。

“你总做饭么？”

伞儿摇摇头。

僮儿叹了口气：“能吃到你做的饭，一定会很快活。”

伞儿吃吃笑，笑着说道：“你不是吃到了么？”

僮儿道：“好有福啊。”

僮儿和伞儿笑。

伞儿炒了野猪笋肉，炒了元蘑，又炒了一盘野菜。

枯木与荣木大师不吃荤腥，所以炒的菜多是素菜。

僮儿笑道：“好香啊，我都馋坏了，可不可以先吃一点儿？”伞儿笑了：“你把菜送上去，再回来吃你自己的，好不好？”僮儿忙答应。

×

×

×

枯木、荣木、吴智和林子四个人吃饭。

枯木大师很细心，他用“枯木禅功”去试那素菜，就点点头，这菜中无毒。荣木也用手点点戳戳地指点那些素菜，其实是在查验那菜中是不是有毒。

吴智一笑道：“二位大师请。”

他以为在这木房之中，有僮儿去炒菜，如若有什么意外，那可就十分古怪了。

即或是这样，吴智也用手掌一抚，掌心内力吸于那荤菜上，见无异样，才哈哈笑道：“好，好，请，请！”

菜中无毒。

四个人放心吃菜。

吴智与枯木、荣木相见恨晚，就一边吃饭、一边谈禅，不知不觉，已经把菜吃得杯盘狼藉，把汤喝得精光。

枯木问道：“这是什么汤，竟有这么鲜的味道？”

僮儿笑着：“这是她做的汤，说是放了长白山的三鲜之一。”枯木道：“我也算是长白山里的常客了，却不知长白山里的三鲜是什么。”

× × ×

伞儿突然出现在几个人面前。

她依然是笑吟吟地看着众人。

“大师说笑了，你怎么会不知道长白山上的三鲜？”

枯木一笑道：“让老衲来猜猜看，莫不是猴头蘑菇金针菜，加上刺椿芽儿？”

伞儿摇摇头。

荣木沉声道：“不然就是参须、高山茶加龙须草。”

伞儿又摇摇头。

吴智道：“那可猜不出了，不知姑娘是否有意告诉我们？”

伞儿笑得更动人了：“当然。我为什么不告诉你们？这不是别的，这是昔日病虎曹春用过的长白山剧毒不毒做成的汤。凡天下至毒，都是美味，你说这怪不怪？”

吴智、枯木、荣木都脸色一变。

× × ×

林子以为伞儿是在讲笑话。

但他从这三个人的脸色看出，伞儿决不是在讲笑话。

不毒，是长白山上的一种毒虫，叫草爬儿。这东西一入伏日，便成千上万只落在松树上，风一飞扬，就飘飘洒洒飞下，每千只中有三只四只有毒，而其它无毒。这草爬子一叮在人身上，便头用力扎入肉体之内，把毒汁叮入人身。中此毒者无救，轻者中风怔忡，痴呆无语。重者马上死亡。

枯木、荣木、吴智虽然功力非凡，但也从未在三伏天入山去，也从未见到过草爬液“不毒”这种毒药。

三个忙坐在原地，用力屏息，想用内力驱毒，但一运内力，内力竟聚不成一束，竟不能再运功驱毒。

三人不由得大惊失色。

伞儿仍在笑。

枯木一叹道：“我以为无毒，谁知却中了毒……”

伞儿道：“这毒本来就叫‘不毒’，中者从不自知，中毒无救。我从几十万只草爬中找出这些有毒的喂养起来，才得那么一点点毒液，给你们做了汤，好吃不好吃啊？”

僮儿看着那菜和汤。

他嗅到了汤的香气，他从来没闻到这么鲜美的汤。恨不能马上喝它一口。

但他不能喝，因为伞儿说过，她去看一看四个人吃得快活不，然后回来同他一起吃。

僮儿不能自己喝汤，尽管伞儿一再要他先吃，他还是决定等，等伞儿。

就在这里，他听见前在响起了咩咩的羊叫声。

这五子峰的长白山峰上，哪儿会有羊？

莫非是四个人谁吃醉了，竟学起羊叫来？

僮儿一想不会，吴智干杯不醉，枯木、荣木是和尚，不会饮酒，那个林子是吴智的弟子辈，自然不会在吴智面前喝醉，他觉得蹊跷，他要马上冲出去看个究竟。

僮儿看见了吴智四个人的异状。

吴智跌坐在地上，枯木与荣木两人脊背相抵，正默然沉坐。林子屋内忙碌奔走，象疯子一般，一边走一边嘴角直流涎水。四个人之中数他功力最差，自然该最先发作。

× × ×

僮儿惊呆了，他看见了笑吟吟的伞儿。

他怒吼一声：“你下了毒？”

伞儿吟吟笑道：“真可惜，你没喝那汤，那汤滋味很不错……” 僮儿扑向伞儿，他要杀了这个女人。

他以为这女人不会武功，他以为她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真话，但他想错了。

伞儿仍在吟吟笑，只不过在僮儿扑来是身子轻轻一闪，把左手在他头上拍了一下。

僮儿就倒在地死了。

× × ×

木屋内，无人能制止住她了。

她笑了。

林子已是痴狂，枯木、荣木大师的眉心上已现出隐隐黑气，两个人虽然以背相抵，用“枯木禅功”“荣木禅功”祛毒，但无甚效用。吴智的脸上也隐隐有黑线出现。

伞儿在笑。

她笑吟吟道：“你们马上都要死了，都要成为一具一具的尸体。我这人最不喜欢尸

体，所以只好先走了。”

她走上前去，抱起林重的小公子林乐儿，走出屋去。

她停在林子面前。

林子仍在狂奔，哮喘不已，嘴角已流出一大片涎沫儿。

伞儿一出手，点住了他的穴道，林子颓倒在地。

伞儿很痴情地抚摸着林子的头：“林子，林子，我可是喜欢这你，是不是？”

她起身，笑吟吟地向吴智三人看了看，施施然飘飞出去了。

第二章 勘破生死

林子仍口吐白沫。

他已经脑子迟钝了，已经分辨不出他这是在哪里了。

他在什么地方？他为什么要上这儿来？小慧呢？伞儿呢？她们都在哪里？

他不能没有小慧，小慧为什么要悄悄出走？

他不能没有伞儿，伞儿是个高贵的女人，她在什么地方？

他口吐白沫，如果他不能动，再过上半个时辰，他要成为一个无知无觉，忘却了世上一切烦恼，一切忧愁的人，他将成一个无知无觉整日口边流涎水的痴呆人。

吴智、枯木、荣木三人自顾不暇，谁也无暇来管他。

林子看见了草。

× × ×

这是吴智从长白山采来的药草。

还有蛇蜕，一些铁树皮、乌花蛇的蛇蜕。

他想吃草，他也想吃那些蛇蜕。

× × ×

吴智看见了林子的疯狂，他把野草药一齐塞入口中，咀嚼之后吐出，又咀嚼，又吐。他又把蛇蜕生生吞进腹中。

吴智一叹，知道林子已经疯了。

× × ×

吴智仍坐在地上。

枯木、荣木仍背脊相抵。

天黑下来了，五子峰上笼上来了淡淡云雾。

木房门没关，几个人都浸在冷雾之中。

吴智和枯木、荣木忽然对面一视而笑。

这是苦笑。

他们用尽了气力，也只能让毒液暂时不冲入头脑中去。

这时，林子站了起来。

他象是睡了一大觉，刚刚醒来。

他看出门没关，就去关门，然后回桌上，点亮油灯。

林子见到了地上坐着的吴智和枯木、荣木。

他大吃一惊。

“师伯，师伯！”

吴智一笑，示意他不要动。

× × ×

枯木、荣木惊喜地看着那些药草，他们又看看吴智。

吴智摇摇头。

林子是狼孩，他的躯体自能抵得住那些毒草。如果吴智同枯木、荣木吃下这些蛇蜕

和毒草，五脏六腑都会被烧烂。

枯木突然一叹。

他知道他与荣木二人大限已至。

他和荣木不及吴智功力深厚。

他看看吴智，吴智已不忍看他们。

枯木的脸变成色，荣木的脸变成了绿色。

枯木突然一笑道：“吴施主，老衲师兄弟要走了。”

荣木看着枯木，二人要以“枯木禅功”“荣木禅功”最后一击，互相杀死以方。

吴智道：“等一等！”

枯木、荣木停住了，看着吴智。

× × ×

吴智道：“我们三人已经不行了。我或许还可活命，但已成瘫痪，动都不能动了。二位大师只好与尘境撒手。但这十二天下又夺去了小公子，二位大师怎么放心得下？”

枯木、荣木脸色黯然。

枯木道：“不知吴施主有什么妙策？”

吴智苦笑，吟道：“借我菩提树，送彼修罗身。”

枯木、荣木一惊。

吴智之意，是要集三人之力，把功力注于林子身上，让他能在江湖上行走，去灭十二天下，去救林重的小公子林乐儿。

枯木、荣木恍然。

要知他们二人的一身功夫非同小可，如果二人合手，世上没有几个人可以敌得住他们的。但如今中了伞儿的毒，让他们身已无救，他们性命已然无存，那一身“枯木禅功”“荣木禅功”自然也就无法再用了。

× × ×

吴智见二僧久久不语，就浩然一叹，命林子近前，道：“林子，你是鱼漂儿的传人，如今也就算是我白衣吴智的传人了。这里有一本‘百兽舞’图谱，你拿去吧。我还要把我近百年的功力都注于你身，你近前来。”

林子泪流满面：“师伯，师伯！”

吴智苦笑道：“我已时日无多，你又何必要我多受苦楚？”

林子只好跪下受命。

× × ×

枯木突然叫道：“等一等！”

吴智便抬头看着枯木、荣木。

枯木、荣木看着林子，问道：“林施主，你出山去一定要找回林公子，重建啸林山庄。”

林子点点头。

枯木一叹道：“都道修行人不念身外物，谁知老衲师兄弟却反被这尘世所累。”荣木忽然一笑道：“累亦不是累，不累亦有所累。”枯木肃然道：“谢师兄教诲。”

荣木便起身来，坐在吴智左前方，边坐边长吟道：“草亦是木，木亦是水，荣荣辱辱何必真？”

枯木亦起身，坐在吴智前方，边坐边长吟道：“木亦是木，古亦是木，枯枯荣荣总是空。”

吴智亦长吟道：“知也是口，日也是口，常诚其口心自明。”三人相顾而笑。

× × ×

林子坐在三人中间。

他前胸被吴智以一掌抵命穴，护住心脉，另一掌抵要穴上，为他灌注真力。

这时，身后枯木大师、荣木大师抵他肩井穴，把全身功力向林子施去。

吴智默念道：“枯木禅功要衰亡，你心自不可太盛，荣木禅功要兴盛，你心亦不可牛氏牯。须知人生兴衰有时，全凭春风秋阳易去寒暑，何苦自作多情，硬要留难时日？如此一念，万虑皆空，你便可生受这枯木禅功与荣木禅功的绝世之技了。”

林子泣泪受教。

× × ×

五子峰渐渐又现山廓。

淡雾一点点隐去，又现出山前的那一间木房。

木房里，小僮的尸体仍在地上躺着。

四个人仍在静静坐着。

突然，枯木大师咚地一声倒地，气绝而死。

荣木大师眼中流两行清泪，他慢慢说道：“林施主，请勿忘记老衲与师弟的嘱咐。”

林子含泪点头。

荣木大师亦一笑而瞑。

吴智道：“林子，你受我衣钵，必然要替我做事，我期望你能除去牟熊，他手中有鱼漂儿留世的一套‘百兽舞’图谱，那图谱如落入狂人之手，必增其兽性，为天下害。”

林子点头答应。

吴智又道：“你带来的那个女人，她叫伞儿。是不是？”

林子点点头。

吴智道：“她就是十二天下之中的三月羊。”

林子吃惊地看着他。

“汤里有毒，毒死了枯木、荣木大师，还有我。你也中了毒，你差一点儿先死了，但你有狼的本事，你在临死之前吞吃了那些药草，又吃进去了许多毒蛇的蛇蜕，所以你

活下来了。”

林子道：“师伯，我可以再试服这些药草，帮你驱毒……”

吴智一笑：“毒已侵入心脉，没用了。”

吴智道：“你对那个伞儿很好，是不是？”

林子点点头。

他很喜欢伞儿，他为伞儿而忘了小慧，忘了那个把身子和性命都交与他的小慧。

吴智道：“可她是三月羊……”

林子道：“她不是三月羊，她不会武功。”

吴智道：“你昏迷时，她只用手轻力一拍，拍在僮儿头上，僮儿一声未哼，就死了。”

林子低下了头。

他不愿意相信伞儿是三月羊。

她抱走了小公子。

吴智一笑道：“林子，好自为之。”

吴智亦含笑而去。

× × ×

木房前，又添了四座新坟。

土很难刨，但林子用内力，用剑去掘，他掘出了四座新坟，把吴智、枯木、荣木、小僮儿都埋在了这儿。

他用剑削了两块碑，是木牌牌。

一块是“先师吴智之位”，另一块是“神僧枯木、荣木之位”。

他在这里掘了三天坟。

他一边掘一边念叨：“伞儿，伞儿，你不是什么三月羊，你就是伞儿，你就是伞儿，你是那个高贵女人伞儿，你是那个高贵女人伞儿。”

他半痴半狂了。

× × ×

三天后，他下山了。

他衣衫褴褛，脸有饥色，人在风中行，象一个飘荡的野鬼。

他要去找小慧，他要去找小公子，他要去找伞儿，他要去找三月羊，他要去找十二天下复仇。

第三章 回眸楼暖

回眸楼的生意很好。

每年冬季，最冷的时候，回眸楼是男人最热心去的地方。

回眸楼很暖，回眸楼上的女人笑得很甜。

这里有许多许多的骚客。

回眸楼的老鸨在笑。

笑马上就凝住了，因为她看见了一个破衣烂衫的男人，晃晃地进了花厅。

老鸨恨不能宰了门房，这样的男人连一件衣衫都买不起，哪有钱来逛姐儿？

老鸨冲那男人吼道：“滚，滚！别脏了咱们这回眸楼的清静地方！”

那男人眼光一掠，老鸨心里一抖，这男人怎么眼光象刀子？

× × ×

老鸨问：“你是谁？”

那人道：“我是林子。”

老鸨火气很冲：“哪个林子？”

林子冷冷一笑：“别胡扯！我要找可卿。”

老鸨笑了，那笑马上落在脸上：“你要找可卿？你就是可卿的相好，那个狼崽子啊？可卿没了，她死了……”

林子一把揪住了老鸨：“你说什么？”

“她死啦。”

“怎么死的？”

“被一个客人勒死的。”

“那个客人是谁？”

老鸨尖叫：“快放手，你都快勒死我了！”

林子轻轻说道：“你大概忘了，我叫狼崽子林子！”

老鸨被勒得喘不过气来，肥胖的身子一蹦一蹦地直挣。

林子道：“如果你不马上告诉我那个人是谁，你就是一具死尸了。明天回眸楼所有的女人都不用接客了，一个个都假惺惺地为你哭泣。”

老鸨喘不上气了：“是……是……是丐帮的总筐头儿牟熊。”林子放开了手。

是牟熊，就是那个牟熊。

林子的眼里有怒火。

× × ×

林子上了一间屋子。那间屋子还叫凝黛阁。可那个眉似远山，秀如青黛的女人可卿哪儿去了？她被牟熊活活掐死了么？

凝黛阁中，有一男一女在狎浪。

林子静静地站在两人身边。

男人一吼：“你是谁？滚！”

他只看到了林子的破衣衫。

林子道：“我只等你一杯茶时间，如果你不走，我马上就掐死你！”

那男人盯着林子。

林子坐下来喝茶，茶已经很凉了。

他一眼就喝下去了半盏茶。

× × ×

那男人马上穿好了衣服。

“好，好，你不滚，我滚，我滚……”

那男人连滚带爬下了楼。

女人慢慢起身。

“你是林子？”

林子盯着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很瘦削，但也很俊俏。

“我叫梅子，我知道你是林子，你是可卿姐姐的人。”

林子看着这女人，目光很生疏。

梅子一叹，说道：“可卿死了，除了我，没人敢来这间屋子。”林子向四外一看，屋子很熟悉，甚至那气味也很熟悉，只是没了可卿，没了那个女人。

他要依靠的那个女人，他要靠在那个女人的臂上，偎在她的怀里，才知道他已经不是一头狼，而是一个人，一个狼孩儿，他叫林子。

那个女人死了。

他潜然泪下。

× × ×

他趴在床上，睡熟了。

搂着一只枕头。

他搂得很紧。

睡梦之中，他把枕头当成了女人么？他用力搂着枕头，把枕头搂得扁扁的。

当他搂着女人时，谁会象这枕头，默不作声？

可卿会，可卿很柔。

他把她弄伤了，她也未作一声呻吟。

她只想让他好好睡，睡熟。

可卿在他熟睡时轻轻抚摸着他的头发，看着他的酣态，她轻轻为他洗头发，轻柔得象碰一个婴儿。

她叫林子“我的狼孩儿”。

她象母狼，还是因为他象是一个孩子儿，她才这样叫他“我的狼孩儿”？

他在沉睡中，不知可卿已经没了。

× × ×

他很警觉，知道有人来了。

“谁？”

“是我。”是梅子。

是那个青楼女人。

“你来干什么？”

他的声音空空洞洞，象是已经没了灵魂。

梅子没有讲话。

“她没了，她抱着我，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抱着我.....”

他泪流满面。

× × ×

梅子只穿一件薄纱，她跪在林子面前，抚摸着他的头。

“我来看看你。”

她声音很轻，象在呓语。

他吼叫道：“你走，你走！你来干什么？”

梅子只是摇摇头。

“你为什么不洗洗你的头？你的头已经很脏了！”

他那样子象受伤的野兽：“脏了干你什么事？你为什么缠着我？”

梅子的声音很平和：“我要给你洗头。”

× × ×

他终于平静了。

他趴在床头边，头向外探着，头发打散了，在洗头。

梅子在一点一点地为他洗头，一点点地洗去他的火气，洗出了一点儿疲惫，一点点软弱。

他想让梅子讲可卿。

但他和她都不讲话，他们不想讲话。

女人一点点洗他的头发。

她把灯都吹熄了，只留下清冷的月光。

她声音很轻柔：“我等你，等了很多天。我怕，晚上在这屋子里很怕。但我知道你一定会来，你会来。我就等……”

她一丝一丝地理他的头发。

男人已经没了疯狂，没了火气。

女人的动作很轻柔。

“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儿来？”

他没讲话。

这个女人不是可卿，不是那个可以依偎的可卿。可卿象母狼，身上有一股熟悉的暖意。

他可以在那暖意中休息，那很可靠。

女人偎在身边，把手伸过来。

一切都是熟悉的。

× × ×

恍惚之中，梅子就是可卿。

他恍然又沉入了那怀抱。

梅子心酸，因为在一个月夜，可卿告诉了她两个人之间的一切。可卿告诉她，林子不是一个男人，只是一个狼孩儿。

梅子很羡慕可卿，她也情愿有这样一个狼孩儿。

是不是回眸楼的过客狼太多了，却没有一个孩儿？

是不是她同可卿一样，厌倦了那些金钱买笑的虚假，想有一点儿真情实意？

林子偎在梅子怀里。

她的香气都是可卿的气味儿。

× × ×

“可卿，可卿！”他轻轻叫着。

他象受了伤，受了惊的孩子。

梅子轻轻抚摸着他。

她心在颤抖。

她体味到了快活，体味到了可卿的快活。这不是放荡，不是对那些公子骚客的卖弄，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付出，真心实意的付出。她为了这付出心里快活得颤抖。

她不讲话，可卿同他也不讲话，只是在抚爱。

林子问道：“好看的女人为什么也会是坏人？”

梅子心里一叹，他确确实实只是个狼孩儿，是狼孩儿林子。

林子又问道：“她好狠心，竟杀了枯木大师，杀死了荣木大师，又杀死了僮儿，你说她狠不狠？”

梅子用她的手回答他。

谁会回答林子这一声问？

“可卿，可卿，你说，小慧到哪里去了？你说，是不是小慧才是个好人？是不是小慧才真爱我，不嫌我是个狼孩儿？”

× × ×

没人可以回答他。

梅子没见到过小慧。

她不知道谁是小慧。

但她没一点儿嫉妒，她很快活，因为有人喜欢这个狼孩儿。她突然有了同可卿一样博大的心胸。

他只是个狼孩儿，只是你怀里的一个狼孩儿。

是孩儿，总会离开女人的怀的。

× × ×

林子哭了，他知道，他又可以活在人世上了。自从林重老爷把他拣回来，他就总梦见他只是一头狼，一头孤单单找不到狼群的受伤的狼。

可卿让他知道他是个人。

如今梅子也这样做了，他知道他是个人。

他是个要复仇的人。

梅子看着他，看着他的脸渐渐变得平静。

他睡熟了。

这张平静的脸睡熟时很天真，象个纯洁的孩子。

第十五卷 第一大帮

第一章 劫杀行动

北方之富，当首推啸林山庄。

北方第一大帮派，当首推有三十八万徒众，有一百零八家分舵的北方丐帮。

啸林山庄自从死了老爷子林重，便群龙无首，一天天衰落下去，靠那七位管家管事支撑庄上及外面的事务，根本无暇理会江湖上的是非。他们除了管顾自己天下三百六十处银庄店铺之外，似乎很少同武林人往来。他们在寻找失踪的小公子林乐儿，没了林乐儿，他们终将没有将来，啸林山庄钱银再多，也会没有主人。所以，虽然丐帮与十二天下杀了啸林凤凰城银庄的老板许笠翁，啸林山庄也没有去报复丐帮。

啸林山庄好象已无还手之力。

× × ×

丐帮一百零八家分舵筐头都没归还分舵，他们一齐随着总舵行动，他们要杀人，要抢银两，要扩充丐帮的势力。

丐帮从来没象现在这么扬眉吐气过。

他们有一个想称霸北方武林的帮主，一个想成为北方武林第一人的牟熊。

× × ×

牟熊胸有成竹。

他慢慢走向地下密室。

这间密室里有一个男人，一个瞎了眼的男人。他是十八铺子古玩店里的瞎子老板。

瞎子老板的日子过得很快活，他身边拥有两个美人，床边是一坛坛美酒。

这已经不是那个为了不认珠宝而自毁双目的并州刘护了，他只是一个想苟延残喘的瞎子。

瞎子的耳力不错，他从轻轻的呼吸中听出了密室里已经有了一个外人。

他凝神一听，便知道来人是牟熊。

“你是不是又要来打扰我？”

牟熊脸上浮上残忍的笑意，瞎子看不见这笑意。

牟熊慢慢问道：“我只是来看看你，看看你活得快活不快活？”瞎子老板呷了一杯酒，又把杯酒放在桌上，美人的一双纤纤玉手就又把杯子斟满。

酒是好酒，杯是玉杯，人是美人。

看来瞎子的日子过得很不错。

瞎子苦笑一笑道：“我很快活。”

牟熊道：“我希望你这快活日子会很长久，这两个美人也希望这好日子会很长久。”

瞎子老板道：“我告诉过你，啸林山庄的三百六十家店铺银庄我都知道，但我只能一个月告诉你一处。你得等。”

牟熊长吁了一口气：“我能等。”

瞎子老板苦笑了：“你也得忍，这对你有好处。你想成为武林第一人，你就得学会忍耐。”

牟熊看着他的手指，他用力一握拳，手指都劈叭爆响：“我已经忍了十年。”

瞎子讥讽地笑他：“可你还得忍，你还得忍上几年，然后你才能成为武林第一人。也许你只是白白忍受了几年，你也许永远也不会成为武林第一人。你所做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做梦罢了。”

瞎子老板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他笑得很放肆。

× × ×

牟熊很想冲上去，扭断瞎子的脖子。

这只是举手之劳。

但他没动。

瞎子一叹：“你哪一天突然忍不住，冲过来扭断我的脖子，我就再也不用抱美人了，也不用喝美酒了，对不对？”

牟熊咬住牙，脸色很难看。

瞎子喝了一口酒，呸呸地吐了：“这酒不好喝。”

牟熊道：“这是四十年陈的佳酿。”

瞎子老板把酒坛子叭地摔在地上，酒淌了一地：“我知道这是四十年的佳酿。以前我很喜欢喝。可从昨天起我不喜欢喝它了。我喜欢喝五十年陈的女儿红。牟总筐头儿，我只喜欢喝五十年陈的女儿红。你看好不好？”牟熊强咽下一口气道：“好，好，五十年陈酒当然会比四十年陈酒好。”

如果能把这个瞎子剁成肉酱，泡在五十年陈的女儿红酒里，牟熊能一口气喝上三坛。

× × ×

瞎子突然向美人招手道：“来，来，过来！”

两个美人迟疑着，终于有一个女人凑了过来。

女人的神色是讨厌，是应付。

瞎子只用手摸了一下女人的肩头。

“不是你，是另一个。”

另一个女人就慢慢凑了过来。

瞎子用手摸了摸女人的肩。

“如果你也瞎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瞎子认美人的绝妙方法。你只要摸摸她的肩，就可以知道她是不是一个绝妙佳人了。好女人的肩是圆润的，象珠子，很滑，象玉。其他处你完全不必去看。世人都呆，看女人看脸面，脸面好的女人大多身材不好。肩很圆润的女人就不这样，她们一定都是些好女人。”

牟熊看着瞎子，他一言不发。

× × ×

瞎子老板道：“牟总筐头，这个女人你可以领走了。我不喜欢她了，我要你再为我换一个女人。”

牟熊道：“你说过，你最喜欢这两个女人。”

瞎子尖声尖气地笑：“我变了主意。你没听说过么？人喜欢喜新厌旧。喜新厌旧，这样做珠宝生意一定要砸，可对女人，就是另一回事了。”

牟熊隐忍不发。

“我可以给你三十坛五十年陈的女儿红，我也可以给你一个你喜欢的女人，但你必须马上告诉我一家啸林山庄的店铺号。”

瞎子冷冷地瞟他，眼珠子一动不动：“你如果不马上给我酒和女人，我什么也不会告诉你。”

牟熊道：“好。”

他转身走出去了。

那个女人低着头，随他走了出去。

× × ×

牟熊不一会儿又回来了。

苦头儿、冤头儿和憨头儿三个人搬来了三十坛酒。

这是五十年陈的女儿红。

又进来了一个女人。

瞎子老板笑了：“总是麻烦你们三位为我忙碌，实在惭愧。待会儿劳烦牟总筐头给你们奖赏点银子。”

憨头儿大怒，想冲过去杀死瞎子，被苦头儿一把扯住。

瞎子老板哈哈笑道：“这位兄弟火气太大，总想宰了我。你如果宰了我，还有谁会告诉牟总筐头啸林山庄的秘密？”

牟熊冷冷地盯着瞎子老板。

牟熊道：“我给了你酒，又给了你一个女人。”

这是一个很年轻的女人。

瞎子老板在笑：“你为什么不走近些？”

那个女人咬咬牙，就又走近了一些。

瞎子伸出手去，去摸那女人的肩。

女人的脸胀红了，她想，躲又不敢躲。

瞎子笑了：“这回比上回那女人更好。”

牟熊道：“你可以告诉我一家啸林山庄的店铺字号了。”

瞎子抬起头来，用白噩般的眼珠盯牢牟熊，一字一顿地说道：“热闹镇白玉堡。”

热闹镇白玉堡。

江湖上最快活的去处。

这里是一家大堡子，堡子里有明楼玉阁，有琴棋书画的文人墨客留连处，有金钩赌坊，可以聚天下最大的赌局。有最好的美人妓院，叫白玉阁，据说白玉阁上有十六个名妓，每一个名妓有一种风流之处，各有千秋，各胜擅场。每一个名妓都可以引得京都王公、异疆公子趋之若鹜。

这里有停鹤楼，楼上有唐代大诗人李白与杜甫的真迹，有张旭的草贴，有吴道子的

九龙戏珠图，有王羲之的碑碣。楼后有亭，亭后有榭，花榭之中，时有雅琴起韵，琴音袅袅，飞过楼阁，直落入湖中，引起无数知音嗟叹。

据说这白玉堡中有藏珍楼，楼中有不为外人知的珠宝。

白玉堡是天下之一名胜。

白玉堡主叫白乐天，他擅赤阳神掌，在江湖上也是一流高手。但没人知道，白玉堡也是啸林山庄的一处店铺，也是啸林山庄的属下。

啸林山庄，富甲天下。

× × ×

白玉堡这一天很热闹。

从早晨至中午，已经进堡子里一百来号江湖人物了。他们有的身着裘衣，骑着骏马，洋洋洒洒入堡而来，有的三五成群，呼亲挈友，嘻笑携手而至。还有的破衣烂衫，居然神情高傲，冷漠淡然，进入了白玉堡。

总管就来到一间小小的居室。

他对正坐在床上的白乐天道：“禀报堡主，已经来了约有一百多人，看样子都是江湖人物，他们都身带兵刃，已经入了堡，有的上了酒楼，有的去了金钩赌坊，还有的去了白玉阁，有几个人在停鹤楼内观赏字画。这些人太阳穴高高隆起，显然无一不是内外兼修的好手。”

白乐天不语，他闭着眼思索。

好半天，他才对总管说道：“你如果图谋白玉堡，你对哪儿最感兴趣？”

总管停了一停，道：“藏珍楼！”

× × ×

他们会是谁？

他们来白玉堡做什么？

显然时常有江湖客来去白玉堡，但没有哪一天会一下子来这么多江湖人物，没有哪一天会象今天这样不同寻常。

白乐天道：“如果他们不是十二天下或丐帮，还可应付。如果是他们，就得拼一死战。”

× × ×

金钩赌坊是赌客悠然神往的地方。

这赌坊的最可人之处就在于你可以在这里任意赌，输了也不要紧，金钩赌坊会借给你钱，不管你借多少，只要你值这些，你自管签押写字据就是了。

金钩赌坊的借据，在天下也同银票一样可靠。

金钩赌坊的借据，没有人可以赖帐的，只要你还想活着，就一定得还帐。

对于一个好赌徒来说，最可心的地方是什么地方？一个既可以借帐又可以一赌到底的地方。

天下只有一个这样的地方，那就是白玉堡里的金钩赌坊。

玉骏和一个叫干手佛雷杰的人进了金钩赌坊。

他们想见识见识这天下第一赌坊。

据说日沉马场的赌人局也很有名，但比起这白玉堡的金钩赌坊，就差一些了。

屋内赌兴正酣。

玉骏找到一张空桌子。

他坐了下来。

过来一个年轻人，这是金钩赌坊的庄家。

庄家问道：“请问公子贵姓？”

玉骏一笑道：“赌就赌，何必问名？”

庄家赔笑道：“好教公子得知，如果公子报上姓名，赌坊便知道与谁在赌，自然可

以容公子占先，让公子签借，还可以奉送路费。”玉骏知道：“在下十赌十不义，没想到金钩赌坊竟然这么看重江湖人物。这倒叫我为难了，其实说出来也没什么名堂，在下并州玉骏。”

庄家一笑道：“好，在下多谢玉公子大驾光临，这叫小小金钩赌坊增辉了。”

庄家一揖道：“玉公子想赌什么？请！”

玉骏道：“我想知道，据说金钩赌坊有一个叫天下赌客称绝的规矩，不知可不可以告诉我，一旦玉骏身上所带银子罄尽，可以借给我多少银子？”

庄家一笑，未说话。

玉骏看着庄家，不动。

庄家赔笑道：“既然玉公子有雅兴，就不一定非输不可，也许可以大胜而回。那样岂不更好？”

玉骏盯住这年轻人，冷冷地问道：“你是不是还没告诉我可以借我多少银子？”

庄家道：“对不起。”

他起身到了屏风后，稍停之后，马上出来道：“玉公子如果不大方便，金钩赌坊可以借给玉公子三十万两银子。”

千手佛雷杰哈哈笑道：“好，好贵的乞丐！”

玉骏也很吃惊。

他盯住庄家：“你弄错了，我只是一个乞丐，值不上三十万两。”庄家一笑道：“公子的日子旺发，明年这时如果再来金钩赌坊，那时赌坊一定会更多借给公子银两。”

玉骏吃了一惊，心中也明白，白玉堡实在不简单，竟然一开口就告诉他可以借上三十万两。这是看破了他的行藏，还是高估了他的身份？莫非丐帮在江湖上的名声真的如日上中天，隆隆而升？莫非随着丐帮在北方武林的日益声隆，他玉骏也成了江湖名人？

莫非金钩赌坊只是儿戏？

x

X

玉骏身上一文不名，先写字据，金钩赌坊判他值三十万两银子。”

白乐天一笑道：“判得好！那庄家今日轮值是谁？”

“小龙！”

白乐天笑了：“金钩赌坊老板在不在？”

“在，老夫子今日在那里。”

白乐天一笑，点头道：“他手里是不是仍捏着酒壶？”

管家笑了。

白乐天一笑道：“但愿他别喝醉。”

× × ×

白玉阁上十六屋，屋屋金屋藏娇。

白玉阁上十六屋，屋屋有客。

客人都很粗俗，声音很大，嗓门很粗。

他们腰里有很多银子，他们想告诉白玉阁的女人，他们有很多的银子。

一个客人虬髯虎眼，威势势坐在女人对面。

女人很漂亮，坐着的姿势也很好看，斜斜地弯着身子，象风云暮霭之中，闲倚修竹的寂寞佳人。

“我是大猛鲸龙虫，在江上弄船，弄了半辈子，姑娘莫嫌粗俗，还望包涵才是。”

女人启齿，笑了一笑。

这一笑，让大猛鲸心里一阵子慌乱。

女人说话了：“不知道你是在江上猛些，还是在船上猛些？是在岸上猛些？还是在温柔乡里更猛些？”

大猛鲸望着女人，两眼欲喷出猛火来。

另一间屋子里，女人看着男人。

这男人很英俊，但他的神情很冷漠。

这名叫“重手神枪”岳正。

重手，是因为他出手很重，从来没让人从他拳下逃过。神枪，是他手中那一杆短枪。

这杆短枪长三尺七寸，如用起来，也可以变为七尺长枪，更可以变为双枪，一长枪，一短枪，又可以从枪中射出暗器。

这人在北方武林中也不是无名之辈。

他左手搂着女人，搂得很紧，右手却攥着他的枪。

女人想让他忘情。

“为什么不放下你的枪？”

男人的神情仍然很冷漠：“我放下过，只有一次双手抱着一个女人，就是在那一回，有人用剑刺在我右肋下，如果不是我右肋下有一面铜镜护着，我已经是死了九年的尸骨了。”

女人笑了：“这里是白玉阁，你听说在白玉阁里有动刀动枪的么？男人在这里都象猫一样，好脾气……”

男人仍冷冷地说道：“你看错了，他们不是猫，是虎。”

× × ×

管家又站在白乐天面前。

白乐天睁开了眼：“讲！”

“白玉阁上来了二十多人，有的在喝花酒，有的在同女人狎浪。这里有大猛鲸龙虫，有重手神枪岳正，还有一些人，都是丐帮分舵的筐头们。”

白乐天一笑道：“果然都是丐帮人物。这么说，丐帮的一百零八家分舵都来凑热闹了？他们来做什么？以为这里也是凤凰城啸林银庄，以为我也是许笠翁么？”

管家无语。

白乐天挥挥手。

× × ×

停鹤楼上，有五六个人在看字画。

这里有牟熊。

他看着这些字画，心里很珍惜。

他决定在宅院内地修一座白玉堡这样的堡子，也要弄一座停鹤楼一样的楼阁来存放字画。

眼下这些字画马上就会是他的了。

他很快活。

他一旦认定这家白玉堡也是啸林山庄的势力，就决心灭掉它，凡属于啸林山庄的，最后都可以变成丐帮的。

牟熊在笑。

苦头儿跟在他身后。

苦头儿知道总筐头儿为什么笑。

× × ×

管家又站在白乐天身前。

“什么事？”

“有五六个人站在停鹤楼里，看那些碑帖字画。”

白乐天皱一皱眉，这算什么？看字画，并不比赌坊中的那些人更可怕。

管家又说道：“这些人中，有丐帮总筐头儿牟熊。”

白乐天身子震了一震。

管家道：“他们在看字画，指指点点，旁若无人……”

白乐天一动不动。

管家的声音很慢，很苦：“就象在看他们自己的家产似的。”

× × ×

玉骏和庄家推牌九。

他已经输了二十万两银子。

他不动声色，既然金钩赌坊借与他三十万两，就都输了又会怎样？

而且，他决心输。

如果不输，他没法儿在赌坊内动手。

牌放在他手里。

来陪公子赌上几局如何？

无论如何他也是赢定了。

可他该输，输了才可以再要借银子，如借不上银子，才可以出手。

他淡然一笑，道：“请你看牌。”

庄家一出牌，一副地杠。

玉骏一笑道：“我输了。”叭地一弹，这两张牌便飞向牌堆。

从屏风后面飞过来一张扇子，平平地将这两张牌揭起，又飞回去。

扇子收在了一个长须髯白面色的人手里。

这是一个儒雅的读书人。

这名叫老夫子。

× × ×

老夫子亮一下手里的牌道：“小龙，你认准了，这牌可并不输与你。”

这是一对至尊宝。

老夫子眼光炯炯，看着玉骏：“玉公子决不是家里银子太多，特地千里迢迢来白玉堡送银子的吧？”

玉骏一笑：“想输，就输个痛快！”

周围人也知这一赌蹊跷。明明没输，却早早认输，而且一送就是十万两银子，就是走遍天下，你也见不到这样的新鲜事儿。

老夫子一笑道：“小龙手嫩，眼生，就让我来陪公子赌上几局如何？”

玉骏哈哈大笑道：“好，好，如果我眼光不差，阁下当是金钩赌坊的老板了，荣幸荣幸。”

老夫子从怀中掏出一只酒壶来，边呷酒边笑：“有人嗜赌，有人好色，偏偏老夫子好酒。公子想仍推牌九，还是改玩其他？”

玉骏想也不想，就道：“掷骰子。”

老夫子一笑，便将骰子推与玉骏。

管家站在白乐天面前。

“玉骏同老夫子掷骰子，老夫子已经三输三赢了。如今又输去了七十万。”

白乐天点点头。

“白玉阁上怎么样？”

管家摇了摇头。

金屋藏娇，十六个女人都美，十六个女人都会笑，男人对于会笑的女人当然不会狠下毒手。

管家问：“要不要放出鸽子？”

白乐天摇摇头。

他这一摇头，管家心中一沉。

白乐天的心事他明白，如果破堡，他白乐天与堡子共存亡，又何必去惊扰另一处人马？

白乐天不想让别人同自己一起受灾。

× × ×

还是在停鹤楼上先动了手。

牟熊看着一张张旭的草字，这是一张率意帖。

苦头儿看着这帖子，问道：“这字写得这么草，又有什么好？”牟熊一笑道：“狂，狂就好！”

憨头儿道：“好，好为什么不把它带回去，挂在墙上好好看？”冤头儿道：“那你就把它带回去，好不好？”

憨头儿道：“怎么不好？”

他的手向上一掀，画轴便一卷，落在他手里。

旁边当然有停鹤楼上的看守人。

那人过来，对憨头儿一揖道：“不知为什么把那一幅画收了去？”

憨头儿嘻笑道：“人家都说这幅字画儿好，既然好，你就送给我，行不行？”

那人答得也很快：“不行！”

憨头儿在笑：“不行么？”

“不行！”

憨头儿突然出手了：“不行也得行！”

他出手一拳，打在那人胸上。

那人不动，咬着牙，瞪眼看着憨头儿。

憨头儿仍笑：“这回行不行？”

那人一张口，吐了一大口鲜血，身子慢慢倒地而死：“不行……”

停鹤楼上有许多看守人，见这里动了手，就呼哨哨聚，一齐向停鹤楼上疾奔过来。

× × ×

白乐天一步一步走上了停鹤楼。

他面对着牟熊。

牟熊在笑，笑得很自信。

吴智死了，枯木大师也死了，荣木大师也死掉了，随他们一齐死去的还有那个寂寞剑的传人林子，他几乎可以无敌于天下了。

这个白乐天虽然是江湖上的一流高手，但牟熊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

白乐天看着牟熊。

“我记得丐帮一向是用七挂大车上门讨要的，如果不给，就骂人，就杀死自己讹人。这一回怎么变了方式，乞丐变成了强盗？”牟熊哈哈大笑：“那太麻烦，何况丐帮一百多年了，要不着东西就杀自己，那也实在是够委屈了。这一回试一试，杀别人是不是比杀自己更舒服一些。”

白乐天道：“你以为白玉堡好惹么？”

牟熊一笑道：“二月初四，龙刚刚抬过头的日子，对不对？”白乐天脸色一变，二月初四，是白玉堡在啸林山庄的暗符。

牟熊道：“凡是啸林山庄的钱财，我都要。凡是啸林山庄的人，都可以杀！”

他挥了挥手。

丐帮人就扑了上去。

停鹤楼变成了杀场。

× × ×

白乐天与牟熊对峙。

牟熊不动，他也不能动。

丐帮的人都是强手，虽然白玉堡的人手很多，但三两个人敌不过一个丐帮人物，声声惨叫，多半是白玉堡的人喋血。

已经倒下了许多人。

丐帮人好整以暇，已经有三四个人空出手来，去收拾墙上挂着的字画。

白乐天眼里闪着怒火。

牟熊道：“你为什么不动手？”

白乐天一声怒吼，人如鹤唳，飞起在半空之中。

他飞在半空之中，右掌翻飞，一招“赤日炎炎”便向牟熊劈去。牟熊知这掌力浑厚，生受不得，便把身子轻轻一带，人斜斜飞出去，又趁身子转过来。

他的左手变了一式，为狸爪，去抓白乐天的手臂，右手变为兔蹬，成一拳式，左腿为豹剪，右腿为獾跃。

这姿式极为怪异。

白乐天不知这姿式如何可以在一式中用出，便躲过了左手，右手，避过了左腿，而被牟熊右腿蹬实。

这一腿为獾跃。

獾足强劲，这一蹬直蹬出牟熊一声怪叫来。

这一蹬蹬断了白乐天的肋骨。

他几乎昏厥了过去。

牟熊笑了一笑，一扬手，人施施然向停鹤楼边走去。

他要让苦头儿三人对付白乐天。

白玉阁上，女人们在惊叫。

大猛鲸一个虎步，跳了起来，揪住女人，问：“你说，藏珍楼在哪里？”

女人幽幽一叹，说道：“无论夜来多甜蜜，醒来总是这一句。藏珍楼？哪里有藏珍楼？你不知道，白玉阁就是藏珍楼，十六个女人就是白玉堡的珍宝么？”

大猛鲸一掌把女人打飞，怒吼道：“胡说！”

他一步冲出去，他怕迟了，上不了藏珍楼。

重手神枪岳正把枪放在枕边。

女人很温柔，但她心里也时时惦念着那杆枪。正在温柔乡，身边一杆枪，心中不宁。

外面起火时，岳正一跃而起，抓起枪来。

女人一叹，看着他冲出楼去。

重手神枪一出白玉阁，就连连出手，用枪挑死了两个人。

× × ×

金钩赌坊是最后动手的。

玉骏无论如何也输不出三十万两银子去。

他只好仍同老夫子赌。

这时，外面汹汹沸沸，吵嚷火起了，老夫子手握着骰子，右手拎着酒壶，问玉骏：“还赌不赌？”

玉骏一笑道：“还赌什么？”

他身子一飞，双剑从怀里掏出，直刺向老夫子。

老夫子眼看血溅当场。

玉骏这一刺很凶狠。

谁知叭地一响，却爆出了一屋酒香。

老夫子的酒壶被玉骏刺破。

老夫子手里抓着一把扇子。

他冲了上来，同玉骏动手。

屋内一团乱，六七个人冲上来，杀人夺银票。

金钩赌坊的人被杀死了许多，只剩下老夫子与小龙在同玉骏和干手佛雷杰苦斗。

雷杰一扬手，二十四粒暗器飞向小龙和老夫子。

老夫子袖子向上一甩，人如鹤翔，轻轻地飞了起来，小龙却扑扑中了几粒暗器，倒

在地上。

老夫子一脸悲愤，瞠目怒视玉骏。

× × ×

白乐天怒视着牟熊。

他不愿同苦头儿三人拼杀，他只想同牟熊动手，他身子一跃，就冲到了牟熊身边。

叭——，他击向牟熊一掌。

牟熊身子只晃了一晃。

一掌击实，白乐天心中狂喜，以为这一次可奏奇功，谁知牟熊身子引了一式，便行若无事。他不知这是“百兽舞”中的化式，可以化解各种凶猛的外力于无形，以为牟熊的功力深不可测，顿时万念俱灰，不由得一愣。

这一愣时，苦头儿指点穴戳在他要穴上。

白乐天顿时怔忡不动。

冤头儿的动作极快，身子贴近了，小擒拿手十分狠辣，扳、扣、捏、折，叭叭弄断了他腕、臂、肩骨。

憨头儿两拳打得他吐血。

牟熊正看着他。

白乐天向牟熊狂喷了一天血花。

“他.....他会宰了你的。”

这时，一只鸽子冲天而起。

老夫子看到了这只鸽子，牟熊和苦头儿几个也看到了这只鸽子。

牟熊很想知道那只鸽子飞向哪里，他想马上去那里，再杀人夺银钱！

第二章 山庄无语

啸林山庄又收到了一张白帖。

第一张白帖是在啸林银庄被掠烧之后，紧接着又来了两张白帖，这两张白帖是十八铺子的古玩店和日沉马场的赌人局。如今这一张白帖，上面只写了几个字：热闹镇，白玉堡。

× × ×

七位管家管事都坐在堂上。

没人讲话。

这帖子传来传去，直到所有的人都看得明明白白。

热闹镇，白玉堡，啸林山庄的又一大台柱没了。

几位管家管事默默无语。

玉管事很气愤：“老管家，我知道，天下处处有啸林山庄的人，为什么不把他们齐聚起来？如果我们把三百六十处的好手都调集起来，就足以打败丐帮。”

其余几位管家管事有的点头，有的看着老管家林忠。

只有林忠知道那三百六十处在哪儿，知道那三百六十处都有谁在掌管着啸林山庄的家业。

但老管家林忠一言不发。

× × ×

玉管事问道：“老管家，你为什么不讲话？”

老管家林忠的身子伛偻着，人也风烛残年，他看着众管家管事：“老爷子生前也有吩咐，天下三百六十处，不可妄动，各干各的，如果啸林山庄没有主人，他们每一个人就都是那产业的主人。”

玉管事冷笑道：“老管家这话可让我犯了疑心了。谁说啸林山庄没有主人？难道小

公子林乐儿不是主人么？”

老管家道：“我记得你口口声声说，那个在山庄前摔死的孩子是小公子。我老眼昏花了，看不清楚，这事儿可全听你了。”

玉管事怔了半晌，才说道：“咱们也不能为了找小公子就忘了行大事，可不可以一边找小公子一边去聚人，啸林山庄人聚力同丐帮一拼，这样好不好？”

众管家管事有的赞同，有的无语。

赞同的是有血性，无语者是心中无底，根本不知啸林山庄的三百六十处究竟有多少实力。

老管家林忠的样子很疲惫，也很痛苦，他慢慢起身，向厅后走去：“如果找到了小公子，我可以给你们一个答复，不然，我们就只好等。”

玉管事道：“等？等什么？等死么？”

老管家冷冷一笑：“死有什么？你怕么？”

他蹒跚着去后堂了。

× × ×

老管家不知道枯木大师和荣木大师去了哪里。

他们该回来了。

如果他们回来，他不畏死，一定要当场说出玉管事的阴谋。

但他们至今没回来。

枯木走时说了一句：半月便归。

如今已经是一个月过去了，他们还没有回来。

他们一定是出事了。

老管家望着鸽笼出神。

这里有一只鸽子，是林重有一天亲自交给他的。

林重交与他鸽子时，神色很郑重：“如果我死了，你一点办法也没有了，你就把这一只鸽子放出去。”

老管家林忠当时只是一笑。

他没太在意。

老爷子林重比他林忠还小好几岁呢，他会有什么事？有林重活着，他怎么会没有办法，要这一只鸽子有什么用？

如今，狼孩林子一去没有音讯。

已经有几处啸林山庄的店铺堡子被杀劫。

这算不算没有办法了？

他已经深深中毒了，不能支撑很久了。

但他不能死，他不能倒下。

也许林重只告诉了他一个人，让他记住那天下三百六十处啸林山庄的势力。

他记得很熟。

他知道每一处的那个主子，有时他可以在城里、酒楼、店铺里见到那个人。他就会在心里默默念叨：“白乐天，擅赤阳神掌功夫，掌热闹镇白玉堡。二月初四。”

老管家林忠夜里躺在床上，毒性发作，头上直冒冷汗，就在心里一遍一遍念叨这三百六十处的人名、店铺、地名。

他知道，他如今掌握着成千上万人的性命，一言甫出，便可决定人的生死。

× × ×

他伸手进去，要抓鸽子。

他的动作不够快。

从他身边飞出一人。

这人是玉管事。

玉管事算得很准，他算定老管家正抓住鸽子，掏出来，在放飞的那一瞬间，他就可以冲出来，抓住老管家的手臂。

但他还是太快了，因为他没算计到老管家在伸手出去时有了一会儿的迟疑。

玉管事一伸手，抓住了老管家的手臂：“你想放飞哪一只鸽子？”

老管家苦笑一笑：“我想把它们全放了。”

玉管事看着这些鸽子。

他恨。

这些鸽子里，有一些他所不知道的秘密。

如果这里的某一只鸽子上了天，他很可能就会被人杀死。

但他又不敢杀死一只鸽子。

也可能这里的一只鸽子就是一个白玉堡，就是一个日沉马场赌人局，就是一家古玩店，他怎么能放走这些鸽子？他数了数，这些鸽子一共有二百七十六只。啸林山庄用不着养这么多鸽子。这些鸽子肯定有秘密。

玉管事抓住老管家的胳膊：“你想放哪一只鸽子？说！”

老管家顿时痛入骨髓，他咬紧牙关：“说了你也不会信，我想把它们全放了，你信不信？”

老管家的脸上直流冷汗。

× × ×

玉管事突然笑了，他决心冒一次险。

他决不能让老管事任意耍弄他。

他冷笑说：“好，那你就放，把它们都放了，不然我就宰了你！”他决心看老管家一次笑话。

老管家当然不会把这些鸽子全放了。

他从来没见过过啸林山庄的人放鸽子。

老管家却没迟疑，打开了鸽笼，啪啪拍着笼子顶，鸽子一只一只地蹦出来。

老管家念叨着：“飞吧，飞吧，飞吧！”

鸽子全飞起来了，二百多只鸽子飞在了空中。

玉管事突然慌了，如果这二百七十六只鸽子全飞走了，可能他就再也没什么机会了。

他突然吼道：“别放了，别放了，快把它们收回来！”

老管家冷嘲地看他：“你不是要放么？既然放了。你急什么？”鸽子在天空中，形成一大片阴翳。

它们如果分飞向各处，无音讯无字条儿，各处自然便明白了啸林山庄不妙了。

玉管事很焦急。

他伸出手去，决心杀死老管家。

老管家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你如果杀了我，啸林山庄的三百六十处，你一处也找不到了，那样儿，你会很扫兴。”

玉管事泄气了。

× × ×

鸽子落下来了，一只，一只，又一只。

终于，二百七十六只鸽子都飞回来了。

老管家冷冷一笑。

他对玉管事道：“你是不是可以对我好一点儿？如果你给我解了毒，我还可以活下去，不然，今晚儿你一睡熟，我便自杀。我连那法儿都想好了。”

玉管事道：“你放心不下，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啸林山庄的三百六十处店铺堡子。”

老管家冷冷道：“你也知道这不可能。在天下，在另一处，准还有一个人知道。我死了，他就知道啸林山庄有了内患。”

好半天，玉管事才一叹道：“好，我给你解药。但你别打主意，你一跑或者动什么心思，我第一个便杀了你。”

老管家笑道：“我还要看三百六十处的人怎样宰了你呢，我为什么要死？”

这时，几位管家管事凑了近来。

有人道：“玉管事对老管家好得很哪。”

老管家也哈哈大笑：“他比我亲儿子还孝顺呢。”

玉管事只好咧咧嘴。

第三章 飞鸽传人

一只鸽子在空中疾飞。

它飞过山峰，飞过城镇，飞向一个小小的城镇。

这个城镇叫个很奇怪的名字：石头。

叫它石头镇，是因为这个城镇没有一块石头。

这个城镇只有石板，盖房子时人也在山坡上铲去一层层浮土，用铁器一刨一撬，就揭下了一大片石板儿。

这个城镇里的人喜欢叫“板儿”，生的孩子男孩儿女孩儿叫“板儿”的多。一到了日暮天响，满街满巷便响起了男人女人的吆喝声：“板儿，板儿，回家吃饭喽——”

偏偏城镇不叫石板镇，叫石头镇。

× × ×

这镇上的人都好赌。

大人小孩儿，男人女人都好赌。

大人赌，千奇百怪，无奇不有。

赌钱物不算新奇。

赌亲事。

两人一赌，便道：“你输了咋办？”

“把我女儿嫁你儿子。”

这个女儿也许是正在襁褓之中，也许还在怀揣六甲的女人肚里。

那也赌。

孩子也赌，财小钱儿，赌“办喜事儿”，赌转圈儿，无事不赌。大人小孩赌时，都坐在石头上，蹲在石板上。

街上到处都是这种平平滑滑，光光溜溜的大石板儿。

奇的是，一群孩子之中，有一个老人在趴着，同他一齐赌。

这老人赌得很快活。

他带着一只猴子、一只鸭子。

孩子们已经不同他的猴子、鸭子赌了，他们知道，那猴子、鸭子比这老人更会赌。

他们知道，猴子、鸭子会掷骰子，会推牌九，还会耍鬼。

他们决定同老头儿赌。

老头儿赌得很直。

他也很快活。

同孩子们赌，可以不耍手腕，也可以输。

他很久没输了。

赌时总也不输，那岂不没什么意思？

现在他就在输，已经输了三十个铜板了。

他愿意输，他假装看不见孩子们耍鬼。

他同孩子们一起大嚷大叫，同孩子们一起大吵大闹。

他的脸色红润，神气居然也象个孩子。

这时，那只鸽子从空中直落下来，箭一样扑向他。

他没发现鸽子，他赌得太开心了。

鸽子停在他肩上。

一个孩子叫起来：“鸽子！鸽子！”

他看见了鸽子。

他的脸色变了。

他的脸上没了笑意。

他是赌王，他就是那个赌遍九省无敌手的天下第一赌王。

× × ×

赌王要走了。

孩子们围着他，舍不得放他走。

一个孩子扯住他：“你为什么要走？那儿也赌么？”

赌王一笑道：“那儿不赌钱，赌命。”

孩子们不解地看着他。

石头镇自古以来就好赌，赌钱，赌物，赌亲事，赌哭赌笑，赌翻筋斗，但从来也不赌命。

命也能赌么？

赌王也不舍得走。

他对孩子们说：“猴子和鸭子放你们这里，帮我好好照顾，好不好？”

孩子们眼里含泪。

他们喜欢这个老头儿。

他们送赌王走，告诉他，如果他回来，他们家的父母会在镇口用最大块的石板儿给他砌一间房子，让他在这里住。

赌王一笑，要流泪了。

他走了，这一次连头也没回。

× × ×

林子仍躺在梅子怀里。

他白天黑夜地躺着，人已憔悴。

梅子想问他话，但她不能问，因为林子很伤心。

他正在伤心，所以她无法问他。

她只好默默地侍候他。

她盼他能站起来，眼里闪着可卿说的那“狼一样的目光”。

这时，屋里进来了一个人。

梅子不知道这人是怎样进来了。

这是一个老人。

他是赌王。

× × ×

他坐在凳子上，双目炯炯，看着林子。

林子无精打彩地看着他：“我不同你赌。”

赌王道：“我也不同你赌。我找你有正经事儿。”

林子的声音有几分戏弄：“赌王除了赌之外，还有什么事儿更正经？”

赌王凑上前去，突然出手，叭叭叭连打了林子许多耳光。

林子不动，连眼睛都未眨一下。

他嘴角流血了。

赌王松了口气：“好，你比过去功力强了许多。”

他不明白，林子比过去功力强了许多，为什么还躺在这里，为什么不去找牟熊？为什么不去找十二天下？

“你知道白玉堡么？”

林子道：“白玉阁、金钩赌坊、停鹤楼的白玉堡？”

赌王点点头：“他们被丐帮烧光了，抢光了，杀死了所有的人，只逃出来一个老夫子。”

林子默然。

他看着赌王，等赌王讲话。

“白玉堡是啸林山庄的，它是二月初四。”

林子无语。

他有什么办法？

× × ×

赌王看着他：“吴智、枯木大师、荣木大师都死了？”

林子点点头。

赌王道：“他们托付了你什么？”

林子想起来了，他答应了枯木大师、荣木大师，要找回小公子，重建啸林山庄。

可他找小公子，头一件事就得去找伞儿。

他不愿去找伞儿。他不愿去杀伞儿。

赌王看透了他的心事。

“你不愿意宰那只羊，对不对？好，我去！”

赌王向门口走去。

林子无语，他没法儿讲话，他怕讲话。只要不让他去杀伞儿，去杀天下人也行。

赌王突然站住了：“我忘了告诉你，你那个女人，叫小慧的，她看见了你同伞儿在一起，她跑了，要去女人谷，但被啸林山庄的玉管事弄去了，养在一家大宅院里。这个玉管事你是认得的。”

赌王走了。

× × ×

林子仍想依偎在梅子身边。

可梅子躲开了他。

他看着梅子。

梅子的声音很伤心，话说得很快：“可卿说你一躺在女人怀里，就会振作，就能做个好人。我不讲话，等着你。可你让我失望。爱你的女人跟了别人，你也不去找么？害你的女人夺走了你主人的孩子，你也不在乎么？你有恩有仇也分不清么？你对一切都冷冰冰，对什么都不在乎么？”

林子看着梅子。

梅子道：“你这样子，连狼都不象……”

梅子起身走了。

× × ×

林子起身了。

他看看四周。

这里还是有一些变化。

可卿的木梳不随便放在桌上，她不让人看见她的木梳，她也不让人看见她梳头，据说有一种鸟从来不让任何生物见到它梳理羽毛。

梅子和可卿毕竟不一样。

林子慢慢走下了楼。

他不理会那些男人的讥讽目光，不理睬那些女人的调笑，他也不理会老鸨的招呼，一味地向前走。

他的目光中又有了冷冷的闪光。

第四章 快活瞎子

牟熊走下了密室。

他静静地站在那里。

瞎子一点儿也不虚度时光，他正一点点抚摸女人，他让牟熊惊讶，惊讶人的手竟会比眼睛具有更多的语言。

瞎子叹了一口气，道：“我告诉过你，你别总是来打扰我。”

牟熊道：“对不起，我只想来告诉你。”

瞎子在笑：“我知道，你忍不住要告诉我，告诉我你找到了白玉堡的藏珍楼，找到了藏在那里的价值约有一百万两银子的珠宝。”牟熊的话语中有些得意：“还有那些字画，那些碑碣，都是无价之宝……那些东西没有价值。”

瞎子笑了：“你很得意，对不对？”

牟熊长吁了一口气：“你需要什么，我都可以满足你。这一次你又该告诉我一处地方了。”

× × ×

瞎子窃窃而笑：“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野心么？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这美女看着我时那样子欲呕欲吐么？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又胁迫又用银子收买才让女人来我这里的么？你的帐算得好极了，每收到一百万两银子，就分一杯羹与我，两个美人，三十坛美酒。

你越来越急了，你想三天就劫掠一处，是不是？我已经告诉你了几处地方？”

牟熊沉声道：“三处。热闹镇白玉堡，走马川清风寨、小林庄。”

× × ×

瞎子大笑道：“好，好！你这次急不可耐了，想十几天就拿下一处，这样你也得十年。以后你就该每两天拿下一处，这样，你两年以后，就富可敌国了，对不对？你是不是夜里已经睡不好觉了，总在算计着什么，小肚子里总有一股热热的火烧着？”

牟熊道：“你同我合手，我可以让你一生富贵……”

瞎子冷笑道：“我不想富贵。”

牟熊道：“你总需要美女，美酒……”

瞎子笑了：“你错了，我根本就不要这些。”

牟熊道：“你需要的。”

瞎子笑得很残忍：“我看到你急不可耐，你很贪婪，我想我知道你贪婪，但天下人不知道，武林人不知道。我应该让大家都知道。所以我拣几处江湖人最注目之处让你去烧去杀去掠。你干了，象蠢猪一样地干了，你成了武林中人人唾弃的人。岂不闻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一句话？你的死期到了！”

瞎子哈哈大笑起来。

× × ×

牟熊咬牙，他恨不能马上杀死这个瞎子。

瞎子妄想算计明眼人。

但瞎子知道啸林山庄的三百六十家店铺堡庄，至今他还没动过十家。

他不能杀死瞎子。

瞎子一叹：“我天天喝酒，盼的就是今天。”

瞎子起身，向两个美人一揖道：“对不住了，以在下残疾之躯，玷污了姑娘清名……”

两个女人默然。

她们只见瞎子的猖傲，哪见过瞎子的谦恭？

瞎子道：“我已经断定，牟熊，你也没几天好活了。”

牟熊的手在抖，他的手在瞎子身边哆嗦。

瞎子道：“我已经断定，牟熊，你也没几天好活了。”

牟熊的手在抖，他的手在瞎子身边哆嗦。

瞎子道：“你为什么不一掌打死我？”

牟熊不动，他要成为北方武林第一人，他能忍。

瞎子脸上带笑：“你打白玉堡时，见没见到天上飞着一只信鸽？”

牟熊心一抖，他见到了。

他不答话。

瞎子笑得很畅快：“你见到了，你一定见到了。”

瞎子窃窃私语似的：“信鸽一飞到地方，那个人就会来找你，你就死定了。”

瞎子死了，脸上带着笑。

牟熊气得狠狠踢这尸体，他身子飞纵，一跃一周旋用“百兽舞”身法踢尸体。

他把尸体踢碎了，踢烂了头颅，瞎子的脸上有血，但仍在笑，笑得很诡秘。

瞎子已经死了，他为自己准备好了毒药。

当他一说他要美酒女人时，他就为自己准备好了毒药。

所以他死了。

牟熊很气愤，他头一回知道他是一个天大的大傻瓜。

第十六卷 情真人意

第一章 寻找小慧

林子想起了小慧。

他象从梦里惊醒了。

他有过一个女人，一直把他当成人看待的女人，这女人是小慧，是那个情深如海的小慧。

小慧在哪里？

她被男人带走了？

带走她的是啸林山庄的那个玉管事。

林子不管她在哪里，一定要找到她，一定要找到小慧。

他去找小慧。

× × ×

林子告诉赌王：“我要先找小慧。”

赌王笑了，点点头。

一个赌徒只要手还能抓住赌本，他就会上赌场，就是一个好赌徒。

林子只问了一句：“你再说一遍，小慧在哪儿？”

× × ×

他找到了那所宅院。

这是一所很大的宅院。

它并不比啸林山庄差。

林子走近它时，天已昏黑。

他要找小慧。他本可以直冲进去找小慧的，但他犹豫了，他不知现在小慧是不是仍

想见他。

他身子一纵，人如飞絮，飘进了院里。

没一点儿声响。

他在院里急掠，寻找小慧。

他看到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坐在屋内说话。

男人是玉管事，灯下看去，人也很英俊。

女人是一位小姐，很漂亮的一位小姐，举止神情极为优雅。

男人显然在向女人献殷勤，一句接一句地讲话，女人心不在焉，似听非听。

林子凑近去，他看清楚了，那个女人是小慧，是他日夜亲近的小慧。

他从未见过小慧这个样子。

他才发现，小慧也是一个高贵女人。

× × ×

玉管事说话带笑：“我给你带来了一串珠子，这串珠子很值钱，据说是从白玉阁的藏珍楼里弄来的。”

他向小慧展示他那串珠子。

果然是一串好珠子，又大又圆润，又齐整，整整三十六粒。

玉管事在笑：“它整整三十六粒，是你年纪的一倍。你留下它，好不好？”

小慧一言不发。

她望着窗外，望不见的暮色里，有一个男人，眼睛瞪得很圆，象一头狼，在盯着她与那个玉管事。

男人的目光中有哀伤，有怒火。

玉管事赔笑道：“你该好好乐一乐，自从你走出那间牢房，就从来未笑过。你为什么不笑？你要笑一笑，那样子一定十分好看。”小慧的眼珠子瞪得很圆，很大。

玉管事把手放在小慧肩上。

这是一只很温柔的手。

小慧为什么不挣开他这一只手？小慧为什么不离开他？小慧喜欢他么？

玉管事笑了。

他知道如何对付女人。

他会慢慢来，不用着急。

他讲话了：“在长白山里，有一座五子峰，五子峰中间的山峰上有一间木房，木房里住着一个老人，他叫吴智。他擅一门绝技，叫‘百兽舞’。这老人和枯木大师，荣木大师，还有那个狼孩林子都一齐死了……”

小慧突然身子一抖：“你胡说……”

玉管事道：“我为什么要胡说？狼孩林子是被一个女人领上山去的，这女人对他很好，她叫伞儿。”

小慧脸上有了泪，她突然明白这一切都是真的。

玉管事讲一件闲事：“那女人把他们都聚在木房里，为他们做汤，汤很鲜很鲜，枯木大师，荣木大师和白衣吴智都试过，菜中无毒，他们喝得很畅快，吃得很畅快。他们不知道这汤里有一种毒，这种毒是毒绝天下的草爬液毒。这毒叫‘不毒’……”

小慧的脸色苍白。

玉管事在笑，他马上就可以摧毁这个女人。

“他们都被毒倒了，结果你可以想见，如果他们活下来，就是双目痴呆、嘴角流涎不止的呆子，整天张着嘴，连嘴也合拢不上……”

小慧吼道：“我不要，我不要他……”

她象一只受伤的野兽。

玉管事也惋惜地一叹：“那女人也觉得那样太残忍，不如把他们都杀了，于是，她

就杀了他们。从那时起，这天下就没有了白衣吴智、‘一岁一枯荣’的枯木荣木、狼孩林子这一号人物了。”

玉管事装模做样地一叹。

林子看不见小慧的神色，她正背对着窗子。

他只看见小慧的肩在抖动，她是在哭。

玉管事一叹道：“看来，你对那个狼崽子旧情不断……”

小慧无语。

“可他同那个伞儿相好，两个人如胶似漆，这你都看见了，那个伞儿就是三月羊……”

小慧不哭了。

× × ×

林子仍望着窗内。

小慧在想什么？她当初告诉他，她知道三月羊是谁，是为了诳他，好能跟他一起走，她喜欢林子。如今她知道谁是三月羊了，三月羊就是那个美貌如仙，心毒似蛇的伞儿。她要告诉林子，狼孩林子会不会相信？

她已经没机会告诉狼孩林子了，他已经死在了那个女人的手里。

玉管事道：“你可以跟我在一起。”

小慧幽幽地叹了一口气：“可你也不是好人。”

玉管事不禁哑然失笑：“好人？什么叫好人？能成功的人就是好人。你那个狼崽子算不算好人？可他被人弄死了，我却活着……”小慧无语，她会说些什么。

有丫头唤玉管事，有人找他，他必须赶回啸林山庄去。

玉管事匆匆走了。

现在，屋内只剩下了小慧，那个生气出走的小慧。

狼孩林子决定走进去，他在外面等得太久了。

× × ×

小慧在沉思。

林子站在了她面前。

小慧惊讶得张大了嘴，好半天讲不出话来。

“是你？”

林子点点头。

小慧的眼中涌出了泪水。

她声音很轻：“你.....不是已经死了么？”

他又点点头，他已经死过了。

小慧道：“你死不死，和我已经没什么干系了。”

她低下了头。

× × ×

狼孩林子不会说话。

他不会把心里的酸甜苦辣讲出来，他拙于语言。

小慧在等他讲话么？他能讲明白他心里的话么？

“伞儿.....把枯木大师、荣木大师，还有吴智师伯都毒死了。”他只讲出了这一句话。

女人是不是还情系于他？她不是已经绝然而去了么？她为什么还要听他讲这些话？刚才玉管事告诉她的，不也是这几句话么？

× × ×

小慧轻轻叹了一口气：“你走吧。”

他怔怔地立着。

他知道他不该走，如果走出去，他会这一辈子都失去小慧。但他又知道他必须走，

因为他从来没听过她的话，他必须听她的话。他怎么会知道女人的心？

他起身向外就走。

他走向门口。

他知道他如果从这里走出去，再也不用见到小慧了，所以他走得很慢。

他期望小慧会叫住他。

但小慧没讲话。

他就走出了门。

× × ×

他走出屋门，站在门外。

他觉得他有许多话想告诉小慧，但他讲不出。

他必须告诉小慧一句话。

他又走进屋去。

小慧在默默流泪。

林子走近她：“我回来，只想告诉你一句话。”

他想说什么？

林子的脸突然胀红了：“你.....你今天象一个高贵的女人。你就是一个高贵的女人。”

他讲完了这句话，心里一松。

他急步向门外走去，他将再也不去想这个女人了。

小慧身子一扑，扑在他怀里。

她泪流满面：“你说什么？你再说，你再说一遍.....”

第二章 男人嫉妒

在一间秘室里。

没有声音，只有男人与女人的缱绻。

是忘情的缱绻。

很长久的忙碌，之后是轻轻的长吁与疲惫。

男人问：“他.....是不是又来找过你？”

女人一愣，想了一会儿，才醒悟到了那个“他”。

女人道：“没有。”

她心里明白，那个男人很傲，他每一次都等她默默去求他，然后他才会帮他。

因为在那个男人眼里，她只是一个柔弱的羊羔，而他自己则是一只猛虎。

男人从她话里悟到了她的心思：“他很高贵，是不是？”

女人长吁道：“他只是一心为了我。”

男人冷笑道：“我不是一心为了你，对不对？”

女人默然。

他不是一心为了她，他为了做北方武林第一人，他为了他自己。但她喜欢这个男人。

× × ×

男人慢慢站起身，没了该有的亲热。

女人有些不安：“你为什么不来？”

男人默默站在灯下，以掌抚弄烛火，他的掌吸于烛顶，烛火便被吸长，几乎熄灭。

女人有些惊讶，他的掌力高得几乎不可思议。

男人道：“你再别去找他。”

女人冷冷一笑：“你再也用不着他了？”

女人心里明白，虎四虽猛，但也不会被这个男人看在眼里，他早晚会亲手杀死虎四。

如果枯木大师、荣木大师、吴智、林子都还活着，他一定要她去缠虎四，让虎四继续为他杀人。

可这些人都死了。

狡兔死，走狗烹。

她淡淡地问道：“不知你什么时候去杀他？”

× × ×

男人狠狠扯住她的头发。

“我这个贱女人，你看不起我？”

他从她眼里找到了答案。

她看不起他。她真的看不起他，杀劈头老四和老五，杀林子，杀吴智，都要她出马，或者要虎四动手，他这个北方丐帮的总筐头究竟有多大威力？即便他当上了北方武林第一人，他又有多大本事？

他突然叭叭叭地打了她几个耳光。

女人的眼里闪出光来了，她在咻咻喘着，象一只动情的野兽，看着男人。

她喜欢被男人扯住头发，喜欢被男人狠狠殴打。

她气喘着：“你快打死我了，你快把我打死吧！”

男人仇恨地打她。

他一边打一边吼：“你瞧不起我？你以为我也没什么大作为？你也看不起我？你们都看不起我？我一定要让你们看得起我，让你们不敢看我！”

她挣扎着，嘴角流血，爬到他身边：“对，对，我是不敢看你了，你是北方武林第一人，你是武林至尊！我不敢看你，你可以随便打我，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

男人看着这个女人，很神气地看着她。

“好，好！你过来吧，摸着我的脚！”

女人很听话，过来，抚摸着男人的脚。

她确实象一只很柔顺的羊羔。

她身子在颤抖，象一片风中的叶子。

× × ×

男人突然很紧地抱住她。

“你说，我会不会成为北方武林第一人？”

“会，你会，你会。除了你，谁也做不到。”

“你们十二天下也做不到么？”

“十二天下并不可怕，十二天下中的鼠不理世事，只是云游方外，鸡和牛又与这些人不相往来，自以为清高，他们都不是你的对手。”

“你说，我成为北方武林第一人，第一件事该做什么？”

“我不知道，你也许该去掘了鱼漂儿的坟……”

“我不会掘她的坟，我要让你成为北方武林的第一美人。”

女人无语，只是静静地依偎在男人怀里。

第三章 公子回庄

老管家林忠在等，在等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

枯木大师、荣木大师或是林子会不会有一天来到面前？他们会不会把小公子林乐儿带回来？

那时他怎么办？

他要告诉他们啸林山庄里有玉管事，这人是个奸细。还是默默地再等机会？

也许他等不到小公子回啸林山庄，也许小公子早就被他们给弄死了。

也许他见不到林子，见不到枯木大师和荣木大师，他们也被十二天下给害死了。
那么，他就没有一丁点儿机会了。

他也许并没有什么机会，只是空空地在等待。

可他必须等。

× × ×

玉管事也在等，他在等什么？

老管家现在坐在大厅上，象要沉沉欲睡。玉管事进来了，他向老管家笑：“报告给管家一个好消息，小公子被人送回来了！”

老管家喜形于色：“是谁？”

玉管事在笑，笑中有老管家才可以窥得到的淫邪：“是一个女人，她只想见到你。”

管家管事都退下去了。

大厅里只有了老管家一人。

他在等着，他等得很焦急，因为有了下落，他才焦急。

要见他的是谁？

最好是狼孩林子，是枯木大师，是荣木大师。

但不是他们，从大厅外娉娉婷婷走进来了一个女人。

她怀里抱着孩子。

× × ×

老管家看着她，很吃惊。

这个女人曾经是老爷子林重的掌上明珠，是老爷子最宠爱的女人。

女人站在老管家面前，突然开口笑了，笑过之后，咩咩咩叫了三声。

老管家的脸色变得苍白。

这个女人叫伞儿，但她又会学羊叫。老爷子就是在羊叫过三声，又叫了三声时，浑

身是血地昏倒在浴桶里的。

原来这女人是那只羊。

伞儿吟吟而笑：“我忘了告诉你，我同老爷子在一起，做男女快活事儿的，我最愿意扯他的胡子，一边扯，一边念叨：小羊儿乖乖，把门儿开开，妈妈回来，来给你喂奶……奶是真喂，但没有奶。你懂不懂？”

不知老管家懂不懂，他只是愣愣地看着这个女人。他是不是有些懊悔？啸林山庄出了祸事，祸水自然是女人，他为什么不好好查一查这些女人？尤其是这个与老爷子不离身形的的女人，为什么不把她先关押起来。

这女人是一只羊，是一只咩咩咩，叫两遍就死人的羊。

伞儿在笑：“你知不知道我的规矩？”

玉管事突然在她身后笑：“他根本就没见到过你这么漂亮的羊。”

伞儿仍笑：“我的规矩就是，如果再叫上一遍，你不告诉我啸林山庄的三百六十处店铺堡庄，我就杀人。当然我不会杀你，我只杀我抱回来的这个孩子。”

× × ×

老管家冷冷说道：“我老了，经不住你吓唬，你从哪儿抱一个孩子回来，就吓唬我？”

伞儿一笑：“我这孩子是从白衣吴智好儿抱回来的。他和枯木大师、荣木大师，还有狼孩林子被我一齐送到地狱里了。在那儿，我叫了两遍，他们就再也回不来了。”

伞儿在格格笑。只听她这笑声，你会以为这女人是一个无邪的少女。

老管家心里一阵悲怆，最痛苦的是，你苦苦等待着，却被人告知原来是一场空。

× × ×

老管家沉声问：“你想干什么？”

伞儿格格笑：“我想告诉你，如果你一家一家地告诉我这三百六十家啸林山庄的店铺堡庄，我就还给你一个小公子，不然你就会看见一个被毒死的孩子。”

伞儿逗孩子，孩子在笑，这一笑很象林重。

老管家知道小公子不假。

“我为什么要信你们？”

玉管事在身后说道：“你必须信，不然这孩子就没命了。”

他沉声道：“啸林山庄，富甲天下，除了啸林银庄、十八铺子的古玩店、白玉堡、日沉马场赌人局、走马川清风寨、小林庄这六家外，还有三百五十多家呢，你慢慢讲来不迟。”

老管家晒然道：“当年老爷子向我讲述这啸林山庄的三百六十处产业时，曾慨然一叹，说道：就是让我去动，也动不了这些，这家业太大了，大到了任何人也动不了它的主意。你们不觉得他这句话很有道理么？”

伞儿格格笑：“你太老了，老到了你把所有的三百六十处店铺堡城都讲出来就只好死掉，而这个孩子，我告诉他什么，他就会听什么，你信不信？”

老管家气得哆嗦：“你办不到！”

伞儿不笑了：“要不要我办给你看？”

她冲孩子道：“乐儿，冲林爷爷笑一笑，告诉他，姑姑好！”小公子林乐儿就冲林忠笑了一笑，口齿很伶俐：“姑姑好！”这一笑，这一句话，几乎让林忠马上杀死自己。

他知道他失败了，他等来的不会是成功。这只是一个孩子，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他怎么人分辨出善恶？他怎么会知道那些把他抱来抱去的人哪一个是好，哪一个是坏蛋？他只知道叫伞儿姑姑，只知道叫她姑姑好，他怎么能承担啸林山庄这偌大家业？

玉管事冷笑道：“你瞧，你也很失望，对不对？”

老管家的眼角流下了泪珠。

伞儿道：“你如果不告诉我，我就让他受一点儿罪。”

伞儿把手放在孩子的头上，摸了一摸。

她的手很温柔。

但孩子的脸色变了，他脸开始胀红，就哭，嘶喘着哭。

“姑.....姑.....”

伞儿仍笑：“为什么不喊爷爷？喊爷爷，喊林爷爷，林爷爷马上就会治好你的病.....”

老管家看着孩子，身子颤抖，气得哆嗦不止。

“我受够了，我受够了！”

他向一边的墙角撞去。

× × ×

老管家的头马上就要撞在墙上了。

可他被软软地弹了回来。

他跌坐在地上。

一抬头，玉管事正嘻嘻地笑：“老管家，你撞疼我的肚皮了。”老管家冷冷地看着他。

小公子的脸色胀红，憋得几乎讲不出话来了：“爷爷.....爷.....爷.....”

老管家道：“你弄好他，把他交给我，我告诉你们！”

伞儿笑：“老爷子，这有多好.....”

伞儿只是又在小公子头上摸了一把。

孩子抱在老管家手里。

他紧紧搂住孩子，象怕他飞了。

× × ×

伞儿和玉管事静静地等着。

他们在等着老管家开口。

老管家闭上眼睛。

他不能讲。他只要一讲，就有一两处血流成河，就有些钱财变成了坏人作恶的渊藪。

但他不能不讲，他抱着孩子，只好讲。

他的老脸上流下了浑浊的泪水。

“玉渊峰，明家寨。”

× × ×

伞儿笑了，笑得很快活。

玉管事想冲上去，去抢孩子。

伞儿止住了他：“你想干什么？”

玉管事吼道：“让他讲，讲出几处来！”

伞儿笑盈盈：“只要孩子在，只要老爷子平安，地方不是现成的么？你急什么？我要摸孩子的脑袋，亲亲他，老爷子总不会反对吧？”

玉管事也笑了，笑得很快活。

第十七卷 人世不平

第一章 多情赴死

一间简陋的居室。

居室内，床上坐着一个人。

这个人蓬头垢面，浑身灰尘，闭着双眼坐在床上。

他在屏息运功。但他的心中不清静，心中有事，就无心入定。他不敢屏息入定，因为他在等人。

他一连等十天。

他一开始以为，只要等一会儿，就会来人了。他恍惚已经听到了脚步声，看到了她

那一身简朴的衣束，闻到了淡淡的体香，看到了她亲切的微笑，听到了她那温柔的呢语，他就在等。

等了很长时间。

等人时，很坚定，因为相信伊人已在姗姗走近，便在等待中缓缓升腾出一股激动来。这激情就熬走了时间。

等发觉已是十余日过去了，他才知道十天的时光都是在等待中熬走的。

他白白等了十日。

他很心焦。

他想走。

但如果走了，她马上就来了，那十日岂不是白等了么？如果不再等待下去，那岂不是前功尽弃了么？她会知道他在苦苦之中等待了她十天么？

这十天的日子很难熬。

但如果她一走进来，马上就会心情舒畅，就会阳光明媚，就会觉得一切都很美好。那时，十天算什么？

他在等，渴了，喝一口冷水，饿了，餐一只野兔。

他等待着，等待着他心中的女人。

她不会不回来的，她虽然野一点儿，但她有用得着她四哥的地方，她一定会回来，温言软语地求四哥，帮她忙。

她知道四哥一定会帮助她。

谁还会象四哥这样苦心帮她？

× × ×

从屋外传来脚步声。

脚步声引起了他的心跳。

但他又一怔，这是个男人，是个很有功力的男人，这个人并不是她，她走路没这么轻快。

这脚步声若无若有。

一个老人走了进来。

他很沉稳，办事一丝儿不乱。

他站在虎四面前。

虎四浑身松弛，仍坐在床上，无戒无备，浑身尽是空门。

老人叹了一口气，坐在虎四对面，坐在椅子上。

椅子上尽是灰尘。

虎四在等待，等待老人说明来意，等待老人走开。

但老人很沉得住气，自坐在那里，不动，也不走开。

× × ×

虎四就问话了：“你是谁？”

老人一叹：“赌王。”

虎四道：“你该去赌局，去白玉堡金钩赌坊，去日沉马场赌人局，不该来这里。”

老人看着他：“我想看看你病成什么样子了。”

虎四一怔：“我没病。”

老人道：“我病得很厉害。没有病的人，决不会静静地坐在床上，苦苦地等一个并不痴情于他的女人。”

虎四的脸抽搐了几下，他缓缓说道：“我并没在等人。”

赌王冷淡地一笑，不再讲话。

虎四突然大声道：“我是在等人。不错，我在等她。这有什么不好？”

赌王道：“对了，大丈夫做事，自然响当当。为什么要不承认？”虎四轻声道：“如

果你喜欢上了一个女人，你也可以等她。”赌王脸上突然有了一丝淡淡的笑意：“一个女人喜欢上了我，她在我身边，等了我十几年。可惜我只晓得练功夫，忘了她了。”虎四惊奇地看着赌王：“据我所知，练功夫练忘了女人的，很是不少，这没什么奇怪的。世上有的是男人，为了一点儿狗屁不是的功夫就忘了女人，忘了他本该挂在心上的女人。”

赌王道：“我练的不是狗屁不是的功夫。”

虎四无语，他知道赌王的赌功天下第一。能够天下第一，无论是什么功夫，总都是一流的，绝技。

赌王道：“我那时不赌，我练一种功夫，这种功夫天下少有，叫做‘酒掌十八歌’。”

虎四一震，他睁圆了眼睛。

× × ×

如果眼前这个赌王擅“酒掌十八歌”，他就只会是一个人。

凌云阁主严释！那个同鱼漂儿一战飘逸而去的凌云阁主严释，他擅“酒掌十八歌”。

他当年同鱼漂儿一战，才发现他身边的中年道姑爱他多年，才起身罢战，潇洒而去。

凌云阁主严释从那时起，绝迹江湖。

这是个半人半神的人物。

难道这个赌王就是那个凌云阁主严释？就是那个擅“酒掌十八歌”的严释？如果他就是严释，将会是天下硕果仅存的几位前辈高人之一。虎四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 × ×

虎四道：“我不相信你。”

赌王道：“怎样你才会相信？”

虎四道：“凌云阁主严释，擅一种天下绝技，这绝技绝无第二人习得，它是‘酒掌十八歌’！”

赌王道：“好！我久已不习此术，为什么不让你亲眼一见？”

× × ×

虎四很激动。

他拿来了酒。

酒斟在杯里，斟满十八个酒杯。

赌王看着这些酒杯，笑了笑：“你这人除了一样专心，别的什么都马马虎虎，这样的杯子也能喝酒么？装水都扫兴。”

赌王坐在椅子上，凝神屏息。

“酒掌十八歌”是一曲狂歌。

“酒掌十八歌”是严释的绝技。

× × ×

赌王忽然睁开双目。

这一回已不是游戏风尘的赌中人了，而是一代风范的武林宗师严释。

严释低吟啸哨，起始若龙吟大泽，继而如雷霆震岗，又转而成百兽之吼，啸哨之声不止数里。

虎四确知这人一定是严释了，单是这份内力修为，别人便断难做到。

但他不讲话，因为他想看严释的“酒掌十八歌”，没有几个武林人物不想看这绝代技艺的。

× × ×

严释轻轻吐了一声。

开气之时，身如飘絮，人便在地上游移。

虎四注意到了，严释的身子完全悬浮于空中，浑身无着力之处。着力之处在于芥末，着眼之处在于须弥。

严释翻手出掌，以手引杯，第一杯酒在手里。

他将杯轻轻失坠，又出掌一引，酒杯便不坠下，悬于空中，掌力一凝，杯中酒便被吸尽。

严释出掌如飞，空中皆变为掌影，他边舞掌边歌：

“人生得意须尽欢，
十八酒掌十八盘；
醉酒一杯君且乐，
沙场征战无人还。”

这一歌歌毕，酒掌翻飞，渐渐变色，全身功力凝于掌上，虎四便嗅到了屋内皆是酒香。

这是百年之醇的酒香，是由严释的掌上发出的酒香。

一掌变四掌，四掌变十六式，这时虎四尚可看清，及至再变，满室皆是掌影，他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严释的姿势极为飘洒，人如太白行酒，飘若仙人飞遨华岳，衣袖飘袂，身姿不凡。他又歌且舞，掌式一变，由快转慢：

“两杯浊酒一醉蟹，
却寻花间相知月。
月舞清影人异风，
不知今年是何月。”

这一歌歌毕，也只走了四下掌式。这四式极慢，又极慢。虎四饶是多识，也只看出第一式象武当八卦掌的“易”慢，象少林金刚指的古拙，又象北派丐帮的点指，其象万象，不类一家。后三式他更是见所未见，更不知其破法。第二式他想了半晌，用许多方法都可敌，但掌式又可变，一变便落入下风。

严释一入情境，双掌又渐渐变淡，若绿若蓝，若有若无，象一抹翠色，在人前人后

飘拂。

他又歌道：

“三向张网罗鸟雀，

不知人间真日月。

把酒问天天不语，

狂飙唤谁从天落？”

这一掌式又如网如织，幻化成千般网罟，万般牵扯，似把人境尘封，有浓浓酒香自掌中溢出，象是竹叶青淡，象是翠山流浓色，添人一份春意。

虎四看痴了，才知人间武技，原不光是为了杀人用。

× × ×

严释忽然身形一飘，坐在椅子上。

虎四半晌无语。

他在想什么？想聆悟武学的最高境界么？想悟透生杀予夺的绝妙玄关么？想从严释的“酒掌十八歌”中寻找破绽么？

× × ×

严释只是笑着看他。

他在等他知道，虎四会讲话的。

× × ×

虎四终于讲话了：“你要我做什么？”

严释一笑，虎四很聪明。

“我想告诉你，你可以看到那个女人，她在杀人，同丐帮总筐头牟熊臭味相投，同那个啸林山庄的玉管事相好……”

虎四无语。

他想说什么？

他能说什么？

虎四问道：“那个玉管事，他长得什么模样？”

赌王道：“头很长，脸很白，人很年轻，身子很滑溜。”

虎四道：“是他。”

赌王不动声色：“他是谁？”

虎四道：“八月蛇！”

赌王沉思不语。

半晌，他才说道：“那个女人现在正同那条蛇在一起。”

虎四道：“不会的，她不会这么轻贱……”

赌王道：“他们刚刚杀了人，劫夺了玉渊峰明家寨。他们现在正在一座院子里，在算计他们夺人的珠宝有多少呢。”

虎四道：“你看错了，她不是那种人。”

赌王一叹：“我没看错她。”

赌王道：“你杀错了人。你杀错了劈头老四和老五，又陷白衣吴智于不义。你这些事干得够狠，我本该杀了你……”

虎四低着头，他头一回相信要杀他的人完全有能力杀死他。

虎四低声道：“你可以杀死我……”

赌王道：“我给你一个机会。”

虎四抬起了头：“什么机会？”

赌王道：“你去，去杀死那个女人和那条毒蛇。”

× × ×

虎四走了。

他走得很快。

他不是怕严释，而是怕他继续呆在那间屋子里。

如果这里是你同一个女人两情缱绻时的甜蜜之地，那女人弃你而去，你会怎么样？
你还会留在这伤心之地么？

他要走。

他要去找她，要看一看她在干什么，他不相信她会是一个残杀成性的女人。

虎四找到了那一所宅院。

这是很漂亮的一所宅院。

虎四飞身而入。

他很快找到了那间密室。

这里曾经是八月蛇软禁小慧的地方。

他想用绕指柔的软功夫把小慧弄为己有。

但小慧跑了，她走得无影无踪。

八月蛇对她没什么畏惧，她如果逃走了，就会再也不敢在他面前露面，他怕什么？

所以，这里又成了他与三月羊的晤面之地。

一个男人，总会在同一场合和不同的女人相晤。

那情境相同，那人物不同。

如今，伞儿同玉管事正在看桌子上的珠宝。

这是杀死了明家寨老少一百零三口人之后所得。

他们突然明白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金钱珠宝得来的也很容易。

既然这么容易，为什么不再干？

× × ×

灯下，玉管事缠着伞儿。

“在山庄，你总是一脸冰霜，从来没正脸儿看过我。”

“你算个什么？奴才一个罢了。”

“那时是奴才，现在可是你的主子了。”

玉管事的手很勤快。

× × ×

他们忘情了。

他们忘记了还有一个世界，忘记了这个世界还会有其他的人在。

三月羊又咩咩地叫了，这时叫不是杀人，而是呻吟。

这是多少男人喜欢过的呻吟。

× × ×

他们也觉出不对了。

因为在他们的甜蜜之中，忽然渗入了杀气，一股很浓很重的杀气。

杀气来自身后。

他们只好慢慢放开手，站了起来。

这时，他们看见了一个他们永远也不想看见的人。

虎四！

虎四冷冷地望着他们。

他在想什么？他脸上为什么那么淡漠？他不想生气？还是在生气？他有没有什么痛苦？

八月蛇一笑，道：“四哥！”

三月羊也道：“四哥！”

× × ×

虎四的声音很冷：“我不是你的四哥。”

三月羊和八月蛇都知道不妙。

如果动手，他们两人未必是虎四的对手。

三月羊就笑：“四哥，你看，我和八哥弄了些珠宝，我们正想送你一半，让你过几天舒心日子。”

她指着那一堆璀璨夺目的珠宝。

虎四不看那些珠宝。

他心中曾有过珠宝，但不是这些东西。如今他眼里心中都没有什么珠宝了。

虎四看着她：“你骗了我。”

× × ×

虎四慢慢走向她。

他决定杀死她。

他向赌王讲过，他要杀了她么？他没有做出什么允诺，但他一定要杀了她。他决心不让她活在这世上继续骗人了，她骗了虎四，也骗狼五，也会骗狐六，她骗一次，这世上就会多一个不幸的男人。他一定会杀死她！

× × ×

虎四出手很快。

他一下就扼住了她的咽喉。

他扼得很准。

他可以慢慢扼死她。

他觉得这很不错，他决不会让别人杀死她，决不会让别人动手。他慢慢地扼她。

她马上就要死了，但临死的她还面带笑容。

她不怕死么？她怕。她以为那条蛇会救她？

她明知道不会，他只是在旁边看着，等待机会，一有机会，他就会逃跑。

那她为什么还在笑，还在媚媚地笑，那笑已经有了一点儿勉强？

她坚信虎四不会杀死她。

她是不是错了？

× × ×

虎四恍惚又在那间屋里。

他又想起了同她肌肤相亲的那些日夜。

她温语呢喃，无限温柔。

她不象是个坏人。

他为什么要扼死她？为什么不把她带走？让她再也不能同牟熊见面，再也不能做恶，岂不是更好？

虎四就松了松手。

“你跟我走！”

× × ×

三月羊笑了，她笑得很欣慰。

她看着虎四：“四哥，我错了。”

她说得很诚挚。

她当着虎四的面，对八月蛇道：“我怎么会看中你？你只是一条毒蛇，见死不救的毒蛇。”

八月蛇不讲话。

她依偎在虎四身上：“四哥，你真好。我跟你走，我们回那间小屋去。我们不要这些珠宝。你有了我，我有了你，还要什么珠宝？”她的青丝擦着虎四的手，她的笑意留在了虎四的心里。

虎四心头一热。

她轻轻地用手抚了一下虎四的额头。

这一下抚得好温柔。

× × ×

虎四身子一纵，人马上变了脸色。

他恨恨地向她出拳了。

拳风很急，很快。

这一拳足可以把她打碎。

但拳头停在了半路上，不动了。

三月羊格格笑了：“四哥，四哥，你为什么打我？我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要掐死我？四哥，四哥，只有你对我不变心.....”

虎四恨恨地看着她。

他的脸色开始变颜色，从额头开始变黑。

× × ×

虎四有些恨他自己。

她不是一杀人心里就不安么？她不是很脆弱，怕见人血么？她不是凡事都要求四哥帮忙的么？她不是很钟爱四哥么？

可她轻轻一举手，就杀死了虎四。

她仍在笑，格格笑着。

虎四象在做梦，象要入睡。

他慢慢倒了下去。

他念叨着：“酒.....酒.....酒掌十八.....”

他念叨的声音很轻，但八月蛇和三月羊都听见了。

他们没在意，杀死了虎四，他们该松一口气了。

他们互相看看对方。

八月蛇笑着，想向女人献媚。

但女人不理他，她想起了他刚才只想逃走。

可两个人又看了看桌上的珠宝，不是还有珠宝么？

没有别的，单是珠宝银两，就很可爱。

可是，好一会儿，女人又拥在了男人的怀里。

男人女人又忘情了，又说些海誓山盟的情话。

只有这些情话，才烧得人热血沸腾。

第二章 二月的牛

这是一条陋巷。

巷子很深。

巷子里，只有一些闲汉、醉鬼，还有些做不干不净，不明不白生意的人。

这条巷子很僻静，身上穿着干净衣服的人，兜里揣着碎银子的人都很少光顾这里。

因为这里很不安全。

× × ×

但活在这里的人很安全。

他们每天什么都不做，甚至都看不见他们吃饭，睡觉，白天黑夜，这巷子里总有吵嚷声。他们在赌，在吵，在笑。

这些人自称为“闲人”！

别人叫他们“市井无赖”。

× × ×

赌王慢慢走进了巷子里。

他的脚步很慢。他一步一步向深巷里走去。

从巷子里飞出来几粒暗器，声音很迅急。

赌王只伸了伸手。

手掌比划了一下，那些暗器便没了踪影。

赌王继续向前走。

面前就站了五、六个大汉。

“朋友，前面没路了。”

赌王哦了一声：“没路了？没路了，你们从什么地方来的？”一个大汉道：“我们是从地狱来的。”

赌王道：“正巧，我也想进地狱。”

大汉们道：“好，走吧。”

赌王就跟在他们身后。

× × ×

这里是一个很奇异的世界。

一个老太婆，坐在灯下，纳鞋底子，一点点看，眯着眼看。

赌王站住了：“你为什么白天不纳鞋，晚上忙。”

老太婆一笑，咧开的嘴里缺了牙齿：“白天没功夫。”

赌王问：“你白天做什么？”

老太婆道：“睡觉啊，你白天不睡觉，还能做什么？”

赌王一笑，又继续往前走。

几个人坐在摊上喝酒，喝一口酒，吃一口馄饨。馄饨很小，一口吃一个，象没吃进什么东西，但几个大汉在吃，都看也不看赌王。大汉们问：“你是不是想来这儿吃馄饨

的？”

赌王一笑：“我来找人。”

卖馄饨的是个女人，是个很奇怪的女人。

说她奇怪，是因为她穿着很厚的毡靴，很华贵的白狐裘皮大氅，站在摊子前。

怪的不光是这个，还有的是，每个吃馄饨的人都自己去数，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数够了数儿，自己把馄饨放进滚开的锅里煮，自己捞着吃。

既然都自己动手，这女人干嘛还要站在那里？

既然她穿了这么好的衣服，又何必卖馄饨？

所有捞馄饨的人都向竹筒里扔铜钱。

× × ×

赌王忽然笑了，他觉得这很可笑。

那女人问：“你来找人？为什么白天不来，晚上来？”

赌王道：“人家告诉我，这里白天没有人。”

女人诧异道：“胡扯！白天为什么没有人？”

赌王道：“白天只有猪。”

大汉们和女人脸上都有了怒色。

赌王淡然一笑道：“人都在晚上出来，纳鞋啊喝酒啊吃馄饨的，白天哪里还会有人？”

女人、大汉们都笑了。

女人问：“你找谁？”

赌王道：“找大哥。”

女人问大汉：“这里有大哥么？”

大汉们说没有。

这里没有大哥。

一个大汉说道：“你要不要找二嫂，这里倒有二嫂。”

谁是二嫂？

那个在巷子口闲纳鞋底的老太太倒是二嫂。

赌王摇了摇头。他不想找什么二嫂，他只是想找大哥，可这里又没有大哥。

那个穿裘皮大氅的女人突然向赌王一笑。

“这位大哥，天这么冷，你一定又走了好久，为什么不坐下来，好好喝一碗馄饨？”

可赌王没心思喝馄饨。

女人嫣然一笑：“莫非怕这馄饨里有毒？”

赌王笑了，这女人很温柔，但也很自尊。

温柔让人觉得可笑，自尊让人觉得很可敬。

赌王坐下了，也自己捞馄饨，自己把铜钱扔入竹筒之中。

这馄饨算不上美味。

但来吃的人不少，很多人显然都很目困倦，但打着哈欠，吃馄饨。每个人又都很珍惜这一碗馄饨，虽无很好的食欲，但也一口一口地把它吃完。

他们为什么要来吃这一碗馄饨？为什么要在冷风冷雪中来这里受罪？他们为什么不在家里暖暖和和地吃几口饭？这儿的馄饨又未必很可口？

赌王不讲话，他也很认真，一口一口地吃得很细，把这一碗馄饨吃光了。

他甚至喝光了碗里的汤。

身后有人在等他的坐位。

但赌王不起身。

穿裘衣的女人笑着看赌王：“如果这位大哥吃完了，就请让让地方。”

赌王静静地看着这个女人，说道：“我想找大哥。”

女人仍笑：“我也叫你这位是大哥，看来无名无姓，要找他很难。”

赌王摇头了：“这位大哥面前，谁也称不得大哥的，只有他才是大哥。”

女人一愣，又问：“他姓什么？”

赌王摇摇头，他不知道。

女人又问：“他叫什么名字？”

赌王也不知道。

女人道：“这就难了，不知能不能动问，你找这位大哥做什么？”赌王笑道：“我找他喝酒，另外，我想送他一件东西。”

那女人冷冷说道：“恐怕他没有白要人家东西的习惯呢！”

赌王道：“我要送他的东西不是物，而是一门手艺。”

女人淡然道：“是包馄饨的手艺么？”

赌王道：“不是。是一门跑动江湖的绝技，叫做‘酒掌十八歌’。”喝馄饨的人至少有三个人站了起来。

这三个人都不是庸手。

他们都很震惊。

“酒掌十八歌”，这是凌云阁主的绝技，如果是凌云阁主严释亲来，他们无论怎样也应付不了。

穿裘衣的女人一笑道：“你可以跟我讲话，我就是大哥。”

赌王看着她，笑了笑，又摇摇头。

他决不是大哥。

身后突然有人冷冷说话了：“他要见大哥，就让他去见，那又有什么？我们又没做什么亏心事，怕什么‘酒掌十八歌’？”

赌王一回头，身后就是那个老太婆，坐在巷子口纳鞋底的老太婆。

老太婆道：“你跟我走，我带你去见大哥。”

×

×

×

从卖馄饨的摊子走不多远，就进了一座院子。

院里也有一些静夜不寐的男人，他们正喝着酒，扯着闲。

他们进了一间屋子。

屋子里很热，一个男人赤着膊，在包馄饨，他一个人弄面、弄馅，在包馄饨，包出的馄饨很小巧，很好看。他把馄饨一个个扔在案板上。

他连头也不抬。

老太婆道：“大哥，有人找你。”

这是个威风凛凛的汉子。

他目中神光电射，显然极有功力，他看了赌王一眼，手仍不停，在包着馄饨。

“你是谁？有什么事儿找我？”

赌王一笑，坐在他对面。

老太婆道：“他说他擅长‘酒掌十八歌’，来请大哥看看。”

汉子一愣，旋又很平静了，仍在包馄饨，边包边问：“你是凌云阁阁主？”

赌王道：“过去是。一入了赌道，便忘了原来身在何处了。”汉子问道：“不知严阁主有什么见教？”

赌王道：“如果我说得不差的话，你是十二天下中的一月牛，大哥牛心。”

汉子一笑，算做回答。

×

×

×

赌王道：“不知大哥为什么忙着包馄饨？”

汉子一笑：“吃的人太多，每天有二百多人来吃，你是不是得快包？”

他的动作很快，一次作分成九个不同姿势，动作极快极巧，转眼之间便包成了一个。

赌王道：“包馄饨是小道，恐怕人人都可以学会。”

汉子扬眉一问：“是么？”

赌王道：“你看，我也会。”

赌王伸手去洗，然后擦干，也坐在牛心对面，学牛心做那几个动作。

他学得很快，包了三个，他已经能同一月牛动作一样快了。

他同一月牛一样，一连包了十个。

赌王道：“你看，我可以包得同你一样快，也一样好。”

牛心看一看他，不作一语。

老太婆突然道：“不知严阁主可不可以同我一样纳鞋？”

赌王回头，见老太婆似变了一个人，目光神气夺人。

赌王一笑：“愿意一试。”

老太婆用一根很长的麻线，纳一针之后，要用内力一荡三折，使麻线象蛇一样在空中抖三道弧，麻线才松松垂下，更由于她总是在夜里纳鞋，所以十分娴熟，我眼着落之处看也不看，成竹在胸。只听得吱——，吱——，转眼间已纳过一绺来。

赌王接过鞋底，抓起银针，针是好针，麻线也打得极匀净，细看看，绺的麻线针脚细细密密，很是匀净耐看。

赌王一笑道：“我恐怕没二嫂的本事，二嫂耐得夜色，我却不行。”

赌王就也飞针走线。

大抵人把武功练到了一定程度，便每一举手一投足便皆是武功，这就到了江湖上一流高手的地步。但如果更复进取，便可到了严释这境界，人有我有，学精夺髓，妙参造化，就实在不易了。他可以从一举一动中悟出你一生得意的功夫招数，然后轻描淡写地做来，甚至比你更强一些。

现在赌王纳鞋，出针略微慢些，但针透鞋底，一针刺入，便力透而出，针入针出，一抖而成，因有充沛内力扯着那线，长长的绺线便比在老太婆手上更有规矩，甚至不用

抖上那么三抖，缝上五六针之后，赌王就比老太婆纳得快了。

他笑着把这只鞋底付与老太婆。

牛心与老太婆互相望了一眼。

这个凌云阁主严释是他们从未遇见过的高人。

牛心一揖道：“请坐。”

赌王又复坐下。

牛心道：“我虽然是十二天下之首，但我只会包馄饨，这一条巷子里的人都吃我包的馄饨。所以我很忙，忙得其他什么事儿也顾不上。”

一个小馄饨摊子，能每天有二百多人去吃，一定生意兴旺。

赌王突然说道：“我刚刚从馄饨摊子上来，而且也吃了一碗馄饨。”

牛心沉声道：“你觉得滋味如何？”

赌王道：“讲实话，你的馄饨很一般，并不比那些走街串巷的小挑儿更好。可你的生意好。”

牛心无语。

赌王道：“因为你是大哥，所以你的生意好，很多人宁可在夜里犯困不睡，也来吃你的馄饨。我想你自己一定心里很明白这个道理。”

牛心仍在包馄饨，但他的手慢了下来。

赌王知道说中了他的心事，便继续说道：“因为你是大哥，他们需要你。”

这岂不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因为需要这个人，你要这个人为你做事，你就得天天夜里去吃他的馄饨。只有你天天吃他一碗馄饨，才证明你看得起他，你在需要时叫他大哥，他才会答应。

× × ×

赌王道：“我可是知道，十二天下在武林中赫赫有名，可人们只听说过猪狗马，杀

人如草，知道猴龙蛇，智计百般，知道三月羊，来去无踪，但谁见到过一月牛和二月鼠？谁见到过六月鸡？谁知道名动天下的十二天下的大哥天天只是包馄饨，神龙不见首尾的二月鼠天天夜里纳鞋底？而那个曾经以水中功夫和土遁功夫独步天下的六月鸡却在夜里的馄饨摊上卖馄饨？”

赌王突然哈哈大笑。

牛心声音一沉：“莫非你觉得这很可笑？”

赌王一叹道：“不，不可笑。我只是钦敬三位，赌王在这里，向三位侠义风范施礼了！”

赌王深深一揖。

× × ×

老太婆眼睛一瞪，道：“如果你想责备我们，就直说，别拐弯骂人。”

赌王道：“我只是不解，三位为什么不也去杀人，劫财。我看馄饨摊儿虽兴旺，一天也不过几两银子的进项，这根本发不了财。为什么三位不也同三月羊一起，去劫夺啸林山庄，啸林山庄，富甲天下，三百六十处，处处皆富家。只要劫得一家，不愁一生富贵。”牛心道：“赌王既是江湖人，何必强人所难？”

赌王道：“十二天下，旁若无人。这名声已在江湖上传遍，三位再洁身自好，又于事何补？我想，就是这些吃馄饨的人，也只知道是大哥、二嫂、六妹，不知是十二天下中人。如果知道，馄饨便用不着包这么许多了。”

牛心脸上很难看，赌王一语说出了他的心病。

他是十二天下的大哥，但他不敢向人道出他是十二天下之人，由于十二天下中多数之人在江湖上恶名昭著，他们无法向江湖人解释这个中缘由。

所以他只好隐姓埋名，在这里做馄饨。

× × ×

赌王道：“可你是十二天下的大哥。”

言外之意，十二天下在江湖上做事，他自然是很有责任。

牛心道：“你以为十二天下是什么？是一群同生共死的兄弟不成？”

赌王一愣，他不明白牛心这句话的意思，十二天下自然是兄弟，他们即便不能同生共死，也是聚为一体的兄弟。

牛心一叹道：“严阁主如有兴致，就听我把这件事细细道来。”

原来，在六年前的一次天下人比武大会上，十二天下十二人聚于一座破庙，他们喝酒扯闲，一叙年齿，竟然这十二个人有十个属相，登时都以为是天意，十分惊奇。牛心便道：“我们十二人何不也成一个门派，就叫个十二天下？”

众人一齐同意，牛心知道十二人志向不同，又乐趣不同，很难在一起做事，便主张十二天下为一松散联盟，各人各行其是，不为他人负责。牛心当时说道：人人立门派皆为争夺权势地位，我十二天下各行其是，又不立什么宗旨，岂不是比其他门派都更好些？当时众人一致赞同。那时便推——牛为大哥，推排兄弟名位，又相互推让，便有了十二天下的名称：

第一月属牛，无忧无虑；

第二月属鼠，浪行无址；

第三月属羊，不慌不忙；

第四月属虎，独楼独宿；

第五月属龙，花蜂蝶情；

第六月属鸡，水里泥里；

第七月属猴，风月美酒；

第八月属蛇，穴居渊数；

第九月属兔，生杀无数；

第十月属马，专事杀伐；

第十一月属狗，附庸奔走；

第十二月属猪，人间屠夫。

牛心道：“十二天下之中，马猪狗，专事杀人夺财，在外招摇，虎狼龙傲，自行其事。蛇羊勾结，多事阴谋。猴兔趋奔，跟着那几个人忙碌。只有我同六妹和二嫂三人，为自己洁身自好而忙碌。二嫂为里巷人纳鞋，收一点点银子度日，我与妻子弄馄饨，馄饨糊口，日子也过得安逸。十二天下恶名昭著，小事多半来自马猪狗，杀人越货，劫人钱财。大事多来自羊蛇猴，这三人勾结作恶，暗算武林人物，劫杀江湖英豪。他们自号十二天下，自道十二天下一向出手不用两人齐出，原是因为他们知道十二天下并不都是恶人。他们自道自己在十二天下之中武功低微，称道牛鼠鸡虎龙，是因为他们想用这个威吓江湖人物。这六年之中，他们也为十二天下闯下了极恶的名头。”

一月牛神色黯然。

× × ×

谁会想到这么个威名传天下的“十二天下”竟然是在一座破庙里一呼而诺，匆匆立起来的呢？

赌王道：“你不觉得这有些荒唐么？”

一月牛道：“既已荒唐过了，又有何办法？我无法管束别人，就只好和二嫂，六妹在这里过自己的日子，不管他人是非。听说猪马狗兔龙虎都死，那么这天下也有一半清静了。”

赌王道：“我来找你，不为那些死人，而为几个活人。”

一月牛道：“谁？”

赌王道：“三月羊和八月蛇，这两个人勾结丐帮总筐头儿牟熊，劫杀钱财，图谋成为北方武林霸主，已经搅得天下不宁了。”

一月牛无语。

二月鼠突然冷冷说道：“赌王此来，是想说服我们么？”

赌王一笑道：“不是。我为什么要说服你们，我只不过要告诉你们事实。清理败类，重建十二天下的威名，义不容辞，何必要我来说服？”

二嫂冷冷道：“赌王难道忘了，十二天下是互不干扰的。”

赌王口气也很冷：“可他们已经干扰你们了。他们已经损害了你们的一世英名。你们只可以说是独鞭牛心，而不敢说是十二天下中的一月牛牛心，你也只敢说你是‘笑嫂嫂’方怡，而不敢说你是二月鼠方怡，她也只能说她是那个‘娇女人’鞠薇，也不敢说她是六月鸡。这是不是事实？”

一月牛道：“你要我们十二天下自相残杀？”

赌王道：“你这话错了，当年在破庙一聚，鱼龙混杂，异想天开，竟匆匆忙忙就成立个什么‘十二天下’，本来就很荒唐。却又更加上了荒唐，这‘十二天下’既无法令又无门规，岂能不坏事？你既然做出来，让它贻害江湖，就不该躲起来，看着它害人不管。”

一月牛一叹道：“我不是不管，我是管不了。”

二嫂冷冷道：“你有你自己的苦衷，谁会理会？”

门外响起脚步声。

一月牛脸色一变：“她回来了，赌王行个好，一提她的馄饨，你千万要说好，别让她生气。”

门开了，走是来那个脸色潮红，身穿白狐大氅的女人。

这个女人就是一月牛的妻子，六月鸡。

× × ×

一月牛对他妻子笑，笑得很和气。

“都卖完了么？来，坐下歇歇。”

他的脸色变得很和谐，人也温存。

女人脱下白狐长衣，坐下，她看着赌王，笑问：“果然是凌云阁主严大侠么？真的是前辈风范，让在下等冒犯了。”

女人向赌王盈盈一礼。

这女人脸色潮红，弱不禁风。

六月鸡向赌王笑道：“赌王一来，真让我们快活。不知前辈找我们，究竟有什么事儿？”

赌王一笑道：“只是想告诉你们每个人一件事。”

“什么事？”

这女人很俊俏，脸色潮红，微微沁汗，更有一种幽香逼人。

赌王道：“我同牛兄比了比包馄饨，同二嫂比了比纳鞋底，只是没同你比一比手艺。”

女人一笑：“我其实没什么手艺，我馄饨都不会招呼客人，好在乡风淳厚，大家自己动手，便少了我许多劳碌。”

赌王道：“我不与你比卖馄饨。我看得出，你并未把这水里功夫和遁地之术弄到那卖馄饨之功里去，所以也不会同你比卖馄饨，我可以同你比比水里的功夫。”

女人一叹：“我已经没什么功夫了。”

神色之中，不免有几分黯然。

赌王大惊，忙问其故。

一月牛便讲出，原来六月鸡身子虚弱，一时失误，便在水中得了沉疴，如今已成重症，不能再与人动手，不能再用功夫了。

赌王看看六月鸡，突然一笑。

她得的是水寒之症，寒气入骨，不能驱出，便身子缠绵多病。但她十分好强，就又

去风中站立，卖那一摊馄饨，这更是十分辛苦。赌王一笑道：“我是凌云阁主严释，我想你大概不会忘吧？”三人一怔，严释再有名，也不必这样总是向别人炫耀，这炫耀之情，就显得极为浅薄了吧？

赌王见三人不解，就又一笑，说道：“我擅‘酒掌十八歌’，我用这一功夫，绝对可以治好你的水寒之症。”

谁不喜出望外？

三人身居陋巷不思鹏举，多半因为他们知道，一在江湖上行动，六月鸡需人照应，自然十分不便。如果惹上强敌，他们无暇顾及，说不准会失了她的性命。所以他们只好纳鞋底，包馄饨。

一月牛更是欢喜万分。

如果妻子沉痾可医，他会万分高兴。

他也不是没起过整肃十二天下之心，但妻子染病，十二天下又人人心狠手毒，一旦动手，妻子便多了危险。如果医好了妻子，他就可参江湖上重振十二天下的名声。

× × ×

赌王道：“如果三位信得着我，两个时辰之内，我可以让你痊愈如初。”

六月鸡也很高兴。她并不喜欢这一副弱不禁风的身子，也不喜欢在小摊边穿一件白狐大氅看别人忙碌。

她更关心她的男人，她如果身子强健，会给他更多的温存。

她笑了，笑得千娇百媚。

× × ×

赌王决心为她医病。

一月牛和二月鼠都在一边静静观看，武林人士，难得一睹凌云阁主严释的“酒掌十八歌”，这是旷世奇遇。

六月鸡笑着，闭上了眼。

× × ×

赌王正要凝神用功，六月鸡突然讲了话：“对不住，我想问一问赌王，我如病好之后，赌王是不是要我夫妻和二嫂做一点什么？”

赌王一愣，此时何必问这句话？

一月牛道：“六妹何必多虑，至多不过我们重新出江湖，整肃十二天下一番就是了。”

六月鸡淡淡一笑，突然对赌王施礼：“好，既然如此，我就不劳烦赌王费心了，这病在我自己之身，却也不那么令人伤神，我就带着它慢慢度日算了。”

一番话，顿时让三个人惊怔在当场。

× × ×

一月牛明白她的心意。

她是不想让一月牛欠赌王的人情，不想让赌王可以说服他去阻止十二天下中的三月羊八月蛇作恶，她宁可让水寒伤痛扰她一生，也不愿让一月牛受制。

赌王一笑道：“这又何必如此？如果你们认定十二天下无论如何也不能自相残杀的话，我自可以去啸林山庄同这八月蛇和三月羊相见。这并不能成为我为你治疾的要求才是。”

赌王向六月鸡如此一说，使她心中释然，她嫣然一笑道：“如此多谢赌王了。”

一月牛和二月鼠都喜出望外，如果六月鸡能痊愈，他们就用不着再担心别人的报复，不用担心他们今后行走江湖时被别人牵制。

只有凌云阁主严释，只有他一个人的“酒掌十八歌”可以为她疗治好这伤病。

一月牛看着赌王，一句话也讲不出。

第三章 管事求援

玉管事很快活。

他在啸林山庄外已经买了三座宅院。

那所大宅院先是让小慧住，后来又让给了三月羊，他不在乎，他有的是钱财，他可以再花钱买上几所宅院。

他已经从老管家林忠口里逗出三处啸林山庄的店铺堡庄了，他很捞了一笔好处。

他在算计，如果他们能够逗住老管家，他们就一定能把三百六十处店铺字号都弄到手。

这需要时间。

也需要耐心。

玉管事派了三个大汉跟着老管家林忠。

他不放心老管家自己出入，但他又很放心，一个老人带一个孩子，他能跑到哪儿去？

玉管事盯着老管家林忠：“你是不是快一点儿把啸林山庄的财产都告诉我？我真怕你老了，哪一天一生气之下，便一口气喘不上来，那时啸林山庄的财富沦落他人之手，会让我觉得很是可惜。”

林忠盯着他：“你放心，我能等到你完蛋的那一天，你相信不相信？”

玉管事道：“我不相信。”

玉管事的笑既得意又快活。

老管家林忠突然一笑道：“我是不是也告诉你一个秘密？”

玉管事冷冷地道：“除了那三百六十处店铺堡庄，啸林山庄对于我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

老管家林忠道：“小人得意，你不要忘了老爷子林重，他生前对三个人有知遇之恩，有赞助之举，所以这三个人对啸林山庄不会坐视不管的。”

玉管事道：“三个人都是谁？我愿意听一听。”

林忠道：“一个是‘一岁一枯荣’枯木大师，第二个是白衣吴智，第三个是凌云阁主严释，当年他妻子道姑沉痾不治，是老爷子动了啸林山庄的全部力量调治，才让她能多活了三年，所以凌云阁主严释欠我们啸林山庄三年之情。我说这句话你懂不懂？”

玉管事默然无语。

他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他是不是在枯木大师、荣木大师和吴智、狼孩林子死去之后，就肆无忌惮了？

凌云阁主严释！

以“酒掌十八歌”威震江湖，在江湖上素以美侠之称的凌云阁主严释？

玉管事揪住了林忠：“你怎么知道他会来？你怎么知道的？”

林忠也很痛快：“你何必这么慌乱？我要是你，我就不忙着做别的，我要先去看看鸽笼子，那里面应该有二百七十六只鸽子，可现在少了一只，少了一只白雨点儿，那只白雨点儿是凌云阁主严释的爱物。”

玉管事站了起来，他不痛快，很不痛快。

如果老管家说的是实话，他和三月羊的日子会很不好过。

凌云阁主严释，凭他同三月羊的武功，根本无法同凌云阁主抵敌。

“快去！去看看那些该死的鸽子，看看它们有没有二百七十六只，是不是少了一只？”

大汉们飞一般地去了，去看鸽笼子。

玉管事在打主意。

“如果严阁主来了，我先让他见到你和小公子的尸首，那时我想你肯定见不到我怎么败在严阁主手下的。”

林忠一笑道：“你早晚是死，我又何必要见到？”

玉管事身子一抖。

他本来不怕死，可最近有些怕了，他很有钱了，他是富翁了，所以他很怕死。

大汉们飞跑过来。

他们数了十遍，笼子里的鸽子确实只有二百七十五只。

老管家林忠放走了一只鸽子。

这是一只白雨点，是送信给那个凌云阁主严释的，严释随时都可能会来。

如果严释站在了他和三月羊的面前，他们怎么办？

× × ×

玉管事匆匆赶回那所宅院。

三月羊在这里。

她同玉管事很亲热，很亲昵地向他笑。

玉管事笑不出，他把凌云阁主严释要来的消息告诉她。

她也愣了。

好半天，她才说道：“只可能有两办法，一个是去找丐帮，让丐帮同严释斗上一斗，再一个办法就是去找大哥、二嫂他们，他们三个人联手，足可以斗得过天下任何高手，但不知他们会不会做。”

八月蛇和三月羊被人欺负，他们能不管么？

如果他们真的不管，他与她怎么办？

他们有什么好办法？

他们本可以用小公子要胁老管家林忠，但老管家找了一粒“断肠丹”，握在手里，说如果他们硬逼他，他就吞吃下去。话说得斩钉截铁，不由他们不信。三月羊道：“还有一个好方法，但是很担风险。”

八月蛇道：“我也明白你的心思，我看可以一干，那么干就是再险，也不会比同凌

云阁主严释动手过招更险。”

× × ×

晚上，仍是那黑黑的小巷。

在小巷口外，仍有那个小小的馄饨摊子，仍是那个女人在卖馄饨，她在向来来去去的人笑。

她的笑突然僵住了。

她看见了两个人，这两个人都很俊俏，男如玉树临风，吟哦而笑，女如嫦娥下凡，不履雪尘。

这两人一齐向她施礼：“六姐，我们特来看看你。”

女人冷然道：“是么？寒冽冬夜，你们不好好守着暖炉熏香，到这里来干什么？”

三月羊笑了：“六姐，你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好东西？”

她从袖口掏出一只暖炉，这是一只暖玉炉，暖玉在寒冽之中也不冰手。更有一个奇异之处，你如果在外汤汤水水的，手一定会因湿冷辗裂，只要你抱住这只暖玉炉，手就会不湿不裂，触而生温。这是件宝物。

三月羊在笑：“六姐天天劳碌，不能没有这件物什，有了它，你可以少受许多苦楚。”

八月蛇也在赔笑：“六姐这一阵子身体是不是好些了？”

女人淡然道：“多承你挂念，一入了冬天，就觉得有些不那么好了。”

八月蛇赔笑道：“六姐歇一歇，我来帮你忙碌，好不好？”

女人道：“那何必呢？”

八月蛇笑道：“六姐你坐你坐，我来干，我来干。”

他开始忙忙碌碌为那些来小摊吃馄饨的人煮馄饨，捞馄饨，他干起这些来还真俐索。

× × ×

身后有人在说道：“你们何必到这儿忙忙碌碌，来扰六妹的清静？”

这人是个缺牙豁齿的老太婆，她看着忙碌的二人，神情很是厌恶。

三月羊回头一看，见是老太婆，忙脸上带笑，向她笑道：“二嫂，这一向可好？”

八月蛇也忙放下手里的活儿，向老太婆见礼：“二嫂安好？”

× × ×

老太婆在冷笑。

她那笑意中分明有几分鄙视与不快。就是这些猪马狗，这些羊蛇猴，弄坏了十二天下的名头，让他们三人在这穷街陋巷里安贫度日，他们怎么能不生气？

这些一心害人的家伙怎么有时间来这穷街陋巷？他们来做什么？一定是有求于三人，绝不会安什么好心思。

老太婆问道：“数九严冬的，你一个小姐，一位公子哥儿，到咱们这穷街陋巷里干什么来了？”

八月蛇赔笑：“来看看大哥，看看二嫂，看看六姐。时间长了，不见你们，心里很是惦念。”

老太婆冷冷说道：“惦念个鬼？你这家伙，除了害人，还会干什么？”

八月蛇仍在陪笑：“二嫂说笑，二嫂说笑了。”

× × ×

六月鸡突然说道：“说实话，你们这次来，是不是有话要说？”

三月羊和八月蛇见她神色十分郑重，就不由得也变得认真起来，点点头。

“我们要见大哥。”

老太婆道：“你以为他敦厚老成，就可以被你们三言五语骗住，是不是？”

六月鸡突然语气变得很温柔：“你们想见大哥，为什么不坐下来吃一碗馄饨？”

三月羊和八月蛇喜出望外，马上坐下来煮馄饨，捞馄饨吃。

他们吃得很香，象品尝天下最好的美味。

因为他们知道，只要肯让你吃馄饨，事情就不是没有希望。

六月鸡问道：“馄饨味儿怎么样？”

八月蛇连忙答道：“好吃，好吃，真好吃。”

三月羊也道：“味儿好极了。”

六月鸡淡然一笑：“其实大哥、二嫂不说，我心里也明白，这馄饨味儿不好，我从来没干过这个。”

六月鸡神色黯然。

三月羊和八月蛇都不敢吱声。他们知道，六月鸡和一月牛还有二月鼠就是在这儿甘守清贫、淡泊以明志的。他们为了不与三月羊等人合污，只好操此贱业，这少半是为了有事做，而多半是为了向世人证明他们的志向。

他们能讲出些什么？

× × ×

六月鸡突然对一个大汉道：“老四，麻烦你代我看守一下摊子，我陪这两位兄妹回家去一趟。”

那个大汉忙点头答应。

六月鸡笑道：“好，我可以和你们去见大哥了。”

那老太婆冷冷道：“我也陪你去，有这两个家伙在，我不放心。”

三个人走进了恭子。

他们进了屋。

那个威风凛凛的汉子还坐在那里包馄饨。

玉管事和伞儿看着大汉在包馄饨，很是激动。

他们一齐扑过去，跪在地上：“大哥！大哥！”

那汉子看看他们，苦笑一笑，声音喑哑地问：“你们来做什么？”

八月蛇眼中流泪，跪倒在地，痛哭道：“大哥，大哥，你何必受这样的苦？大哥，大哥，你要是去兄弟那里，有处宅院足可以使你能舒舒服服过日子，你去吧，大哥……”

三月羊也眼中垂泪：“大哥这样忙碌，每日从早到晚不得空闲，二嫂也累坏了手，每日纳鞋，为蝇头之利而忙碌，这叫我们如何心安？”

八月蛇又道：“尤其是六姐，你身子不好，还天天寒夜中宵，在那里卖馄饨。我和三妹每念及至此，总是十分难过。我最近做了一笔生意，很是赚了一点儿钱。把它们拿来买进了一处宅院，很清静，又极是气派，就请大哥和六姐搬去住，还有二嫂也同去，不要再在这穷街陋巷受苦，好不好？”

八月蛇从身边掏出一张宅院图，把它献了上去。

一月牛很淳厚，不好不接，只好接过来仔细看。

× × ×

这图端是画得好。

一处深深庭院，前有围墙为垣，门很大又很气派，十足的富贵气派，开门有中庭，庭前有厅，过厅有院，院外花园，园内有亭有榭，曲径幽深。

一月牛叹道：“好一座精美的宅院！”

八月蛇喜形于色，如果一月牛见这宅院而喜，肯去居住，事情便大有希望。

可老太婆忽然一叹道：“我老了，不能住那么好的房子，住惯了茅屋席棚，住那么好的房子，我会睡不好觉的。”

六月鸡也嫣然一笑道：“我也睡不好。”

一月牛在沉思。

他慢慢说道：“三妹，八弟，不知我到那么好的房子里去住，包好了馄饨，卖给谁去？”

三月羊和八月蛇都一愣，不提防会有这么一问，他们答不上话来。

一月牛放下了手里的宅院图。

“我不想去打扰你的富贵，我也不想去麻烦你。我还是包我的馄饨，你做你的富贵梦，各安其事，你看好不好？”

八月蛇神色一肃：“大哥还是想一想的好，以大哥、二嫂和六姐这一身本事，天下少有敌手，就这样处在陋巷，身操贱业，终此一生，岂不遗憾？”

一月牛笑一笑，不再讲话。

六月鸡笑道：“八弟与三妹到这里来，寒夜奔走，也颇为不易。咱们该只叙友情，不再谈这些让人尴尬的话题，好不好？”

三月羊与八月蛇忙道：“好，好。”

一月牛道：“如此，就备杯子来，我们喝上一杯。”

就坐下来喝酒。

× × ×

六月鸡喝上点酒，脸色绯红。

她向八月蛇和三月羊笑道：“你们这一次来找大哥，一定有什么事，为什么不讲出来让我们也听听？”

三月羊马上神色惨然：“是有事想请大哥、二嫂和六姐帮忙，不然也不会这么忙碌。八哥找了事做，多年在啸林山庄做管事，因为有办法，人又勤恳，便很得重用。不料近来啸林山庄出了大事，有人毒死了庄主老爷子林重，后来又抱走了小公子林乐儿。这样啸林山庄便难支撑下去。八哥在啸林山庄身为管事，不能不管不问这件事，最后查明原来那些坏人都有后台，他们的后台很硬，八哥和我都没办法去找他。而且他一定会来找八哥的麻烦，所以我们便来见大哥、二嫂和六姐，请你们帮帮忙的。”

二月鼠诧异道：“奇怪，在北方武林，能叫三月羊和八月蛇头疼的人物，如今还有

么？”

三月羊和八月蛇装做听不出她的讥诮之意。

六月鸡问道：“不知那个人是谁？”

八月蛇面带忧色：“说来那人的名头确实比我们十二天下还响亮，那人是凌云阁主严释，擅‘酒掌十八歌’的凌云阁主严释！”

× × ×

一月牛三个人都很吃惊。

他们都知道有这样一位前辈高人。

但他们也知道这位严释严阁主已经有二三十年不在江湖上走动了。

三月羊一叹道：“看来严释的名头实在不小，竟让咱们十二天下中的子鼠丑牛都有些惊惧了。”

六月鸡道：“凌云阁主严释，的确是非同小可，当年名动天下的丐帮总筐头鱼漂儿也战不过他。不知你们要怎么办？”

八月蛇道：“如果大哥、二嫂和六姐都来助我们一臂之力，我们何愁不胜这个人？”

一月牛一叹道：“我不去。”

二月鼠也一叹道：“我也不去。”

六月鸡也道：“我也不会去。”

× × ×

三月羊突然流出了泪：“既然如此，又何必要建个什么‘十二天下’？当初我去看那个比武大会，还是一个不识世事艰难的孩子，是大哥组织起了‘十二天下’，才让我们这些人有心闯一闯江湖。不想今年死了我们十二天下中的老七老八，都被一个狼孩林子和啸林山庄的仇人所杀。十二天下已经没有几个人了，活下来的怕只有我们这五个人了，大哥望不念旧隙，帮兄弟们一把才好。”

三月羊哀声切切。

× × ×

二月鼠突然说道：“赌王已经来过这里了。”

哪一个赌子，是那个赌遍北方九省，名传天下的赌王么？

他来这里做什么？

二月鼠冷冷一笑：“如果你们知道赌王是谁，你们就决不会在这里装模作样了。”

三月羊觉出不妙，她慢慢站起身来，问道：“大哥、六姐，赌王是谁？”

六月鸡淡淡说道：“其实你心里也明白，他就是那个凌云阁阁主严释。”

三月羊和八月蛇不讲话了，他们明白，再也不用讲什么了。

一月牛一叹道：“如果你们只是来看看我们，那该有多好。”

× × ×

三月羊站着，说道：“如果大哥不帮我们，我们只好走了。”

她幽幽一叹：“十二天下，只剩其五，如果我与八哥从这里走出，只剩下你们三个人，那才叫光彩呢，看来人不能有什么过奢之求，想做什么大事，只卖卖馄饨，也就是了。”

话说完，两人转身朝外走去。

一月牛黯然无话。

二月鼠低头无语。

六月鸡道：“我来送送你们。”

她便随着二人向外走。

刚走动几步，就变生须臾，三月羊和八月蛇转身出手，倏地抓住六月鸡的手。

六月鸡马上被制。

× × ×

三月羊和八月蛇很得意。

名动天下的一月牛和二月鼠中计了。

三月羊嫣然一笑：“大哥，你别动！”

二月鼠冷森森一问：“你们想干什么？”

八月蛇道：“你们别动，如果你们一动，六姐可就没命了。六姐一死，你们杀了我们两人也没有用，这样大家只好同归于尽了。”

一月牛道：“你们想什么？”

三月羊笑声如铃，人面嫣红：“我们只想让大哥和二嫂出手，去杀了那个凌云阁主严释。”

一月牛叹气道：“你们错了，严大侠的功夫，天下无敌，我们杀不了他。”

三月羊仍在笑：“凭大哥的功夫，二嫂的智计，起码可以同他一拼。我们带六姐回去，如果你们杀不了严释，就只好来寻六姐的尸首了。”

六月鸡又惊又急，但又不脱身，就沉声问道：“你们这样做，难道就全不顾十二天下的兄弟情份了么？”

三月羊笑道：“事儿太急，也实在顾不了那么多，只好请六姐委屈一下了。”

× × ×

一月牛突然猛喝一声道：“站住！”

八月蛇道：“大哥，不知你有什么吩咐？”

一月牛道：“严大侠天下奇人，别说我们三人杀不死他，就是杀得死，我们也不会做。十二天下立派时，我曾明言，各人做自己的事，切勿干涉他人行动。这话我如今还记着，你们放下六姐，自可以有一条生路，否则，我可不留情了。”

三月羊一笑道：“大哥，你别动，你一动，六姐就死定了。”

一月牛无语，他身子轻轻一飘，人便向三个人走来。

三月羊脸色惊惶，但她没忘记咩咩咩向一月牛叫了三声。

她如再叫一遍，六月鸡就会变成一个死人。

一月牛仍向他们两个人走来。

如果一月牛动手，她和八月蛇不出三招，就会死或伤。

她绝不会等一月牛动手。

三月羊一笑，又咩咩咩叫了三声。

她动了杀机。

三月羊把一支纤纤玉手伸向六月鸡的面颊。

她只想摸一摸这张脸。

× × ×

一月牛和二月鼠就是动手，也来不及阻止她。

六月鸡身患水寒之症，又被制于先，根本无法动弹。她这一摸，立刻可以让她死去。

这时，六月鸡突然一声清啼。

这是雄鸡之啼。

三月羊和八月蛇从来也没听到过她有这么充满内力的一啼。

六月鸡两手一缩，人便沉飞出去。

她飞出去之前，随手在两人身上点了三四道穴位。

三月羊和八月蛇就再也不动了。

× × ×

三月羊和八月蛇无话可说。

六月鸡盈盈一笑：“你疏忽了一件事，我已经好了，不再是那个病病秧秧的鸡了。”

三月羊恍然大悟，她看见的六月鸡虽然仍穿着白狐之裘，但她在那里站着时，是敞开了皮裘衣怀的，她不畏寒冷了。

一招失算，满盘皆输。

二月鼠冷冷一笑道：“你好狠心，竟然打起六妹的心思来了。如果不是严阁主救了六妹，今天仍是让你们奸计得逞了。”

一月牛又复坐下，叹气一声，不再言语。

他与这二人已无话可说。

二月鼠道：“大哥，我看还是把这两个人交给我，我给他们灌上一碗‘鼠疫汤’，让他们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奔走，每日只是躲在屋里密谋坏事，病发时两人互相抓挠，学老鼠打架。这样好不好？”

一月牛和六月鸡不说话。

他们二人心地善良，一听二月鼠这办法，自然是心中不忍，一时又想不出万全之策，所以才一时踌躇。

三月羊马上跪在地上：“大哥，大哥，六姐，六姐，别让二嫂动我。你们杀了我吧，杀了我，也强似龙虎猴兔，让人给宰了。死在自己人手里才好。”

八月蛇也跪地求死。

× × ×

一月牛眼里噙泪。

他这时才知他做事荒唐。当年破庙之举，实在是痴人之梦。既然可以成立一派，怎能没有门规，没宗旨？让这些奸人邪恶动手荼毒天下，他又有何面目见人？

他应该亲手杀了他们。

他脸色一阴一晴，心中念头千转。

六月鸡说话了：“大哥，大哥……”

他看着妻子。

六月鸡道：“为什么不放了他们？”

二月鼠惊讶地看着她。

“破庙之举，原是情份，十二天下，毕竟有兄弟之谊，这样才会有虎死龙丧之事。虎四殉情，龙五向义，我们也可以放过他们。杀死他们的人有的是，何必是十二天下的子鼠丑牛？”

二月鼠一叹，不吱声了。

一月牛也点点头。

六月鸡冲他们一笑，点了他们的穴道，说道：“你们走吧，离开这条穷街，不要再来，如果再来，我和大哥、二嫂一定杀死你们。”

三月羊和八月蛇点点头，唯唯而退。

第十八卷 情思夙债

第一章 狼孩反哺

狼孩林子与小慧又来到了啸林山庄。

他们是坐一辆马车上来的。

狼孩林子的心里很平静。

他想起了老爷子林重，想起了回眸楼上的那个死去的卖笑女人可卿。

是这两个人让他成为一个人的。

他一定不会忘记这两个人。

如今，是小慧使他知道，他可以成为一个男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他只告诉了小慧一句话：“我必须去做几件事。”

小慧只嫣然一笑：“我跟你去。”

如今，她再也不让他独自走出去了。如果坐牢，她也要和他在一起，否则她就去死。

她紧紧握住林子的手，这手很温暖，她握得很紧。

就这样，两个人坐在马车上，一直到了啸林山庄。

× × ×

马车在啸林山庄外停下。

赶车人问：“要不要下车？”

林子摇摇头。

小慧问：“怎么，你变主意了么？”

林子道：“别讲话。”

× × ×

林子在想，想他同老爷子的一番对话。

老爷子林重总是让他做这个做那个。

这一天，刚刚吩咐过之后，又把他叫转回来，问道：“你是不是不大高兴，总是为我做事？”

林子摇摇头，他不愿意讲话。

林重一笑道：“人吃了饭，就得做事。我告诉你一件事，如果哪一天你认为你做的事绝对称得上英雄之举，绝对对得住我啸林山庄，我允许你坐马车从正门冲进来。不过在冲进来之前，你得长啸三声，报与我知道，我会来迎你的。”

说这话时，林重那目光中有极深的用意。

他盼望林子会成为一个有用之人，可以委以大事的栋梁之材。

林子当时不明白他的话，现在他明白了。

如今他要做一件对山庄有利的大事儿，他要不要坐马车冲进去？

林重对他讲这话时，在老爷子身边站着的，还有老管家林忠。

老爷子不在了，但老管家还在。

可老管家老了，他是不是还记得老爷子当年这一席话？

× × ×

林子告诉马车夫，向庄门里冲。

狼孩林子坐在车上，凝神屏息，用力长啸，连啸三声。

这啸声会传遍啸林山庄，会在曲折回旋的长廊里旋绕不息，会在啸林山庄门前的树林里回荡。

× × ×

老管家林忠抱着小公子，坐在大厅里。

他与小公子寸步不离，吃饭他先尝，喝水他先饮，只要有毒，他会先身亡。

他决不让玉管事有害死小公子的机会。

他仍在等，等着没希望中的希望。

鸽子放出去之后，他已经等了五天，他决定等六天。

如果等到明天早晨，还没有回音，他决定就毒死他自己。

他手里握着一粒“断肠丹”。

玉管事也陪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天玉管事有些消沉。

他盯着老管家。

玉管事对老管家说道：“你为什么不讲出来，把那三百六十处都讲出来。我可以先把十处的财产归你。如果你不相信，就先告诉我十处。我们拿下这十处来，你就可以告诉我们其它地方了。你可以先得到珠宝。这个方法很稳妥，你干不干？”

老管家懒得答话。

他在算计他自己，他只有一夜的时间好活了。今天做什么？会等来什么？

也许，和每天心焦欲焚的日子一样，他什么也等不到。

玉管事仿佛看穿了他的心事：“你在等，等那一只鸽子，但你恐怕什么也等不到。因为那个凌云阁主严释早在二三十年前就不在江湖上走动了。那只信鸽已经成了鹰腹中的食物了。”

老管家不理他。

但他的心很乱。

× × ×

这时，一只信鸽飞在啸林山庄的天空。

的确有一只鹰在追那鸽子。

鸽子向啸林山庄一头扎下去，直扑向大厅，它一头闯进大厅里。

鹰飞翔得很低，但它不能贸然飞入大厅，只好又扑翅飞起，向树林中飞去。

鸽子飞入大厅，直落在老管家的肩上。

老管家的眼睛亮了，他一把抓住了鸽子。

他急不可耐地去找鸽子脚上的铁环。

那上面有他给严释的信。

× × ×

没有信了，只有铁环里裹着的一粒小小的药丸。这是一粒小米大小的药丸。

老管事用力一掐，那药丸破碎了，满室都是一阵奇异的酒香。

老管家欣喜若狂，人如猴子般踊跃：“好，好，严大侠还活着，他还活着！”

老管家戟指着玉管事：“你为什么还不逃走？如果逃走了，你肯定还会有一条狗命在，但你可得逃得远远的，千万别让严大侠找到你，那时，你的命就没了。”

老管家哈哈大笑。

× × ×

玉管事在冷笑：“我逃走之前，可以很从容地杀死你，你说对不对？”

他一步一步走向老管家，面带杀机。

他决心不顾那些啸林山庄的金银财宝了，他要杀死老管家和小公子，逃走，命比钱更重要。

× × ×

这时，他与老管家都听到了那三声长啸。

这是功夫绝高之人的长啸。

老管家一笑道：“他来了，他来了，你已经走不了啦。”

老管家笑得很畅快：“来啊，快来啊，你们快来啊！”

闻声而来了另外五位管家管事。

老管家戟指着玉管事：“你们看，这就是啸林山庄里的奸细，他这回可逃不了啦！”

众管家管事又惊又疑，都看着玉管事。

玉管事神色一肃，仍想杀人。

× × ×

玉管事冲向林忠和小公子。

他狂吼一声道：“杀！”

一位管家向前一冲，同玉管事拼在一处。

叭——，玉管事一掌把那位管家打得吐血。

他又冲向老管家。

一位管事又冲上去，被玉管事甩向一边，倒地不起。

另外三位管事围住了林忠和小公子。

“闪开！”玉管事吼道。

三位管事管家瞪眼看着他。

玉管事冷然一笑：“我要把你们全杀死！”

这时，大厅哗啦啦倒下了一片片门扇。

一辆马车冲了进来，竟然直冲到大厅里面。

一声断喝止住玉管事的出手：“你要动一动，马上就会死掉！”

× × ×

玉管事知道这声音，他决不是严释。

不是严释，又会是谁？

不是严释，他又何必惧怕？

玉管事缓缓回过头来。

他看见了狼孩林子，看见了小慧。

玉管事在咬牙，他恨这个狼孩林子，他也恨这个女人小慧。

他决心杀人，杀死小慧，杀死这个狼孩林子。

如果三月羊说得对，这个狼孩被她摸过一摸，即使不死也会身受重伤。

可那三声长啸的会是谁？

那啸声功力深厚，不是严释那样的武林宗师决不会有这深厚的内力。那一定不是这个林子，而是凌云阁主严释。

老管家林忠见到了林子，虽然喜出望外，但他仍担心林子不敌玉管事，就问道：“林子，林子，严大侠来没来？”

林子道：“哪一个严大侠？”

老管家一愣，心中一沉，严释不来，林子恐怕不敌这个玉管事，那时恐怕这些人会玉石俱焚。

林子突然对玉管事道：“我同你交过手。”

玉管事笑了：“你以为我真的怕你么？”

林子道：“你为什么不怕？”

玉管事道：“我可以告诉你，我就是十二天下之中的八月蛇。”

林子一怔，原来这玉管事也是十二天下之人。

他沉声道：“好！”

林子出手了。

玉管事心中知道他的遭遇，五子峰上，他与枯木大师、荣木大师、白衣吴智一起中毒，如果另外三人不见，肯定已是身亡。这狼崽子不知怎样逃离了那地狱。可他身中奇毒，毕竟不会有多大功力，只要他全力以赴，会马上宰了这个狼崽子的。

那时，他要让小慧这个猪婆子慢慢地死掉，要好好地让她受一阵子罪。

小慧在叉手而笑。

她明白林子的功力已经今非昔比，恐怕天下除了象严释那样的江湖绝世高人才可以对付得了他。

她还有什么可担忧的？

× × ×

林子道：“你如果告诉我十二天下中的牛、鼠、虎、鸡在什么地方，我可以只废了你的武功，饶你不死。”

八月蛇嘿嘿而笑：“你是不是太自夸了？你以为你是谁？你是凌云阁主严释么？你是大侠白衣吴智么？你这个狼崽子……”

八月蛇獠身而上。

× × ×

狼孩林子有一身野性。

他缩在回眸楼，是因为他不想让他的野性发作，是因为他不想杀死伞儿。

可这不是伞儿，他只是十二天下之中的八月蛇。

一条扭扭曲曲，身如柔线的毒蛇。

狼孩林子仰天一啸。

他出手了！

× × ×

这时，三月羊正坐在那大宅院的屋子里，她在欣赏那些珠宝。

她很专心，很认真。

她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珠宝。

现在，这些珠宝可以都是她的了。

她为什么不杀死八月蛇，自己走开？

她总打着这个主意。

她为什么不离开牟熊，自己成为一方武林的霸主？她能为牟熊做卒子，牟熊却不能同她共生死。

她犹豫不定，因为牟熊可以打天下，因为八月蛇可以榨钱财，因为有了这两个好处，她才迟迟不去。

她有这么多珠宝，足可以陶醉，她会天下很富有的人。如果夺下啸林山庄所有的财宝，那些财宝即使只归她几分，她也会是全天下最富有的人。

她为什么要走？她为什么不等待，等待着八月蛇成功，等待着牟熊成功？

她笑了，把这些珠宝都收起来，小心翼翼地藏好。

× × ×

玉管事躺下了。

狼孩林子只出了一招。

这是寂寞剑中的第一式“巧点枝梅”。

这一剑以掌化剑，杀气极重，玉管事连这一剑也没有躲过。

他睁圆了眼：“掌……掌剑！”

他倒下了。

他至死时也不明白狼孩林子从哪儿来那么大的内力，他只轻轻出掌一击，就打倒了这个江湖高手八月蛇。

八月蛇倒下了，但死不瞑目。

第二章 宅院深深

狼孩林子看着老管家，笑。

那位被玉管事打倒的管家火气很大：“林子，你虽然杀死了他，可也犯啸林山庄的规矩，你冲进了大厅，把马车赶进了啸林山庄，你以为你是什么人？你是强盗么？你是老爷子养大的奴才！来人，把他捆起来！”

马上冲来了十几个大汉。

狼孩林子不动。

× × ×

老管家突然喝道：“且慢！”

众大汉站住了。

老管家和声细语：“林子，你为什么马车冲撞入庄？”

林子道：“老管家一定记得，老爷子生前告诉过我的。我可以这么做。”

老管家看着他：“是你长啸了三声？”

林子点点头。

老管家突然哈哈大笑，道：“好！”

他回头向众管家管事道：“当年老爷子曾向他许诺此言，一旦林子做事可称得上英雄之举，绝对对得住我啸林山庄，老爷子答应他可以坐马车从正门冲进来，但你长啸三

马车在走。

“我们去你住过的那宅院里。”

“去那儿干什么？”

“去找她！”

“找伞儿？”

“对，她不是伞儿，她只是三月羊。”

“你不该去找她。”

“为什么？”

“因为你杀不死她，如果你杀不死她，她一定会杀死你。”

“你怎么知道我杀不死她？”

“因为你不忍心对她动手。”

“决不会。你别忘了，他杀了枯木大师，杀了荣木大师，而且还杀死了师伯白衣吴智和他的僮儿，又杀死了老爷子林重，我为什么不杀她？”

× × ×

他们下了马车，向前走。

林子一身杀气，他决心杀死那个女人。

他们走进那间屋子。

三月羊就在这间屋子里欣赏她的珠宝的。

林子和小慧走了进去。

三月羊正躺在床上。

她看见林子走了进来，很吃惊。

林子应该在地狱里游荡，他来这儿做什么？

可三月羊脸上的惊异马上变了，变成了和颜悦色的欢喜：“是你，真的是你么？狼

孩儿？”

她象在招呼多日不见的情人。

她那脸色好快活，好欢欣。

可她还是有一点尴尬，因为林子的身后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她又认识，那是小慧，是那个和林子很要好的女人小慧。

三月羊一转眼又变成了伞儿。

她流下了泪水：“我好后悔，后悔那天在五子峰上……”

她不想让林子记恨她。

“你那天开了杀戒，杀了枯木大师，荣木大师，又杀死了白衣吴智，还有他的僮儿……”

伞儿尖叫道：“可我没杀死你，我不杀死你。我当时只要用车一拍，就可以把你的头颅拍碎……”

林子冷冷道：“你让我中了毒……”

伞儿流泪：“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么？我是被迫的，不然你怎么会逃生？你怎么会活着见到我？”

林子道：“我不受你那毒药的荼毒。”

伞儿叹着顿足道：“伞儿，伞儿，你的一番苦心，好象全喂了野狗，你还活着有什么意思？”

她佯做自刎。

林子冷冷看着她。

× × ×

伞儿手里的剑忽然停住了。

她忽然把剑扔在地上：“我明白了，原来你是找到了她，你又相中了这个女人。她

比我还好么？她比我漂亮么？狼孩儿，你是不是看错了，你是不是看花了眼？你保证你不会后悔么？你看看我，你再好好地看一看我，你看我时，你会不会心里很动情，你会不会在心里有和我在一起的欲望？男人都有这个欲望，走在路上都喜欢多看我一眼，你不是人么？你算不算是一个男人？”

林子看着她，很惊讶。

他觉得这个伞儿是一个高尚女人，是只有老爷子林重那样的人才配占有的高贵女人。可现在她怎么变了？变得这样疯狂，没有一点儿娴雅与端庄，没有一点儿自尊与倨傲。这不是他所知道的那个伞儿，她只是一个下贱疯狂的女人。

她很下贱。

× × ×

伞儿又冲向小慧：“你走，你走！你为什么还不走开？你是他什么人？他不会喜欢你的，你在牢里不都见到了么？他在我怀里象只羊，象只温驯的羊。他不会喜欢你，你不够漂亮，你虽然也很象样子，但你不野，他是狼孩儿，一定喜欢野女人。你为什么不走开？你跟着他，会后悔的！”

小慧不动，只是厌恶地看着她。

伞儿去揪小慧。

小慧突然打了她一个耳光。

伞儿的头发被打散了，她披了一头乌发，神情更为痴狂。

× × ×

伞儿在笑，笑得格格响：“狼崽子，你为什么不来抱我？你为什么不来抱我？老爷子让你蜷缩在床头，当你是一只看家狗，象个太监，对不对？你那时就想弄我，对不对？我跟老爷子干事时也很快活，我就给他念叨：小羊儿乖乖，把门儿开开，妈妈回来，来给你喂奶……你知道不知道，那时他就真象我的乖儿子，吮我的奶。哪里有什么威风凛

凛的老爷子，只是一个乖儿子，男人都是女人的乖儿子。狼崽儿，你想不想吃奶？你只有和我在一起，你才能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象老爷子林重那样威风凛凛的人，你为什么不敢赶走她，和我在一起？”

狼孩林子吃惊地看着她。

他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他见过放荡的伞儿，他也见到过温柔的伞儿，他也见到过歹毒的伞儿，但他从没见到过疯狂的伞儿。

他被震惊了。

× × ×

小慧看明白了。

伞儿击中了林子的心，她说中了林子的心病，想做一个老爷子那样的人，因为他太自贱。

他已无力再出手杀人。

小慧牵住林子的手，把他带出了宅院。

身后传来了伞儿的荡笑声：“狼崽子，如果她跟你在一起，你腻了，就来找我，好不好啊狼崽子？”

× × ×

林子恍惚如梦。

他坐在马车里，双目圆睁，人若痴迷。

小慧抓紧了他的手。

马车颠着，突然林子吼了一声：“停车！”

不等马车停稳，他就跳下车去，蹲在路边，呕吐起来。

他吐得很苦，吐得满脸是泪水。

× × ×

小慧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他在呻吟，抬头看小慧：“小慧，小慧……”

小慧转过身去，上了马车。

他也只好站起来，慢慢爬上马车。

他把小慧的手抓住。

马车又走了。

小慧把他的手放在怀里，让他用劲地去揉乳。

他的手很凉，从这冰凉中慢慢又找到了一点儿平稳。

他看着小慧，小慧的眼睛很蓝，很深。

第三章 不问缘由

这是一个冬晴日。

太阳照得雪地闪光。

狼孩林子和小慧走在小巷里。

这里很简陋，房子都很旧，象是要倒塌，巷子又很窄，过不来马车。

恐怕有钱人的马车永远也不会到这巷子里来。

他要到这巷子里找人，找三个人。

这三个人是十二天下之中的子鼠丑牛酉鸡。

他要先杀死这三个人，然后再去找三月羊和牟熊算帐。

× × ×

他找到了那个馄饨摊子。

白天的馄饨摊子上没人，摊子的架子车还在，炉具也在，还有几条简陋的长凳也在一边放着。

但没有人。

有几个大汉在一边倚墙，闲聊。

林子和小慧慢慢走了过去。

林子向大汉们一揖：“大哥，这里为什么不卖馄饨了？”

大汉咧嘴一笑：“早呢，你想吃大哥的馄饨，掌灯以后来。”

林子道：“我不光想吃大哥的馄饨，还想见见大哥这个人。”

大汉道：“那也得晚上来见。”

林子一叹：“这么说，他白天不会见我的了？”

大汉道：“你晚上来吧。”

林子一笑道：“我忘了告诉你，我晚上要睡觉。”

大汉们咧嘴笑，不怀好意地看着小慧：“这是你的女人么？晚上用得着，白天还用得着么？”

林子的脸变了颜色。

“你让那个大哥出来，我找他说话。”

大汉们脸色一沉：“你白天有空儿，可大哥白天没工夫，他得睡觉。”

林子道：“好！”

他转身走过去。

叭——，叭——，叭——，只三掌，三条凳子都被打碎。

大汉们吼道：“你想找死？”

三个大汉冲了过来，动手打林子。

林子把他们都扔了出去。

三个大汉爬起来，跑得很快。

林子慢慢向巷子深处去。

他知道，那个大哥一定会走出来的。

× × ×

林子走进了巷子里。

从巷子里走出了一个人，这是个威风凛凛的汉子。

他站在林子面前，看着林子，他眯着的眼里象闪着一道光。

“是你找我？”

林子从牙缝里迸出几个字：“一月牛？”

那汉子点点头。

× × ×

林子心里一阵激动。

“十二天下，旁若无人”，他终于找到了这十二天下的罪魁祸首了，就是这个威风凛凛的汉子带十二天下杀人越货么？就是他同那个三月羊八月蛇一起制订了劫杀啸林山庄的计划么？这些人如此阴毒，杀了那么多江湖豪杰，此仇怎可不报？

林子道：“我杀死了你们十二天下之中的蛇、猴什么的，我也想来杀你。”

大汉道：“你以为我也该杀么？”

林子道：“十二天下，作恶多端，我不杀你们，杀谁去？”

大汉道：“好，那你就杀好了。”

林子要动手。

× × ×

身后传来一声声苍老的咳嗽：“是谁要来杀我们？”

林子回头一看，他看见了一个缺牙豁齿、风烛残年的老婆婆。

林子凜然道：“你是二月鼠？”

老太婆一笑道：“正是，见不得阳光的二月鼠。你口口声声说要杀我们，不知你有什么手段？”

林子道：“我没什么手段，但我足可以杀死你们了。”

老太婆嘿嘿冷笑道：“老大，老大，你听听，我们在这巷子里，不惹人不犯人，偏偏有人找上门来杀我们。你说这可笑不可笑？”

老大一月牛神情肃然，他已看出林子这人虽然年轻，却是功力不凡，这决不好笑。

从身后慢慢走过来一个美妇，这女人身穿一件白狐裘皮，她向林子笑道：“就是这位兄弟要想杀我们么？不知你为什么要杀人？”

林子昂然道：“因为你们是十二天下中人，而且是一月牛二月鼠。”

女人笑道：“十二天下的人皆可杀么？”

林子道：“二十天下做尽恶事，人人得而诛之。为什么不可杀？我一定要杀死你们。”

女人笑了：“这位小兄弟，你以为你是谁？你是前辈大侠鱼漂儿？你是白衣吴智？你是凌云阁主严释？”

林子冷哼道：“谁也不是，我只是狼孩儿林子。”

一月牛点点头道：“江湖上也听得你这个名头，你年纪轻轻，也太狂了一点儿。今天你既然打上门来，我便与你较量较量如何？”

一月牛和林子比试上了。

二人一出手，便知此回不妙。

林子很吃惊，他遇上了龙五八月蛇等都没有这一月牛的本事，他鞭法高超，那一手掌鞭功夫绝不弱于林子。

而林子是身集吴智、枯木荣木三大高手的一身功夫，又曾习得寂寞剑与“百兽舞”的绝世高手。可饶是他功力非凡，也绝不能在十招八招之内战胜一月牛。

一月牛更是吃惊不小。

这狼孩子林子象有上百年的功力，他是天赋异禀，还是身有奇遇？一月牛很吃力，额头上慢慢沁出汗珠。

六月鸡在一边见了，心中焦急，情不自禁，冲上去与丈夫一起同林子厮杀。

二人一起用力，可抵得当世任何一大高手。

但他们仍觉得十分吃力。

林子的寂寞剑招式很快，时时指向他们的要穴。

一月牛知道硬拼下去会很危险，他要用险招方能在败中求胜。

他忽然长啸一声，飞身而起。

六月鸡与他是夫妻，多年一起厮杀拼搏，自然夫妻十分默契，两人纵身而起，一起飞向林子。

这一招很险，也很绝。

关西三大恶魔曾败在这一招之下，那一战使“十二天下”威名四震。

这一招式从来不曾落空。

林子只能硬接，但他的功力该也难接下这一招。

× × ×

三个人手掌相抵。

在拼内力。

六月鸡心中略为宽心，要是拼内力，这个狼孩林子怎么会是他夫妻二人的对手？

但她马上就大吃一惊。

她只觉一股内力源源不绝，从林子掌心涌来。她用尽力气，也不能抵敌得住，她脸色苍白。

二月鼠已看出不妙，她飞身上去，把手掌抵在六月鸡肩后，一阵大力从她身上透出。

三人用内力拼狼孩林子。

狼孩林子不动，凝神屏息，全力对付这三人。

他要用内力摧断这三人的心脉，他要一举击杀这一月牛六月鸡二月鼠。

小慧和旁边的大汉都看不妙，他们想冲过去，但有一股巨大的内力把他们又推了回来。

他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

× × ×

四人之中，首先是六月鸡脸色越来越苍白，变得没有人色。

一月牛心中焦急，但又毫无办法，只好用尽全力，催逼内力，向狼孩林子袭击。

他这时盼着能杀死狼孩林子。

但狼孩林子稳稳地站在那里，不露声色。

他们知道三人必败，但能支撑多久，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

他们最后只能力竭身亡。

他们为什么要做这“十二天下”之人，为什么要替那三月羊那八月蛇和马、猪、狗担罪过？

他们根本没什么过失。

但说什么也来不及了，他们也张不开口，如果他们再一张口，肯定就是狂喷几口鲜血。

狼孩林子要杀人了。

这时，有人轻声一叹：“穷街陋巷，为什么却有人肯这么认真酣斗？”

从雪地上蹒跚走来的是一个老人，一个伛偻腰背的老人。

狼孩林子心中一松，来人是赌王。

赌王必定会助他杀死十二天下中人。

一月牛也长吁一口气，赌王一来，事情或许会有救。

赌王道：“林子，林子，为什么要滥杀无辜？”

赌王身形飘飞，几招“酒掌十八歌”使出，便把六月鸡一掌带飞，把一月牛和二月鼠推向一边。

赌王哈哈一笑道：“如此天寒地冻，你们不在屋内说话，跑到雪地上斗什么气？”

第四章 围杀狼人

男人和女人又坐在一起。

女人长长地吁一口气。

“你很累了，是不是？”男人的口气很冷淡，即或是与亲人亲热过了，他也是这么冷淡。

女人道：“自从走进这间屋子，你还没同我讲话呢。”

男人懒懒地道：“讲什么？”

女人道：“讲讲你都做了什么？”

男人一笑道：“我把一百零八家分舵筐儿头们都调动起来了，让他们去杀人，劫些钱财，为丐帮在北方变成天下第一大派而做准备。我等着那个凌云阁主严释。如果他敢来，一百零八家丐帮分舵筐儿头就会宰了他。”

女人一叹道：“如果他那么好宰，十二天下早就杀了他，何必要你们动手？”

× × ×

男人默默无语。

他需要这个女人，就容忍这个女人。

女人道：“八哥死了，死在狼孩林子的手里。”

男人一惊：“什么？那小公子……”

女人道：“小公子与老管家都失踪了，啸林山庄里的人都不知去了哪里。”

男人神色凛然：“这么说，我们再也没什么线索了？”

女人点点头。

没有啸林山庄的钱财，他用什么来支付一百零八家分舵筐头在这里的花费？他用什么来收买江湖上的杀手去暗杀天下各大门派之人？他用什么来完成他做天下武林第一人的大业？

“我记得，你说过，你宰了枯木、荣木那两个老和尚，你杀了白衣吴智，你也宰了这个狼孩林子……”

“他大难不死，才又活了过来。现在他集两个老和尚白衣吴智一身功力，天下很难有人可以抵得住他。”

男人默然。

他知道这个狼孩林子。

最可怕的不是狼孩林子的功力，而是藏在他血里的那股野性。

女人道：“如果不杀死这个狼崽子，他会用你们所有丐帮总舵人的血染红他的衣服。”

男人道：“我去找他。”

女人道：“你不能去。”

男人不动了。

女人抚摸着他的头，抚摸着他的肩：“你不能去，因为我不能没有你。”

牟熊冷笑道：“你怎么知道我会败？”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不必去，你为什么不用你的小筐令？为什么不让那些丐帮分舵的筐头们去？他们也该去一次了。”

男人吐了一口气，他点点头。

×

×

×

林子和小慧坐在马车上。

他们要回啸林山庄去，他认为赌王讲得对，他要回到啸林山庄，把山庄好好整肃一番，然后调集啸林山庄三百六十处人马，同牟熊决一胜负。

他一定要杀死牟熊。

他为自己为鱼漂儿为丐帮六劈头，一定要杀死牟熊。

他和小慧才同赌王分手，同一月牛二月鼠和六月鸡分手。

狼孩林子看见了十二天下之中一月牛憨憨的笑，看到二月鼠那笑意，看到了六月鸡的快活。他这时才知道，十二天下并不是人人该杀。

二月鼠道：“你下次来，我送你一双鞋子。”

狼孩林子诧异道：“你不知我的脚大小，你怎么为我做？”

一月牛笑道：“她为别人做鞋，从来不用问大小，这是她的秘密。”

二月鼠道：“林子在这里，告诉你也无所谓，我从人的手上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脚大小。”

林子一惊道：“这也是神奇之术。”

众人便笑。

六月鸡道：“你下次来，在夜里来，来吃馄饨，我好好弄馅给你吃。”

一月牛笑道：“她说得再好，那馅也不那么好。”

众人又笑，连六月鸡也笑。

一月牛看着林子，只笑，无语。

林子道：“牛大哥再见面时送我什么礼物？”

一月牛笑道：“我和你比比包馄饨，因为包馄饨不用内力，我比不过赌王，相信该比你强一些。”

林子笑了。

他有了朋友，赌王、独鞭牛心、笑嫂方怡、娇女人鞠薇都成了他的朋友。

他和小慧走了。

他告诉小慧，一月牛牛心死了，二月鼠方怡也死了，六月鸡鞠薇也死了。

他说道：“如今十二天下，只剩下了她一个。”

他没提那个她的名字。

小慧点点头。

× × ×

马车走在街上。

他们心无所思。

人能总心无所思，那该有多好？

可办不到，他们没有这样的福气。

有人拦住了车。

是四个人。

这四个都是丐帮的敢死之士：大猛鲸龙虫，重手神枪岳正、干手佛雷杰和并州分舵筐头儿双剑玉骏。

玉骏穿一件白狐箭衣，向林子冷冷道：“狼孩林子？”

林子道：“正是。”

玉骏道：“并州分舵玉骏和大猛鲸龙虫，重手神枪岳正，干手佛雷杰三位兄弟，特来候教。”

林子道：“我曾对丐帮之人讲过，我受鱼漂儿师父寂寞剑，成为寂寞剑的传人，我要一生鼎力维持丐帮，报鱼漂儿师传我寂寞剑之恩。你们走吧，我不会与你们动手。”

重手神枪岳正道：“可你杀死了丐帮劈头兄弟，是你们这些所谓江湖豪杰杀死了丐

帮劈头。”

小慧道：“你怎么知道是他杀死了丐帮劈头？”

玉骏道：“总筐头和一些兄弟们亲口所说，那还会有假？”

小慧道：“你们总筐头牟熊是个大奸大恶之人，他的话你们也信？”

大猛鲸龙虫怒道：“你虽是个女人，但你污辱丐帮总筐头，怕也得以血洗赎。”

林子道：“我不与你们动手，你们快走吧。”

× × ×

玉骏四人围住了马车。

大猛鲸一笑道：“你既不愿下车，咱们只好得罪了！”

他出手一掌，拍在马头上，马便慢慢倒地僵仆。一连三掌，马都死去。

狼孩林子一笑，对小慧道：“小慧，既然无车，我们只好走路了。你能不能走路？”

小慧嫣然一笑：“为什么不能走路，人生脚不就是为了走路么？”

她跳下车去，昂然向前走。

大猛鲸龙虫当然不肯杀女人，他让了过去。

林子也随她向前走。

四个人不肯相让，一齐向他出手。

× × ×

重手神枪并不出他那一根怪枪。他那一杆怪枪本是短枪，长三尺七寸，如用起来，就可以一变而为七尺长枪，更可以变为双枪。双枪一枪长，一枪短，又可以从枪中射出暗器。岳正虽未用他的长枪，但一出手就很重，左手为短，右手为长，扑成枪势。枪是兵器之王，就极有气势，气如长虹，直劈向林子。

千手佛雷杰一出手，便双掌纷飞，他除了能用暗器，也有一手好掌法，出掌便如彩蝶纷飞，让林子无法寻他踪迹，他双掌直攻向林子前胸，掌掌不离要害之处。大猛鲸的

拳力很沉，一拳一拳打得呼呼风响。玉骏不慌不忙，只是站在身侧，虚虚地向林子点指，以指化剑，这是在托大，不愿以围殴之式斗他。

林子不动。

他只是集中全身内力，屏息而立。

嘭——，大猛鲸的拳打在他心窝命门之上。

大猛鲸吃了一惊，如果这一拳就把这个林子打死，不光惹天下人耻笑，更是坏了他大猛鲸的名头。

叭叭叭，一连三掌，掌掌击在林子前胸上，这三掌击实，让干手佛雷杰心中一喜，以为至少可以让林子受了重伤。玉骏见状大吃一惊，连忙收指，但他那虚虚两指，正点在林子的手少阴经脉的极泉，少海穴上。玉骏心里一阵慌乱，他从未攻打一个不还手之人，可现在他们四人一齐向林子出手，他出手一指，即让林子手少阴经脉受制，这让他心中不安。

重手神枪岳正攻势最重，长枪短枪化为手势急攻向林子，他左手在先，急捣在林子胸上，嘭——地一声大响，右手攻势随后，马上攻至林子面门，叭地又一声炸响。

四个人马上立定。

即便是铁人，受四个人如此重击，也会倒下。

× × ×

但林子没动，只是趑趄了两步，又屏息站稳。

他仍向四位丐帮分舵筐头们笑：“我说过，我决不同丐帮之人动手，除了牟熊一人。”

四个人面面相觑。

他们又惊又惧。

就是丐帮总筐头儿牟熊在此，也决受不住他们四个人合力一击，但这个狼孩林子偏偏能硬生生受他们这一击，只趑趄了两步，居然无伤，这让他们惊惧不已。

×

×

×

林子仍在笑：“我说过，我不会对丐帮之人动手，除非是牟熊，此人对丐帮有罪，我受鱼漂儿师父之恩，自然不能不报，一定要与牟熊见个高低。”

玉骏沉着脸，他与大猛鲸龙虫四个人受命杀人，原以为这事办来也容易，谁知道会有这许多麻烦？

玉骏道：“我们一定要杀了你，因为我们接了总筐头之令，总筐头儿的小筐令不可违。”

林子道：“你们四个人杀不死我。”

第十九卷 情是毒火

第一章 三头聚齐

牟熊静静地坐着。

他的椅子仍是鱼漂儿坐过的那一把椅子。他想，如果他杀死了凌云阁主严释，夺下了啸林山庄的一切财富，他就可以再换一张椅子了。

到那时，他要向天下各大门派挑战。

他现在正在想，他派去的玉骏、龙虫、岳正和雷杰，他们四个人是不是能杀死狼孩林子。

他们也许杀不死他。

他要杀死林子！

×

×

×

牟熊看着苦头儿：“你说，玉骏会不会向狼孩林子下手？”

苦头儿道：“他会，但他不会杀死那个狼崽子。”

牟熊道：“为什么？”

苦头儿道：“因为玉骏总有那么个假模假式的样儿，总有点傲劲儿，他们杀不死林子，是因为他们不想杀。”

牟熊道：“那你们呢？你们三个人能不能杀死他？”

× × ×

三个人面面相觑。

苦头儿不苦，是因为他为自己盘算时从来都想得很明白。憨头儿也不憨，因为他在动手之前总是先看风势。冤头儿不冤，因为她从来都知道对谁可以冲上去用劲使她的小擒拿法，对谁只能远远地虚张声势。

所以这三个人活得很安稳。

他们决不会毛遂自荐，去杀那个狼孩林子。

因为他们明白，狼孩林子现在已经是一只健壮的公狼了，他们已经没有办法爽爽快地杀死他了。

× × ×

牟熊冷冷一笑：“你们为什么不去试上一试？”

他那目光中有一种逼人的霸气。

苦头儿点点头道：“好。”

× × ×

三个人向镇外走去。

他们只要一打听，那些小乞丐就会告诉他们双剑玉骏，大猛鲸龙虫和重手神枪岳正、千手佛雷杰这四个人是向何处去的，他们要找到这四个人并不难。

他们如果找到了那四个人，也就找到了狼孩林子。

冷风如刀，啸雪似箭。

三个人无语。

他们明知不敌，却还要找上门去，同狼孩林子决一死战。

他们走向镇外。

镇边，有一家小小酒店。

苦头儿突然抬头，向二人笑道：“为什么不进去喝一杯，暖一暖身子？”

二人点头称好。

三个人就进了小酒店。

北方酒店，多在酒店正中弄一地炉，烧大块柴薪以取暖。他们三人一入酒店，便觉热风扑面，人一入店，便有一种醺醺目困意。

苦头儿与二人坐下，他向店伙计一喊道：“来呀，来几杯好酒，再来点下酒菜。”

就端来了烧刀子，是那种一喝下去整个人就便烧成了火一样的烧刀子酒。下酒菜是一些鹿脯熊肉。

三个人默默吃酒。

他们在等。

如果玉骏岳正雷杰龙虫四个人得手，他们会从这里走回来的。

那样，他们便可以向牟熊复命。

他们实在不愿与狼孩林子对敌。

憨头儿道：“我不喜欢那小子，那小子象头野兽。”

苦头儿默默喝酒，无语。

冤头儿道：“我们可以去杀别人，为什么总要杀这个狼崽子？”

三个人都不愿意去。

门外响起吱吱吱的踏雪声。

从酒店外冲进来四个人。

这四个人正是丐帮的四位分舵筐头，他们是双剑玉骏，大猛鲸龙虫、千手佛雷杰和重手神枪岳正。

四个人默默坐下来。

玉骏叫好了酒菜，四个人默默吃喝。

他们仿佛没看见苦头儿三个人。

在丐帮之中，玉骏等人最看不上这三个唯牟熊马首是瞻的人。

苦头儿慢慢踱了过去。

苦头儿已经走到了桌前，玉骏四个人也象视而不见。

苦头儿不得不先打招呼：“玉骏兄弟，你们可好？”

玉骏这时才象刚刚见到苦头儿似的，忽然回头，也匆匆一揖道：“哦，苦头儿来了，不知三位怎么有雅兴，竟然到这城外来了，是想要踏雪游玩的么？”

苦头儿心中着恼，知双剑玉骏并不买他的帐，但想了一想，也不便同玉骏发作，这人虽然狷傲，可在一百零八家丐帮分舵筐头中人缘极好，苦头儿不想得罪他。

苦头儿赔笑道：“四位出城，不知见没见到那位狼孩林子？”

玉骏道：“见又怎样？不见又怎样？”

苦头儿道：“如果四位见过那个狼崽子，他现在一定是没气的了。”

重手神枪道：“告诉你一句实话，我们四个人杀不了他，差点儿被他杀死。”

苦头儿惊异地望着岳正，这人很厚道，看来这不是一句玩笑话。

× × ×

小慧道：“你为什么不杀死他们？”

林子笑了：“我不想杀人。”

小慧抿嘴儿乐：“狼崽子有人味儿了。”

林子也笑了。

他自从又找回了小慧，他体味到了多少做男人的欢欣？他又找回了多少人世间的温暖？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不想杀人。

他和小慧慢慢走。

他和小慧要赶回啸林山庄。

面前拦路站着三个人。

这三个人是旧相识，是苦头儿、冤头儿和憨头儿。

这三个人沉沉地看着马车，看着马车上的林子与小慧。

苦头儿冷笑：“你为什么不下车？”

冤头儿也道：“狼崽子怎么也逛上了女人，这世上的女人还有肯跟狼崽子的么？”

狼孩林子下了车。

他忘不了母狼，他在心里眷恋母狼。

但他也不愿意听人家叫他狼崽子，叫他狼崽子时，他心里一阵阵哆嗦。

他满面怒气，下了马车。

× × ×

天色很蓝，这是初冬的雪晴之日。

林子站在三个人对面。

林子冷笑道：“让开路，我要去啸林山庄。”

苦头儿道：“恐怕你永远也到不了啸林山庄。”

林子道：“为什么？”

苦头儿一笑：“因为我们要宰了你！”

林子苦笑，这世上许多人都想宰了他，伞儿想宰了他，牟熊想宰了他，啸林山庄的

玉管事也想宰了他。

他听了这话已不觉吃惊。

要宰他的人都没杀死他，反而有许多人被他杀死。

林子道：“你们可以回去，告诉牟熊，约好一个日期，我和他亲自交手，你们这些人忙碌来去，恐怕只是枉送性命。”

苦头儿道：“我们可不是来送命的。我们只想要你的命！”

× × ×

苦头儿三个人围住林子。

苦头儿突然道：“苦难终究会有个头儿，只要不死你就能等。”

憨头儿也念叨：“人太憨，未必就不是福气。”

冤头儿也道：“冤也有头，债也有主。”

三个人扑向林子。

雪被踏破了，露出活土，这是一场好杀。

× × ×

玉骏等四个人站在牟熊面前。

牟熊在笑：“玉兄弟，你们辛苦了。”

玉骏不笑，人怔怔而立。

牟熊道：“四位兄弟一定得手了。”

大猛鲸龙虫道：“交手没三个回合，我们就被人家放倒了。”

牟熊一怔，他知道狼孩林子已成气候，但他已经有这么强的功力，却让他始料不及。

玉骏冷冷道：“我四人无能，特回来请总筐头发落。”

牟熊长吁一口气：“四位兄弟辛苦了，你们回去歇息吧。”

× × ×

苦头儿、憨头儿和冤头儿在和林子苦斗。

其实也不是在斗，只是苦头儿在遥遥出指，点指疾劲，想点中狼孩林子的大穴；冤头儿贴近林子，扳、扣、折、掐，想用小擒拿手制住他；憨头儿神拳风劲，想制林子于死地。三人用尽力气，但林子只是闪躲腾挪，不回击一下。

足足打了一百招。

苦头儿突然住了手。

冤头儿和憨头儿也只好住手。

林子就轻轻站住了：“我告诉过你们，我受鱼漂儿师父大恩，决不与丐帮之人为难，除了牟熊之外，我不与任何丐帮之人动手。你们回去可以告诉牟熊，约定个时日，我要与他当众了断。否则，我就是杀上丐帮分舵，也要找他一战。”

苦头儿走了，他一边走一边摇头。

冤头儿不再昂着头，她有些难受，她知道武林中要有大变了，只一个狼孩林子，他们三个人一齐出手，都无法逼对方出手，她很震惊。

憨头儿只是憨憨一笑，他对狼孩林子颇有好感。

× × ×

苦头儿三人走了。

小慧问：“你为什么不想杀人？”

林子笑了：“因为我是个狼孩。”

小慧道：“不嗜杀成性，你怎么会成为一头狼？”

林子道：“你可想错了，如果有东西吃，狼从来不想杀谁。”

小慧笑了。

还有谁会比她更快活？她有了一个渐渐变得温柔，又一天比一天明白事理的男人。

× × ×

苦头儿道：“我们回不去了。”

冤头儿也站住了。

憨头儿居然也明白这一句话。

他们在凤凰城有很漂亮的宅院，有很阔绰的房子，为这个，他们才替牟熊卖命。

苦头儿明白，牟熊会放过玉骏，但决不会轻易饶过他们。

三个人站在风雪之中，觉得无所归依。

× × ×

他们决定进山。

到长白山里去。

到那里，他们可以隐居在山上，可以同放参人和猎人为伍，那样他们也会摆脱牟熊，也会过上自在逍遥的日子。

他们转身向回走，向长白山那方向奔去。

他们没能走出多远。

眼前是一片林子，一片被白雪覆盖着的林子。

林子里突然响起了几声叫声。

这是三声羊叫。

“咩——咩——咩——。”

眼前站了一个女人，一个很俊俏的女人。

这女人身穿狐裘，笑吟吟地看着三个人。

“不知苦头儿、冤头儿和憨头儿匆匆忙忙，要去哪里？”

苦头儿怔住了。

冤头儿一笑道：“原来是你。我们奉总筐头之命，前去办一点事儿。”

三月羊格格笑道：“三位是不是走错了路？往左走才是去啸林山庄的，我亲眼见那

个狼崽子带着一个女人，走着去啸林山庄了。你们不去啸林山庄，奔这树林里来，想打野兔子么？”

苦头儿道：“我们想进山去。”

三月羊脸上倏地没了笑容。

“噢，原来是在丐帮呆腻了，想进山换换口味。但不知三位进山想找什么？找珠宝？找宅院？还是找可心的男人女人？”苦头儿无语。

牟熊待他们三人不薄，丐帮象对供奉一样对他三人。

但他们不愿再为牟熊卖命。

× × ×

苦头儿向冤头儿和憨头儿使了一个眼色。

杀！

三人也不念叨，都直纵身，直扑向三月羊。

这个女人心狠手辣，他们决不给她一点儿机会。

冤头儿这次扑得很近，她想用力去抓女人的手臂。她知道这三月羊一身是毒，但她身穿狐裘，隔着厚厚的狼裘抓她，想不至于被她用毒。

苦头儿突喝一声：“小心！”

憨头儿被这一声断喝惊愣了，他只愣了那么一愣。

三月羊这时候地出手，用柔柔的手在冤头儿的脸上摸了一摸，轻轻笑道：“你这脸皮还挺嫩，年轻时想必也很风流。”

冤头儿脸色大变。

三月羊格格笑着。

冤头儿慢慢倒了下去。

苦头儿和憨头儿站住了。

三月羊咩咩咩又叫了三声。

咩咩咩，叫两遍，就有人死亡！

× × ×

苦头儿眼里有泪，他与冤头儿是暗里夫妻。

“你为什么要杀死她？你为什么要杀死她？”

苦头儿冲了过去，掏出了拐杖。

他要拼命。

他把拐杖舞得雨泼不入，直奔向三月羊。

憨头儿也狂吼一声，直冲向三月羊。

这是一场好杀。

苦头儿的拐杖呼呼风响，他双眼通红，人如疯汉，直逼进三月羊的前怀。憨头儿站在身侧，双手长拳齐施，拳风嘶嘶逼人。

他们想杀死三月羊，至少与她同归于尽。

他们有些懊悔，懊悔随着牟熊杀人做恶，他们想走，想逃到长白山里去。但他们走不了，牟熊决不会让他们活着走开。

从树林里又走出一群人来。

这是丐帮中人，是牟熊花重金从各地雇来的杀手。

这些人都是很静，一点点逼向苦头儿和憨头儿，他们不屑出手，在等三月羊与两人斗出个输赢。

三月羊不笑了，苦头儿憨头儿满身杀气，他们在拼命。

噗——，一根毒针射在了憨头儿的后背上。

他大吼一声，跌倒在地。

三月羊对憨头儿笑了一笑：“别人一样可以杀死你，对不对？”

憨头儿看着苦头儿：“大哥，大哥，悔.....悔.....”

苦头儿看着憨头儿，憨头儿头一歪，死了。

× × ×

三月羊在笑。

她身着狐裘，人立雪中，便有千般娇娆，百种媚态。

苦头儿的心在滴血。

他为什么不早早带冤头儿和憨头儿离开丐帮？他为什么要帮牟熊？因为牟熊给了他们很多的好处？还是因为他们在丐帮被人敬重？

为了这些，他们付出了血的代价。

牟熊是只狼，是只吃人不吐骨头的狼。

苦头儿忽然很后悔，他为什么不去找狼孩林子？为什么不向狼孩林子讲明白牟熊的阴谋？

牟熊想称霸武林，且已早有准备。

三月羊笑道：“苦头儿，冤头儿一死，你就没有知疼知冷的女人了，让你以后的日子好寂寞。憨头儿再一死，你连个说话的人也没了，你还活着有什么趣儿？”

苦头儿无语。

× × ×

苦头儿把拐杖向地上一掷。

拐杖入地一尺，倔倔而立。

苦头儿去抱起憨头儿。

“憨子，憨子，你睁开眼，你睁开眼.....”

憨头儿悠悠醒来。

苦头儿肝肠寸断。

“我不该带你们去丐帮。”

憨头儿苦笑：“这不怪你。”

憨头儿一歪头，毒发身亡。

× × ×

苦头儿知道他也不免一死。

但他不甘心去死，他要活着，只有活下去，才可能报仇。

三月羊又格格而笑。

“苦头儿，你为什么不自己了断？”

苦头儿恨恨地看她。

他冲不出重围去。

“好！我自己了断！”

他仰天长啸，神情悲愤。

× × ×

远远传来一声长啸，那啸声若虚似龙，声音浑厚深远，且又悠劲绵长。

一定是一位世外高人。

三月羊脸色变了，这可能是狼孩林子，再不就是凌云阁主严释。

三月羊咩咩叫了三声。

她要动杀机！

苦头儿一叹，他说道：“我来自寻了断。”

他叭地向自己头上击去一掌。

他倒地气绝。

远远又传来一声长啸，那人正飞身向这里奔来。

× × ×

三月羊看看倒地气绝的苦头儿，笑了。

她挥挥手，这些人都向林子里奔去。

地上，只留下了苦头儿、憨头儿和冤头儿三人的尸体。

第二章 双剑玉骏

并州分舵是一百零八家分舵之中人才济济的一家。

双剑玉骏是并州分舵筐头儿，并州分舵有五虎，五虎闹中州，人人知中州武林中州五虎功夫惊人。

五虎之首是双剑玉骏。

那另外四人是：

吴钩张式；

虎杠杨冲；

神拳卢飞；

月中兔云明桂。

除了并州五虎之外，并州分舵还有十八兄弟。这十八兄弟是并州铁扇门的弟子，因为玉骏对铁扇门有救难之恩，铁扇门主神拳卢飞带铁扇门全部弟子入了丐帮并州分舵。

并州分舵玉骏是中州有名的豪侠。

× × ×

牟熊单请玉骏饮酒。

牟熊在笑，他笑的时候很诚挚。

“玉骏兄弟年轻有为，前程似锦，是我们丐帮的一大支柱。如今请玉兄弟前来，就是有要事相商。”

玉骏在等，等牟熊讲话。

牟熊道：“北方丐帮，在北方武林中是最大的一派，自从鱼漂儿师父主持丐帮，丐帮声望在江湖上日日兴隆。我想，现今丐帮在江湖上有绝好时机，为什么不再图发展？”

玉骏在等牟熊讲出他心里的打算。

牟熊神采飞扬：“我们丐帮一百零八家分舵，家家都有些人才，如果我们一齐动手，先铲平长白山的长白剑、大江门、再扫平北方的燕云十六骑、铲平连岭寨、云山寨，就可以向中州徐图发展了。我们如此一动，不出一年，就可以先逼武当，直下少林了。那时，天下武林不就成为丐帮的天下了么？”

玉骏吃惊地看着牟熊。

他头一回听到牟熊讲他的野心。

这是一条很艰难的路。

将有无数人为这野心喋血。

先逼武当，直下少林？

天下有多少人想夺武当，下少林？

但这些都贻志而殁，少林每日晨钟暮鼓，武当仍每日朝礼晚课。

北方丐帮实力雄厚，但如果向天下各大门派发难，必然会损失惨重。

玉骏无语，他无话可说。

牟熊道：“如果玉兄弟同意，你可以做丐帮的副总筐头儿，一旦丐帮夺得天下，你就是武林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玉骏冷笑着，看着牟熊。

“你知道并州五虎从不胡乱杀人……”

玉骏推杯而起，昂然而去。

× × ×

玉骏在客店里，住一排最好的客房。

他带着七个人来凤凰城。这七个人是神拳卢飞、月中兔云明桂，还有十八兄弟中的五个人。

他们是来为丐帮劈头兄弟赴难的。

但劈头六兄弟都已经死掉，他们现在只有听牟熊的吩咐了。

牟熊要他们杀人，要他们屠杀武林人物，他们能干么？

× × ×

玉骏坐在床边，凝神不动。

他若无所思。

他身边无人，他带来的人呢？

神拳卢飞、月中兔云明桂，另外五兄弟呢？

他们为什么都不在玉骏身边？

也许他们太托大了，他们认为无人敢来害玉骏，他们都早已昏昏然入睡。

这时，一阵风响，玉骏床前站了一个人。

这是个女人，有一股逼人的脂粉香气。

是三月羊，那个好向人格格而笑的女人三月羊。

玉骏头不抬，眼不睁：“你来这里做什么？”

三月羊嫣然一笑：“来看看并州的老虎。东北的虎我倒是见过，只是没见到过并州虎。”

玉骏沉默不语。

三月羊笑了：“我可不可以坐在你的对面？”

玉骏的心不很平静，他点了点头。

他知道他应该摇头，知道这个女人是个煞星，但他还是点了点头。

这是个绝色女人。

三月羊在格格笑：“你为什么不好好地看一看我？你与我讲话，也不愿看我一眼么？”

玉骏慢慢睁开了眼。

这是个粉琢玉砌的美人。

灯下看美人，却疑处处真。

玉骏看三月羊，一头乌发披散，黑得浓浓的，一张皓月似的脸，原本是白玉镶嵌。

明眸欲言，流无限温情话语，皓齿闪光，象一排排编贝。

这哪里是咩咩叫声三下便即死人的三月羊，分明是慈眉善目的闺中秀女。

三月羊的眼神在讲千言万语。

玉骏道：“你不去看总筐头儿，来这里做什么？”

三月羊道：“我来看你。”

玉骏无语。

三月羊启齿一笑：“我喜欢你，我从头一眼见到你，就喜欢上你了。不过我没法儿讲出来。过去我喜欢过一个男人，可惜他死了。”

她轻轻一叹。

只要是男人，都会被她这一叹叹得眼热心跳。

玉骏道：“我不明白你为什么看上了我？”

三月羊道：“你为什么不自己照照镜子，好好看看镜子里的你，你就明白了。”

三月羊的腰肢很灵活，身子只轻轻扭了扭，手中就捧着一面菱花镜，朝玉骏照去。

玉骏就看见了他的脸。

很不平静，但又竭力平静的一张脸。一张渴欲的脸。

这张脸很自信，也很狷傲。

玉骏的眼睛落在那双捧着菱花镜的玉手上。

他见到过无数女人。

但他从未见到过象三月羊这样的女人，手很嫩，象要流淌的乳。

玉骏笑了，他说话的声音很轻：“你让我看看你的手。”

× × ×

这双手很温柔。

谁说这双手一摸，人就会中毒而死？

玉骏正柔情万分地抚摸着这双手。

“你为什么不去找他，却来找我？”

女人的话也烫人：“他想当武林第一人，武林第一人都不大把女人放在心上。”

女人一叹，她这一叹是在叹她自己的不幸，还是为那个对武林有无限野心的男人而叹？

玉骏冷冷说道：“我对你比对武林更感兴趣。”

女人笑了，她笑得很得意。

“并州双剑，双剑仙神，人如潘安，剑舞龙吟。”这是并州武林人赞叹玉骏的话。

玉骏确实很漂亮。

× × ×

后来，蜡烛就让与了月辉。

寒夜的月辉极冷。

男人与女人在寻找亲热，在寻找中慢慢变得熟悉。

玉骏浩然一叹道：“你和我在一起，可以回并州去。在并州，日子可以过得很快活。”

女人无语，象猫一般温柔的女人无语。

玉骏道：“我没有什么野心，我不想做天下武林第一人。”

女人象个好女人，她沉浸在她的快乐之中了，不讲话。

玉骏道：“并州也很有前途，我们分舵有很多好兄弟，可以徐图发展。”

女人幽幽地接上一句：“但那只是一处丐帮分舵。”

玉骏默然。

再怎样有发展。他那里只是一处丐帮分舵，他也只是一个丐帮分舵的筐头儿。

女人道：“我有一点积蓄，那是一些珠宝。如果你想发展，我可以把那些都赠与你。”

玉骏在想，在认真地想。

如果他把丐帮分舵的人都拉出去，成立一个门派，是不是可以大有发展？

× × ×

三月羊道：“啸林山庄现在有三百六十处店铺字号，我们只拿下了他们几处，就得到了这么多东西。为什么不再拿他一些？如果有了许多金银珠宝，你就可以徐图进展了。”

玉骏默然。

三月羊偎在他怀里。

“你一定不能离开丐帮，牟熊想拿下啸林山庄，还想成为武林第一人。只要找准自己的机会，你可以干好你自己的事儿。”

玉骏的眼睛望着暗夜中的女人。

暗夜中的女人只有一个隐隐的影子。

玉骏觉得这影子很让人着迷。

他在想，想他应该怎么办？

第三章 信鸽传讯

啸林山庄等来了人，等来了两个人。

这两个人一个是赌王，也就是当年名动天下的凌云阁主严释。

另一个就是当年啸林山庄里老爷子最喜欢的狼孩林子。

两个人入了大厅。

老管家林忠也带着小公子回来了。

× × ×

他们去拜老爷子林重的灵墓。

一年已近，他们该向林重祭奠上仇人的头颅了。

仇敌是十二天下之人。

十二天下的恶人已经都被杀死，只剩下了三月羊。

三月羊就是害死老爷子的凶手。

当然还有牟熊。

要杀死牟熊，要杀死三月羊。

× × ×

严释一笑，狼孩林子也一笑。

啸林山庄财富甲天下，啸林山庄的稳固，可使天下上万苍生不受贫困。

再说，他们也决不能让牟熊杀人，不让他再在武林之中再造劫难。

他们决心向丐帮挑战。

× × ×

老管家林忠和狼孩林子、凌云阁主严释、小公子林乐儿在鸽笼旁。

鸽笼里还有二百七十五只信鸽。

这些信鸽都焦躁不安，咕咕咕叫，也仿佛知道它们该飞出了。它们要从这里飞出，

一只只飞向人所不知的处所，那是些极显赫极豪华之处，在那里有一些人，他们天天在等，在盼着这一只信鸽。

老管家林忠拿出一只只信鸽。

他把信鸽脚上的铜环摘下来，往铜环上拴一个纸条。

所有的信鸽脚上的纸条都是一张图画，图画上画着一棵树，一棵将倒未倒的树。

老管家拴好一个铜环，就把信鸽放在林乐儿手里，林乐儿手向空中一放，鸽子便扑扑翅膀，飞旋起来，在啸林山庄飞旋一圈儿，然后破云而去。

一共有二百七十五只信鸽。

二百七十五只信鸽放了两个时辰。

鸽笼已空。

× × ×

老管家林忠看着狼孩林子，看着凌云阁主严释。

严释问：“最远的什么时候可到？”

老管家笑道：“最远的是并州，可能会要一个月。”

严释长吁道：“好，就等一个月。”

× × ×

狼孩林子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

他在想什么，想老爷子林重么？

如果他一想到林重，就想起了他从树林里走出来之后的那一切往事，这是不是让他百感交集？

小慧用头上的青丝缠他，缠他的脸，缠他的手，缠他的耳朵。

“你在想什么？又想那个老爷子？还是又想起了她？”

小慧是女人，女人的心都很细。

狼孩林子如今已经长大了，但他仍想着那个老爷子林重，当他被老管家林忠从树林里带出来时，是老爷子林重让他学会了做人，做一个男人的。

这比什么都重要。

老爷子林重告诉他如何同女人在一起。

老爷子林重告诉他如何才能成为一个自尊的男人。

他走得很艰难，但自从他在啸林山庄门外长啸了三声，他就再也不是啸林山庄的仆人了。如今啸林山庄上上下下的人都称他为林少侠。

他又有了忠心不渝的女人小慧。

他如今做梦时已经很少梦见在树林里那些日子了，那些日子今后只会成为他生活中一个很久远的恶梦，在他心中深深埋藏。

狼孩林子哭了，落下了泪水。

小慧明白他的心意，只是为他拭泪，让他的泪水肆意长流。

他过去曾总向往着树林，一看见树林就心跳不已。

林重让他在林子里呆着，也不来说他劝他，莫非他早就知道他做为一个狼孩，还有惧人之心？

很想念那个啸林山庄的主人，想念那个老爷子林重。

× × ×

夜色依然很浓。

林子起身，走出去。

老管家林忠的屋里还亮着灯。

林忠和严释在喝酒。

二人见了他，一句话也不讲，只是推给了他一只酒杯。

绵绵冬夜，以酒消夜，最好。

林子看着严释，这是个武林中人人敬佩来去无踪的神秘人物。你为什么要来帮啸林山庄？

严释一笑道：“他帮过我。”

老爷子林重都帮过谁？他自己已经不记得了。他只记得他应该帮别人。

“他死得很惨……”老管家林忠道。

× × ×

小慧揉着眼睛，也走了进来。

她看着三个人，就自己去拿了一只杯子，也坐下来喝酒。

老管家林忠在笑：“男人喝酒，你来凑什么热闹？”

小慧打哈欠：“我上次关在啸林山庄，打了一个瞌睡，一醒过来，差点儿把这个狼孩儿弄没了。你说，我敢不敢再冒险？”

严释在笑，他也有过男欢女悦的时光。

天很亮了。

一个男人从赌场里走出来。

他又兜里没有一点儿银子星儿了。

他趑趄趑趄地回家。

门是虚掩着的。

他扑到小床上，想倒头就睡。

他睡不着，床边站着一个人，一个女人，这是他的女人。

“你该喝了汤再睡。”女人声音幽幽。

他坐起来，喝一碗汤。

又是参汤。他曾经告诉过女人，不要在他身上花银子，有银子全交给他，他要去赌。

可女人总是让他回来有参汤可喝。

喝完了参汤，他闭着眼，坐在床上。

“你再把我的剑挂在阁楼窗前。”

女人依言，默默地把剑挂在阁楼窗前。

这是一柄锈剑，一柄任谁也不会买，谁也不会关注的一柄锈剑。

可奇怪的是，只要她把这一柄锈剑挂在阁楼的那一根钉子上，对门的云林银庄掌柜林玉就马上会走上楼来。

而且他总是在怀里装好了银票。

她总是心怀不安看着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一个是富人，一个是穷人，而且他们平时绝无往来。

这个云林银庄的老板绝不会是她男人的朋友。

但他来时都很快，只是静静地站在男人的床前。

他看着男人，那神态绝不象是面对着一个赌徒，活象一个仆人面对着老爷。

问话也永远只是那么几句。

“你还好么？”

男人点点头，道：“还好。”

“多少？”

男人并不犹豫，也没有一丝不好意思：“五千。”

林玉就从怀里掏出银票，数了五张，放在床上被子上面。

男人点点头。

他连一个谢字也不讲，他从来不对这个云林银庄的林玉老板说一个谢字。

然后林玉老板就说一句：“没事儿了么？”

男人连话都懒得说，他只是点点头。

女人很惊讶，她不明白男人为什么这样倨傲。

林老板是富贵人，显然也不愿意在这里久留，他匆匆下楼走了。

他与林老板连生日礼庆都无往来。

女人很担忧：“你借了他那么多钱……”

男人道：“你错了，我根本不是向他借钱，而且他该给我银子。”

为什么林老板该给他银子？女人不明白。

× × ×

现在，林老板该出现了。

又该是那几句问话了。

女人明白这些。

但很久时间，林老板没上楼来。

男人也有些不安，他坐了起来，不睡了，屏息用功。

他的脸色变白，又变红，再变白，又变红了。这时，他再也不是一副病容了，他这时象个精神抖擞的壮汉。

他默默坐着，等着。

楼梯上终于有了脚步声。

是那个林老板，是那个云林银庄的林老板上了楼。

林老板只是静静地看着男人。

男人沉声说话了：“你来晚了。”

林老板仍然看着男人。他这一次没问那一句一千次也不曾变过的问题：你还好么？

男人沉默了，男人等着林老板。

可林老板只是呆呆地看着男人。

男人终于讲话了：“来了么？”

林老板重重地点头。

男人仍坐在床上，林老板每一次来，都只见他坐在床上。

“给我看一看。”

林老板在怀里掏，掏出一个小小的字条儿。

这张字条上无字，画着一棵树，一棵将倒未倒的大树。

林老板道：“刚刚收到的。”

男人看了半天，把字条递给了林老板。

他对林老板道：“照我以前说的去办。”

× × ×

象是神话，马上从楼下来了三辆马车。

上来了六个大汉，把他们那一点本来就不值什么钱的东西装上了马车。

男人拎起了锈剑，挽着女人，很温柔，说道：“好，走吧。”

林老板和他们坐同一辆马车。

他们来到了一座很大的府第门前。

有管家，有丫鬟，有仆人，都站成一排，在门口等候。众人都来给男人女人磕头，道：“给老爷请安！给夫人请安！”

女人想答礼，但被男人挽住了，只好笑。

府里很堂皇。

管家来报帐。

每年收入有三十万两银子，有田地多少，店铺三间，仆人多少，每日花费多少。

男人点点头。

丫鬟们拥着女人去洗浴、更衣。

她好久才出来。

大厅里只剩下了男人，林老板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了。

她就依偎在男人身边。

她想问他，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但她一向温柔，从来不问她的男人，这一次她也
没问。

男人抱起了她。

这一夜他没睡。这一夜他头一回和女人在夜里缠绵。

男人向女人讲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

他从前只是赌，赌，赌。每天的心思全都在赌上。

他没有钱，只能小赌；他有了钱，就去大赌。

象他这样的赌法，有钱的时候少。

他有一次在赌场上，输得很惨。

他本来赢了一千两银子，但又都输回去了。

他一狠心，把他的锈剑押上去了。

庄家大笑，他们要这么一柄锈剑做什么用？

他冷冷说道，锈剑就是他的命。

庄家只银子，不要人命。

旁边有一个男人一笑，对他说道：“你如果输了，这柄锈剑便被人扔了，岂不可惜？”

他看那人，那人目光炯炯，显然功夫不弱。

那人道：“如果你用这柄锈剑抵一千两银子，你会赢么？”

男人想了一想，他也赢过，但最后总是输。

他只好摇摇头。

男人很沮丧。

那人笑了，邀他出去喝一杯。

男人不想走。

那人道：“我助你一千两银子，你喝过酒，可以回来赌。”

喝过了那一杯酒，他知道那个人叫林重，是北方一个啸林山庄的庄主。

从那时起，他可以随便出入赌场，他可以任意输银子，都有人付给他银票。

他只要把这柄锈剑挂出去，云林银庄的林玉老板就会马上来。

他不知他输掉了多少银子。

他只答应了那个林重老板一件事：当林重庄主需要时，他要去替林重杀人！

女人依偎在他身上。

男人告诉她，这宅院，这些仆人，这些田产、店铺，都是他留给她的。

男人声音很沉：“如果我去了一年，还不回来，你就另找一个男人。记住，他不是武林人，也不好赌。”

女人流泪了，泪水长流。

男人道：“如果我能活着回来，我将剁掉我的两根手指，再也不去赌了。”

女人偎在他身上，哭了一个漫漫冬夜。

天亮了，男人起身走了。

江湖上人都知道，他这人叫锈剑俞为，很有名。

× × ×

二百七十五只信鸽都飞回了啸林山庄。

只有最后那一只信鸽上的话让老管家吃惊。

这是并州飞回的信鸽带来的讯息：人已去关东，早已去月余。

他来关东做什么？为什么未到这啸林山庄？

林子和严释在等，他们决心等到所有的二百七十五处人齐集，就同牟熊决一死战。

第二十卷

第一章 寂寞之人

牟熊在等待。

他在等人。他在等一个很重要的人。

这个人慢慢进了他的密室。

“你带来了么？”

那人一笑道：“当然。”

那人从怀里掏出一本图谱。

这是那本让牟熊日夜思念的寂寞剑谱，这是那本鱼漂儿寄一生精力，化繁为简的二十四式寂寞剑谱。

牟熊翻看剑谱，他双眼放光。

他盼望的就是这两种绝技，“百兽舞”与寂寞剑。

“百兽舞”图谱已落入他手，如今寂寞剑谱又落入他手。

他只要找到一柄剑，就可以了。

他当然是寂寞剑传人，他当然是“百兽舞”的传人。

他有寂寞剑与“百兽舞”，武林中人谁能抵御得他？

那人笑了：“你说过，我如果得了这本剑谱，你会给我五十万两银子。”

牟熊笑道：“不错。”

那人笑道：“我给了你剑谱。”

牟熊冷冷一笑道：“可我又改了主意了。”

那人一惊道：“你是丐帮总筐头儿，不能言而无信！”

牟熊不由分说，一纵而上。

那人身手显然不弱，他向牟熊出掌，掌风凌厉。

牟熊一吼，吼出一声豹吼。

他的一只左腿扫在那人胸前，这是“百兽舞”的一式豹尾扫。

那人的胸骨咯咯碎裂。

那人躺倒了。

牟熊慢慢走上去。

那人在挣扎：“我要告诉武林中人，你杀死了劈头六兄弟，你杀死了丐帮中人！”

牟熊冷冷道：“你只好去地狱说这些鬼话了。”

他的手掌印在那人胸前。

这次他用的是大摔碑手加绵掌功夫。

那人嘴角慢慢沁血，人萎顿在地。

× × ×

牟熊吼道：“来人！”

进来了几个大汉。

牟熊冷冷道：“他想杀我……”

大汉们走近一看，吃了一惊。

这人是名闻天下的赌痴卢春。

牟熊让十六个丐帮分舵筐头儿日夜为他守护。

他要闭关半月，练这寂寞剑。

他要成为武林第一人。

他知道啸林山庄也在调兵遣将，他决定练好寂寞剑，就同去同啸林山庄一搏。

他一定要练好寂寞剑。

× × ×

三月羊轻轻飘进了他的居室。

“你来做什么？”

三月羊在笑：“我很想你，再说，也有事儿要告诉你。”

“什么事儿？”

三月羊嫣然媚笑：“你怎么总那样冷冷冰冰的？你为什么不能和我亲热亲热？”

牟熊不语，只是瞠目而视三月羊。

三月羊一叹：“男人无情，转而易容，真叫人心寒。”

牟熊无语，在想着他的寂寞剑二十四式。

三月羊只好说了出来：“玉骏说通了，他想跟你闯闯，有机会就自立门派。”

牟熊心中一喜，这自然是一个好消息。

他不能没有玉骏。

他不能没有这个三月羊。

× × ×

女人的欲火不熄，她疯狂地缠着牟熊。

“你不能忘了我，你不能忘了我.....”

牟熊瞪眼看着女人，他的目光也渐渐炽热起来。

他抱起了女人。

× × ×

“你不能忘了我.....”

“我忘不了你。”

“你不能练那寂寞剑。”

“为什么？”

“因为.....人家都说，那剑法只会给人带来寂寞，不祥。”

“我不会寂寞，因为我有你。”

女人格格而笑，笑得很放荡。

女人很快活，在一句一句地念叨：

“小羊儿乖乖，把门儿开开，妈妈回来，来给你喂奶。”

男人越觉得她是一个“尤物”。

× × ×

“你走吧，天要亮了。”

“天亮怕什么？我不怕被别人看见。”

“你不要来了，我要闭关，直到我弄明白这寂寞剑。如果你再看见我，就看见了寂寞剑与‘百兽舞’两大绝技的传人了。”

女人情意依依：“你要闭关多久？”

“一个月吧。”

女人道：“一个月的时间，太久了。”

她耐不得寂寞。

男人无语，他无法说服这个女人。

女人依偎在男人身上。

“我不喜欢别的男人，我同他们在一起时，总想你。”

男人听得出这是真话。

他抚摸着女人的头。

“我成为武林第一人，你就是武林至尊的夫人，那有什么不好？”

好是好，只是那需要时间，甚至还要付出更多别的宝贵的东西。

× × ×

女人终于走了。

居室内留下一片寂静。

男人左顾右看。

他要耐得住寂寞。

他要练寂寞剑，也许真的因为这寂寞剑而终生寂寞和艰难，他无论如何也要练。

第二章 美人无奈

日子过得很平静。

而她是最过不得平静日子的。

牟熊在练寂寞剑，啸林山庄人又沉默不动，三月羊的日子就过得很艰难。

她很寂寞。

她无处可去。

她决定去找玉骏。

× × ×

玉骏在屋里。

可屋里有八个人，除了玉骏之外，还有神拳卢飞、月中兔云明桂，还有十八兄弟中的五人。

他们象在商议什么大事。

三月羊在笑：“你们在做什么啊？是不是有什么大事要商量？”

玉骏笑一笑：“也没什么大事要商量的，我们都在计议，将来在并州有了发展，一定不忘姑娘的恩德。”

三月羊笑了，她很满意，玉骏这人既俊俏，又会讲话，还善解人意。

三月羊坐着看玉骏。

玉骏在笑。

两个人眉目传情。

神拳卢飞和几个人递递眼色，走出去了。

双剑玉骏过来，搂住她的玉肩。

“想我了，是么？”

她点点头。

玉骏在笑：“想我，就来，好不好？”

三月羊抿嘴，娇羞作态：“好，当然好。”

她与玉骏在一起，比和虎四、龙五、八月蛇在一起更快活。

玉骏是男人，是男人就总忘不了拈酸吃醋。

玉骏在问：“牟熊在做什么？”

三月羊笑了：“他枯坐在屋里，练那寂寞剑谱。”

玉骏一惊道：“他拿到寂寞剑谱了，是鱼漂儿前辈留下的那二十四式剑谱么？”

三月羊道：“正是。他想他会成为武林第一人，就苦苦练那剑谱，准备与狼孩林子和凌云阁主严释决战。”

玉骏忧心忡忡：“牟熊能胜得过狼孩林子么？”

三月羊笑了：“还有我呢。”

玉骏一笑，他知道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媚眼如丝，柔若无骨，任何男人也无法敌得住她的诱惑。

× × ×

啸林山庄内，日日忙碌。

天天有人来庄里，他们是那二百七十五只信鸽唤来的杀手。

他们是老爷子林重生前亲自在大江南北寻找来的人。

他们有的驷马高车，有的破衣褴褛，但都默默入庄，默默住下，等着与丐帮交手的那一日。

很少有人打听他们该干什么，打听他们要与什么人苦斗，因为他们很久以来，就知道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凡是林重要杀的人，就一定是他们的对手。

他们为林重杀人。

都在静静地等，等着血溅敌尸的那一天。

× × ×

一个女人进了院里。

暗夜之中，她极准确地找到了狼孩林子的住处。

林子住在客房里。

小慧依偎在他的怀里。

两个人睡得很熟。

这女人一点儿也不象夜行人，竟然搬来一只绣墩，在二人床前坐下。

她要做什么？

她要听二人的梦中呓语么？她要看二人的相亲相爱的闺中娇态么？她要来等待二人醒来，再同这二人促膝长谈么？

她坐得很稳。

× × ×

狼孩林子醒了。

他看见了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是伞儿。

他一开始只想起了她是伞儿，而忘了她还是三月羊，咩咩咩叫两遍就死人的三月羊。

“伞儿，你是伞儿.....”

伞儿脸上掠过一点快慰。

她心里很快活，这个男人并没忘记她。

男人要忘记她，总是很难。

小慧也醒了，她以为她是在作梦，但显然这并不是梦，面前的女人就是那个伞儿，就是那个杀人如麻的三月羊。

女人遇见女人，尤其是遇见和自己男人曾肌肤相亲的人，她心里是什么滋味？

× × ×

小慧很吃惊，她从床上跳下来。

她忘了害羞。

“你来做什么？你以为你还可以对他下一次毒么？”

伞儿哭了，泪水哗哗流。

“你以为我想害他么？你以为我想杀死他么？如果我想杀死他，我刚才已经杀了他了，也可以杀了你。我为什么没出手？”

小慧冷笑：“他功力非凡，你进来时，他肯定已经知道了，你毒不死他，你不愿冒这个危险。”

伞儿仍在哭：“我在五子峰上就没想杀他。如果我想杀他，轻轻地在他头上拍一掌的功夫还没有么？”

小慧心一动，她说得也对。也许她对林子颇有好感，不想杀死他？

林子的心里也颇踌躇。如果五子峰上，她向他头上猛拍一掌，那他一定早已成了一具尸体，他决不会成为今天的林子。可那天在五子峰上，恍惚之中，记得他曾抚摸着她：

“林子，林子，我可是曾喜欢过你，是不是？”

她那是调侃他呢？还是真的仍在心里喜欢他？

那个伞儿毒死了白衣吴智，毒杀了枯木大师和荣木大师，还有白衣吴智的僮儿，单单活下来了了他一个。

是因为他是狼孩林子，是因为他能吃那些人不能言说其秘密的草药么？

还是因为伞儿留给了他一点儿慈悲，一点儿亲情？

× × ×

狼孩林子很尴尬，一个男人在两个曾经肌肤相亲的女人中间一定很尴尬，因为这两个女人势如水火。

小慧道：“你想用什么法儿让他怜悯你？用毒计，还是用眼泪？”

伞儿轻轻一叹：“小慧，小慧，他是你的，我又不想把他抢走，你何必这样仇视我？”

小慧道：“你这人杀人如麻，对谁都那么阴毒，你算是什么东西？当初啸林山庄老爷子林重对你最好，你为什么杀死了他？”

伞儿流泪了，她很哀伤。

“你以为老爷子林重对女人很好么？她不那么喜欢女人。当你要偎他要依他要娇嗔要嘤气要耍耍娇时，他那一双眼睛象狼一样盯着你，盯得你没一点儿舒服。另外，他唯一相信的就是他自己，他从来不相信别人。”

林子默然。

他一想，伞儿这话当然很对。

可无论如何，伞儿不该杀死老爷子林重。

× × ×

小慧不讲话了。

男人与女人之间，可以动手杀人，那无疑有很可靠的理由。

小慧也曾经想过，她会亲手杀死那头猪。

× × ×

林子无语。

他忘不了，是他同伞儿一起去树林里，去找白衣吴智，去托孤的。

他曾同伞儿在江湖上一起颠簸。

林子道：“你可以走，走得远远的。”

伞儿道：“我去哪儿？我认识哪些人？我认得大哥，他是一月牛牛心，可他不理我了。我认得二嫂方怡，她也不再理我了。我还认得六姐鞠薇，她也不再理睬我了。十二天下，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我去找谁？”

林子无语。他知道三月羊只剩下了一个人了，但他从来没想到她会寂寞，她会不快活。

象她那样美貌的女人会寂寞么？象她那么高贵的女人会不快活么？

林子道：“我不会杀你，你走吧，啸林山庄的人没人会饶过你。”

伞儿流泪。

她对小慧很恨，恨她跟林子在一起，但她无奈，看来小慧与林子已亲密无间，她的泪水已不能让林子动心。

她不能走。

林子道：“你可以去找独鞭牛心，笑嫂方怡和鞠薇，他们会带你离开这是非之地。”

小慧又气又恨，狼孩林子做人是非分明，独独对这个三月羊，他不能说得明白。

× × ×

林子问：“你来啸林山庄做什么？”

她幽幽一叹：“我想找你，要你跟我走。”

一语惊人。

她还要带林子走，带林子去哪儿？她不知道她杀死白衣吴智，杀死枯木大师、荣木大师和僮儿，已经让林子恨她入骨了么？她不知道女人的淫荡让林子对她十分鄙视了

么？她还想带走林子，是不是异想天开？

× × ×

小慧道：“你为什么还不走开？”

三月羊仍低头流泪。

“你们要小心，牟熊在练寂寞剑。他从这个赌痴卢春手里拿到了寂寞剑谱。”

伞儿走了，三月羊走了，她走得寂无声息。

林子看着小慧，你说，她想做什么？

小慧看着林子，你说，她想做什么？

第三章 丐帮惊变

没人知道玉骏在忙什么。

但他的那一排客房外有十几个人来回巡视。

他们手持兵刃，他们得到一个密令：凡有企图走近这一排房子的，杀无赦！

玉骏坐在床上。

他请来了大猛鲸龙虫、干手佛雷杰、重手神枪岳正，三个人正坐在桌边。

“玉兄弟，你的陈年花雕在哪里？”

玉骏派人去请他们三人，说是有两瓶陈年花雕，要与他们分享。所以，大猛鲸进门一坐定，就嗓门高高地喊叫，索要陈年花雕喝。

玉骏笑道：“花雕跑不了，也不必忙在这一时。兄弟这一次请三位兄长来这里，是有要事相商。”

重手神枪岳正道：“有事兄弟只管道来，难道怕咱们三兄弟不听你的不成？”

玉骏笑了：“不是兄弟能独自作主的事，只因这事实在关系太大了，只好请三位兄

长来议上一议。”

三人都诧异，知道玉骏这人心思缜密，遇事能筹划得十分周详，但他如此郑重其事，也让他们三人诧异。

× × ×

玉骏道：“有请！”

神拳卢飞一挑门帘，从里间屋里走出来一个人，这个人以布巾蒙面，站在三人面前。

这人是谁？

玉骏道：“这人是丐帮中人，也是三位兄长的老相识。”

这人慢慢以手挑去布巾。赫然一惊，原来他是丐帮的苦头儿。

“苦头儿？”

三人惊诧不已。

苦头儿不是被啸林山庄人杀死了么？据牟熊所言，啸林山庄人杀死了苦头儿、冤头儿和憨头儿。

这是怎么回事？

× × ×

苦头儿在苦笑：“我在三月羊带的丐帮雇来杀手中间，突不出去，只好自己杀死自己。好在我从师时，曾学过截脉之法，可以一次杀死自己。如果在三小时内有高手来援，就可以获救。我在杀死自己时，已经听到在数里之外有一绝世高人正赶奔这里，我才行此险招……”

苦头儿当时也是无奈，他如不自行了断，也一定会死在三月羊的毒手之下。

重手神枪岳正、大猛鲸龙虫、干手佛雷杰三人忙问其故。

苦头儿就从头讲来。

他讲述他们三人为牟熊所做的一切。

他讲述他所知道的一切。

× × ×

三月羊在丐帮院内有一间屋子。

这是一间很漂亮的屋子。

她正坐在屋里，无所事事。

她能做什么？她会做什么？

她什么也做不了。

她是伞儿。伞儿那日子很舒适，每日懒懒的，但她不愿意做伞儿，伞儿只是老爷子林重的花瓶，而且不是唯一的一只花瓶。她不愿意做那富足日子的后妃，即使林重是武林之中的皇帝。

她是三月羊。三月羊的日子很艰难，得用笑杀人，用肉体杀人。她得去迷惑男人，迷惑那些男人，让男人着迷于她的身体，然后她就杀死他们，让他们都死在温柔乡里，死在女人甜甜的笑意中。她已不愿意做三月羊，做十二天下中的三月羊，日子里充满了痛苦和血腥，梦里也有血腥。

但她有时要做伞儿，有时要做三月羊。

她做伞儿时也很温柔，不然象狼孩林子那样的野性男人会喜欢她么？

她做三月羊时也很毒辣，不然象牟熊这样嗜权如命的男人会喜欢她么？

那么她呢？她能不能讲明白她更喜欢谁？喜欢牟熊？还是喜欢狼孩林子？

她说不清楚。

她放荡，她喜欢和男人在一起。当她对男人说那句小羊儿乖乖时，她真象一只小小的绵羊。

但这绵羊也会吃人。

× × ×

她很慵懒，觉得没有男人盯着她，她就没有力气。

这时，屋子里慢慢走进来了一个男人。

这是一个很剽悍的男人。这个男人是玉骏手下的兄弟，她听得人们叫他神拳卢飞。

神拳卢飞在江湖上绝不是无名之辈。

她就把身子更放松一点儿，让那削削的玉肩露在这男人的面前。

她喜欢对每一个男人试一试她多有魅力。

神拳卢飞笑了：“你大概忘了，我在并州时，是铁扇门的掌门人。”

她听错了，以为卢飞在自述身世，显然是想自重身分，认定他也是她很合适的入幕之宾。

她就格格而笑。

神拳卢飞突然脸色肃然：“铁扇门的第一条门规就是戒色，铁扇门人不近女色，你是不是听说过？”

她的笑冷了，僵冷在脸上。

如果她对面的一个男人不近女色，她还有什么办法？

× × ×

神拳卢飞道：“玉骏请你。”

她又变得活泼了，脸色一下子绯红。

“他找我？他让你来找我？”

她的身上又有了活力，有玉骏，玉骏比这个神拳卢飞更潇洒，更英俊。

她向卢飞笑：“好，好，我马上去。”

× × ×

她薄施粉黛，还换了一身新衣服。

她很重视玉骏。

只要玉骏能跟她永远相好，她不是也可以活得很快乐么？

她一定不能放弃玉骏。

她要好好用心思，让玉骏更喜欢她。

× × ×

神拳卢飞想得很周到，特地为她备了一辆车子。

丐帮的许多分舵筐头儿都在这大院内，他们都用鄙视的目光看着她，也用鄙视的目光看着神拳卢飞。

虽然他们不反对牟熊成为武林第一人，但他们不齿三月羊的为人，他们恨她以身为饵，总是在男人之间周旋。

神拳卢飞对这些目光视而不见。

× × ×

马车进了客店。

神拳卢飞为她打开车帘。

她春风满面，尽管她刚刚还在马车里打盹儿，但她这一会儿笑得很快活。

“玉公子，玉公子，这大雪天的，也真闷坏我了，你这里有什么好东西，有好酒么？还是有什么好玩的？”

她一步迈进屋去。

屋内，有五个人。

玉骏坐在床上，正面对着她，神色冷峻。他那脸上没一点儿情意缠绵的样儿。他身边是大猛鲸龙虫，龙虫正恨恨地看她，象要把她吞进肚里。另一边，站着两个人，一个人袖手而立，样子很儒雅，这人是重手神枪岳正。另一个人是干手佛雷杰，他正在一心一意地看着他的手指，那被称为干手的十根手指。

另外一个人是谁？他为什么要背对着她？他是不是没听到她那悦耳的声音？

任何男人只要一听到她的声音，就一定急于一睹芳容的。他为什么不回头来看一看她？

玉骏的话有点懒洋洋的：“有个熟人要见你。”

熟人？熟人是谁？谁是她的熟人？会有比玉骏更熟的熟人么？是牟熊？是狼孩林子？

不是，那人慢慢回过了头。

是苦头儿，丐帮三杰之一的苦头儿。

苦头儿的眼里闪光，但脸上没一丁点儿表情。

三月羊突然怔住了。

她想不到苦头儿会活着。

“你.....你不是.....”

她噤声了，她悟到了，言多必失。

苦头儿冷冷一笑：“是啊，我不是已经在你面前自尽了么？对不对？”

三月羊怔怔地看着苦头儿。

苦头儿一笑：“是凌云阁主严释救了我。你想杀死我们三个人，现在我仍活着。我要告诉丐帮中所有的分舵筐头儿，是牟熊，是你，杀死了劈头六兄弟.....”

三月羊的脸上满是惊讶。

既然苦头儿仍活着，她还讲什么？她还有什么话说？

× × ×

三月羊突然笑了，笑得格格响。

玉骏问：“你为什么要笑？”

三月羊笑得更响了：“你们听明白了么？他被谁救了？被凌云阁主严释救了。怪不得他开始替别人讲话了，怪不得他说是我杀死了他们.....”

她说得很激愤，自己也相信她的话很能说服人。她认定她已经说服了玉骏，至少是说服了大猛鲸和干手佛这三个人。

× × ×

但她突然噤声了。

她看到了几个人的目光。

这目光象看一具尸体，象看一只落在陷阱中的野狼。

她明白了，她应该不再讲话，再讲多少话也是无用。

她现在缄口不语了，她不再向玉骏三个人讲话。

× × ×

玉骏对苦头儿道：“你可以走了，谢谢你。”

苦头儿走了。

三月羊低着头。

四个人看着他。

三月羊知道，她现在的情形很糟。

她向玉骏柔声召唤：“玉郎，玉郎，你为什么不讲话？”

她明白，玉骏告诉她的一切，包括他要回并州去自立门派，包括他要跟着牟熊去杀啸林山庄的人，这一切都不那么可信了。

她忽然心灰意冷。

她突然扑向玉骏。

她头一回没咩咩叫。

看来，她并不一定要非要咩咩叫着才可以杀人。

她只要一扑，就可以杀人。

× × ×

她这一次失算了。

她刚刚跃出，左臂便被一人抓住。

她想出右手，右手也被人抓住。

抓住她左手的是千手佛雷杰，他的手很快。抓住她右手的是重手神枪岳正，他一抓住三月羊的右手，她浑身力道尽失。

玉骏偏偏在这时冷冷一语道：“你们千万别放开她的手，她的手上有毒，只要在你们的脸上或者头上一拍，你们就没命了。别说是你们两个人，就是白衣吴智，‘一岁一枯荣’中的枯木、荣木大师，她也可以把他们毒死。”

千手佛雷杰笑道：“我可害怕，既然害怕，为什么不让她再也动不了？”

雷杰的手一用力，三月羊的左臂叭叭寸断，骨节皆折。

重手神枪也用了一下力。

三月羊流泪了，这一次泪水是为疼痛流下的。

玉骏柔声而问：“你为什么要哭？你为什么哭啼？他们只是弄折了你的手臂，可并没要了你的命……”

他说话时，象个很温柔很体贴的男人。

第四章 千年一梦

牟熊仍然在秘室内闭关。

他可以在一个月內练好寂寞剑二十四式。

他惊讶寂寞剑的诡黠，也惊讶寂寞剑的迅速和机灵，但他不情愿寂寞剑的寂寞，料敌于先也好，随机应变也好，兵刃破空，金戈之声该相闻，寂寞剑从不去接触敌方兵刃，这不合他心意。

他潜心习研鱼漂儿和这寂寞剑的二十四式。

寂寞剑传自米离，再传至鱼漂儿，鱼漂儿一生清苦，守此剑，身甘寂寞，但也用它退离身剑，杀三尸手，使寂寞剑战胜强敌而名扬天下。

如今，他牟熊成为了寂寞剑和“百兽舞”两大绝技的传人了。

他十分快活。

他如果习得寂寞剑二十四式，杀死狼孩林子，他就是寂寞剑的唯一传人。

他很用心。

他正神游于剑道，心思于剑理，神定于剑机时，听到了居室外的吵嚷人声。

× × ×

牟熊无法从寂寞剑谱中移神，他还有三式剑谱未能练成，他一定要再过几日才能将二十四式寂寞剑完全融会贯通。

但他已没有这个机会了。

门被敲得嘭嘭响。

肯定有什么情况，不然在门外守卫的四家分舵筐头儿不会这样急迫。

牟熊只好收摄心神，剑衽屏息，沉声而问：“什么事？”

从门外冲进来的是并州双剑玉骏。

× × ×

玉骏的神色肃然。

“有要事要禀报总筐头儿。”

“讲！”

玉骏手里持一绺头发。

这是一绺青丝，长长的，有着淡淡香气的青丝。

牟熊接了过来。

他知道这是谁的么？为什么沉着脸却不讲上一句话？他为什么不问问这一绺青丝从哪里来的？

他不用问，心已经在嘭嘭乱跳。

这是一个女人的头发。

青丝绕鬓走，两鬓蛾黄明。谁知静夜思，一片情人情。这是前人的咏怀诗，说的是男人女人如果痴情相知，就一定有无限默契的心，相知相谐，两心共悦共哀。

牟熊一看这一绺青丝，便知是三月羊的头发。

不关心则已，关心则乱。

他沉声而问：“哪儿来的？”

玉骏道：“宅院大门，门环上拴的。”

看来，她是落入了狼孩林子之手了。

她会忍受得住那苦楚么？他会不会向他们讲出牟熊的一切？会不会背叛他？

牟熊直摇头。

如果没有了她，他还会有什么？

他决心早日向啸林山庄开战，早日杀死狼孩林子，早日同凌云阁主严释一搏，如果能胜，他或许会夺回她来。

牟熊召集一百零八家分舵筐头们议事。

他讲了他的意图。

一百零八家分舵筐头们没有异议，都决心听总筐头命令，愿效命前驱。

玉骏道：“在下听得总筐头安排，却也十分妥当。只是觉得其中还有未曾议妥之处。”

牟熊对玉骏很是看重，就问道：“玉兄弟说说看，还有何处不妥？”

玉骏想了想，说道：“啸林山庄近日也是大量调遣人手，说是从四面八方网罗了许多高手，据我所知，并州一带豪杰，较有名者大都被他们网罗至啸林山庄。估计其数差

不多有近三百人。如此比较，我们在人手上并不占优势。我与大猛鲸龙虫，神枪岳正兄，千手佛雷杰兄曾与那狼孩林子交手，知道这人得异遇，其功力竟能凌驾于我四人之上，合我四人之力，怕不有上百年功力？却不禁他全力一击，这让人好生担忧。”

牟熊道：“这个狼孩林子，据言是得了‘一岁一枯荣’中的枯木、荣木的功力，又得了白衣吴智的功力，且他又擅寂寞剑，当然不好对付。但这一次我要独自战他，还怕他不败在我手么？”

玉骏慢慢道：“如果总筐头亲自动手，可保敌得住狼孩林子。但还有一个凌云阁主严释，谁能抵得住他的‘酒掌十八歌’？”

一百零八家分舵筐头们皆默然，他们谁也抵不住那神鬼莫测的“酒掌十八歌”。

× × ×

牟熊想想，也觉得有理。

他问玉骏道：“依玉兄弟之言，我们却怎样办？”

玉骏道：“依在下看来，只好辛苦总筐头儿了，总筐头先约战凌云阁主严释，或是先约战狼孩子林子。如果天赐丐帮幸运，总筐头大展神威，自然会用两大绝技战胜其中一人。那时，我们再与啸林山庄决战，则有把握必胜。”

牟熊想想也对，就吐气道：“好！”

× × ×

一纸柬帖送到了啸林山庄。

“凌云阁主严释大侠麾下：

丐帮与凌云阁一向无怨，先师鱼漂儿曾与阁主一竞绝技，双方一笑泯恩仇。其情感人，其事传闻于今，让武林中人为之感叹，为之扼腕。牟熊不愿严阁主与丐帮之恩泯灭，不愿严阁主陷入丐帮与啸林山庄仇仇怨怨之中。阁主贵为报知己，牟熊则为丐帮仇怨，双方一战，如势不可免，何不近日一战？

牟熊遥拜敬上”。

啸林山庄里，狼孩林子、赌王、管家林忠和小公子都坐在大厅内。

赌王读柬一笑道：“要先与我动手，看来是惧你了。”

他向林子一笑。

管家林忠道：“他怕一旦对阵，你二人出手，丐帮不敌。”

赌王一笑：“好赌兴！我为何不陪陪他？”

赌王告诉来人，三日之后，他与牟熊一较生死。

× × ×

三日后，啸林山庄山坡上。

双方各都几百人，黑压压地集于山坡之上。

武林人都好观阵，何况这又是今日武林难得一见的一场恶斗呢。

凌云阁主严释，几十年前就是江湖中人人惊惧的高手，他斗鱼漂儿，潇洒而去，不言胜负。他在江湖中隐姓埋名，一副赌具，一猴一鸭，游戏风尘，换来了一个新称号：赌遍北九省无敌手的天下赌王。他擅门绝技“酒掌十八歌”，这是他独创的绝技，赌斗用酒，杀人嗜酒，也说过他那“酒掌十八歌”不光杀人极为有效，且又让人观看时如醉如痴，若舞若歌，可无血腥之感，无逼人之煞气苦楚。

谁不赞叹这武林一绝。

× × ×

可牟熊也不弱。

天下第一大帮总筐头儿，得自上一代丐帮三十八万众之总筐头儿鱼漂儿的亲传，擅“百兽舞”与寂寞剑。这也实在非同小可。想当年大侠米离，持一柄寂寞剑，管遍天下不平事，浪迹天涯为侠，将这一手寂寞剑法传与鱼漂儿。鱼漂儿用寂寞剑，胜不可一世之三尸手游立，败两广名动天下的离身剑，战凌云阁主严释。哪一件不轰轰烈烈？可惜

这寂寞剑四十年前一现江湖，从此鱼漂儿不再用剑，江湖多寂寞？

如今牟熊如果用寂寞剑，江湖之人便不寂寞了。

何况，牟熊除了一柄寂寞剑，还擅另外一大绝技“百兽舞”呢？

“百兽舞”，江湖上另外一大绝技，传自女人谷中的玉面狐狸陆灵生，他将此绝技传与两人，一个是白衣吴智，另一个就是丐帮前任总筐头鱼漂儿。这“百兽舞”动作诡黠，一出手便是手脚齐动，四肢齐出，四肢化式，为四种兽势，脚击则脚实，拳中得拳狠，同时化成一式。这“百兽舞”功参造化，实在匪夷所思。

谁会知道，牟熊与凌云阁主严释一战，会有多少胜算？

× × ×

牟熊无语，只是默默注视着严释。

他心里是嫉，是恨？他也说不清楚。

鱼漂儿如果早早传与他这两大绝技，他是不是会更操胜算？鱼漂儿如果早早传与他这两大绝技，他是不是不会向啸林山庄发难？他是不是也会同鱼漂儿一样，成为武林中鼎力维护正义的一位豪侠？

鱼漂儿不传与牟熊绝技，却让他做了丐帮三十八万众的总筐头儿，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做错了？

凌云阁主严释慢慢走来了。

他走得很稳。

他慢慢走到牟熊面前。

他是不是胸有成竹了？他是不是很有把握？

× × ×

严释道：“牟总筐头儿，在临动手之前，我想告诉你一句话。”

牟熊自然不失恭敬：“请讲。”

严释道：“你家师父鱼漂儿临终之前曾托嘱我与白衣吴智一件事……”

牟熊道：“请讲。”

严释道：“鱼漂儿曾把两本图谱交与我们，这是一本寂寞剑谱和一本‘百兽舞’图谱。鱼漂儿嘱托我与白衣吴智，如果牟熊总筐头儿能够十年不动，则可由我与白衣吴智分别将这两本图谱传授与牟总筐头儿。如今已满十年了，不料牟总筐头儿自有能为，将这寂寞剑谱与百兽舞图谱都弄到了手，可惜了鱼漂儿的苦苦心思了……”

说毕，严释就浩然一叹。

牟熊的脸色变了，变得一会儿红一会儿白。

原来鱼漂儿竟存下这样的心思。

这叫牟熊又气愤又着恼。

十年？十年成儿戏，让人隐忍十年，方才可以有这两大绝技？如果他牟熊活不上十年呢？那又会怎么样？十年的时光，他含辛茹苦，过的是一种羞辱难忍的日子，他们知道么？人皆以为他是“百兽舞”与寂寞剑的两大绝技传人，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什么都没有。

鱼漂儿这样待他，这不公平！

牟熊仰天长啸，啸声中满是悲愤、愤怒。

这是虎狼之啸。

× × ×

严释一叹道：“果然，果然，鱼漂儿猜度得对，你这个人必然是一个不甘寂寞之人。学会了两大绝技，一定会萌生虎狼之心，天下人也难抑止你了。”

牟熊脸色难看得很。

× × ×

牟熊笑了一笑，道：“你怎么会知道我的‘百兽舞’与寂寞剑不是鱼漂儿师父传与

我的呢？”

众豪杰听了，也不明底理，有人认为严释是前辈高人，必然不会讲错。他说的如果是事实，则牟熊行事之曲，也大约可见了。但也有人不以为然，认为这未必会是实事。鱼漂儿行事再孤僻，也决不会做下这种事，让牟熊做三十八万众丐帮徒众的总筐头儿，却不传与他惊人之技，这不是拿丐帮人的生命开玩笑么？十年之约也太长了，如果这十年之内，有人觊觎丐帮，牟熊拿什么应敌？所以这事儿听来十分孟浪，不十分可信。

严释道：“这件事儿也罢了，白衣吴智已然仙逝，就没人再与我来证明此事，那样牟熊总筐头儿的日子也会好过一些了。”

牟熊道：“我还是不大明白，不知为什么严阁主要造出这么一个十年之约来。现在似乎明白一点儿了，原来严阁主想说，我这‘百兽舞’与寂寞剑都非来自正道，对不对？”

严释点头一叹：“当然。”

牟熊冷笑道：“谁来证实这事儿？”

× × ×

对面有人朗声而应道：“我！”

从对面走出来一个人，这人步履轻快，双目神光内蕴。

这是狼孩林子。

牟熊讥笑地看他：“你是什么人？你怎么会证实这件事？”

狼孩林子道：“我在丐帮分舵，曾被你关押过，我在那间屋子里找到了鱼漂儿师父收藏的那本寂寞剑谱。”

牟熊道：“那是鱼漂儿师父的居室，你从那里翻到寂寞剑谱，自不足怪。可你偷窃本门剑谱，这就是罪过了。”

狼孩林子道：“那本剑谱前面有话，是写着谁得到剑谱，自然可以成为寂寞剑的传

人的。”

众豪杰中就有人议论纷纷，有人以为这事十分离奇。有人认为这本属正常。

牟熊道：“剑谱上有什么话？”

× × ×

狼孩林子神色肃然：

“此剑为寂寞剑。前三十年伴米离孤苦，后三十年陪鱼漂儿清凄。此剑给人道义，但不与人温情。如果认可以下三条为诺言，便可持此剑谱与寂寞剑。一、一生已历千辛万苦，自以为今生已不论再多苦楚，也不会比以前更苦。今后历百千苦难而绝不回头者，可获剑及剑谱。”

× × ×

牟熊展身而笑道：“不错。看来你确实得到过那一本剑谱。那本剑谱是我与鱼漂儿师父一起埋的，想让后来有缘之人得到剑谱。师父写在剑谱前面的话我也记得，下面那一条是：二、配此剑者，务记在江湖上有恩怨分明之规。云飞山庄云涛于我有恩，大侠宋超于我有恩，两广离身剑于我有恩，白衣吴智与其妻蓝苗与我有恩。世上无怨，怨在自心，鱼漂儿一生无怨，怨天地不公，不能让米离与我同生同死，不能让离玉同我一起遨游。”

× × ×

牟熊侃侃而诵，倒让狼孩林子惊呆了。

他不明白，到底是他狼孩林子偷了剑谱，还是牟熊偷去了剑谱？

一边小慧在提醒他：“笨蛋，他是从劈头兄弟那里弄去了剑谱。”

狼孩林子也想起来三月羊的话，他从赌痴卢春手里拿到了寂寞剑谱，他杀死了劈头六兄弟，才拿去了寂寞剑谱。

但他只是一叹，他知道，没有人证，他说了也不会有人相信。

× × ×

突然有人说道：“牟熊为了偷到剑谱，杀了劈头六兄弟，这件事我知道！”

牟熊一惊，他看到了一个熟人。

这人是丐帮的苦头儿。

苦头儿凛然道：“劈头老六是你杀死的，然后你又想杀死劈头兄弟，又杀死了劈头老三，劈头四兄弟才发出了孝衣令。不料你又派人去了云飞山庄，杀死了云老爷子和劈头老大。你又派人去杀赌痴卢春和劈头老二，当时卢春跑了，没人知道他是从劈头老二那里知道了那本剑谱的下落。你们又去杀死了劈头老四和老五。”

众豪杰一声惊呼。

有人知道苦头儿是牟熊的亲信。

苦头儿流泪了：“我们三人被派去杀狼孩林子，因为不是对手，败了之后，想逃去深山，被三月羊追杀，杀死了冤头儿和憨头儿，我当时自寻了断，被凌云阁主严释严大侠救出。”

× × ×

有人惊讶，有人疑惑。

更为吃惊的是丐帮的一百零八家分舵筐头儿。他们知道丐帮劈头发孝衣令，多半是针对丐帮内部之争的，如今听来，苦头儿的话怕是属实了。

要是这样，他们怎么办？

× × ×

并州分舵双剑玉骏道：“总筐头在上，在下玉骏想问总筐头一句话。”

牟熊道：“玉兄弟有话请讲。”

玉骏声音很冷：“总筐头是不是可以告诉诸位兄弟位一句话，这位苦头儿的话是不是说得都是事实？”

牟熊突然哈哈大笑：“事实？什么是事实？有人杀了丐帮六劈头是事实，有人想杀死我也是事实。我是丐帮总筐头，师父传我两大绝技，我用的着杀死自己兄弟，去偷窃两本绝技图谱不成？”

牟熊仰天一啸，对严释道：“何必闲言论是非，既然阁主有兴，就来一试技艺，如何？”

凌云阁主严释一叹道：“好，好！”

× × ×

深冬之日，树木萧瑟。

天寒地冻，树木为之冻折。

严释肃然而立，面对牟熊无一句言语。

面对一个一心想成为武林霸主的人，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牟熊道：“我就来领教领教严阁主的‘酒掌十八歌’，一如师父往日。”

严释道：“何必矫情，鱼漂儿并不是你的师父。何况彼一时此一时也，我与鱼漂儿战，有战心，而无生死之意。我与你斗，有杀机且有生死之心……”

× × ×

牟熊一声长啸，从怀中掣出一剑。

这是寂寞剑？

只有狼孩林子才知道这不是寂寞剑。

这是一柄好剑，一柄同寂寞剑一样，薄而且长的利剑。

这是越女剑。

× × ×

一战天地惊，一战泣鬼神。

只见剑影，不见剑踪。这就是寂寞剑。

剑吟之声，不绝于耳。

严释更是消闲，一边游走，一边出掌，且边出掌边歌，众豪杰十分吃惊，竟然在凛冽寒风之中，嗅到了一阵阵酒香。

严释歌曰：

“人生得意须尽欢，
十八酒掌十八盘；
醉酒一杯君且乐，
沙场征战无人还。”

这一歌歌毕，酒掌翻飞，渐渐变色，全身功力凝于掌上，一次次逼荡开牟熊的剑锋。

牟熊在这一式中，已经用了寂寞剑的第一式“巧点枝梅”和第二式“独往独来”与第三式“不与人言”。他剑锋奇快，次次锋尖已逼入严释怀里，但被严释酒掌一逼，就只好移镞再击。

严释胡须飘荡，人显老之潇洒，又歌一阕：

“两杯浊酒一醉蟹，
却寻花间相知月。
月舞清影人弄风，
不知今年是何月。”

这一下歌毕，也只走了四下掌式。这四式极慢，又极怪。第一式象武当八卦掌的“易”慢，象少林金刚指的古拙，又象北派丐帮的点指。其象万象，不类一家。后三式更是众豪见所未见，更不知其破法。

牟熊也知沉重，就用寂寞剑连出四式，才抵得这一双酒掌之击。

牟熊暗暗吃惊。

他以为凭着“百兽舞”与寂寞剑两大绝技，可以同天下英雄竞一短长，所以他不惧

江湖人言，不怕啸林山庄豪杰势众，攻山庄银庄，杀江湖豪杰。但他此时与严释一战，便知绝无胜算。

他心生踌躇，便有退意。

他想称霸江湖，决不想被人杀死。

严释也看出他的退意，于是人微微一笑，飞身而退。

牟熊望着严释，严释看着牟熊。

众豪杰以为分出了胜负，但见二人都凝立不动，知道这一战没有结果。

他们最愿意看见溅血当场。

第五章 生死于情

牟熊又回到了他的居室。

他之所以未再动手，未与严释做一次全力以搏，是因为他明白了一个道理。

他如果不将这寂寞剑二十四式全部融会贯通，就很难在最后取胜。

他要回头再悟最后三式剑法。

× × ×

就这样，他决定三日后挑战狼孩林子。

当场之约，让江湖豪杰都齐声喝彩。

三日之后，狼孩子林子以“百兽舞”与寂寞剑法的传人，与他这个自称为“百兽舞”与寂寞剑的传人争斗，孰胜孰负？

他一定要把这三式寂寞剑弄通。

他坐在居室内，不茶不饭，不饥不食，已经近三日了。

他已经悟出了这三招剑法之道。

他猛然起身，他起身舞剑。

他悟得了寂寞剑道。

他一定能战胜狼孩林子。

因为他没有朋友，没有亲人，连他最钟爱的女人也生死不卜。

他怀里如今只有一绺她的青丝。

她活着么？她还是死了？

牟熊心里有一种深深的寂寞之情。

他眼中有泪。

欲成霸业，不可无这女人，可她在哪里？她被人杀死了么？已身陷囹圄了么？

他与寂寞剑浑然一体，挥洒自如。

狼孩林子胜不了他，因为他在怀里拥着一个女人，一个叫小慧的可心女人。

× × ×

他已入忘我之境。

有人进屋了，但任何人也走近不了他，他浑身剑气，把来人逼得离他很远。

“咳——”，那人轻轻一叹。

他马上呆住了，剑光停滞了，人也沉凝了。

这是谁？

是谁能一叹让他心折，是谁能一叹令他心颤？

是那个女人么？她回来了？她回到了他身边了么？

他放下剑，回头望去。

他望见了一头青丝姣好，双目象剪瞳秋水的女人。

× × ×

他忘了寂寞，他忘了剑。

他紧紧地抱住女人。

因为他还惦念着这个女人，所以他才能在这一瞬间忘了他的剑。

也只有这个女人，才值得让他忘记了他的剑。

两人在无限的深情之中。

“你.....想我么？”女人的问话轻轻。

他点点头。

他无法不想念这个女人。

“恐怕以后，你就顾不上想我了。”

他的手很热烈，手的抚摸中，有许多温情的语言。

男人一叹，他没法儿不想这个女人。无论她做了什么，他都想念她。

女人道：“我被他们抓住了，他们剪去了我的一绺头发。”

男人拿出了一绺头发。这一绺头发曾紧贴在胸怀里。

女人呢喃着：“他们弄折了我手臂，不然，我会很温柔地抚摸他们的头。”

女人的手不很灵便。

男人沉声道：“我要杀死他们。”

女人道：“你练会了寂寞剑？”

男人点点头。

女人道：“我要你不练这个，为什么你不听我的？你练这剑法，你这一辈子都会寂寞，都会孤独.....”

男人道：“我有你，我怎么会孤独？”

女人抚摸着他的头，女人要他躺下，躺在女人怀里。

他突然一笑：“我天天夜里做梦，梦见你在我身边，和我缠绵，但又一变，就变成了鱼漂儿师父。”

女人沉默。

好半天，她才说道：“你喜欢过她？”

他慢慢道：“她恨我？”

女人道：“不，她喜欢你，她喜爱你……”

也许这女人说得对？

也许只有女人才说得出女人的心思？

也许鱼漂儿对他牟熊有一份与别人不同的情感？

为这个，才酿出了这场灾祸。

× × ×

女人问：“你什么时候去同他们一斗？”

男人道：“明天。我们还有一夜。”

还有一夜，这会是最最后的一夜么？

女人问：“你一定要去？”

男人道：“要去，我一定不比鱼漂儿差。”

他也许就只是为了不比鱼漂儿差，才这样苦苦寻觅剑谱与“百兽舞”图谱的？

女人叹：“其实，你有了我，可以不必去要那个武林第一的名头了。”

男人默然。

他有了这个女人，他很快活。但为了武林第一的名头，他甚至都付出了这个女人。

他能不要那名头么？

× × ×

女人在动作。

她象一个温柔的家庭主妇。

手臂仍很疼，但她一定要为这个男人沐发。

女人道：“你的头发很长，很黑，也很硬。”

男人道：“她也这样说……”

女人柔声问：“谁？”

“鱼漂儿师父。”

女人默然，他说过，鱼漂儿也为他梳洗头发，而且每一次都很慢，都很温柔。

鱼漂儿很喜欢他，在他还是个倔犟的孩子的时候，就很喜欢他了。

“她对你笑么？”

男人摇摇头：“不。”

鱼漂儿是个女人，她对于这个人人羡慕，人人传颂的女人知道得不多。那个女人对她是一个谜。

× × ×

女人为他铺好了被子。

他们就休息。

男人和女人的结合，在沉默之中，体味着时光的流逝和一次次异性的呼唤。

女人流泪了：“你明天能胜么？”

男人摇摇头：“不一定。”

他如果不取胜，明日之后，他也就没了太阳，没了未来。

女人嚤嚤哭泣。

男人慢声而笑道：“我记得你从来都是格格而笑的。”

女人一叹：“我再也不会笑了。”

男人一愣：“为什么？”

女人声音很柔和，十分温柔，和婉：“我会为你而哭……”

男人觉出女人的手在变，原本来很温柔的手变得象一只火球，他的头变得火辣辣的

疼痛。她的手怎么啦？

他从她的眼睛里读到了答案。

× × ×

他有什么感觉？

三月羊头一回杀人没有咩咩地叫起来，她只是轻轻地叹气，一声一声地叹气，叹得很伤感，叹得心中很悲哀。她心中很不好受么？他应该是世上最亲近她的一个男人了，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男人急忙屏息用力，想驱毒。

女人一叹道：“没有用的，我用的是‘不毒’，就是草爬虫的液汁。这东西根本没有解毒药。我用它毒死了枯木和尚、荣木和尚，还有白衣吴智……”

男人觉得血都向头上涌，浑身躁热，所有的血都象干涸在头颅里了。他的头颅也被她揉搓碎了么？为什么他没听见咔咔的响声？

男人问：“你为什么要杀……杀我？”

他神情变得有些恍惚，在他眼前，女人的倩影一下一下地晃，晃得很艰难。女人在苦笑：“他们给我下了毒，不毒死你，我也会死。我一定要毒死你，我要让你和我一起死。”

只是要让他和她一起死，就为了这一个原因，她就对他用了毒。

男人没了气力，他是不是还记得他的志向？他是不是还记得他要一统天下武林的决心？

× × ×

从屋外慢慢走进来了七个人。

这是他的属下，并州分舵筐头儿玉骏和他手下的神拳卢飞、月中兔云明桂和其余五个兄弟。

他们默默地站在牟熊面前。

他们在等，很恭敬地等，等着他的死亡。

牟熊恍恍惚惚。

他叫道：“玉骏，玉骏兄弟……”

玉骏看着他，冷冷道：“我不是你的兄弟，我可以告诉你，啸林山庄那二百七十六只鸽子之中，有一只是召唤我的。”

牟熊看着玉骏，他听明白了这句话。

他念叨着：“为什么？为什么？”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只有玉骏知道。

玉骏心里藏着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曾经有三个人知道，后来，老爷子林重为他杀死了那个人。再后来，连老爷子林重也死了，世上只有他一个人知道那秘密了。

但他永远不会对别人讲出来，即或是对他最好的兄弟也不会讲出来。

牟熊回头看着三月羊。

他突然觉得她很丑恶。

她的笑很邪恶。

牟熊用力一吼，人扑上去，卡住她的喉咙。

她笑，笑得喘不上气来。

牟熊松了松手，他想听一听她还有什么话要说。

她笑着，喘着，终于说出了一句：“你真的……对我好，还对……很生气。”

× × ×

三月羊死了。

她再也不能咩咩咩叫了，再也没有人在她的咩咩咩叫声中死亡了。

牟熊恍惚中，看到许多人走了进来。

这些人都是一百零八家分舵的筐头们，他们吃惊地看着牟熊，看着倒在地上的三月羊。

玉骏向他们讲着什么。

牟熊最后的的感觉是看见玉骏带头，一百零八家分舵筐头们在向他磕头，行礼。

他们的目光坚决，很坚定。

牟熊的手很用力，他的手抓碎了鱼漂儿留给他的那一张座椅。

尾声

已经要转暖了。

丐帮一百零八家分舵筐头们从山坡上慢慢来了。

啸林山庄的人也走了上去。

丐帮以玉骏为首，人人披麻戴孝，都蓑第六都执礼，人人神情肃穆。

狼孩林子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玉骏道：“我功力不如你。”

狼孩林子无语。

玉骏道：“总筐头儿仙逝，我们与啸林山庄无怨。”

丐帮一百零八家分舵筐头们一齐盯着狼孩林子。

狼孩林子竟然会笑，他笑了一笑：“但愿你能让丐帮平平安安度过好时光。”

玉骏心中一沉。牟熊能让丐帮有十年的好日子，牟熊算是鱼漂儿的弟子，他能么？

他也许活不上十年。

× × ×

玉骏转身慢慢走去。

丐帮一百零八家分舵的筐头们也转身走去。

丐帮无杀机，只有哀痛之心。

× × ×

山坡上，凌云阁主严释道：“老爷子林重之仇已报，我也该走了。”

说毕，他向狼孩林子一笑，人飘然而去。

严释要去哪里？谁知道他会去哪里？

江湖之人再也不睹赌王风采，江湖之人再也见不到凌云阁主严释的“酒掌十八歌”，这对于他们，究竟是福还是祸？

× × ×

山坡上的豪杰们也都很快活。

其中一个人踊跃而起，大呼道：“为什么不走，为什么不走？”

他把锈剑一掷，一柄锈剑没入冻土之中，只余尺寸手柄。这人呵呵而笑，右手食指、中指断了，鲜血淋漓，大呼着向山下纵去。

这人在江湖上很有名，这人名叫锈剑俞为。

他的手指怎么受了伤？他为什么要扔掉他仗以成名的那柄锈剑？

山坡上的众豪杰散了。

赶来看这天下最热闹一场争斗的人傻了，一场大祸转眼消弭，山坡上没了一个人。

× × ×

啸林山庄仍很平静。

老管家林忠抱着小公子林乐儿，看着狼孩林子。

林忠道：“你长大了，是不是？”

他对着狼孩林子笑，他这时竟然想起来了，狼孩林子被他抱来时，又撕又咬，身上还沾满了狼屎。

他那时心中很恨这狼孩儿，这样儿的小畜牲，能变成人么？

他笑了，为那时抱过狼孩林子而笑。

狼孩林子住在老爷子住过的那间屋里。

这间屋子很奢华。

他刚刚来时，对什么都怕，就是不怕老爷子林重。

所以晚上，他一丝不挂，坐在老爷子林重的床头边地上。

他那时不怕潮湿。

老爷子和最亲近的女人在床上亲热。

他象一条狗一条狼一样坐在床脚地上。

他躺在床上。

看着这间屋子，屋子里没蜡烛的火气，在墙上，有一排排挖出的洞眼儿，洞眼里嵌一粒一粒夜明珠，珠光闪烁，把这一间屋子闪成了天堂，闪成了梦。

他为小慧脱衣服。

小慧很美，珠光闪烁中的小慧很美。

× × ×

他流泪了，眼泪流得很畅快。

他躺在床上。

老爷子林重躺在床上，抱着女人时，和他是同一种心境么？他是不是很柔情，他是不是对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很敏感？

小慧轻轻吻着他，吻着他眼窝里的泪水。很奇怪的是，狼孩林子的泪水并不咸。

泪水应该是咸的。

小慧问：“你喜欢这里么？”

林子点点头，又摇摇头。

他点头，是因为他做人，是从这儿开始的。他摇摇头，是因为在这里，他还有狼的残梦。

他把身子滑出被子，又赤裸着坐在地上。

这一次他坐得很安稳。

× × ×

他觉得出床榻很矮。

是他长高了，还是床榻本来就矮？

他当年蜷缩在这里，听老爷子林重同女人狎浪时那心情，现在到哪里去了呢？

他那时几岁？

他为什么能记住那狎浪？是因为那同狼群中的公狼母狼在一起时一样么？

狼孩林子眼里闪着光。

× × ×

小慧也滑到了地上。

她也是从伊甸园走出来的。

与狼孩林子不一样的是，她的身子是热的。

她抱住狼孩林子，把他抱起来，抱起来。

尽管抱得很吃力，但她还是把他抱到床上。

她用身子偎依他，用乳去喂他。

她很郑重，象母狼一样郑重。

狼孩林子就哭了，哭出了声音，哭得很畅快。

他很快就把头枕在小慧的怀里，睡熟了。

× × ×

这一夜，玉骏没有睡。

他坐在牟熊的居室内。

他让神拳卢飞、月中兔云明桂为他把守门口。

他从昏暗的油灯下抽出一块油布包袱。

很小心地打开油布包袱。

包袱里有两本图谱。

他记起了江湖人言：学寂寞剑者，自身不祥。

他看见了寂寞剑谱前面鱼漂儿的那一段话。

这是牟熊和狼孩林子都记熟了的一段话。

玉骏也看到了“百兽舞”图谱。

他也听人讲过“百兽舞”功夫，非功力深厚者不可练习，否则必入魔道，人沦为兽而万劫不复。

玉骏决定，把这两本图谱焚毁。

× × ×

他举起了蜡烛。

他把蜡烛凑近“百兽舞”图谱。

图谱中那些诡黠的拳式脚法仍在他头脑里乱飞乱蹦。

他把烛火举向了图谱。

天下武林人人垂涎的两本武林秘技将一焚而终。

× × ×

“不！不！不！”玉骏嘶声而号。

他马上扔掉了蜡烛，抓起了两本图谱。

他为什么要烧这两本图谱？他要练，他要练“百兽舞”、要练这寂寞剑！

他不怕，什么也不怕！

只要他成为江湖上武功第一的高人，他什么也不怕。

玉骏的脸上有一丝很坚定的神色。

当玉骏抓住了两本图谱时，正是狼孩林子依偎在小慧怀里睡熟的时候。

他嘴里含着小慧的乳。

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他自己是一个很小很小，咧嘴笑着白胖的孩子。

（全书完，→孙悟空←录校）